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教 育 遺 議  
陳子襄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陳子真先生遺像



此後亦不刊

其後亦不刊

西存左內後後身身三測此此乃橫

由是以此其初其讀四庫其其

及多親之乃其把格也回其其其其

如也動勉也少其勉也又其之其其

出之其而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陳子襄先生遺集序

易卦以山下出泉爲蒙。有童蒙之象。取利貞之義。彖傳釋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吾先哲之重童蒙教育如此。往讀泰西教育家言。見其所論教授管理諸法。多爲小學而設。而教育家斐斯塔若籍。乃終身從事小學教育。歷千辛萬苦而卒達於成功。爲國民教育之倡導。近代文明國。以大學畢業生而任小學教育者。亦不可縷數。然後嘆中外一理。而吾先哲蒙養之精義。證之異域而愈明也。自外侮頻仍。窮極思變。吾國師法泰西。改革學制。垂四十年。其間不乏魁儒碩士。盡瘁斯業。然大抵學問愈博。資望愈高。則愈多致力於中學以上專門深造之教育。其能專心小學校教育者。蓋難其人。以吾所聞。有之。其惟斯會陳君子襄乎。君於光緒乙未以前。已著婦孺須知一書。其俗話說一文。作於丁酉。報章須用淺說一文。作於己亥。爲提倡白話文之先聲。而已亥所作教育學會緣起一文。復諄諄於小學教科書之程度。當是時科舉尙盛行。學者多醉心於制舉之文。以干利祿。其高者不過精研中國古學。不失爲博雅之林。其又傑出者亦不過感於甲午乙未間中日戰役之變。丁酉戊戌間德佔膠州灣。列強相率索租借地之變。慷慨奮發。主張變法自強而已。而君以博學高才。獨約旨

卓思不驚高遠。從下層築起。拳拳研究於舉世所不經意之小學教育各問題。自是而後。孜孜矻矻。垂三十年。既設子愛學塾。躬親教導。實行其小學教育之主張。復設蒙學書局。編譯各種小學課本。以廣其傳。期於與其小學教育主張之響應。今讀其遺集。大半皆發揮小學教育意見之文。語重心長。詞繁不殺。其所發明之新理新法。雖今日新著新譯。衆說紛紛。猶不失其存在之價值。或乃孤衷特見。猶爲時哲所未言。而出其門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子愛學塾之聲譽。騰播於吾粵人之口。故吾謂君之人格及其生平之事業。在於教育。尤在於小學之教育。其遺集不當僅視爲文章家言。實當視爲教育家言也。君以光緒癸巳舉於鄉。名列康南海前。卒入萬木草堂受業爲弟子。其服善向上。有宋儒呂榮錫在大學師小程子之風。考君鄉舉時。已積學能文。其富也者。福也一文。通聲韻假借之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一文。備屈黜班香之美。入萬木後。所造益深。其所手讀之書。捐贈嶺南圖書館者。於四史圈點批識。朱墨縱橫。悉遺萬木家法。學既通博。故其教人。才能肆應。遇高才生。亦施以高深之人才教育。於經史子集時務。提綱挈要。尤注意東瀛風俗。宋儒理學。勳名節尚躬行。明體而達用。舉所得於萬木師門者。瀉貫而發揮之。其所發經史訓詁諸策問。義既宏深。詞復茂美。可

見其人才教育之一斑。其高第弟子。就余所識。若陳輯五。陳仲偉。陳德芸。區朗若。諸君。與沈玉清女士。類能各有所立。以名德長才。有聲於時。爲其成績之卓卓者。然吾謂此猶一般賢哲所優爲。獨其對於國民教育。縱心孤往。爲全國倡。則真冠絕一時。爲東方之麥斯塔若籍也。余於乙未春。識君於萬木草堂。暨民國九年。與君同應嶺南大學夏令講習國文之約。同處一房。綿歷匝月。日夕相見。承教至多。康門英俊。大抵多踔厲風發。俯視一切。君獨懇誠。愿樸。有翹直古風。其於師門。崇信備至。然不苟同。嘗告我曰。康先生之經學。應用的經學也。若陳東塾先生。乃爲純粹的正統經學。嗚呼。此君之所以能闔然斂抑。與學童共甘苦至數十年歟。君嘗嘆通行之外國地理教科書。不就中國立場。不切於用。宜加改良。今集中有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乃民國十年。交余向廣東全省教育大會提出者也。余當思辦一理想的小學。其趨向蓋與君同。試行於淡水崇雅學堂數年矣。人事牽率。卒改而承乏於高等專門大學各教育。忽忽數十年。不得實現其理想小學之目的。讀君遺集。愈增其佩仰。而以自愧也。沈女士與其同門諸子。謀編印君遺集。屬余序。余因特表其關於吾國教育。深合吾先哲蒙養之義者。使來者有考焉。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七日楊審昌序於嶺南大學。

### 陳子襄先生行畧

新會陳著姓。自白沙而後。世有聞人。族姓散處潮連外海各鄉。君固外海一鄉之秀也。余姑適外海。爲君請父行。少日省視。嘗一至。訝其地有省會風。白沙詩所謂門前巷口。彷彿得之。而與君未相聞也。泊避地澳門。君方倡蒙學書會。以婦孺之僕著稱。始相識。往還遂稔。忽忽二十餘年矣。其早歲事則君自道也。君諱榮。字子襄。生而岐嶷。顛大異常兒。讀書數行下。學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年十六。補邑庠生。旋以高等食廩。投徒會城。癸巳鄉舉第五人。與康南海先生同榜。榜發後。乃受業南海門。時國事日非。南海方集公車諸彥。上書力請變法。開保國會於京師。君實先後奔走焉。又設大同譯書局於上海。君並蒞其事。旣而官府禍作。大捕黨人。君偕韓樹園文舉倉皇東渡。旣至日。乃遍察其教育事况。尤留意於各町村小學。慨然曰。救國之要在是矣。以爲諸賢皆眼光向上。而忽根本之圖。徒勞而無功。遂決變計。歸而設學於澳門。行新法教授。編七級字課。小學釋詞。諸史小識等書。蓋務求語文之澗合。使學齡兒童。更無不通國文之患。又以學校教育。必本於家庭。而婦女不識字者。居多數。亟倡女學。期造就平等之智識。凡苦心經營。關於婦孺者尤至。其教科採圓週法。不爲強灌。

以養成學徒自動力爲主。教化大行。信徒日衆。每有母子同堂受業者。時省學務處猶未設立。內地興學者。皆來取法。澳門一隅。教育遂爲全粵冠。迄於今類此措施。亦已視爲固然。且益加善。而在常日則藍縷啓疆。其功誠不可沒矣。君又以智育漸進。德育益不容緩。惟時新舊交關。民德日漓。思求真理。藉大成神以振發之。且欲除迷信。必刑於門內。乃發心願。依基督。卽領洗於香港道濟會堂。越數年。遷校香港。從遊者愈增。合男女之數。恒歲二三百人。而專主經學教育。講宋元明儒學案。學風又爲一變。蓋視學徒之詣業爲轉移。總其會歸。而於教國之初心靡悖也。然君之心力於是瘁矣。余常以張吾貴徐透明擬之。粟入雖豐。不喜謀善聚。興學之誠。終始不懈。先在澳設女義學。在港力襄工讀義學之舉。貧民受益至深。有故人子。遊學日本。缺費幾輟。卒玉成之。至子姪僮僕。資之成學者尤夥。君性卞。待人能自克。而不善排遣。卒以此殞。君生同治元年壬戌二月十一日。（陽曆三月十一日）卒壬戌閏五月初十日。（陽曆七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一。無子。以弟之子伯強後。女翹學。君使從余學詩詞。習籀篆。君精小學。能爲駢儷文。體近任沈。知詩而不爲。顧嗜余詩。一篇出必覬覬誦。歷久能舉之。余或茫然不自知也。君家人既葬。君於香港耶教墳園。翹學請曰。先生與先公交久。



至相知。宜有以爲之不朽者。嗟夫。余何足以傳君。僅就所知畧次其行事如右。使求當世能文章者表之焉。友人崔師賈敬述。

### 陳子襄先生墓碑

新會外海陳君榮發。號子襄。卅六年前同案老友也。少綴繡科。旋入宗教。赴東洋調查蒙小學教育。深得要領。回國設帳澳門。晚居香江。前後男女學生數千人。所著蒙學教科書數十種。力主淺白。因自號孺孺之僕。對於教會義務。尤具熱心。今秋卒於香港。學教兩界。赴會追悼者千餘人。君家以余知君稔。請題墓石。并附聯語如此。民國十一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同里社會之僕李漢愚。書時年六十四歲。

## 陳子爽先生教育遺議編輯概略

(一)先生於民國拾一年(一九二二)七月四日病終香港般舍道校舍。此集乃平日選定。病中交女公子翹學君謄鈔者。德芸於先生捐館後。自嶺南告假赴港。翹學君出文集稿七冊。交德芸轉交同學會。而先生度藏之遺書一部份。(三十餘籤)卽於是時捐贈嶺南大學圖書館。文集稿旋交同學洗玉清君保存。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翹學君死于產難。先生所藏遺書全部。統捐贈嶺南大學圖書館。亦託玉清君寄廣州。其家中所存遺集副本。并由玉清收存。後轉交區明若君。

(二)同學會開會。舉定陳仲偉君暨洗玉清區明若陳德芸四人。編印先生遺集。四人旋開編輯會議。議決輪流傳觀校訂。先推仲偉君閱覽。仲偉未及著手。旋卽病逝。

(三)先生著述。如七級字課第一至第五種。小學釋詞。小學譯文。小學詞料。國史小識。蒙學說略。幼稚等。多已絕版。初議全數重梓。綜合爲陳子爽先生遺書。嗣經同學會決定。先印教育遺議。俟有餘力。乃再印遺書。

(四) 先生致各同學手札。多有關學術之作。初議選擇印入。玉清君曾將散失之餘。裝璜成帙。朱壽恒君赴美時。又檢出一大束。交德芸擇要登入。德芸代貯廣東銀行保管箱中。廣州淪陷。未能取出。其他同學所藏。亦未交到。故此次遺集。概照翹學君交出之稿。并未加印書札。僅於卷首影印致洗玉清一函。以見概略。

(五) 遺稿由朗若編校就緒。正議訂價排印。適因七七變起。中止。其已編之本。存嶺南大學洗氏瑣玕館中。淪陷後無從檢取。而朗若所藏未編校之本。幸已間關出險。寄頓新會潮連鄉。復驟轉攜至鏡湖。庚辰秋(一九四〇)同學會在港開會。僉以及今不刊。後此更不堪設想。乃議決將澳門存本。再行編次校印。

(六) 原稿七冊。既非分類。亦非分年。僅於題目之下。標列甲子。亦間有不標者。今依照年份編次。其未標明者。約略比附。加注準辛亥準壬子等字。若完全不知年限。注年份未詳字樣。已知年限者。亦僅分年而不分月。

(七) 原注所列甲子。約依婦孺報灌根年報編錄。未必即爲作文年份。有明知爲甲寅作品。而原注

乙卯者亦遵照原注編纂。未便擅改。

(八)遺稿原有應酬文及科舉文。今遵照崔百樾先生獻議。定名陳子慶先生教育遺議。以教育論文爲正編。以論政論教雜論述爲附篇。刪去應酬文科舉文。末附駢語問題。因屬課徒時考問之作。故亦編入。

(九)編輯之始。同人議定讀遺原文之後。略加識語。冀對於原文意義事實。有所詮釋。非敢以學生論列師長之文也。識語皆注某人按字樣。以分責任。

(十)原稿間有脫誤。良由翹學君謄錄。先生已在病中。無暇校對。今婦孺報年報等書。又皆存廣州。無從覆核。魯魚之誤。在所不免。閱者諒之。朗若玉清兩君。編校用力至劬。此次匆匆。以副本附刊。并由兩君囑德芸述其編輯概略如右。

(十一)此書攝製影片。鈔錄碑誌。及吩咐助手從事校錄。馮民德同學贊助最力。本書謹印先師遺照一幅。以資景仰。其墨蹟見致洗玉清手札。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弟子陳德芸識于香港

民國三十年冬。由玉清與香港商務印書館磋商。教育建議得其接受出版。并允於十二月底成書。不意是月八日。太平洋戰起。廿五日香港淪陷。商務印書館工場在北角。正當烽火之衝。幸負責人將稿救出。卅二年玉清隨嶺南大學遷曲江。屢函港商務印書館。知稿尙保全。勝利後返穗。查得稿又不在香港。輾轉訪問。至一九五一年春乃悉稿在滬商務總館。但出書無期。然先師逝世垂三十年。遺稿問世。實有不容再緩者。乃取回原稿。赴港向同學募款自印。七月十六日。在港六國飯店聚餐。同學到會者。有馮民德李寶麟陳元喜沈秉熹陳卓然曾璧山陳卉曾黃題橋等十五人。皆踴躍捐助。得印費之大半。成書基礎。即在於此。并此鳴謝。惜名列編輯之陳德芸君。已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歸道山。區期若君更先德芸一年去世。檢校此稿。良用惘然。

一九五二年一月玉清補識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目錄

| 序 | 行界 | 基碑 | 編輯概略 | 正編   | 附錄  |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一<br>光緒廿三年丁酉 (一八九七)<br>俗語說<br>光緒廿五年己亥 (一八九九)<br>教育學會緣起<br>三字書序<br>論訓蒙宜先解字<br>爭奪古人論<br>論漢章宜改用邊說<br>論中國人無自立之性質<br>光緒廿六年庚子 (一九〇〇)<br>論訓蒙宜用淺白韻本<br>宣子哲字說<br>學堂中子說<br>小學通論說 | 一<br>光緒廿八年壬寅 (一九〇二)<br>論學堂為師之師<br>光緒廿九年乙巳 (一九〇五)<br>論學堂作論<br>論草書為小學要科<br>藝文與新學 (學乙巳)<br>光緒卅三年丁未 (一九〇七)<br>論初等小學韻本<br>光緒卅四年戊申 (一九〇八)<br>或問會論<br>宣統元年己酉 (一九〇九)<br>論學堂撰稿之益<br>宣統三年辛亥 (一九一) | 二<br>論小學七校字<br>民國元年壬子 (一九一二)<br>七級字體啟者<br>小學漢書<br>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br>初等小學教員須知<br>羅致教授平議<br>無窮得之之教授法<br>家庭與學校之關係<br>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br>小學歷史平議<br>老教育家言<br>民國二年癸丑 (一九一三)<br>教育女子論<br>論女生四特性<br>舊大家女訓書後<br>教育字<br>民國三年甲寅 (一九一四)<br>史學概論 | 一六<br>一七<br>一七<br>一七<br>一九<br>一九<br>二〇<br>二二<br>二二<br>二四<br>二四<br>二五<br>二七<br>二八 | 二九<br>三一<br>三四<br>三七<br>三八<br>三九<br>四一<br>四二<br>四三<br>四五<br>四六<br>四六<br>四七<br>四八<br>五〇<br>五一 |

|                |     |  |  |
|----------------|-----|--|--|
| 史目             | 五三  |  |  |
| 史記要聞           | 五六  |  |  |
| 晉書上            | 五七  |  |  |
| 晉書下            | 五九  |  |  |
| 儒林             | 六〇  |  |  |
| 掛中舉招牌          | 六二  |  |  |
| 新儒             | 六三  |  |  |
| 通源             | 六四  |  |  |
| 國方之商化          | 六四  |  |  |
| 四庫             | 六四  |  |  |
| 先時之預備          | 六五  |  |  |
| 節欲             | 六六  |  |  |
| 無實實            | 六六  |  |  |
| 民國四年乙卯 (一九一五)  |     |  |  |
| 陳新書法           | 六七  |  |  |
| 隨唐書列女傳         | 六七  |  |  |
| 乳母             | 六八  |  |  |
| 韓仲靈高           | 六八  |  |  |
| 樹南學志報序         | 六九  |  |  |
| 樹南女校招生序        | 六九  |  |  |
| 民國五年丙辰 (一九一六)  |     |  |  |
| 板人             | 七〇  |  |  |
| 九歲學生與十三歲學生     | 七一  |  |  |
| 元旦採樂兒          | 七一  |  |  |
| 民國八年己未 (一九一九)  |     |  |  |
| 講解讀之教授法        | 七一  |  |  |
| 作文教授法          | 七三  |  |  |
| 並士境反義舉勸捐啓      | 七五  |  |  |
| 醫愛女校招生啓        | 七六  |  |  |
| 完美之教員          | 七六  |  |  |
| 四聲             | 七七  |  |  |
| 民國九年庚申 (一九二〇)  |     |  |  |
| 寫字教授法          | 七九  |  |  |
| 改良國民習字帖說       | 八一  |  |  |
| 再論寫字教授法        | 八三  |  |  |
|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      | 八四  |  |  |
| 陳存謙君美勞述異       | 八五  |  |  |
| 櫻弓             | 八五  |  |  |
| 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 八七  |  |  |
| 民國十年辛酉 (一九二一)  |     |  |  |
| 口波可滿教授法        | 八九  |  |  |
|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    | 九〇  |  |  |
| 讀書致用           | 九一  |  |  |
| 治惡術            | 九二  |  |  |
| 古人行文體例字變       | 九三  |  |  |
| 聯愛會工讀機學錄紀      | 九四  |  |  |
| 蕃教鞭            | 九六  |  |  |
| 刺繡             | 九六  |  |  |
| 運動自己           | 九七  |  |  |
| 何以             | 九七  |  |  |
| 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九二二) |     |  |  |
| 因果             | 九八  |  |  |
| 培道聯愛會第十次徵求序    | 九九  |  |  |
| 四語             | 一〇〇 |  |  |
| 體說宜知           | 一〇一 |  |  |
| 出題目            | 一〇二 |  |  |
| 教師之形式          | 一〇二 |  |  |
| 附 篇            |     |  |  |
| 光緒廿一年乙未 (一八九五) |     |  |  |
| 往教說上           | 一〇三 |  |  |
| 往教說下           | 一〇四 |  |  |
| 春秋大同說          | 一〇五 |  |  |
| 黨論             | 一〇六 |  |  |

|                |             |                |        |     |                |        |     |
|----------------|-------------|----------------|--------|-----|----------------|--------|-----|
| 光緒廿七年辛丑 (一九〇一) | 論通變         | 一〇七            | 分衍專賣   | 一一三 | 夢華             | 一一九    |     |
| 光緒帝之復讐         | 一〇八         | 民國九年庚申 (一九二二)  | 觀感     | 一一三 | 我之幻夢           | 一二九    |     |
| 宣統元年己酉 (一九〇九)  | 以經術潤飾吏事論    | 一一〇            | 環境     | 一一三 | 勿慎寫信 (未詳)      | 一三〇    |     |
| 民國元年壬子 (一九一二)  | 脫新編         | 一一一            | 慈母     | 一一三 | 爲蕭某君作族約文       | 一三〇    |     |
| 民國三年甲寅 (一九一四)  | 歸老          | 一一三            | 老子地儻非耶 | 一一三 | 中國自稱中          | 一三一    |     |
| 捉錢用神           | 一一六         | 懷              | 借債     | 一一四 | 名與字            | 一三一    |     |
| 民國五年丙辰 (一九一六)  | 以黑報紙以替懸單之商免 | 一一六            | 計較與不計較 | 一一四 | 地圖             | 一三二    |     |
| 戊戌族譜記          | 一一七         | 特別紙幣           | 饑饉有身   | 一一五 | 儉              | 一三三    |     |
| 民國六年丁巳 (一九一七)  | 同州青年會報序     | 一一九            | 燕之智    | 一一五 | 追記             | 一三三    |     |
| 民國七年戊午 (一九一八)  | 形體二教之真相     | 一二〇            | 心光     | 一一六 | 慶母             | 一三三    |     |
| 滄海橫壖之光復醫院舉慶序   | 一二一         | 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九二二) | 元旦雜記   | 一一七 | 光緒三十年甲辰 (一九〇四) | 關詰問題一  | 一三三 |
| 蒸嘗秋之泉          | 一二二         | 西人觀學官授贈月份牌     | 第二著棋   | 一一七 | 民國元年壬子         | 關詰問題二  | 一三三 |
| 大水滄            | 一二三         | 歷年三編           | 贊讀物    | 一一八 | 光緒卅三年丁未        | 關詰問題三  | 一三四 |
|                |             | 意外             | 穆元於影   | 一一八 | 雜問一            | 慶母     | 一三四 |
|                |             |                |        | 一一九 | 雜問二            | 民國元年壬子 | 一三五 |
|                |             |                |        |     |                | 左傳問題   | 一三五 |
|                |             |                |        |     |                | 史記問題   | 一三六 |
|                |             |                |        |     |                | 民國五年丙辰 | 一三六 |
|                |             |                |        |     |                | 讀史問題   | 一三六 |
|                |             |                |        |     |                | 國慶書目   | 一三七 |
|                |             |                |        |     |                | 附錄     | 一三八 |
|                |             |                |        |     |                |        | 一三九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索引

正編分類索引

|            |    |    |           |    |
|------------|----|----|-----------|----|
| 一 教育通論     | 二  | 四二 | 劉維        | 九六 |
| 教育學會緣起     | 二〇 | 九六 | 六 國文讀本    |    |
| 論學童爲師之師    | 三四 | 五  | 三字書序      | 二  |
| 小學沿革       | 三八 | 九  | 論初等小學讀本   | 二五 |
| 初等小學教員須知   | 四一 | 二七 | 初等小學教員須知  | 三八 |
| 無意得之之教授法   | 七七 | 六四 | 論解讀之教授法   | 七一 |
| 罰家         | 八九 | 七〇 | 論訓蒙實用淺白讀本 | 一〇 |
| 口授可通教授法    | 三九 | 九一 | 七 文言改革    | 一  |
| 二 訓學問題     | 一五 | 九二 | 俗語說       |    |
| 學校教授手續     | 六二 | 三七 | 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 一〇 |
| 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 | 四六 | 四六 | 國語        |    |
| 論女生四特性     | 四八 | 四七 | 八 訓話教授    | 三  |
| 論大家女誠書後    | 六九 | 四八 | 論訓蒙宜先解字   | 一七 |
| 論兩女校和生序    | 七九 | 六九 | 總括須知三版序   | 一七 |
| 元且示學兒      | 九七 | 七一 | 小學雜刊序二篇   | 二九 |
| 聯愛女校和生序    | 一六 | 七六 | 論小學七級字    | 三一 |
| 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    | 八七 | 七級字集說卷    | 九三 |
|            |    |    | 古人行文論詞字變  | 九八 |
|            |    |    | 因果        |    |

|            |     |            |    |             |     |
|------------|-----|------------|----|-------------|-----|
| 九 作文教授     |     |            |    |             |     |
| 學界學字說      | 一四  | 小學歷史平議     | 四五 | 模範宜知        | 一一〇 |
| 論蒙館之文題     | 一九  | 史學概論       | 五一 | 教師之形式       | 一一〇 |
| 論學道作論      | 二二  | 史日         | 五三 | 十三 實地教育     | 一一〇 |
| 整文與雜草      | 二四  | 評書上        | 五七 | 聯愛會工藝半修起    | 九四  |
| 論學道與聯之益    | 二八  | 吾輩下        | 五七 | 培達聯愛會第十次徵求序 | 九九  |
| 源情         | 六三  | 儒林         | 六〇 | 附篇分類索引      |     |
| 九歲學生與十三歲學生 | 七一  | 讀新唐書法      | 六七 | 一 政論        |     |
| 作文教授法      | 七三  | 閱爾爾列女傳     | 六七 | 春秋大同說       | 一〇五 |
| 標号         | 八五  |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講 | 八四 | 黨論          | 一〇六 |
| 出題目        | 一〇二 | 讀符符君美倫述書   | 八五 | 論通靈         | 一〇七 |
| 十 書法教授     |     | 十二 教員問題    |    | 論光緒帝之復讐     | 一〇八 |
| 童子習字說      | 一一  | 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  | 四三 | 以新舊商倫史事論    | 一一〇 |
| 論軍術為小學要科   | 二四  | 應題         | 六四 | 二 教論        |     |
| 藝文與雜草      | 二四  | 先時之預備      | 六五 | 往教說上        | 一〇三 |
| 教習字        | 五〇  | 節欲         | 六六 | 往教說下        | 一〇四 |
| 題舉         | 六四  | 無貨野        | 六六 | 說新禮         | 一一一 |
| 寫字教授法      | 七九  | 乳母         | 六八 | 補毛          | 一一三 |
| 改良國文習字帖議   | 八一  | 聯發說身       | 六八 | 以道樂想以香蓮惡之商覺 | 一一六 |
| 再論寫字教授法    | 八三  | 聖士提反論學道相併  | 七五 | 開州青年會雜序     | 一一九 |
|            |     | 完美之教員      | 七六 | 耶儒二教之真相     | 一二〇 |
|            |     | 何以         | 九七 |             |     |

|             |     |            |     |        |     |
|-------------|-----|------------|-----|--------|-----|
| 蒸膏散之果       | 一一二 | 醫藥有殊       | 一一五 | 活時成錄   | 一三一 |
| 三 續編        |     | 燕之智        | 一一五 | 名與字    | 一三一 |
| 批銷用神        | 一一六 | 心光         | 一一六 | 燈圓     | 一三一 |
| 戊戌救滙記       | 一一七 | 元且雜紀       | 一一七 | 儉      | 一三一 |
| 遼陽進之尤學醫院學醫序 | 一一一 | 西人觀學官校附月份牌 | 一二七 | 追憶     | 一三三 |
| 火水油         | 一一三 | 第二櫻桃       | 一二八 | 戲母     | 一三三 |
| 分任專責        | 一一三 | 延年三術       | 一二八 | 四 偶句解問 |     |
| 觀感          | 一一三 | 新器物        | 一二八 | 史記算問   | 五六  |
| 瓊瑛          | 一一三 | 童外         | 一二八 | 問話問題一  | 一三三 |
| 慈母          | 一一三 | 科生於影       | 一二九 | 問話問題二  | 一三四 |
| 老子是價非       | 一一三 | 夢華         | 一二九 | 策問一    | 一三四 |
| 體           | 一一四 | 我之四顧       | 一二九 | 策問二    | 一三五 |
| 恩德          | 一一四 | 勿爾忘信       | 一三〇 | 左傳問題   | 一三五 |
| 計較與不計較      | 一一四 | 爲黨某君作跋約文   | 一三〇 | 史記問題   | 一三六 |
| 特別新幣        | 一一五 | 中國自傳中      | 一三一 | 廣史問題   | 一三六 |

# 陳子襄先生教育遺議

區朗若

弟子 沈玉清 編校

陳德芸

俗話說

光緒廿三年丁酉

講話無所謂雅俗也。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人得一二曉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且不獨古今爲然也。以四方而論亦有之。卽如江蘇謂我爲儂。在江蘇則爲俗話。在廣東則爲雅也。廣東謂兩傘爲遮。在廣東則爲俗話。在北京則爲雅也。然則雅俗無定者也。雅俗既無定。使必重雅而輕俗。不可解也。使必求雅而棄俗。尤不可解也。古人因俗話而後造字。今人尋古俗話之字而忘今俗話之字。是相率爲無用之學也。今家中有一童子。於家鄉之話未曉一二。忽然學外國話。又總不肯講家

鄉話。及至學成。見其父則叫花打。見其母則叫媽打。見其先生則叫美士打。吾恐父母聞之必以爲怪話。先生聞之必以爲夢話。若鄉鄰聞之稱之爲雀者。又不待言矣。何也。以其不適於用也。然則古俗話。遂不必學乎。曰。欲爲戲本之學。則學之。欲爲實用之學。則不必學也。且卽學之。亦不可如是之無次序也。譬如人學京話。必先能講本地話。而後學之。有底也。人學外國話。必先能講中國俗話。而後學之。有本也。今之陸沈於文學者。自命爲雅人矣。稱陶淵明必曰泉明。稱鄭康成必曰高密。以人所難曉之字。換人所共曉之字。若問其意。問其理。則惟有含糊以對而已。否則千百句話。可以一句話了之而已。譬如人學算數。日日稱和稱較。甚且稱禾稱交。稱口稱車。若問以一加一則不知其爲二。以七加八則不知其爲十五。豈不大可笑哉。今有人焉。日日從事於古俗話之中。父兄以是督責子弟。以是聽授。朋友以是講求。曰。不如是則不雅也。及居家之時。命婢子取盞。而婢子愕然。命婢子買魴魚。而婢子又愕然。於是請一傳話。不曰盞而曰逮。不曰魴而曰鯪。婢子乃唯唯而去。所謂手口異國。動須翻譯。靜言思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世人行事顛倒。六歲童子。教之認無形無影之心。性理氣。而於目可見。手可指之口頭言語。屢斥之曰俗話。及至年長。又將無形無影之件。人所少曉。

之件。造出裝模作樣之戲本。噫。此黃種所以不久變黑種也。我故曰高樓必從地脚起。開花必從樹頭起也。

德法按舊算學書有和書作禾或口。較書作交或車者。代數不以  $A B C D$  代已知之數。而以天地人物代之。地物二字難寫。則以天也人勿代之。

玉清按提倡實用之學。反對戲本之學。爲先生言教育之基本主張。至於今日之言文學改良者。一則曰白話化。再則曰大衆化。而不知先生已於五十年前獨排衆議而倡論之。其眼光之遠大如此。

#### 教育學會緣起

光緒廿五年己亥

一國之強弱。繫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繫乎教育。中國教育古法。唐宋以後。日即泯沒。有明以來。以入股取士。於是垂髫之子。入學就傅。卽諷讀深奧文字。例以古人由淺而深。由簡而繁。由分而合。由渾而實之教法。既乎未有開焉。衰心焉非之久矣。去歲漫游日本。獲晤彼都人士。求所謂師範校長小學校教員者。卽以教育宗旨。與夫一切條理。愈恍然于中國教育既失其本。復遺其末。非全行改革。

無以激發國民之志氣。滯滯國民之智慧。且讀書十年。毫無級數。汨沒性靈。虛度日晷。莫此爲甚。中國地處溫帶。國民驕慧。不讓外人。而竟澆鬱于野蠻教法之中。遂成今日不痛不癢世界。讖徵見遠之士。至謂中國之亡。亡于學究之手。豈謬語哉。哀以爲學堂不難。難于在今日興學之教習。不難于聘教習。難于教科新書。苟無教科新書。雖聘請通人主持講席。然課程忙迫。未能兼顧。往往有明知舊法無補。而隱忍爲之者。亦勢之所必至也。頃約同志諸君。開編教科新書。且繕譯東西小學讀本及各教科書。惟是刊刻一事。所費不貲。集腋成裘。端賴志士。諸君子其有樂助。是又百千萬億學子所延頸企踵而馨香以祝之者也。

德芸按先生于一八九九。發起教育學會。後又改爲蒙學會。以教育二字問題太大。故舍大取小。會員先後僅廿餘人。分佈中山新會台山各小學。間有捐所得百份之五。以助留東苦學同人者。

### 三字書序

光緒廿五年己亥

陳榮宸編婦孺入門書畢。再編三字書四種。編畢系之以序。序曰。中國小學。猝教以深奧文字。讀四

書則曰入股題目也。讀五經則曰入股材料也。凡無關於入股者。則曰童子習此心便難矣。惟東西教育則不然。人生普通各學。如修身歷史算術等學。中國人所視為通人之學者。無不於第一年期即教之。教之以各學之淺者。童子無不曉矣。譬諸一草一木。其花果枝葉隱含于仁核中。不得謂爲仁爲核之時。並無花果枝葉也。仁核之學。莫要於修身。作修身三字書第一。教育二字。英語曰哦爾。阿爽。德語曰哦爾。幾根。均有抽出之義焉。謂因其固有而引之。西人所謂趣味教育是也。作入股者曰代古人立言。然則教小孩之讀本。應亦代小孩立言。代之立言。則心靈暢舒。愉快鼓舞。無有以爲苦者。作趣味三字書第二。四書五經之語言。乃儒林古國之稱謂。非現在之稱謂也。現在稱謂。有實有虛。後其虛者。先其實者。以眼前之物。觸童子耳管。而通于腦中。聲入心自通矣。余嘗謂六十而耳順。若此事。則童子六歲而耳順矣。作各物三字書第三。

明若按讀此可見先生改革教科書之苦心及手段。

論訓蒙宜先解字 己五

教初學童子自七歲至十歲者曰訓蒙。蒙也者。謂蒙昧不明。藉先生教訓之以開其蒙而使之不復



蒙也。今之訓蒙者始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爲問三字經首兩句。童子能解乎。繼教之以四書五經。爲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二句。童子能解乎。如不能解。是蒙也。不能解而以此教之。是既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也。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於是童子以爲苦事而不肯入學矣。卽肯入學而此四年中一字不能解。虛費此四年之精神。孤負此四年之歲月矣。今試合十八行省之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而告之曰。爾子弟讀書四年。而一字不解。彼必於心不安也。於心不安。則明知七八歲童子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之無益矣。而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偏教以此數種書。是明知其蒙而又復加之以蒙。其心亦忍矣哉。夫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豈真忍心害其子弟乎。不過困于舊習。不能一旦掃除而更張之也。欲掃除而更張之。則有解字之法在。或曰解字固要。而讀書未嘗無益也。答之曰。吾非謂書不可讀。只讀以其時乃可耳。今試爲汝設言之。假如有阿甲阿乙兩童子。同時開學。而阿甲專讀書。阿乙專解字。阿甲能熟念四書五經白文無一字錯誤。而一字都不曉解。阿乙能認四書五經之字。能解四書五經之字。而一句經文不熟。此兩人誰爲有用。雖至愚之人。亦曰能識能解者有用。彼不能識不能解。雖熟讀亦無用矣。是則訓蒙以解字爲本。固大有憑據。

在也。或曰：開學童子，猝使之解字，未必領會也。答曰：解字有級數在。有以指證爲解者，是第一級之解。有以繙譯爲解者，是第二級之解。何謂以指證爲解？如口頭言語是也。口頭言語，先認實字，後認虛字。實字則茶飯筆墨之類，虛字則行走坐企之類。余嘗謂童子有樂認之字，卽此是也。今試在家數日，靜聽六七歲童子講話，計有字可寫者，儘在一千左右。若因他已曉之話，教以已曉之話之字，童子必大有樂趣。且所解之字，觸目卽是，開口卽有，分外易記。此於數年前試驗而得者也。何謂以繙譯爲解？繙譯者，以俗解雅之謂也。繙譯有橫有直。以本國語言解外國語言，謂之橫譯。以今日語言解古時語言，謂之直解。所謂今日語言，卽第一級所認之字，所謂口頭言語也。以第一級所曉之字，解第二級所認之字，則第一級之字既可溫故，而第二級之字卽是知新。一起兩得，未有妙於此者也。若無第一級口頭言語之字，則認第二級之字未有根柢。譬如不曉中國語言而專講西國語言，便與西人無異。中國亦何貴有此人乎？故第一級爲第二級之地步，第二級又爲第一級之替身。教以第一級之字，雖童子未曾認識，而所解則童子爛熟者。童子有不怡然順受乎？余嘗謂童子有樂解之字，卽此是也。如衣字以衫解之，裳字以裙解之，立字以企解之，奔字以走解之。雖至愚之子，

亦能了了。若拘泥古人注釋。如朱子學而一節注云。學之爲言效也。此一解在朱子時則合用。在今日則不合用矣。效字是朱子時口頭言語。故以效解學耳。若在今日。當以學字解效字矣。至若仁者心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此乃入大學時所解。若在小學時。須舍棄此等字而不講也。蓋字義之深者莫如此等字也。然則第二級之解字。凡無形可見者亦姑置之可矣。既有第二級之解字。則第三第四級之解字相因而至焉。第三級之解字曰通解。通解者。一字數解之謂也。第四級之解字曰駢解。駢解者。兩字一解之謂也。夫以上四級之解。已將四書五經之字分開解釋矣。至是而教以四書五經。只講大義。彼自明白。况四書五經之字一一曉解。日讀數百字亦不難也。觀之讀四書五經者不能讀七百字。而讀八股則讀七百字亦不難。只解與不曉解之分耳。何也。未解字而讀四書五經。與讀字典無異。既解字而讀四書五經。與八股差不多也。吾不解爲父兄爲訓蒙先生者。偏使其子弟讀字典之散字。是誠何心也。然則童子入學堂。僅在三年後乃可讀四書五經也。否則自害其子弟矣。或曰。如子之說。每日只解數字。不太無聊乎。答曰。外國小學第一年期之童子。每日得閒之時。多于學習之時。蓋七八歲腦髓未足。不可使之多勞也。然必欲隨俗讀書。則以淺白之新讀本

爲宜。余請言淺白讀本。

爭勝古人論 己亥

中國立於地球之上。地大人衆。然不免瞠乎其後者何哉。蓋無相爭相勝之理。浸淫于國民腦質中。也。夫相爭相勝者。非特爭之朋輩中已也。引而上之。乃祖乃父者。吾所仰而跂者也。然苟無突過前人之智識學問。則家道衰滅。師者吾所遵而行者也。然苟無突過吾師之思想議論。而默守吾師之指授。困縛於牢籠中。則學殖頹落。夫瓊格拉底。古希臘之聖人也。其弟子柏拉圖之學。出瓊格拉底範圍之外。及亞里士特德。學於柏拉圖。而其學又出于柏拉圖之外。亞氏曰。吾非不愛吾師。敬吾師。然愛敬公理更甚於愛敬吾師。何也。公理者。吾師所最愛敬者也。若亞氏者。真能以突過其師爲愛敬其師之券則矣。中國上人。不知此義。恒有謙讓未遑之意。影留於腦質中。凡事皆然。而於好古爲尤甚。彼其朝百呻。夕百吟。延頸企踵。終其世在古人圈套內。一旦摹仿一二。考証一二。則曰此古人沾句我也。否則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也。噫。孔子不云乎。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身。好古者何獨不聞耶。荀子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誠至言矣。而章句小儒。猶或譽之。此中

國士人思想議論所以日乾日冷卒成心死之病也。何也。無爭勝古人之心。則政教藝術。徒存一種。舊極斂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而世界安得有進步乎。西儒天演家之言曰。爭自存。非爭則種子絕矣。味乎其言爭也。味乎其言爭也。

期若按此非教人妄自尊大。乃教人勿妄自菲薄。

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己\*

地球各國之衰旺強弱。恆以報紙之多少爲準。其報紙愈多者國愈強。報紙愈少者國愈弱。理勢之必然者也。日本區區三島。其地之廣與中國四川省同。其人數乃中國十分之一耳。乃合計全國報館。聞有八百餘所。即佛門之報亦十餘家。大阪朝日報。每日出紙十萬有餘。而我國報館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上海某報。聞每日出紙八九千之間。自以爲雄視一方矣。然亦不及大阪朝日報十分之一。噫。民智之閉閉。民氣之通塞。每根由於此。兩國比例。而懸殊竟至若是。是何故歟。或曰。中國鐵路未通也。郵政未妥善也。且讀書識字人少也。報紙不廣。職是故耳。余謂不然。余廣東人也。請以廣東論。廣東士人應童子試者。人數之多。以廣府爲最。廣府又以南海順德新會爲最。此三縣應試人數

以四千計。然試問一縣之中。有四百人看報紙者乎。無有也。余之鄉。應童子試者三百人。應那試者百人。然試問有二十人看報紙者乎。無有也。則謂識字人少。故報紙少。其說未必然也。京津鐵路。朝發午至。然以天津國聞報之佳妙。而京師銷報尙屬寥寥。至若郵政未善。有礙寄報。似亦切論。然以廣東省城核之。每日派報並無需於郵政。而十萬間之店肆。不能銷一萬張之報紙。是真關於郵政乎。又皮毛之論矣。今夫中國風氣之開。多賴報紙之力。然得失未嘗相揜焉。今第舉其易知者言之。如不刻圖像。不加句讀。行數太長。而不分數格。門類太簡。而不多標題。此乃顯而易見。無庸代諱。至如流庸妓館。老生常談。盡相窮形。動百諷一。此又等之自鄙。外人所謂野蠻中之野蠻者矣。然余嘗反覆思之。余漫遊日本時。見路旁之車夫。旅舍之婢子。各執報紙。喃喃誦。若夫傭工。每月得工金三員者。竟閱報至三份之多。而回顧中國。卽如廣東省城。一店之中。識字者僅有數人。以省城內外十萬間之店折半而計。亦應銷報五萬。而竟至寥寥若此。是豈日人智而中國人愚。日人富而中國人貧。日人有志而中國人無志乎。此無他。日本報紙多用淺說。而中國報紙多用文言。此報紙不廣大之根由。而鐵路未築。郵政未善。讀書識字人少。猶獨一孔之見也。今夫文言之禍亡中國。其一端

矣。中國五萬萬人之中。試問能文言者幾何。大約能文言者不過五萬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之一人。達舉四萬九千九百分之入。置於不議不論。而惟日演其文言以爲美觀。一國中若農若工若商若婦人若孺子。徒任其廢聰塞明。啞口瞪目。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彼爲文言者曾亦靜言思之否耶。夫好文之弊。累人不淺。余未論其大者遠者。第舉一二小事以證之。余去歲往游上海。寄居新馬路梅福里。余每每早出暮歸。告車夫以新馬路梅福里。車夫無不愕然。及告以昌壽里。則人人皆知。余因此之故。思其所以然者。累日。偶一日閒步行返梅福里。舉頭一望。梅福里三字。乃用篆字寫者。余乃恍然於車夫不識之故矣。夫寫梅福里三字之人。不過一時高興。以爲篆字乃係雅觀。豈知自此之後。累車夫者凡幾。累輜夫者凡幾。累寄信者訪友者凡幾。卽以余而論。累余到新馬路徘徊不能進。經數次坐車到昌壽里。然後下車問梅福里者。又不知凡幾矣。此好文之累之一證也。偶與沈君學駢。案上有一湘報。沈君曰。不如名湖南報之爲妙也。蓋名湖南報則人人皆知。名湘報則十人中只一二人知之耳。此又一證也。大抵今日變法。以開民智爲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入。日居於黑暗世界中。是謂陸沉。若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入。日

嬉游於琉璃世界中。是謂不夜。去年皇上變法。梁君卓如奉命督辦編譯局。是時條奏編譯事宜。以直譯之法登之編譯章程中。直譯者。謂於經史各書擇其要者。分門編輯。略仿朱子小學之例。復編一冊於已編之每條下。以通俗文譯之。務使農工商賈婦人孺子。凡讀書三四年者。卽能徧觀要書。此誠爲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開一光明大路也。倘使八月無政變之事。則將來十一二歲童子。可以通經通史。其捷法比之往時正不知相去幾許也。今之好爲文言者。豈不曰此雅觀也。此古藻也。然余試取淺近者以譬之。文言譬如古玩店。淺說譬如賣米店。一國之中。可以人人不買古玩。不可以一人不買米。彼古玩者。不過米穀豐熟之時。出其餘錢以買之耳。而實則無甚通用處也。况當此危局。有如凶年。若閉了古玩店。以開米店。不獨貧兒沾恩。卽向來開古玩店之家。亦有平米食也。且今之君子。有爲文質兩存之說者。亦非計之得也。假如出一段言語。十人中有五人知之。有五人不知。孰若出一段言語。十人聞之。卽有十人知之也。况世人自稱爲能文者。於文之一字如何解法。未嘗了了。大抵文也者。條理精密之謂。非如塗塗附之謂。世人之文。只知斷髮文身之文耳。靜言思之。未有不醜態立見者也。故有時文人之文。每篇一千字。可以一百字了之。或可以二三十字了之矣。



難者曰。論說不用文言則不雅矣。不雅則非美觀矣。應之曰。論說無所謂雅俗也。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人中得一二人曉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且不獨古今爲然也。卽如蘇州謂你爲儂。在蘇州則爲俗話。在廣東則爲雅話矣。廣東謂傘爲遮。在廣東則爲俗話。在北京則爲雅話矣。然則雅俗無定者也。使必重雅而輕俗。不可解也。使必求雅而棄俗。尤不可解也。古人因俗話而後造字。今人尋古國俗話之字而忘今俗話之字。於是稱夜夢不祥。必曰宵寐匪禎。書門大吉。必曰札闕洪庥。習算學者不曰加日減。而曰和日較。以人所少曉之話。換人所共曉之話。是直相率爲無用之學而已矣。夫文言之風。起于二千年以前矣。然古人於宜文言者則文言之。宜淺說者則淺說之。卽如論語之文莫闕如。孟子之沓沓。是鄒魯俗話。公羊之以過我爲化我。是齊國俗話。又如說文之匡當令丁等語。亦是漢代俗話。故孔子作易。亦有文言。漢人之賦。卓然成家。然未嘗以文言變成國俗也。自唐以來。以詩賦取士。宋以策論取士。明以入股取士。而文言遂爲朝廷定制。卽爲國民定學。論世之士。每謂近代君主。與俗人所謂豬仔頭無異。彼以文言取士者。亦其一端也。蓋舉不曉文言之農工。

商賈婦人孺子陸沈于無何有之鄉。是直棄其國民矣。雖然。世間之爲入股爲詩賦者。彼甘心爲無用之學也。彼安然以守舊自居者也。余無怪其然也。若維新諸君。縱橫議論。一言及秦始皇明太祖。則怒髮衝冠。肆口謾罵。幾欲埋之於黑暗屎屎地獄而心始安者。此何故耶。爲此二君者。以愚民爲定盤針耳。其愚民之旨。務欲使國民不識不知耳。然試問斥愚民之君主者諸君也。何以自作論說。又專用國民不曉之語。而甘作愚民之文字乎。維新者固如是乎。今世能文之士。除一二胸有真積之君子外。其伎倆本領有三。曰鈔書。曰換字。曰摹古。學文體則動稱唐宋某家。其高者則周秦某子。更有醜態不揜者。務使字字替換。號爲皇甫持正體。此最討人厭者也。余嘗見今世文人。當作文之時。羅列書冊。如朱謀偉之駢雅。張稚讓之廣雅。與夫文選課虛。文選錦字等書。雜祭於前。每一文出。以爲此佳文矣。及窺其命意。若以淺說出之。則數句可了。此等文字。固不能通俗。有碍民智。况近年紙價昂貴。亦何必多耗紙張乎。其有高出于是者。則曰我用周秦諸子語。我用佛經語也。不知古子多用本土俗語。故莊墨二書之語言。罕與別書相同者。今不能發其精意。而竟以當日極俗之言語。爲今日極雅之文字。是亦愚陋之甚者也。佛經乃六朝人所譯。多是文人點綴。未必盡佛經本色。卽

以譯本而論。其精到語自有所在。非重此金超環路由旬剝那屨提般若切利須釅摩等語也。而遂以此爲出色文字乎。夫亦不思之甚矣。今考試若用淺說。不獨不耗人歲月。不費人精神。且可以練人心思也。學習文言之時。費許多精神。耗許多歲月。尙未得到恰可地步。若改爲淺說。則從前須識六千字者。今則識二千字可矣。從前須解二千字者。今則解一千字可矣。且以此試士。省去塗飾敷衍之陋習。苟見識未充。道理未熟。斷難制勝。欲制勝者。不得不留意于博物窮理矣。故謂考試若用淺說。正可練人心思也。雖文言者亦用心思。然用心思于無用之記號。執若用心思於有用之實事。實理也。嘗觀地球各國。當其國勢始興之時。必有文學大家出焉。歐洲各國無論已。卽以日本而論。如福澤諭吉先生。草創新體。掃除舊習。其始舉世非之。斥爲生硬。爲粗獷。爲背雅。爲戾古法。而彼悍然行其所是。不久而世人爭效法之。是亦可爲榜樣矣。或謂外國之語言文字合一。中國之語言文字兩歧。外國用淺說爲便。中國用文言爲宜。不知希臘羅馬。卽歐洲之文言。日本所謂漢文。卽日本之文言。彼外國豈無一人敷衍文言者耶。然義各有當。其於詩歌韻文則用之。若作報。則隨意遣詞。期達所見而已。蓋所以開國民之智。培國民之氣者。恆於此三致意也。中國報章之創始。其主筆者

不知報律。不知時局。大約出其平日詞章之材料。遂以爲能事在此。故蔓延至今。其流弊尙未應清也。然則揭開報館而徒尚文言者。功以之首。罪亦以之魁也。雖然。劇亂之後。豈無昇平乎。今中國變法之士。動謂政治之權在朝廷。每因阻力。遂不能變。乃文字之權。存在布衣。而亦不能除。爾更新焉。彼其人亦止隨聲附和而已。復有何面目以對深目高鼻之人乎。則作報論者。亦惟以淺說爲輸入文明可矣。去年上海晚報。仿日本日報體格。同說一事。文言一段。官話一段。可謂苦心孤詣矣。然上海商人。猶以官話爲不便。但改用上海俗話。則移之別方。亦多窒礙。然則酌中爲之。亦行以淺說而已。然有謂中國識字人少。雖以淺說作報。亦未能大開民智者。則多開小學堂。多求訓練捷法可矣。有謂現在不識字之人。雖有淺報。無從閱讀。則多開演說社可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諸君子其謂之何耶。

期若接近十年來。語體文始收效矣。然在四十年前。（即清光緒二十五年）先生已極力提倡語體如此。真不失爲先知先覺。宜合俗語說簞讀之。

又按觀此可知當日報章之情形。及文人之固陋。

玉清按先生謂文也者。文理密察之謂。非如塗塗附之謂。詩經角弓如教猷升木。如塗塗附。孔穎達疏云。塗泥也。塗塗附謂以泥著物也。先生之意。謂作文應條理精密。明析深刻。而不是粉飾堆砌。膚淺動搖。如泥之著物也。

論中國人無自立之性質 己

以一國立於世界之上。必有一國自立之精神。反是則爲病國。以一人立於世界之上。必有一人自立之精神。反是則爲僇民。夫中國近年以來。士夫之提倡自立者數數矣。甲午創敗之後。失地權。失利權。失兵權。失路權。失用人之權。凡有血性者。皆曰中國須自立也。雖然。江河之大。始于涓涓。干草之木。萌于根核也。萬仞之垣墉。成于一方之瓦礫。一國自立之精神。必起點於一人自立之精神。何者。復者單之積也。今之父兄。誠子弟者。豈不曰撥蠶科。膺顯宦。否則善居奇。工蓄積。又否則自食其力。上足事父母。下足養妻子。如是方爲自立哉。然吾所謂自立者。固與尋恆人所謂自立大異。何以言之。西人之于國事及世界上之義舉。有財者出財。有力者出力。甚至千辛萬苦。粗衣蔬食。跋涉重溘。終老異域。而黽勉焉絕無悔志者。此何故歟。無子孫之念。橫亘于胸中也。我中國國民則不然。彼

鄉曲之夫。眼光有如阿屯。所言所行所思想。無不營營如雞絲。於是廉者積絲累寸。貪者瘠人肥己。其自奉也。則敝衣惡食而不恥。其處世也。則拔一毛而利天下。亦緝顏謝之。世人所謂遇雷打亦按住荷包者。叩其何以如此。則曰。吾將以厚貽子孫也。其尤者。剗地皮。擁巨萬。及至風燭殘年。眼眈手顫。鬻浮沉於宦海。而不忍去。則曰。吾當以此數年所入。留爲少子之產業也。噫。若而人者。欲其教大衆。扶大局。夫亦河清之俟矣。鬪虎曰。爲富不仁。爲富其子孫者言之也。不然。歐漢人之坐擁億兆者。如鯽矣。然能揮霍自由。務爲天國中入者。豈少也哉。疏仲翁之言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是則爲子孫計者。侵子孫自立之權耳。天之生人。各予以自立之性質。而爲之父爲之祖者。偏壓抑其性質而湮沒之。是天國之罪人。人國之大憲也。上而官。中而紳。下而農工商賈。習非成是。牢不可破。一若非此。則未能盡爲人之道者。國安得不亡。種安得不弱哉。難者曰。天之使爲父者。有子也。固以此負擔責之爲父者也。今忽然置之。豈特後人笑汝拙而已。將所謂飲之食之。誨之之天理。豈不大相刺謬乎。應之曰。吾所謂不顯子孫者。豈真令子孫半菽不飽。鳩形鵠面而云爾哉。西儒斯賓塞之保種公例有曰。未成丁以前。其所得利益與功能作反比例。既成了以後。功貪相準。

反是則其國衰滅。夫功食相準者人之自立也。所謂利益與功能作反比例者。乃不侵子孫之自立而并扶其自立也。世人之留遺產業。是有限之留遺耳。若未成了以前。不惜資財以衛其生。聞其智。顧其行。是無窮之留遺也。夫中國人爲子孫計之風氣。數千年於茲矣。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正爲此輩作當頭棒耳。若使孔子生於歐美。亦何勞多此一言乎。今之有志維新者。其於爲子孫計一念。惟以打疊田地。焚燒刑獄。蕩夷汙澤。決破羅網之法行之。夫然後可以言愛國愛種愛身愛聲名耳。否則舌爛唇焦。高議宏論。亦託之空言而已。其果能救大衆扶大局乎。吾故曰。一國自立之精神。必自人人有自立之精神始。人人有自立之精神。必自己能自立而不侵子孫自立之權始也。聖如孔子。賢如仲翁。其所言皆天國之公理。人國之公言也。世有營營孳孳爲裕後之謀者。若以此言爲夷狄之言乎。彼殆奉秦政操莽爲鼻祖。而不知其眼光適如阿屯者也。我國民其思之哉。其思之哉。

爾若按此理爲人父者不可不知。卽爲人子者不可不知。

中國訓蒙。向以讀書爲方針。惟解字一道闕而弗講。今欲以解字爲方針。而姑置讀書于不議。恐爲父兄者。魚愕雞睨。鵠視鷹瞵。必以此家師爲異端矣。且彼爲父兄者。有詞矣。彼見習西文者。開卷卽讀也。又見習東文者。開卷卽讀也。以爲訓蒙不讀書。是悖地球之公理也。雖然。彼亦知東西國小學讀本所讀果何如乎。西文初級讀本。貓羊筆帽而已。東文初級讀本。樹葉國旗而已。是其初讀不過眼前物件。且又由一字至二字。至三字。遞推遞增。非開口便讀全句也。蓋觀嬰兒之學語乎。其始祇能學一字之語。多一字不能也。童子學讀書與學語無異耳。然而初學讀本。於條理之中。又有條理焉。蓋於眼前之物件。一二字之名稱。又必以字音之簡字形之簡者先之。所謂最初之級數也。余請舍西文而言東文。夫東文初級讀本之言。樹葉言斑鳩言國旗言紙鳶也。不過以中文譯之則然耳。若其原文。則譯文所謂葉者。彼則八而已。譯文所謂斑鳩者。彼則八卜而已。譯文所謂國旗紙鳶者。彼則爲入夕夕而已。其文由簡而畧繁。由畧繁而又畧繁。且上留下。下跟上。銜接一片。溫故知新。由是而實字兼活字。如風吹鳥啼是也。由是而有聯屬字。如魚在水鵝在松是也。夫而後教以四句一段。五句一段。由少而畧多。由畧多而又畧多。而其文義則一聞卽解。其第一本及第二本之上半卷。



則全是日本俗語也。今夫近人之言地球文字者。則曰外國手口同國。中國手口異國。固已。夫所謂手口同國者。卽手所寫之文與口所講之言一樣。故讀書與讀口頭言語無異也。雖然。西人之子拉了。日本之于漢文。豈非卽中國四書五經之文字乎。不過彼有文言而不重。故通行之書以通俗爲主。而初級讀本亦用之。若中國讀本。則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讀入股題目。讀入股材料也。若問童子之受益與否。則啞然無以應矣。今夫淺白讀本之有益也。余嘗以教導童子矣。甲云曰好聽好聽。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謂好聽得意者無他。一聞卽解之謂耳。一聞卽解。故讀之有趣味。且記憶亦易。如此則腦筋不勞。無有以爲苦事而不願入塾者。且童子養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書五經。乃聖賢道理。如何舍彼讀此。答之曰。四書五經之道理。無分古今。惟其語言。則備林古國之語。而非今國之語也。若以今國之語言。寫無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謂淺白讀本。非不講道理之謂。乃句語淺白之謂矣。且道與時爲變通。古人席地而坐。故五經只言席也。若新讀本。則必言桌椅矣。五洲八星。古時風氣未開。故未有言及者。今新讀本及之。直可以補四書五經之所不及也。或曰。于作入股得無阻碍乎。應之曰。新讀本固非爲入股計也。然卽爲入股計。亦無阻碍。新讀本之

文法與八股之文法一耳。他日以八股講文法。不如今日以新讀本講文法。蓋轉落直落一起一住等文法。若以深奧道理聯屬之。反難領會。若用眼前事物聯屬之。一聞即解。若幼時即解文法。他日作八股斷無誤用之虛字矣。余嘗見作八股三四年而耶耳等字往往誤用。實因爲教習者以深奧之道理說微渺之語氣耳。然則淺白讀本無礙於作文。且爲作文之基地也。夫新讀本大旨以趣味養生修身人情物理古事今事喻言爲方針。而約而言之。又不出趣味開智四字。蓋趣味所以順其性。開智所以儲其用。無非使之不以爲苦。又不虛耗歲月而已。然論其初級之讀本。則又隨地而異。隨時而改。隨地者。方言土產風俗各有不同。隨時者。時局不同。且漸改漸良。後起者勝也。余曩遊日本。得閱其明治十七年小學新讀本。二十年小學新讀本。二十七年小學新讀本。已覺日新月異。然聞之友曰。明治初年之讀本。凌雜粗疏。蓋未求精。與精益求精。自然不同。而國民之智愚又時時不同。中國若仿日本小學新讀本。只仿其大綱而已。至於物理制度。則又當變通爲之。大約中國變法。止步其明治初年之後。屢可矣。若過求文明。非獨事勢有不能遽行。且民智未開。反生詫異。此又編輯讀本者所不可不知也。然余之有取於淺白新讀本者。則又有進焉。凡人無不喜看圖畫。而童

子尤甚。蓋有圖則一目了然。且有趣味在焉。第物可圖而事不可圖。事間有可圖。而理則不可圖。劉蒙先生執不知圖畫之要者。然猝教以明德新民。則圖於何有。即教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則圖於何有。故欲以圖示童子。又非淺白讀本不能也。夫讀淺白新讀本則如此。讀四書五經則如彼。執利執弊。必有欲辨之者。余請質之言訓蒙之先生。

期若按讀此可見清末時之教育方法。及其心理旨趣。又當時入股文尙未廢。故立言如此。

童子習字說

光緒廿六年庚子

甚矣哉。天下事不可不經試驗也。不經試驗。則雖言天天人人之故。陳生生化化之理。窮其原於不可思議。充其量於無量世界。吾直以無用置之可矣。何也。爲其有言而無行也。爲其有擬議而無試驗也。我中國不經試驗之弊。種于千年以前矣。秦漢以後。崇尚空談。教者渾渾而教之。學者渾渾而學之。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其效遂至于今日。從前之亂而不亡者。幸未有崇尚試驗之國與之交涉耳。且哉。日本文學士白河君之言曰。中國士人所發言論。多不經試驗。頑固者無論矣。即維新諸君發一議。建一策。亦往往不經試驗。彼所謂第一條第二條云云。實與剪綵爲花無異也。日本文

學士如此云云者。豈真好爲詆誹哉。殆嘗以日本數十年之試驗。千萬人之試驗。與中國比較。而不  
禁爲中國維新諸君惜也。夫日本之變。變於試驗。日本之強。強于試驗。有採他國之試驗。以行之於  
本邦者焉。有採一人之試驗。以布告一國者焉。有今年之試驗。較善於昔年之試驗。則捨舊而從新  
者焉。余去歲漫遊日本。於其他試驗。若醫學。若郵政。若警察。若理財。若農工。若國際法。若民法等。未  
及考察也。余第踵小學校觀焉。所爲讀本歷史修身書。珠算地理理科。以及鄉土史談。毛筆畫。用  
器畫。本縣地誌等書。無不由淺而深。由簡而繁。井井有條。一絲不紊。然其畫善畫美。爲地球各國所  
無。而可爲中國之師者。則習字帖是也。中國童子習字。字部一開約六寸。所摹之習字帖。又六寸。未  
兩目所及。不勞顧盼者。二寸許。乃可耳。若看六寸之部。復顧六寸之帖。其勞腦筋實甚焉。且部帖相  
離太遠。摹擬亦不能真也。若日本習字帖。則不然。彼帖中所載。有地理名勝。府縣物產。農工商各業。  
與夫官制條約國名。又有修身新制信札數契鋪單。一一詳之。釐然畢備。莫不由淺而深。有次有序。  
非如中國習字帖。或寫一時。或寫格言數句而已也。蓋所以補讀本所不及。而藉以開民智慧者。使  
之一言一動。無不誘于有用之地。而免至虛費其精神也。然吾之五體投地于習字帖者。尤有進焉。

其帖一開約三四寸之間。所用字部約寸餘。故摹寫之時。不勞目力。而相距極近。故摹擬甚易也。此非經凡百試驗而能如此乎。且其習字帖之分十六冊也。分八年以習之。萬不能稍爲躐等。有字母。有楷書。有行書。有神書。循序而學焉。固合一國之制度。人生之需要。鑿勸于此。習字帖中。其于每句以圈斷之。尤爲妙法也。其試驗又不知凡幾也。原生小學堂。在神創之際。日講試驗以求進步。余適見女弟子康同荷。隨意摹字。或大或小。不就範圍。爲其照板本抄謄也。余因以印字部之格與之。渠仍縱橫如意。且以爲字格之字大。摹字之格小。不能一格寫一字云云。余因在字簿寫一行與之。渠隨即摹擬。居然大小合格。與先一刻所寫迥異。余因知此事雖小。然非試驗不知也。自是以來。凡有學童摹字。必於一板之左末寫一行與之。而學童之字因之大進。蓋右手寫所摹之字。左目看所摹之字。順理成章。非第不勞。且便摹仿。所寫之字。又全以有用話頭登之。彷彿日本習字帖。且有句讀。使之寫一句卽記一句。是亦兩得之道也。或曰如此辦法。教習太勞矣。應之曰。教習不勞。往者學童摹字。教習批改。每寫新字在一行之旁。以爲榜樣。今每日先寫一行與之。則批改時不用另寫。在童子所摹之字。既日日更新。而教習亦只移步換形耳。安有勞哉。此則童子習字之法。經試驗而得者。

也。或又問曰。童子印字當如何入手。應之曰。其法曾經試驗矣。歸孺須知卷末言之頗詳。今不贅述。以前每日每字部寫新字一行。教習或以爲苦。今擬每七日另紙寫一行。或十字或八字。每人分給一條。過了七日又換一條。則十分簡便矣。

學童申字說 庚子

中國向來教法。童子自七歲至十歲。俱授以深奧之文字。事資強記。無稗性靈。其中所恃以開發覺質者。不外區區對偶已耳。然對偶無甚益處。且有損害。向來童子入學。無隨認隨解之字。所識者不及數百。所解者不及數十。猝然命題作對。惟有攢眉蹙額。狀若痴狀。竟日不成一比者。然對偶亦鼓動腦筋之一法。而無知憑空捉摸。腦筋反覺太勞也。其無益一。間有智慧稍優。立刻成文。然材料不多。總受太陋。所對者只風雲雨露花艸禽魚。雖有藻飾。雖有小用。其無益二。向來蒙學。無剛日說古柔日說今之法。猝然作對。殊無故實。雖日試百對。亦無補也。其無益三。開明之士。因此之故。於對偶中別用新法。凡出一對。以古事時事及淺近物理行之。法似善矣。然學徒之對對也。仍用淺陋話頭對之。教習者惟嘆奈何而已。其無益四。夫使對偶無甚益處。亦無甚損處。但由此以驗其腦慧。動其

腦筋亦無不可。而無如中國舊習。好爲荒誕之談。好造不經之事。其作俑者。不過詞章家。簸弄敷衍耳。及久而成爲風氣。父兄以是教其子弟。師長以是教其學徒。有如王母瑤池。牛女渡河。文昌魁星等。不知倡自何人。始自何書。而相沿以來。據爲美談。資爲詞料。幾于舉國若狂。牢不可破。而對偶又屬詞章之一種。凡出對者。莫不以此爲家珍焉。童子入學而後。爲師者日以此等邪說灌輸于腦氣筋中。故童子長大。直至髮黃髮白。常留此謬見於腦中。風俗之壞。未必不由於此也。則作對亦非徒無益。且有損害也。難者曰。對偶固無甚益處矣。循子之說。就令童子能認字數千。解字數千。亦不過記誦之事耳。未有思想以開發質也。應之曰。謬不云乎。兩個字黏不穩。此爲讀書久而不通文理者言之也。今串字之法。使其兩字黏得穩。以記誦而兼思想。不大愈於對偶乎。夫串字非徒令其運用思想而已也。統計其益。蓋有五焉。一曰溫字。童子已認解數百字。即將其字顛倒錯亂。約寫十個。使之串成。如指甲頭髮之類。卽初入學堂者亦能串矣。其益一也。一曰記事。學堂有剛日說古柔日說今之例。若將前數月所聽受之古事今事。約寫十個字。使之串成。如哭竹求鯉。鐵路汽船之類。學童俱能串之。既能串。則所聽古今事可溫習矣。其益二也。凡人學問智識。無不原因於積。既于解識之

字。宜講之古今。專以之串成。日新月異。積之三年。腦懸頓增。見識稍定。他時之成就。胥于此時積料矣。其益三也。夫有以三益串字。不容稍緩矣。然吾猶以為有進焉者。為其可以正俗。且可輸入文明也。何謂正俗。海之既開以後。凡新法新器。中國人所命名。多欠切當。火船。火柴。與本物之形狀體用。罽瀉尚多。豈不日本之汽船。燐寸之形容。畢肖乎。串字時能以此等作串。可正俗名。可明物理。其益四也。何謂輸入文明。凡中國未有之法物。與有此法物而名稱只用西音者。可以日本名稱輸入之。此為輸入文明之法。如德律風。不但皆西音。且未能望文見義。若串字時以日本特許電話輸入焉。即文明之基礎也。况君民共主之憲政。合羣之社會。又如神經衛星等新名號。固可絡繹而來乎。其益五也。雖然。有以五益。若行之無條理。施之無級數。其為益也幾何矣。何謂條理。如水木流質。若以大水二字作串。而不用流水。地本圓形。若以大地作串。而不用圓地。雖無大礙。而殊非切當。於開智之言。已生阻力矣。何謂級數。如初級則串兩實字。所云頭髮指甲等是也。第二級以動靜字串實字。所云流水圓地。哭竹求鯉等是也。第三級仍用此法。較為典雅。如恤廢敬老等是也。第四級用半虛半實字作串。如愛國立志。努力與夫威儀志氣等字是也。第五級則用正俗輸入文明之字。如上



所云云是也。且也第二級作串之字。不必與第一級盡異也。假如第一級串天地山水。第二級仍用  
地水作串。惟流圓二字不同。其同者所以收溫習之功。使學童常遇舊識。不至太勞。其異者所以新  
耳目之用。使學童心之收觀。可生妙悟。要之大畧如是。至其中因勢利導。隨時改良。級數之中。又有  
級數焉。是在教習之精益求精耳。嗟乎。教育之事。與國運之盛衰相關。安得有心人合東西藝術而  
變通。行於中土哉。區區串字。是亦民智之起點也。

聞若按對偶之與撰聯。無大分別。先生既提倡撰聯。又力詆對偶。似相矛盾。但合觀之則兩面  
見矣。又此文之旨。在提倡串字。而不在詆對偶。

小兒桌椅說 庚子

古人席地而坐。今人易以桌椅。何哉。蓋爲終日屈足。勞苦太甚。有乖養生之道耳。湖夫創設桌椅之  
始。必離地不遠。而有過低之病。後人因其過低也。於是變本加厲。遂有過高者出焉。所謂過高者。非  
必一尺合度偏前之二尺也。第中古之時。桌椅五六寸。近古則變爲一尺有奇耳。自是以來。習非成  
是。與之相忘。雖聞有覺其不合者。亦不思所以裁制之。且人情喜同而畏獨。稍有改變。則以爲此不

美觀也。於是千百年來未知有改焉。余始附汽船北行。見夫餐房桌椅。其尺寸與中國尋常桌椅差別甚詫異之。及一二日後。則覺安坐者。惟此種桌椅矣。繼而東游日本。考察小學校規制。見夫高等小學之椅。不過一尺。尋常小學之椅。不過八寸。其幼稚園之椅。則五六寸而已。余乃恍然曰。此乃文明之規制也。歸國後。偶入疇塾中。見一堂孩子。有釣脚而不到地者。有蟠脚者。有豎一脚在椅上者。余又恍然曰。此野蠻之椅所致也。夫桌椅不過一小小用物耳。然衛生傷生。浮繫於此焉。蓋天下有急激傷生之具。如刀鋸毒物是也。有溫和傷生之具。如不合尺寸之桌椅其一也。余聞之父老曰。凡讀書人多曲背。而千百年來。無一人思所以醫讀書人曲背之病者。彼豈不謂讀書人寫字看書。埋頭伏案。固當如是乎。然余觀東西國之士人。何以脊直如矢也。此無他。桌椅合度與不合度之分耳。大抵椅之尺寸。至高者以一尺爲限。若年歲遞減者。尺寸亦遞減。桌則視椅而倍之。若學童之椅。不中尺度。則釣脚。鬱肺。曲背。種種病根。胥伏於此。血氣之滯。筋骨之弱。良有由也。是則爲父兄者。與以溫和傷生之刑具。而不之覺也。余願有子弟者。入學堂考察之。試驗之。則於培養子弟之事。又添一新法矣。或問曰。椅之規制。既聞命矣。然學童玩弄什物。多雜陳於抽屜中。專俗謂抽屜爲櫃檯有何法以去此弊。

乎。應之曰。日本小學之桌可法矣。桌面開一小池。池上之方長小板以一銅環藏之小孔中。以爲揭板之用。照此法行之。童子無從玩弄什物。若玩弄什物。先生一眼望見矣。余又試驗一法。將桌面分爲兩。居中釘之以鉸。近身之半板。則活動之。前面之半板。則穩釘之。是亦一法也。若夫抽屜。則以扇爲宜。扇則不礙童子之膝也。爾登父兄。勿輕忽桌椅尺度。桌椅者。有天堂地獄於此中也。

體罰教育說 庚子

昔之訓蒙。醒者。惟督以句讀。摹倣。實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囚徒。彼視學舍如狴犴。而不肯入。視師長如獄吏。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飭誨。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蒙養之法。滋衰。吁。是體罰之弊。致然也。泰西學者。詳論其害。自賈奇利。僅以下。至於洛克。盧索斯。賓塞。屈指不勝數。故能一掃千古陋習。以啓昌明正大之運也。今宜做法。泰西教術。一以彼爲型範。小學校長及教習。不得以體罰加于生徒。所謂體罰者。非特鞭撻繩縛之謂。凡秋毫有加于身體。而使之痛楚者。不可不視。以爲體罰。而申其禁也。然師長之臨生徒。猶君主之臨民。獨有恩而無威。則狃以爲常。况有頑梗不率。命荒於業。而怠於課者。若不加以懲罰。

則何以爲人師哉。懲罰之法亦未可全廢也。苟用之得其人焉。則有助於薰陶。不以類於體罰爲嫌也。小學懲罰之法有三。一曰離羣。二曰直立。三曰拘留。

離羣法於罰爲最輕。人無不樂合羣而惡索居。雖兒童不免於此。若使其同列離居。禁其嬉戲。其苦與鞭撻繩縛幾等。例如與隣席話話喧擾妨業者。及馳騖攪其列伍者。宜前其席使就教習。以防其違犯。監其舉動。又散校時有害他人遊息者。又誘同列惡戲者。若放置不檢束。則敗羣之害。不堪設想。如是者散校時宜令獨坐。禁與生徒同遊。是離羣之梗概也。

肄習時喧囂妨業者。粗暴過激。患苦他生。破毀器物。塗污牆壁。體操時亂行私語者。皆可以直立法罰之。直立法者。使首不得俯仰。垂兩手至膝。容儀端正。直如柴立。唇無得啓。口無得語。以半點鐘爲限。斟酌情狀。定其久暫。蓋直久者妨于衛生。故爲之程限也。當祁寒盛暑時。宜擇善地處之。以免于暴露云。

拘留法者。放校後按時拘留。不得歸宅之謂也。怠於課業者。到校後時者。往復塗次凌弱後進者。與同列毀謗者。皆可以此法罰之。唯拘留不得過一點鐘以上。且教習在側監之。

教習之懲罰生徒也。處心宜懇摯。而用法當無私。故科罰之際。溫顏正色。雖兒童亦知已非。無憾于師長也。如是而懲罰可行矣。

婦孺須知三版序

光緒廿七年辛丑

僕以乙未之歲。草創婦孺須知一卷。模橫門之急就。羸揚雲之方言。通俗是貴。利用斯在。然而凌亂蕪雜。砂磔聚錯。竊有愆焉。迺者點竄塗改。涉秋徂冬。披紙之勞。腦力頗耗。特以殿垢易匿。脫奪兼多。韻書佈行。而人爲之僞竟闕。字典博獵。而海石之璣乃遺。編纂之難。今昔同矣。世之君子。繩而正之。則僕之大幸也。

小學釋詞叙

光緒廿七年辛丑

文法中有語助字。西方之所無而東方之所特有也。西方字類分爲八。而東方字類分爲九。職是故耳。語助字因乎地勢。故其始皆通行俗語。家喻戶曉。聲入心通。無須繙譯。及其後聲音漸變。往往周秦以後之語助字。而周秦前之書冊罕用焉。迨其後愈變愈奇。不可思議。將舉周秦前之語助字而求合今日之語氣。幾於無一字符合者。故我國之弊。於名詞等字尙偶有合者。惟語助字則劃然古

今兩國矣。緣是之故。蒙師教授。往往於乎耶耳矣等字。止以圖圖吞棗出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師師相承。綿亙千載。惟聰穎者習慣而悟之耳。否則讀書十年。執筆便誤。若欲以所以致誤之故。叩諸通人。通人仍無以應也。夫使讀書十年。耳濡目染。其於乎耶耳矣等字。或有會悟之時。若饗童子讀書三四年。或一二年。其不能舉遺語助字者。固在必然之數矣。况今日所常用之語助字。與周秦前之語助字。又畧有不同。而彼等日讀古經。其不能移用於今日之書札中。是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曩者王高郵著一書。以釋經傳語助字。雖曰經傳釋詞。彼以虛攷據之思想。爲實攷據之斷定。既精且確。洵空前絕後之作矣。然而古今異言。南北異語。若以彼書施之今日學童。不可施之今日廣東學童。尤不可也。何則。彼以文言釋文言。止可爲成學之人言之。若以教授學童。則于解字之字已不了了。而况其所解之字乎。經傳皆北人爲之。而廣東語言又爲南方中之特別質。故經傳之語助字。與方言語氣渺不相屬。其桷鑿不人。固其宜矣。僕今與諸同志編爲辯釋釋詞。以粗俗之方言。解微妙之語氣。務使童子有耳順之樂。一二月後。握筆爲文。罕有誤用語助字者。且以譯文書相輔而行。射覆成習。矢無虛發。執此以往。廣東三百一十八萬有奇之童子。於聽講之時。作文之時。正如游

于電燈世界中矣。是書缺點。正俟補救。然其中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如蓋字向作殆字解。自唐宋以後。用爲申明之詞。萬不能援經傳釋詞之解以爲解。故以因爲二字解之。乃能一了百了也。又如豈雖等字。向無確合語氣之解。若以經傳釋詞之解。雖爲每等解求之。卽輾轉傳會。亦與通俗之口吻不符。此等字煞費躊躇矣。閱是書者。不以嚮壁相詬焉。則編者之幸也。若或以爲未確未備而指瑕補苴焉。又編者所延頸跂踵以禱祀求之者矣。

德芸按先生苦心孤詣。作成小學釋詞及釋詞國語粵語解兩書。令捉摸不定之語氣。得以瞭如指掌。比之王引之之經傳釋詞。劉淇之助字辨略尤爲普及。因當時未通行標點符號。故語氣字除却用白話解釋之外。童子無從領會。是以先生所編之婦孺新讀本。主張多用語助字。反對各教科書之短鍊語句。如新讀本卷三有云。「今早起身。紅日照窗。已覺熱極。何況晏晝。安得不熱耶。若果大雨傾盆。盪洗暑氣。誰不多謝天帝耶。」此種一挑半剔文章。志在教學童。雖用語助字。若在今日。有了白話文。有了標點符號。反覺其掉弄虛構之無謂。此節當按時勢以觀之。

小學釋詞叙二 辛丑

語氣之學。萌芽於爾雅。大備于劉確山助字辨畧。而莫精于王高郵經傳釋詞。國朝考據之書。汗牛充棟。而能與天地同不朽者。經傳釋詞其一矣。雖然。古今異言。南北異語。執釋詞以教小學。仍有一問未達者矣。今編婦孺釋詞一書。以粗俚之方言。解微妙之語氣。使廣東百千萬億童男童女。乘汽船坐汽車。欣欣然坐于電燈世界中。不可謂非童男童女之樂事也。十七行省中。如有同志。以彼省之方言。解中國之語氣者。則數百兆童男童女。入塾三年。不特能識字讀書。且能執筆行文矣。

論蒙館之文題 辛丑

學童無作文之例也。古之學者。大抵胸有真積。或十年。或數十年。始抒發焉。溯其弱年。必非以文字相強可知矣。顧吾不必以精深宏博之文爲言。而第就至淺至短之文言之。大約不在學子之記誦期。而在學子之思辨期也。太西教育家奧國林度涅爾之言曰。童子自誕生至六歲爲直觀期。自七歲至十四歲爲記誦期。自十五歲至二十二歲或二十四歲爲思辨期。夫思辨期豈必無記誦。記誦期豈必無思辨。特以其能力定其程度。所最注重者如此如此耳。今且與時推移。而爲童子立一作



文之速率。殆記誦期亦有爲淺短文之舉乎。雖然。其中有條理在焉。中國舊例。向以四書命題。雖記誦期之學子。亦以是強之。彼學究之命題。豈不擇所謂至淺者授之乎。然說理說學之言。本非學童素習。雖淺如「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在學子視之。渺不相屬矣。近年以來。趨新之障甚盛。於是西學淺理。時事新聞。隨意命題。別開生面。然學子之未習。依然隔膜耳。於是有志之士。力攷求東西教法。見有所謂習問者。卽以數日內所講授爲文題。日月如是。師徒兩不苦焉。準是行之。一則驗其記性。二則驗其文法。此例殆爲教授學子之不二法門乎。然而僕於此猶若有所歎歎者。蓋專主習問。則保守主義。而難以試問。則變化主義也。僕嘗以習問題授學子數年於茲矣。其始學徒按步就班。不勞思索。視作文有若坦途。然徐而察之。有二憾焉。答語一如講義。不能出範圍之外。性靈桎梏。作者頗乏樂趣。其憾一。情學之童無論矣。如一班之中。同留心聽授。則同聲相應。人云亦云。競爭之心。無從鼓舞。其憾二。有此二憾。而教授之法。窮則變矣。由是而以試問爲文題焉。學童各運心思。出奇制勝。雷同之羞。均有是志。彼輩進步之速。較之習問時。有不可以道理計者。况活潑潑地。學童固以此爲樂事也。雖然。試問之法固善矣。然苟不善用之。則正如學堂郵政等事。在西國行

之則善。在中國行之則弊。遊其焉。夫以試問爲題者。必卽學童現在所見現在所行者爲之。隨意拈來。乃成妙諦。何則。人固有本閱歷以爲言者。其言愈親切有味。然則善試問者。必以學童之閱歷問之也。有不心花怒發者乎。要之習問者常也。試問者變例也。苟爲師者未得試問之善法焉。毋寧恪守習問之老例。猶不失爲蒙師中之程不識也。然僕猶有一說焉。學童初學作文。無有妙于問答者。第必以四書五經爲讀本。則其途太紆。其器太鈍。日望其能文。而必以二千年前之文授之。安有今日作文而有四書五經之文體者乎。靜言思之。未有不自笑其愚者。是又教學童作文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明若按是時尙未有學堂及郵政。故蕭中云云。

論學童爲師之師 辛丑

種人才莫要於開學堂。開學堂莫要於興蒙學。興蒙學莫要於編教科書及開師範學堂。彼錚錚然以開學堂爲捐錢。而不以忍耐持之。是廣風千萬間。而地址未固。方向未合。卽不日成之。亦未見廣風之可安居也。夫教科書宜編矣。師範學堂宜設矣。於是譯教育論焉。譯管理法焉。譯教授法焉。譯

師範校規則焉。且延聘東西師範校長以爲師範學堂之指針焉。此誠今日急急之務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求助於外人。而亦有斷不能求助於外人者。辦事無論大小。莫不如是。而蒙學尤其要著矣。夫東西國之教育。豈不千試萬驗。乃臻此文明之極點乎。然正惟臻文明之極點。而猝然施之于中國。則有窒礙難行者。王荊公創行青苗法。行於縣則效。行於一國。則弊端百出焉。此其端緒固不可以一言盡也。卽如格致淺說。在外國小學。則三尺之童亦能解悟。而中國童子。則鑿枘不入者。蓋外國文明已久。此等家常言語。在家庭里巷間已習聞之。故用之於小學。則如溫習舊聞。若中國仿之。則詫爲怪說矣。不特此也。東人謂童子有十八種性情。西人謂童子有二十四種性情。然其所謂若干種性情者。若求之於中國童子。未必一無增減。蓋全國之影響。有遠因爲。有近因爲。在東西各國。猶有昔近之分。而況於中外之逕庭乎。蓋教育者抽引之謂。未有毫無試驗。而止憑外人之良法。以爲鐵板注脚者也。且凡人著書立說。大抵就其大畧筆之于篇。至如細微曲折。斷不暇重贅言之。彼著書者以爲書不勝書。固無勞此贅言矣。然則中國今日師範欲得其大畧。則求之于東西各國而有餘。若欲得條理。非求之於學童不可矣。夫學童懵無所知。亦豈能導教師以先路哉。然而其

受者焉。則可用者在是。其拒者焉。則可舍者在是。有一年期之學童焉。其受者何在。有二年期之學童焉。其受者又何在。準是推之。而教授之級數。隨得之矣。有中材之學童焉。所拒者何在。有下愚之學童焉。所受者何在。準是而推。而教授之用料。隨得之矣。僕始以爲蒙塾之內。一教師止教一班。乃爲文明之規則。今則以爲不然矣。蓋教科書未有定級。則所謂班次者。不得以學童之年歲。及入塾之年歲定之也。且卽班次果定。然當此講求試驗之際。徒自領一班。則將來所領者。斷不能盡歲如是。豈非自窮之術乎。故爲蒙師者。必領數班學童。乃能爲合用之蒙師。然大約以能教初二年之學童。及下愚之學童爲合用。蓋最難者莫如此兩班。易其難者。則易者更易矣。假如有一初級讀本。雖下愚亦能熟習。卽爲初級讀本之定式。彼日本小學初級讀本第一課。止教以至淺之字。而其數少於一個。此蓋千試萬驗。乃如此也。若中國教師見之。無不以爲太少者。不知立一教法。不能令下愚者行之裕如。其教法未見其當也。故僕以爲得至幼至愚之班學童教之。而教法始可定也。今之言蒙學者。不下百十家矣。然著爲論說者。大抵未嘗一入教室。卽或坐擁皋比矣。而所教者。多是成童之輩。故雖博考外譯教育諸書。累編教授善本。而一旦施之於用。則又窒碍而不可行。蓋外國之小

學讀本。其立例命意。大半合中國人之用。惟譯述之詞語文法。則與學童之心思。有許多刺謬者。然則蒙師欲得一師以定從違。舍學童者奚適矣。雖然。此事亦有一大原因焉。中國學究。往往誤會師嚴道尊之旨。師弟之間。以君主之威臨之。雖欲以學童爲師。亦茫無下手處矣。彼方殼煉戰慄之不堪。其可受者受之。不可受者亦強受之。下情不通。幾與獨夫民賊等也。惟舍威用愛者則不然。無論學童肄習之際。拒與受顯然可見。甚至何者爲難受。何者爲易受。學童無不與教師暢言之。真不啻於小學塾之中。開一小小下議院也。然則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反而求之於學童。有餘師矣。要之教師者學童之僕。揣合學童之性情。扶助學童之行動。與僕役之事人無異也。學童者教師之師。如法者則學童首肯之。不如法。則學童喚醒之。最切最實之師範無逾於此矣。然而爲蒙師者不以僕自待。安有以學童爲師者。蒙師其謂之何。

玉清按。盲從外國言論者。觀此可以猛省。至於測驗學童拒受以爲取舍。及舍威用愛。具見真正教育家之苦心。

論學童作論 光緒廿八年壬寅

古之學童。諷書而已。由諷書而進之。射策而已。無所謂執筆學言也。龔定庵有言曰。漢代功令。諷書射策。皆吞矣。至如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識又未能達於言。若強之使言。茫茫然不知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種種色色。實不知其所以言。彼龔氏者。蓋深憮乎學童之執筆言也。且吾嘗觀日本小學之作文矣。其教作文也。自七歲始。然其所教。大抵如物理淺說及遊記尺牘等而已。計其句數。則二三句而已。縱橫錯綜。直抒胸臆之文。則概乎未有及也。何也。直抒胸臆之文。必其胸臆早有百千萬億人。物事故蓄儲于中。由是數年而有一言。或一年而數言之。從未有每年每月限一定課。而爲此直抒胸臆之言者也。且此非僕一人之私言也。南洋公學諸君有曰。童子學文。先作史論。尙非善法。蓋昧乎其言之矣。然則由龔氏之說。教學童者。惟有教之問答以學文法而已矣。由南洋公學諸君之說。教學童者。惟有教以淺說物理及遊記尺牘而已矣。蓋問答淺說等學。有所依據爲之。學童本可優爲。若議論古今中外人物事故。則壯歲以還。未必握筆卽就。而學童更何論乎。雖然。改試策論之詔已下矣。旬日之間。父兄皇皇然以作論詔

其子弟。先生孳孳然以作論誘其學徒。其托體過高者。以周秦兩漢唐宋長篇文字爲學論之根柢。謂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也。其變計者。卽以東萊博議爲祕本。法似善矣。然試問東萊博議之題目。學童能領會貫通否。至於文字之滔滔不竭。令其望而卻走。又無論矣。僕常責果求因。以爲教作論之法。有數端焉。一曰釋語詞。夫語詞之釋。發端於爾雅。大備於王高郵經傳釋詞。然而古今異言。南北異語。加以我粵方言錯出。爲教師者。往往於平也哉矣等字。團圓說去。俟學童心領而神會之。若不領會。則童年所習。白首而不能言。卽至數行書札耳矣等字。亦胡亂用來。而作論更不必問矣。故教作論者。先教以釋詞之法。釋以廣東俗語。如矣卽俗話略字耳。卽俗話呖字。舉一反三。數句可了。隨用以雅譯俗之法行之。而起訖轉捩聯屬之文法了。然於胸中矣。一曰講短論。夫所謂短論者。並非如史記傳贊。韓昌黎獲麟解。王荆公孟嘗君傳書後等篇之謂也。其字數雖少。而其見地文筆。則迥非學童所能領會也。然卽以篇幅而論。錄其句數稍多矣。僕常以孩子之情狀例之。孩子甫學語。僅能說出一字。教之語者。無不以兩字誘之。然孩子之一字語。如故也。使教之語者。誘以六七字之語。則償矣。又常見二三歲孩子。每喜與四五歲孩子相戲弄。蓋年相若也。觀於孩子之情狀。則初學

作論。先以兩句之論引之。不見其少也。一曰淺題目。題目必須以茶飯水火等說起。蓋學童雖不能爲直抒胸臆之言。然茶飯水火等物。則固習見習聞。胸臆中所有之物也。若猝以仁義道德之虛言。禹湯文武之實事詔之。則不知爲何等言矣。一曰長題目。夫學童之作論。實與答問無異。問者有二語。答者卽以二語答之。或以三四語答之。亦不難耳。若題止一二字。幾與八股之小典枯窘題無異。學童又焉能生出許多意義乎。故題目雖長至數句。不見其長也。何也。題長則有所依傍。所屬思者。惟運用數虛字耳。非如自發議論者之憑空摸索也。一曰以講說命題。學童一無所知。猝以論題課之。茫無頭緒矣。惟於數日內所講之書。擬一論題。一以驗其記憶。一以觀其文法。作者亦卽其所問者。直抒之而已。不必別出機杼也。此亦與問答之法無以異也。一曰說今事。中國之弱。弱於好古。蓋自朱元璋創爲「八股之制。不許用秦漢以後之事。不許引秦漢以後之書。」由是人人之思想。議論。毫無善狀。馴至木天清班。以日本爲近四川。學堂大教習。問澳洲在何處。此皆好古而不通今之累也。况科舉改制。一律以外國政藝爲考校之揭。則學童學作論時。亦宜以時事新學爲起點矣。若專向四書題求生活。不獨無國家教育。卽以干祿而論。亦南行而北轍也。一曰讀今文。今文者。指



近今之論說而言。與古文相對。故稱之曰今文耳。難者曰。文字愈古愈佳。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耳。不知文以達意爲主。不必以摹古爲主也。卽以詞筆而論。龔定庵之文。遠出唐宋八家萬萬。蓋唐宋文字。不外敷衍播弄。雖韓退之未能免此。而何論其他乎。况乎古文所論之事。已如過眼煙雲。與我渺不相涉。孰若讀今文。則能知新理近事。而文字亦殊非遠遜於古乎。故僕常謂讀侯官嚴復原強一篇。勝於讀賈誼陳政事疏多多也。要之讀經通今。乃能說經。讀史通今。乃能論史。多讀新書新報。乃能作新論。爲教師者。勿仍以高頭講章古文選本爲作論之材料焉。斯可矣。至於如何入手。則有再改良之婦孺論說等書在。可無煩僕之期期艾艾也。

期若按先生能爲古文。多識古字。而其持論乃如此。此爲甘苦之言。又清末曾有廢八股改試策論之事。故文中及之。

德去按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戊戌會廢八股。僅等於曇花一現。至廿七年（一九〇一）乃實行詔廢八股改試策論。卅一年（一九〇五）併廢科舉。先生此文適作于詔廢八股之後。

小學中有一學科爲歐美各國所無。日本獨有。而中國必效之者。修身是也。小學中有一學科。爲東西各國所有。而中國獨缺之者。草書是也。夫西人豈不知修身爲重要之事乎。然新約以養靈魂。禮拜日之宣講。修身莫善于是矣。日本無聖經學。故特設一修身科。然吾不解中國學校于經學之外。又設一條身科也。夫修身一道。小之則曲禮內則少儀等矣。大之則五經中觸處皆然。而何必爲此重規疊矩乎。旨哉嶺南學堂之論題有云。修身不得列爲學科。彼殆思之深見之確矣。夫中國小學之設此科也。以爲德育所在。是第一要著。且日本學科無不如是。我固宜摹之擬之。雖重規疊矩亦何害乎。然吾不解地球學童所習之草書。我中國小學獨付之闕如。豈以爲此區區之學有碍時間乎。抑何東西各國未有不以此教學童。吾願小學教師再三思之也。夫東西各國。幼童入學。即教以草書。盡一查東西洋小學教科乎。僕別有草書教授法。當另詳之。以供衆覽焉。

明若按先生于書法一道。由印字摹字之外。復論草字。無不精微神妙。蓋一本於其生平所經驗者言之。非憑空泛說者可比。當合整文與斷草編讀之。

日本變法。於種種名詞。開大會以研究之。延時日以決定之。不曰萬國交涉公法。而曰國際公法。不曰演舌。而曰演說。不曰火船火車。而曰蒸氣。曰汽。不曰公司。而曰株式會社。其小而又小者。火柴也。自來火也。定名曰燐寸。其實則燐。其形則寸。聞名而知用。表裡澄澈。斯亦文明關係也。僕今竊改駢文爲整文。改行艸爲斷草。夫駢文。駢儷文。四六文。今沿古稱。而均無合處。謂之駢儷對偶也。而整文之佳處不在對偶。謂之四六。謂其上長下短。或上短下長也。而整文或六句一聯。或八句一聯。或十二句一聯。一句之中且有十餘字者。佳處又不在四六。而整文其妙其要。雖今日科學叢立時代。仍不能廢此學者。整之爲用耳。全篇白描。難以記叙科學。亦爲合用。整之效也。今夫科學之日呈奧妙者。非以節勞爲標準哉。汽車也。電報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整文亦節勞之一種作用。但未入門者。未能知味耳。李兆洛駢體文鈔。以過秦論報任安書錄入。爲其中有偶句也。向使將此中偶句而化之爲散。則字數過多。而文筆之優劣。姑不必論。散文必兼以整。猶之整文必兼以散。而號爲整文之文。只句語齊整以省文。省文而節勞之作用也。僕定名曰整文。

夫整文之妙用在節勞。果爾則大草亦節之一種矣。僕以爲大草雖名節勞而施之社會不辨者十之九。是不特不節勞而且生出障礙而重他人之勞。是故草書不取節勞而取通用。通用則我節勞而人亦不勞矣。向來通用艸書名曰行艸。然行與大對則行之作用不見。僕今名曰斷草。不斷草而作用見矣。西漢黃門史游急就章以草書寫之。名曰章艸。蓋稍省筆竇而上下字不連。則斷矣。此後上下字不斷則一字之中其不斷更可知。僕所以名之曰斷草。與急就章之斷不同。彼合數字言之。僕則就一字言之也。例如麗字。不斷則一筆了之。斷則七畫了之。不斷則寫難而識亦難。斷則寫易而識亦易。况明斷不斷之界限。則教艸書大有難易之分。例如效字。右旁若不斷則與左旁之交大礙。斷則自如。且文字不斷。往往捺之起處短而低。捺之止處高而長。醜態百出矣。由此以推。教者明斷草爲初學入門。爲通用形式。一轉移間。工拙立見。然則行艸中亦須明斷爲便。不斷爲不便。至於不斷之大艸。更不待言矣。若夫整文概畧。斷艸概畧。俟暇時抽論之。

明若按先生工整文。而甚少論及。學者若于此篇來之。亦得其精蘊。

近日小學讀本林立。大抵熱心教育者之所爲。然必謂其合學童程度。僕不敢下斷語也。今之編輯小學讀本者。其果爲教師乎。果爲初等小學教師乎。果爲初等小學教師而經歷若干年期者乎。果合初等小學教師若干人而均經歷若干年期而乃編輯是書乎。果編輯是書以之教授幼童。歷若干年期之試驗。何者爲合。何者爲不合。而後出版乎。以上所說。僕不敢謂必無是讀本。然僕亦不敢謂必有是讀本也。今所謂某局某社某館之股東。大抵皆能出其重貲。延聘通儒以肩任此事。然所謂通人者。必不肯教蒙童。若尋常之蒙師。卽極熱心教授。而其學問又不及通人。開編輯局者。每以村學究視之。而編輯之任。遂全屬於所謂通人者手上。而百千萬億童男童女。於是陷入于無形之荆棘地獄矣。於是乘夾板船而出重洋。歷二百有十日。乃達美國矣。今夫開編輯局者。其熱心教育固也。然以如許之貲本。延聘通人。必限以集數若干。課數若干。時期若干。而以速成速出版爲目的。其口曰。本局憫學童之苦。無好讀本。余將以是副其願望也。其心曰。本局用如許之薪金。非速出版。則利權失落也。無論所謂通人者。未經閱歷。未經研究。卽或閱歷深矣。研究熟矣。然編輯局之股東。

必不能犧牲千百金而一二年尙無書可出版者。以是之故。可決定今之小學讀本。無一不是寒酸窮學究爲之。無一是試驗數年後乃刊之。如是而謂今有合式之小學讀本。僕不敢言矣。如是而謂今有初等小學合式之讀本。僕更不敢言矣。僕自戊戌東渡。恍然于小學讀本之格式。歸國後。卽編輯小學讀本。用膠印本以授蒙童。是時固謂此乃合式之讀本也。閱一年而知爲不合式者十之九。再閱一年而知爲不合式者十之七八。再閱一年而知爲不合式者十之五六。是時有慙慙以出版者。而僕徘徊有待也。今各局之小學讀本。適與僕初編之讀本同。以爲淺。而實深之又深矣。以爲順。而實鍊之又鍊矣。彼等之編輯大意。無不以深僻古雅爲戒。而偶繕其讀本。則無不深僻。無不古雅者。僕於此事不啻編輯者之造次。而咎編輯局主之昏門外漢也。今夫日人之言教育者有云。第一年讀本全是談話體。第二年是半談話半文章體。而僕嘗徧閱各局小學讀本。其於強人意者。一爲會文社女子小學讀本。一爲無錫三等學堂讀本之第一第二冊。餘則未敢下斷語焉。韻語。易上口也。然某館之小學讀本全用韻語。雖淺淺之文法未有也。實事。固智識之材料也。然某社之蒙學讀本全諱實事。第一年第一冊。卽詳列生理。詳列官制。詳列地理。第二冊。卽詳列服食名詞。詳列動植

物名詞。彷彿是八股時代之類典串珠。夫亦墮入窳障中矣。自此以外。僕不暇詳言之。今止就人人心目中之某印書局之小學讀本而隨手拈其三數語以爲商榷焉。編者曰。深者不適用也。然第一年讀本有舒泰覓捕等字。第二年讀本有煥躡驚驚囁囁等字。得不謂之爲深乎。編者曰。句短者不適用也。然第一年讀本有甫至臥室。甫掀簾等語。第二年讀本有聞樂聲。弟悅甚。羊悅謝狗。狗去。狼食羊。得不謂之爲過短乎。彼編者曰。字畫繁者不適用也。然第二年讀本有囁囁等字。豈無咬賣沾等字易之。而得不謂囁囁等字爲字畫太繁乎。在編者之心目中。以爲此乃我所謂至淺者至簡者。而豈知此讀本乃六七歲童子所讀也。一言以蔽之曰。編者不能將極通行畧通行之五千字分爲數級。了然胸中。不必担任此事矣。夫字課有七級。而編者混而一之。以教授蒙童。有是理乎。尙曉曉然曰。此讀本可施之實用乎。僕再三思之。以爲編者生長之鄉。其童男童女一出口卽有掀囁囁等語也。不然。何爲第一二年讀本卽以此爲課本也。且初等小學讀本。代童子立言者也。日人所謂談話體也。而童子談話。果有悅甚一語乎。抑有極歡喜一語乎。夫何語爲淺。何語爲深。何語爲順。何語爲鍊。不待智者自能辨之矣。抑僕更有一說焉。編者羅列短句。凡乎故也矣等字。全行刪去。

以爲童子不甚領會。然嗚咯啞呢等語。童子無不能言之。夫童既有嗚咯啞呢等語。則乎哉也矣等字可用矣。而必使童子讀無語氣之書乎。夫也之爲啞。矣之爲略。乎哉之爲嗚爲呢。諸如此語。均可以至淺俗之語氣解之。而必捨而不用。是又二百有十日乃到美國也。僕嘗略論此事矣。凡稚鍊者非合式之小學讀本。至淺至順者乃爲合式之小學讀本。有如弟極歡喜。此語淺而順。若謂弟悅甚則否矣。又如人之以豆。淺而不順。不若以豆入之之爲順矣。且童子每讀一句。教者即須解一句。用淺順文字。則童子易曉。如云年初一日。則童子易了了。若云元日。則儒林古國之暗號。於六七歲之童子。何必使之困悶乎。夫童子初入塾時。止可認第一二級字。而所讀之書。除語氣字外。全用第一二級字。乃爲適用。若用繙譯爲解字。一日之中。止使之強記四字亦恐不能。而安有二句之中。卽有元且借弟五字乎。彼童子一日不止讀五字。然則五字之外。多須解釋。童子果能記憶乎。而猶曰可見諸實行乎。僕以爲編者未必有施諸實行而遂爲此語也。且凡立一法。可以施之至愚者亦可遵行。乃爲合格。若編者施之聰穎子弟。不見其苦。遂謂適用。編者必爲通人無疑。而特未嘗身爲蒙師耳。夫僕居村學究之席。何敢議論通人。然僕實不忍百千萬億之童男童女墮入荆棘地獄中。且不



願其乘夾板船經二百有十日乃達美國也。僕更不忍廣東之童男童女受以上諸苦。而讀外省人之讀本以加多一重窒碍也。僕今姑拈一二以與同業者畧商之焉。歲暮罕暇。拉雜書此。異日當再詳之。諸君子勿以饒舌見責斯幸矣。

明若按讀此可見當日改良教育之雛型。及其搜習教材之情形。

玉清按編輯小學教科書者多非教育家。教育家多高談理論而不肯編輯小學教科書。故小學教科書而能適合小學生程度者實不易得。惟先生爲通儒而兼教育家。編一書必經數年實地試驗然後刊行。故當時學生讀其書者。聲入心通。日日進步。真有如遊琉璃世界之妙。

戒罵會論

光緒卅四年戊午

某報叙美國宗教家倡一戒罵會。本愛敵如友之旨。爲相接以禮之盟。誠善舉也。竊謂多言多敗。三緘惕于金人。惟口起羞。與戎甚於甲冑。好議人過。文淵以之示誡。每爲直言。伯宗因而買禍。而况山齊善讐。野兇多狂。於人無辱。於己則玷乎。今夫齊東野人之語。不出于士夫。北鄙殺伐之聲。詎容于吾黨。言之無罪。聞者知戒。風人自有遺音。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仲尼授以立教。是以平陽揜過。遂有

長者之稱。劉寬愛人。畏聞畜產之語。若夫逞其客氣。妄發惡聲。匪惟敗厥身名。抑亦召夫讎讐。乃摠正平之鼓。遂罹極刑。使灌夫之酒。竟至夷族。緬惟古人。斯其前車矣。邇來維新志士。號稱文明。然而操言論自由之權。作旁觀笑罵之派。以口舌爲硝彈。以筆札爲戈矛。偶宗旨之不同。遂咆哮而大肆。涼血動物之稱。謂絡繹於毫端。生番野蠻之名詞。奔赴于紙上。狂吹幾儻於桀犬。觸邪徒託夫燒羊。甚至生于木而食其木。入吾室而操吾戈。以子罵父。猶云大義滅親。以弟罵師。輒曰吾愛公理。抑至此乎。不忍言矣。是宜挽彼洩風。變其惡德。溫柔敦厚。是曰詩教之遺。忠正和平。厥爲人羣之道。何遠之未嘗妄語。東萊之變化氣質。緬彼嘉會。其神往乎。

期若按先生在康門諸子中是另一派者。

玉清按戒罵會論爲當日堂課題目。而先生自撰此篇與諸生切礪觀摩。其不憚煩如此。

論學童撰聯之益

宣統元年己酉

邇來科學林立。教者皇皇。學子汲汲。粹執人而語以撰聯之學。我國大志士新少年未有不嗜以鼻笑以目者。婦孺之僕曰。是不特昧昧於文學。抑且悻悻於教育也。夫撰聯非獨智育之饋質糧。而實

則德育之補助料。僕今爲同業諸君言之。今歲春。東家某女士告僕曰。余女兒不解撰聯。先生作特別教授可乎。僕姑允之。繼而念一人爲之不如一堂爲之之易行也。於是姑課之。人情喜新厭故。大抵皆然。而童子之性質尤甚。諸生畧知撰聯門徑。欣喜過望。對於此事。無不鼓舞踴躍。夜課之暇。閒出對聯以爲消遣。而從前之閒談戲弄。一一收斂於撰聯之中。一燈熒熒。萬籟無聲。此情此景。不圖得之於撰聯時也。某夜課畢。僕忽憶十年前有以詩鐘請評閱者。僕因試效之。而詩鐘之起點在是矣。自是以來。每星期中。例以撰聯詩鐘列入小課。坊者撰聯。長者詩鐘。繼而課文題出。亦以撰聯詩鐘殿之。髣髴八股時代之五言八韻。斯真好事者之爲也。忽忽數月。除例課外。或公園中。或食飯中。常試爲之。每至星期日。課事放下。苦極求甘。于是約同事諸君子當堂爲之。四桌一張。白布一幅。鉛筆數枝。白紙數片。當此之時。勾心鬥角。收視反聽。每得一聯。出而相示。蓋不減近日縉紳先生之又麻雀矣。日儒福澤先生之言曰。情想到底不可制止。少年氣盛之徒。欲禁其冶遊。則不可禁其博奕。欲禁其博奕。則當與之酒。此老者治後生之秘訣也。旨哉言乎。然福澤之說。只爲執矜子弟言之。爲壯年子弟言之。爲爲父兄者變通言之。而教師萬萬不能以此爲指針者也。雖然。人有血氣。卽有嗜

欲。徒以道德而不能悅以嗜欲。非教術也。古之投壺舞勺。今之擊毬門走。皆此物此志矣。夫遊戲有可演之時之地。有不可演之時之地。劑以詩鐘。是亦文事中之投壺舞勺擊毬門走也。詩鐘乎。詩鐘乎。僕真欲效屈靈均之頌橘。劉伶之頌酒德矣。夫詩鐘者。撰聯之結果也。撰聯者。詩鐘之嚆矢也。僕嘗讀侯宜嚴氏原強篇。有云。中國向來小學。惟區區對偶。有補性靈云云。僕方愕然久之。以爲通達如嚴公。何以眷眷此事也。及今試驗。乃知對偶。員小學之金科玉律也。嗟乎。自茲以往。對偶之學。果能普及否。果能發達否。僕馨香祝之。翹企俟之。而回思此事起於無意試用之中。是亦勸節夫之行篋舊冊子乎。同業諸君子。何以教我。

朗若按讀此足見先生之風流自賞。言之若有餘味。不失大聯文家本色。

德芸按末行勸節夫即蘇舜士運河之開掘者。或譯作李西蒲。

#### 論小學七級字

津幸夫

今日小學林立。學科告備。而自最重要。最切用。取徑最速。收效最大。而千喙同聲。均曰無需此者。其惟解字一科乎。徵之于古。學童十七歲以上。記字廷中能諷九千字。乃得爲史。徵之于今。夏德卿之

言曰。今觀說文。不僅可想見古人之社會如何。並可考見漢以後中國學問之日退。蓋學問愈密。則所用之文愈繁。說文所載名物。多至九千。而今日所通行者不過二千餘字。已足供人事之用。則今不若古可知。嚴又陵曰。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句法字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徵之于外國傳蘭雅之言曰。尋常家居人。識四百字便足。稍有學問者。須識四千字。若爲博雅君子。則須識七千字。由斯而談。識字愈多愈妙。而並非窮冠以後乃漸次而求之也。僕今與諸君子縱論解字之要。夫訓詁一門。古稱小學。蓋爲將來讀書之預備。舍此莫由也。爲將來讀書速成之預備。更舍此莫由也。乃僕查內地某某學堂。號稱美善。而叩以小學有解字一科否。則董事與教習冷笑曰。何須此。何須此。僕方愕然久之。而叩其何以小學不須此。彼曰。蒙不須此。小學則以解讀本爲解字。豈非順理成章乎。僕懷疑者久之。及調查某某小學堂亦復如是。噫。其殆有所見矣。甲之言曰。古人讀書。通大義而已。區區訓詁。其弊也瑣乎。夫彼之爲是說者。陳義非不高也。然古人所謂通大義而已者。爲成學以後言之。非爲小學言之也。古人之考試學童也。令記字廷中。以能諷九千字者爲合格。今之學童不能諷九千字。果能諷五千字乎。吾知必不能矣。不能諷五千字。無怪讀報不能。讀史不解。

讀經子更不解也。然則不屑屑於訓詁者。不知小學卽訓詁也。乙之言曰。余嘗學西文矣。止有讀本。未嘗於讀本之外別有解字也。吾又嘗讀東文矣。未嘗於讀本之外別有解字也。地球文明諸國。其小學均如是。而何疑于中國乎。噫。彼乙之言是而不是者也。何也。凡一切制法。以試驗得效者爲止。必斤斤于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是退化之一大原因也。僕嘗見日本國民習字帖。歎其美備絕倫。以爲摹倣歐美耳。及詢諸習西文者。則曰否否。近年以來。聞美國小學之習字帖。與日本習字帖彷彿。是日本習字帖之美備。先歐美爲之。而何嘗斤斤于步武歐美乎。又如西文讀本第一卷。不外花士卜等書。乃嶺南學堂近編之第一課本。其形式迥非花士卜。而與婦孺須知同。可知守舊云者。不獨守中國之舊爲舊。卽學足外國。亦未必非守舊也。卽以解字而論。必謂外國小學無讀本外之訓詁。而我中國小學亦須如是焉。慎矣。何也。求解於讀本之字。與求解於讀本外之字。其相差不可以咫尺計也。今試有甲乙二童於此。甲讀書七年。而所讀之字。惟在讀本。乙讀書七年。而所解之字。出讀本外。苟不以觀書試驗之。猶未見其逕庭也。若執一書與此兩人閱之。其優劣立見矣。夫欲學童速成。莫若引之觀書。欲引之觀書。莫若使之多識字。昔英儒傅蘭雅有言。欲爲士人者。總須識字七千。

乃足用。所謂足用。足觀書之用也。顧或者曰。讀書既久。到時自然足用。但所謂時者。不知二十年耶。抑十年耶。若在記誦時期。恐所解之字。寥寥不及四千也。或又曰。異時觀書。有字典可查。夫一覽即解。與查字典而後解。其耗精力耗時刻。又何如耶。夫十三經不二字。不過六千七百有奇耳。即使備讀十三經。所識不過此數。而况近日之課本。字數幾何。每日讀字數幾何。以一年核算之。所識新字。恐落落如晨星也。有士農工商通行之字焉。是第四級字。有學人通行之字焉。是第五級字。有經史通行之字焉。是第六級字。有經史不通行之字焉。是第七級字。如其注重解字也。則十五歲之學童。必可以識第五級字。不失學者可以到第六七級。如其不層層於解字也。則十五歲之學童。不獨不識第五級字。即第四級字亦恐拔十得五耳。今夫學問固無速成之理也。况在學童。然今學西文之風氣開矣。人情洶洶。趨之若鶩。况中文者西文之預備也。其中有密切之關係。愈深於中文者。愈深於西文。而中文之深。必根於訓詁。訓詁。百學之礎也。欲成大廈。先造磚。欲博覽各學。先識字。其理至易明。觀侯官嚴氏譯本可知矣。嚴氏曰。六書者。羣學之秘笈也。即一以推。何止治羣學爲然耶。故欲通西學者。必通中學。欲通中學者。必通訓詁。世人動謂三千字便足用者。不過爲淺人言之耳。若欲

於經學史學涉其藩籬。極少亦須五千字。且所謂五千字者。不僅五千解而已。一字之中。解分數級者有之矣。有見於第一級者。至第五六七級乃出見。卽如天字第一級見之。然積氣爲天。則第五級解也。若其人天且剝之。天則經史不通行之解。而屬第七級矣。彼謂解字爲蒙學所用。讀書至其人天且剝而煥然冰釋乎。噫。爲教師者。既失學于前。而復失教於後。彼之不注重解字者。毋亦教師讀書無多以爲如是已足乎。抑或俟學童十年二十年後自修而得之乎。吾願爲教師者。熟讀學記中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二語。而亡羊補牢也。否則阻學童之進步者。亦必至亡中學而後已耳。夫解字之效。僕嘗試之於蒙學而效。試之于初等小學而效。試之于高等小學而更效。持解字之法。循途而施之。每日不過數字。每年一千有奇。及至十五六歲時。可以解經。可以讀全史。可以作詞章。可以讀周秦諸子。而此後專意西文。覃精科學。何患其不深于中文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明若按先生自光緒廿一年至民國四年。積二十年之經驗及改良。始著成其字課共七級。七級之中。所已印刊行世者亦祇由第一級至第五級。而第六第七兩級尙未刊印也。其平生所注之心血。用於字課者爲最多。亦最精。其爲字課之輔者則有釋詞一種。其受字課所支配者



又有各級教科讀本。總而言之。先生所講授之經史子集以及駢散文詩詞。甚而所批改之文章。所發問之策文題目。無不以字課爲骨。所以生徒之獲益者。每有長足進步。然而除先生外。能運用之者甚少。即能盡識其所課之字者亦少。所以教育界採用之者無一焉。先生此腔熱血。欲洒無地矣。則若因此曾將其第五級字爲之詳解。以助教者。稿成正欲就正于先生。而先生捐館舍矣。今合訓蒙宜先解字篇七級字課說畧篇及因果篇觀之。先生之聲音笑貌如見。

#### 七級字課說畧

民國元年壬子

在昔漢廷記字。凡學僅十七以上。輒籍九千。卽得爲史。夫六書一門。古稱小學。凡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蛇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而概於小學時通之。大抵學問愈密。則所用之名愈繁。說文所載名物。多至九千強。而今日所通行者不過二千餘字。已足供人事之用。自漢以後。此事蕩然。學問日退。概可見矣。

今欲啓國文之局鑰。建小學之津梁。神速之方。厥惟解字。總其裨益。有四善焉。經史詞章。地學物理。

博大繁賾。散見千字。管轄在焉。衆學未窺。而解詁之時。已得其意。故成童以前。字識數千。解幾盈萬。引證成語。問一得三。其善一。

邇來科學。日求完備。西文一科。急於研究。大約成童。即思勞及國文。閒習。何暇深求。苟有字課。將來披一歷史。閱一報章。雖未經指授。而訓詁所在。非彼即此。一思即得。入校入載。終身學識。胚胎於茲。苟無字課。則未講授者。固屬夢夢。已講授者。亦未牢固。兩兩比例。優劣判然。試驗十年。率如是矣。觀書預備。字課繫之。其善二。

字分七級。循序而進。一二三級畢業。可爲工人。四級可爲商人。五級可爲學人。六七級可爲通人。窺人子弟。入校時期。即非八載。而通行爲札。已不弱劣。妙何如之。

字有數解。散見數級。積氣爲天。其人天劍。一爲四級。一爲六級。諸如此類。理而分之。比而合之。絲牽繩貫。水到渠成。若無字課。講書之時。能旁及乎。事關通訓。假借引申。中邊俱澈。透闢玲瓏。其善四。有此四善。而濟濟教員。莘莘達者。大加反對。厥有四弊。鄙人願與商焉。

宏達之儒。斗量車載。彼謂解書。即有解字。另立字課。是曰拊指。多此一舉。殊可不必。不知巧笑之倩。

爲好口饒。與姊倩妹倚高能溝通。探湯爲試。與偵探訪探豈遂沈淪。不寧惟是。經史地理國文物理。學校講本。不出範圍。然通俗之字。人類訖鑿。物理蕃森。以一例餘。未必具見。至如訓詁。畧涉新異。內籒外籒。皮書券書。小校用本。能盡之乎。聊舉一二。可以預推。賢智之過。好守故見。其障一。

字有源流。因端竟委。明其本義。引而申之。或有假借。音近居多。倩爲美稱。故姊倩妹倩。而巧笑倩兮。卽其引申。倩代文字。乃請之假借。請倩音近。通訓以之。字課所及。一目了然。反對此科。見字隔閡。其障二。

古之六藝。書居其一。漢廷取士。記字九千。其中理由。可以懸想。反對字課者。乃曰。某解某解。了無意味。乾燥之尤。不知字字有源。更有義證。父手持杖。以嚴旨意。罪女爲妾。古非濫置。犬入蹄爲躁莽。兔受一則窺屈。太古社會。普通物理。非准測博。且生滋味。至如一字一證。成語可引。二豎爲災。尺蠖求伸。隨舉一語。皆可效用。視爲無味。一筆勾銷。其障三。

七級之字。咸屬通用。論其奧僻。遠遜說文。而竄竄教員。間有未解。不曰向所未習。則曰檢書不便。不知惟教學中。人已兩益。因嗜廢食。學子受禍。若而手擬教極。指爲自餽。韓文懿文。抑置六等。一得之

見亦無採焉。其障四。

嗟夫。下和之璧。則而仍獻。董父之布。墜而再上。鄙人竊效宋鉞強聒之說。恥蹈南郭吹竽之謏。苟關公益。曷敢嚶嚶。諸君子其亦以卞璧視之。而不必屏斥南郭之瑟歟。

德芸按先生教育方法。最特別者惟字課。最收效者惟字課。最難索解人者亦惟字課。先生對於字課。苦口婆心。言之不足。又長言之。字課所以見效。全憑記憶。全憑溫習。假如每日認五字。（高年級可增多）當將此五字寫于黑版。詳為解釋。（高年級可增多）即令學生輪流起立覆讀。翌日默寫此五字。一星期抽默此數口之字。一學段小考。一學期大考。均須抽默此半學期或全學期之字。此種強迫記憶方法。似不合教育原理。教育家所以反對者在此。且或譏之為讀字典的教育。表面看來。學生似必不願幹此工作。不知經過三兩學期之後。學生對於字課。絲牽繩貫。觸類引伸。無不感覺有特殊趣味。且對於國文修身歷史地理等教本。分外容易了解。六年小學畢業。儘可認識五級字課。約可得五千字。初級解釋單簡。第四五級則旁通四達。較為繁複。讀書作文閱報。儘够應用。吾華文字。手口異國。學生識字。比較困難。除非將來

改用拼音。便無庸多講。否則現在之方塊字。若僅憑讀本爲枝枝節節之認識。將來讀完小學。讀完中學之後。入了大學。入了社會辦事。對於字之寫法解法讀法。均屬影响模糊。便養成懶寫。信怕作文厭讀古書之習慣。因讀本爲全課。對於每一字讀寫譯三法。很容易忽略。不若字課之深切著明。若謂學生識字。有一良好方法。須常查字典。但現行字典。又極難查。小學生受教員諄囑。勤敏者歸家後。每夕必查字典。以作預備。半小時可查一字。最快亦一刻鐘。乃查一字。查過一次。能否記憶。既無把握。年長後復束字典于高閣。所以讀別字寫別字者。舉國學生皆然。若謂強記不合教育原理。試問教學之九九表。幾何學理化學之定理。外國文之拼音字母。其初入手。何一不須強記。不過所記憶者較少。未若中國文字之散亂無紀。倍爲煩苦耳。惜先生所編印字課。比現在書局之方塊字。既嫌其多。比澄衷字課。又嫌其解釋太略。所刊教授法。又未將上列條理方法。詳細註明。沒頭沒腦。令閱者莫名其妙。僅在清季民初。十數年間。曾一度通行于香港澳門中山及台新恩開各小學。令人有曇花一現之感。又先生所編第一二級白話字。及第三四級白話解釋。志在通俗。僅據廣州屬縣一隅之方言。如第三級立企

也。立字在國語已是白話。在廣州以須以金字解立字。第二級農業器具之鄉字。似僅通行于台山新會等四邑。不應當作普通白話字。其不合現代潮流之處。似無可諱言。應如何編輯自是另一問題。教育部能否採納。又是另一問題。七級字課。普通識至第五級已足。至第六級之說文解字。直是高中或大學之文字學。第七級之詞章用字。更屬專門研究。均可從略。因先生有論七級字課兩篇。謹附識於此。

小學瑣言 民國元年壬子

今日我國亟亟謀教育普及。則初等小學不得不謀進行之法矣。我國學制。或曰取法法國。或曰取法德國。或曰取法美國。鄙人竊謂取法飛律賓。美人之編制飛律賓島學校也。初等小學。占九十三分。高等小學。不過五分半。中等學校。且不過半分。我國情形。雖不必臆合。然亦可得其髣髴矣。雖然。初等小學有星羅棋布之一日。而止此四年。國民生計。胥賴于是。則小學所以進行者。不可不熟思審處。使之成效頗著。進步頗速。而後不負經營建設之苦心也。芻蕘一得。竊與諸君子商榷焉。

其一學齡。古人八歲入小學。今七歲入小學。願我國俗所謂七歲。非六歲滿足之謂。間有五歲尙不

足者。實傷生之道也。從弟子詔爲鄙人言。每見九歲童子始入學者。其所得與七歲入學至九歲時之所得同。故父兄攜七歲童子來學。每謝之。大約童子腦慧。至十三爲發達時期。此鄙人歷驗得之者也。若九歲爲萌芽時期。則子詔歷驗得之矣。驟語人以子弟九歲入學。人無不心焉非之。願寰人子修學時期。止此四年。若七歲入學。十一歲果何所事乎。况九歲入學。實則八歲耳。度前絮後。似以九歲爲宜。此民國教育之方針也。

其二習字範本。戊戌八月。鄙人東渡調查兩等小學。幸有橋本海關君爲嚮導。神戶一切小學校教員多爲其弟子。故得詳悉考之。見其國民習字帖。竊嘆曰。美矣備矣。蔑以加矣。其法始以字母。終以契約。其字正書行書草書悉備。其名詞則地理名勝府縣物產農界工界商界政界與夫修身各稱。謂以農界論。如插秧割禾磨穀舂米等。以修身論。則慈愛信實忍耐溫和等。餘俱仿此。其文則三字文法。四五字文法。與夫簡質書札數契鋪單收條。一一詳之。釐然畢具。非如中國習字帖或寫一詩或寫格言數語已也。蓋所以補讀本所不及。而藉以開國民智慧者。使之一言一動。無不誘於有用之地。但使義務教育已畢。卽爲丁爲商。固可游及有餘。而不至手強目眩也。然鄙人之五體投地於

習字帖者。尤有進焉。其帖一開約三四寸之間。所用字簿約寸餘。摹寫時不勞目力。而相距極近。故摹擬易也。且其習字帖之秩序。由淺而深。由簡而繁。萬不能稍爲繼等。每年習字。有一定不易之範本。固非隨意以字畫多少分先後也。其教習字也。鄙人雖未參觀之。然觀其字帖如是。則教授時必爲之解釋。雖謂此帖爲讀本可矣。且其教員無不解雙鉤法。不解雙鉤。又烏能寫黑板示之耶。此乃盧君湘父親見之。而爲鄙人言之者也。

其三桌椅。鄙人背病駝。乃村夫子製造者也。戊戌游日本。見夫高等小學之椅。不過一尺。初等小學。不過八寸。若幼稚園。則五六寸而已。歸國後鄙人自製竹椅八寸坐之。閱數年而脊始直。矯枉過正。非是不足療病。偶入鄉塾。見一堂孩子有釣脚而不到地者。有蟬脚者。有豎一脚在椅上者。鄙人又恍然曰。此野蠻椅所致也。嘗聞諸父老曰。凡讀書人多曲背。而千百年來。無一人思所以醫讀書人曲背病者。彼豈不謂讀書人埋頭伏案。固當如是乎。然西國士子。何以背直如矢也。桌椅不中尺度。則釣脚。鬱肺。曲背。種種病根。皆伏于此。校長其慎之哉。

其四串字。諺曰兩個字黏不穩。此爲入校久而不通文理者言之也。串字一法。使他兩字黏穩。以記



念兼思想。使年內所認字課。瀟灑兼該。此法大約于能鈔字時行之可矣。其益有四。一曰溫字。童子已認解數百字。即將其顛倒錯亂。約寫十個。使之串成。如指甲頭髮等。一曰記事。校中有講授歷史小識一課。則舍肉進魚。哭竹求鯉等。每顛倒試之。其益二。夫此二益。溫故也。進而知新。亦可從事。如汽船。燐寸。神經。衛星。電話。特許等。以此等字爲輸入文明。其益三。以上三者。有條理焉。大約第一級串兩名字。頭髮指甲等是。第二級以動靜字串名字。如流水地四等是。第三級略深。如恤。楚。教。老是。第四級以情狀字串之。如立志。吸力等是。雖不必過泥。然當其可之謂時。教授者可試驗得之矣。其五譯文。譯文一法。前已言之。然其中有條理焉。大約釋詞亦分深淺。先之以平哉也矣。繼之以頗略姑聊。教授者所出譯文。以釋詞爲底本。務使逐字譯遍。不使滲漏。其術則因詞生文。勿因文生詞。斯得之矣。進而上之。則詞料及信札材料。亦可納入譯文。此乃高等小學行之。若義務教育。可無須此。

其六字課。客曰。子何期期艾艾耶。鄙人何敢爾。鄙人雖見二三同志。墨守字課主義。有讀書三四年。而來學者。仍以一二級字授之。阻進步矣。竊以爲相其程度年齡。或以三級爲主位。而以一二級補。

助之。或以四級爲主位。而以一二三級補助之。如是而已。

其七修身書。今日經學廢置。與前時作反比例。法誠善矣。然修身一科。散求於各科學耶。昔某大師有言。小學宜用漢小學宋小學。漢小學者何。古之說文解字。今之字課是也。宋小學者何。朱子小學是也。夫節擇論孟。適用不多。朱子小學。合經史子集聚於一爐。均合小學程度者。除明倫門內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及待羣吏如奴僕等語外。皆可令童子聽受。或敬身明倫二門。姑全省之。湘潭本小學集解。附童子帖一篇。尤適於初等小學第二四年。夫全書卷帙。仍屬繁多。若鑿人子之義務教育。則童子帖稽古善行三者便數用矣。擇之又擇。不贅勝於自編乎。

其八講授。古人歌舞并行。歌以入人耳。舞以入人目。缺一不可也。向聞雄辯學第四條。卽爲手勢。本此以爲講授。手舞足蹈。童子有不精神百倍耶。若徒正襟危坐。寶相莊嚴。恐童子倦而思臥耳。

其九教員。小學教授人所視爲地獄者也。佛氏有言。阿鼻地獄皆清淨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久于此中。則初等小學實無上之天堂。心理固如是乎。往者報社主筆。多不在所賓之文士主之。梳傭妓館。搨筆卽來。稍知自好者。恆以報館主筆爲恥。自上海時務報湖南湘報湘學報出。風發雲湧。萬流

仰鏡。于是報社主筆之價值。一躍千丈。若夫初等小學。每多不在所賓之寒士任之。學問稍博大者。不屑爲此。由是最有趣味最關要害之小學。斷送於不痛不癢之村夫子。及夫教科書紛紛出現。則又宏儒碩士。而未嘗與初等小學有一日之雅者任之。蓬髮易貌。儀毫失精。北轍南轅。無一是處。痛哉。德人之學。學于初等小學也。曾以有大學本領者主持其事。還顧我國。碩學儲臬。肯降心俯首而雄長幼稚乎。雖然。提倡小學教育者。聲相應氣相求也。就中詎無學問淵博者耶。有自願爲實行家者。請嘗試之。倘虛藏用在此。必曰此中大有佳處。

其十烹飪講義。婦主中饋。大易言之。家家有一二李絡秀。家道有不興耶。去歲暑假。鄙人提議此科。同事陳受廷先生担任之。受廷先生工於烹飪者也。嘗謂中國料理。向無定法。惟先於操刀調火調味材料配置四大端貫通之。則頭頭是道矣。然此事非可以口說之也。必編之講義。見之實驗。乃確乎有得。久而不忘。至教授方法。又先發講義。必令學者覽。卽試以實驗。翌日將講義擇其竅妙詳細發明之。且旁徵而曲引之。則聲入心通。舉一反三矣。云云。女生練習。二旬有奇。隨即考試。奏刀霍霍。斐然可觀。朋輩中有倩女生試演其技者。噉噉稱道焉。顧受廷先生之教授也。幾經躊躇。乃成條

理。教弄之讓。其資由學者解囊。卽由學者餉之。先以分門教授。由魚而肉。本此類推。後則分門考試。甲生弄某色。乙生弄某色。此其大畧也。若夫尋常宴客食品。特別宴客食品。熱天食品。寒天食品。理而分之。比而合之。變而化之。神而明之。匆匆二旬。未及賅備。然中饋一職。已窺崖畧矣。講義无恙。諸女友至今猶溫燂及之也。

以上十端。惟學齡一條。止爲窶人子言之。此外則兩等小學斟酌試驗可矣。疎徒罕暇。拉雜書此。大者遠者。以俟君子。

期若按讀此可見是時之教育界。學齡之未有一定。椅桌之未合尺寸。教法及教材之未能完備。教員之未合資格。與今日多有不同。直可作史料看。至于婦孺譯文。詞料。信札材料等。則皆先生所編之書名。又可與小學桌椅篇合讀。

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 壬子

不巡行四旁。不知中央所在。不治療病源。不知效果所歸。僕今得與諸君子言女學矣。今之提倡女學者。或曰女子法政。或曰女子中學。竊謂皆門外漢也。中智之士。注意師範學。尙矣。然女子師範。建

設殊非易也。非女教員主持之不可。女教員亦殊非易。少年無學問。卽有之。於心理學論理學。絕少試驗。可奈何。是故師範學校教員。以女子當之。中選者少。其以男教員主講乎。似矣。顧此數年之內。造成女子師範人材。迫不及待矣。意者仍注意於女子初等小學乎。僕見辦初等小學者。往往謂黃口小兒。以尋常教員主之可矣。僕殊不謂然。德國初等小學。均以大學卒業生主之。此法不必以律男初等小學。而爲今日女界計。則不得不師其意矣。以最近女子初等小學觀之。有兩辦法。或則濫引一知半解之女教員主之。其附屬於女子師範者。則以本校之卒業生主之。夫卒業生爲教員。此乃不得已之舉。而非善法也。在西國文字。猶可爲之。若我國文義之變化。文字之繁雜。卒業生驟登講席。其破綻立見。試舉一端言之。地名人名。卒業生所聽受者。一旦援引以教人。則訛謬百出。蓋于聽受外有旁通。有貫串。有變化。然後可以問世。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爲初等小學教員者已然矣。以文法論。通其高深者。乃可以教淺近。以訓詁論。通其本義。乃可以教引中義。就如解釋籍字。非含糊卽迂晦。明籍乃月魄之木字。而爲伯字之假借。則一語卽明矣。諸如此類。卒業生能了乎。蓋教授時斷不暇如此解釋。惟自修多年。因端竟委。觸類旁通。乃可語此。是故初等小學。萬不

能以少年卒業生作試驗場也。令彼試驗。則小學生之虛耗時日。傳習謬種。明眼人代之設想。未有不  
下淚者矣。此僕所經歷而往不可追也。雖然。男初等小學尙非大害。若女子則萬萬不可出此。何  
則。女子入學時期。比男子必短。男子入學十餘年。固意中事。以貧兒論。苟非赤貧。則男子亦可入學  
數年。今日女子。必小康之家。乃始議及此事。重男輕女無論矣。卽向明大義。而女子衣服物飾。比男  
子鮮潔。免他學費。而學費外之費。最少亦須十金。况女子囊理家務。故貧家雖極慕女學。而無可令  
其入學。卽入學矣。而年期必少。若女子適人。則有一大門限之。更不待言。三日入廚後。幾見有爲  
人媳婦而披一冊書相率爲啞語佔畢乎。是故女子初等小學。關係于女子終身之受用。而烏可以  
卒業生學操刀乎。然則辦女子初等小學者。非男教員不可。而猥曰某女生卒業高等小學。某女生  
卒業師範某校。遂可驟充斯席。僕期期以爲不可者也。德人以大學卒業生教小學。我國現勢。何敢  
輕言。然師其意以辦女初小學。則女材之基礎。庶有希望。否則不繫之舟。滄海揚帆。而彼岸終未克  
達也。西國理財家之言曰。真正廉儉者。必購昂貴物。主持女學者。盍昧斯言。

期若按當日社會情狀如是。

玉清按小學教育爲一生學業基礎。故先生對小學師資再三致意。此事真不可忽也。

初等小學教員須知

壬子

難矣哉。初等小學教員乎。何易一先生曰。能爲保姆。乃能爲蒙師。教育二字。德語曰哦爾機根。有抽引之義焉。鄙人嘗戲擬初小學研究會章程。第一條未有子女者不得入會。第二條訓蒙未及十年者不得入會。意在是耳。初等小學教授法。千頭萬緒。其爲本原之本原。則淺少緩三字訣矣。

友人某曰。小學教員不識淺字。於是淺字變爲深字。學問愈博。愈不合小學教員資格。皆深字誤之也。作粘括者曰。代古人立言。然則教小孩之課本。應可代小孩立言。因其固有而引之。非以其所無而強之也。讀本非必皆孩子所曉者。然曉者十之七。不曉者十之三。引之之道如是耳。日本教育家訓第一年課本用談話體。洵不二法門矣。今之通行課本。初小學第一年有舒泰覓捕等字。第二年有惶駭驚驚驚驚驚等字。深何如之。第一年有至臥室甫掀簾等語。第二年有聞樂聲悅甚羊悅謝狗等語。深何如之。夫咬賣等字。淺也。何必囁嚅。有卷簾輒喜等語。淺也。何必掀簾悅甚。是故以深字深語教孩子者。苦莫苦於是矣。鄙人更有一說。通行課本好爲短句。一切語氣字全行不用。是以

簡而深。其深即在無字處矣。也之爲啊。矣之爲咯。乎哉之爲咩爲呢。可以至淺俗之語氣解語氣之文字。必全行刪去。則深之外又有一深矣。更有同用此數字而顛倒其談話。則不深亦深。如以火煮之則順。順則淺。煮之以火則鍊。鍊則深。要之雅鍊均不合孩子程度。故淺人不合教以深語也。友人某謂淺字變爲深字。味乎其言之也。

教小學字數費少。夫人知之矣。然而少之又少。未有不詫異者。日本初級讀本。第一日一八字。第二日八卜二字。合三鳥之孩子。豈無一日能讀一二十字者。必定爲此。則爲至愚者亦可仰而跂也。故認字讀書。均宜少之又少也。

緩之義妙矣哉。公羊傳。伐者爲客。長言之也。伐者爲主。短言之也。長言卽緩之謂。長言音近去聲。短言音近入聲。以反切論。緩者反之謂。假如急爲那。緩爲奈何。急爲披。緩爲勃縷。急爲卑。緩爲不齊。急爲叵。緩爲不可。以國語論。急爲天。緩爲梯烟。急爲霜。緩爲舒汪。伶人有新才者。唱曲甚劣。然巍然以首選稱。則以其道白好。道白之好。則以其字字清也。鄙人聽其道白。恍然於教授法矣。鄙人幼年之學行。母誘之曰。行行落地執個橙。六字之音。恰與孩子之步相配。緩何如乎。故曰能爲保母。乃能爲



蒙師也。顧緩亦有條理焉。假如一雙蝴蝶趁香風。一雙蝴蝶趁香風。字字清可矣。若趁字則須作特別之緩。緩而重言之。入於耳印於腦矣。質而言之。師範不在教我者而在學我者。口授時細審孩子之神氣。可以得聞矣。師範後在學校。先在家庭。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期若按此等議論。先生屢屢言之。不辭重複。足見其語重心長。

單級教授平議 壬子

今欲教育普及。不得不行強迫。顧強迫可行於外國。不可行於我國。于是有田畝加稅以充教育費者。強迫其可行乎。雖然。財政問題。猶費躊躇也。非行單級教授不可。單級者。合數班於一堂。而以一教員主持之之謂耳。外國之單級教授。爲鄉村僻處者行之。若中國則大都會恐亦利用焉。顧單級教授爲權宜變通之計。乃不得已而行者。害多利少。如何而調劑之。是不可不研究也。單級教授有性質焉。有準則焉。有兒童之配置焉。有教科之分配焉。有時間之分配焉。有教授之實際注意焉。鄙人從事授徒。十年以來。皆單級教授也。其始無宗旨。無條理。久之甲失乙得。又久之乙失丙得。宗旨稍得。條理稍洽。未敢以爲善也。及得日本單級教授法。凡所纒陳。正如黃祖腹中。差以自慰。日本岡

山秀吉氏。村田宇一氏。皆於單級小學校經驗最深者也。其于此教法。孜孜討論。務求完善。靡有遺憾矣。其所發出教授法。當編一小書以供摺據。茲不贅述。然鄙人於日本教育家教授法外。竊思參一別法焉。字課固鄙人之南郭惡也。施於單級教授。最有趣味。認乙解者。兼認丙解。上中下。認丙解者。溫習乙解。講授畢。乙解班可以丙解之字試之。丙解班可以乙解之引證發明試之。此一時間。寫字背默預習等組織法。可以不用。且各班均受益焉。倘使分級教授。則乙解班不知丙解為何物。丙解班與乙解隔膜。反是而乙解班受丙解時。如逢故人。丙解班知新溫故。妙何如乎。其法一。歷史有深無淺。止分詳畧耳。鄙人用遞進法。一年級淺史。二年級讀史論畧。三年級讀譯高等小學歷史。兩學期了之。四年級仍用三年級本。三年級之史發明處。可令三四班受用。三四年級史。摘解訓點。且有與一二年級有聯絡者。三年班亦可聽受。其受益與字課同。除算學文學外。物理地理修身。可仿此矣。其法二。往時學堂。每星期試驗經學。餘則期考。乃試驗各科。噫。最優等生。或可熟習。餘則十忘六七矣。鄙人注重試驗。日日爲之。寧省隨意之科學。而試驗必不欲省。何者。單級教授。一時間而授書數冊。且有一冊覆授者。雖口如懸河。亦不能逐一詳解。假如大漸將死也。貂璫太監也。講授只

此而已。試驗時不重誦而重義。專擇難解難記者發問題。假如大漸何以云將死。紹瑤何以指太監。則以漸者進也。病勢大進。即是將死。以紹爲瑤。瑤者耳耳。太監之飾也。故稱太監爲紹瑤。省文曰瑤。如云瑤禍是也。其法三。雖然。鄙人固教授高等小學者也。初等小學教授。未經試驗。日本教育家。以兩等合爲一堂。一堂八十人。鄙人於此不了了矣。我粵教員。固有東渡而學習單級教授者。其法切實可行。存時間表。當于單級教授法小書錄以供覽。諸君子其亦聞風而起乎。然鄙人猶有一說焉。單級小學教員。非于授徒經驗數年者不合格。何則。班數多。時間短。無資格之教員。教授不熟必遲緩。黃金時刻。恨無魯陽戈矣。鄙人更有一說焉。欲行單級小學。非開單級教授研究所不可。何者。卽字課歷史一科。何者宜詳。何者宜畧。何者宜聯絡。非得過來人商榷。則混沌而未書眉矣。司教育權者。必有以處此。

朗若按此先生親身經驗者。而當時之學制奚若。亦于此可見。

德芸按文中所稱甲解卽第三級字課。乙解卽第四級。丙解卽第五級。

無意得之之教授法 壬子

一切制作。有出理想而得者。有不由理想而得者。由理想而得。多有所因。不由理想而得。多有所創。創一法者。仍分無因有因。有近似者見之。而因此悟彼。古之人有行之者。見魚作帆。見蜘蛛作網。羅。見蓬作車輪。所謂學於萬物者是也。其人開物成務。以其形似得之。是謂有因。瓦特之汽舟。富蘭克之電學。與夫望遠鏡。留聲筒。無線電。法人之磁土。我國寶石灰之棉。鹹蝦花之魚。是謂無因。夫無因則杳杳冥冥。叩之無聲。按之無形。百年詎有一遇乎。嬰之斧斧於某業者。隨在留意。則往往有不思而得者。有聚於所好者。有材具乃可言機會。即此理耳。鄙人竊據此以言教授法。

其一字課。鄙人之爲字課也。在乙未歲。是時學習蠻行文。甫讀花士卜十一日。恍然曰。西人之蒙學。讀本固如是乎。因草婦孺須知。由是而通解。由是而詳解。再改良之。由是而甲乙丙丁戊解。乍觀之以爲得諸漢廷記字法。非也。

其二摹字法。昔之摹字。或對面摹之。則有碑帖架。或側面摹之。則置於案左。己亥歲。女生康同荷書法屢學不變。偶書一行在方格左方。一摹即變。本此法以教生徒。奏效捷焉。自試百驗。若仍不變則

下愚矣。否則年長手強矣。何則。對面俯面。目光均出卷外。若書於卷中。則左目右目一而貫之。盡合固宜。

其三初級讀文。偶見孩子狎習稍長者。則納鑿。因用童子文教授童子。何則。古文固不合今文。今文每由成學者爲之。雖極短亦不得一撇狀。故以撇引撇。其不二法門也。

其四教書札。往者搜羅淺書札授徒。無效。迨去年。因有年長女生數人。僱入塾一二年者。鄙人因使之譯文。繼而思之。每日自作書札。使之以雅譯俗。初意只望其通普通文法耳。下學期。姑使之通書札。則斐然可觀。較之前時講書札數年。作書札數年者。反出此數生下。恍然曰。教之作書札。先使譯書札。譯時不得不注意。繇譯數次。乃不誤譯。以手口助腦之法也。故其法勝講書札數倍也。繼而同業諸君。據此譯文百十段試之。其效立見。不俟數月後也。

此四者皆得之無意者。難者曰。果爾不幾望於僥倖乎。應之曰。教師若念茲在茲。則往往見之。寶石灰之柿。鹹蝦花之魚。未必不發現於學校中也。若絕未入試驗場。而遽言教育。雖學問奧博。譯本充斥。其於此事適成枘鑿而已。敢以質之提議教育者。

胡若按國人每苦中文無階級可尋。不如學英文之易得。此卽是階級。不過未有人再事研究耳。因語體代典。文言無過問者。遂使先生廿餘年試驗所得之法。祇此。

德芸按先生所編字課。經多次改良。初時祇有婦孺須知。其次爲婦孺淺解。再次爲婦孺通解。又爲婦孺駢解。後來又嫌淺解混雜。分編爲甲解乙解。將通解分編爲丙解丁解。以許氏說文之字。編入戊解。後來將婦孺須知改訂。上册爲七級字課第一級。下册爲七級字課第二級。甲解爲第三級。乙解爲第四級。丙解爲第五級。戊解改爲第六級。以通解駢解之一部份加入詞章僻字爲第七級。須知淺解甲解乙解及七級字課第一至第五種均經刊印。餘未印。

家庭與學校之關係 壬子

我國學務。日漸發達。反正以後。我粵行政官認真辦理。勇猛精進。而我粵之學務。異常發達。留意此事者。莫不額手稱慶。曰。我粵人才從此大進乎。然鄙人鯁鯁然竊有慮焉者。據近日所見。竊以爲從表面觀。則學務可喜。從內容觀。則大有可慮也。何也。有百千萬之學生。卽有百千萬之家庭。我國社會。顯顯蒙蒙。不知教子者無論矣。稍知教子。惟有擇某校學科完備者。某校教員認真者。某校以管

理著名者遺之入此。以爲萬事皆休而父母之責任盡矣。而吾子之成立穩如鐵塔矣。更有一種奇難雜症之子弟。家庭中五技俱窮。全仗教師楊枝一滴。令瘡痍化爲毛羽。此操蹄而視者也。若細察其家庭。則種種與學校相背者。十居八九。語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鄙人今以實事爲教子者敬告焉。其一曰飲食之衛生。李生郁才。醫生星泉君之子也。去年入某書院肄業。下期復入我校。文思大退。比前一二年相距遠甚。鄙人竊竊憂之。今年復業。文思勃發。豈教法之神乎。抑學者用功之擊乎。及詢之星泉君。則謂近日以牛肉汁培養之。而一切不消化品戒食焉。猶憶數年前廖女生奉基。因有弱病。其父德山先生令停學半年。專以雞肉哺之。聞每割一雞。全家人未有沾唇。惟彼一人獨餽之。越一年復業。記誦思辨均大進。然則合宜之飲食生精神。精神生思慮。思慮生而記憶力觸悟力因之。教子者以廖李二醫生爲法可矣。其二曰管理。李生家良。其父乃傳道先生樹貴也。家庭教育久有所聞。家良去年在校。文思大進。循循守法。今年則若兩人矣。江耶五色筆。豈被仙人索去耶。樹貴先生今年不在澳傳道。萍浮省港。履業靡定。其夫人又在港學醫。故家良時爲不繫之舟。不羈之馬。不特文思銳減。而情竇之結果出見矣。幸而樹貴先生素知教道者也。此後

內外夾之。孝可化荃。枳可爲橘矣。其三曰賭具。家庭之賭。門牌。又麻雀。士夫以爲天堂者也。（鄙人親聞此語）或則歸入合家爲之。或則父兄招集親友爲之。而其子若女攪聚其側。恬不爲怪。且或導之。漢門某紳。常聘名師教子者也。然好爲麻雀戲。一日西教士某入其家。見其興高采烈。時適子弟過之。爲之掩其門。曰。毋令少年見此也。而孰知彼鞏固視若等閒乎。某生世家子也。其父兄固讀書人。然奔走政界。教子一事。置之腦後。某生入校。未及三月。卽從衣囊中搜出紙牌一副。及調查理由。則其母固常與之作抹牌戲者。此種傳染。有類徽菌毒。而孰料釀成於家庭中乎。夫欲食衛生也。管理也。賭具也。一燕一窩。誰不知之。家庭與學校。相輔而行。誰不知之。鄙人必諄諄以此警告社會者。託空言不知見諸行事之深切明著也。嗟乎。改良學校。猶易言也。改良家庭。不易言也。黑暗社會。由來已久。必待新教大行。風俗漸變。過渡時代之父母銷聲匿影。而新社會萌芽焉。茂茂焉。至是始有良家庭也。有良家庭。則良學校事半功倍矣。

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 五十一

鄙人有一謬見。初等小學教員。惟保母而具大學之本領。乃可當之。非是未許問津也。



何言之。保母能知孩子身理心理。否則教初等小學。直門外漢耳。格致彙編。載蒙學問答一條。謂蒙師不知孩子身理心理。實使孩子自盡一般。痛哉。故曰能為保母。乃能為蒙師。

今有 証於此。孩子只能說一個字。假如稱人曰伯。教之者止可由伯而引以大伯。若云某大伯。孩子若必不能上口也。學童初學作文。以愛蓮說陋室銘授之子。短則短矣。無如雅而鍊也。故必以學童十字之交授之。即由伯而引以大伯之例耳。孩子能說名詞。未能說動靜詞。未能說聯絡詞也。說未能說飲。說飲未能說昇茶我飲。此二者者。家居者自能領之。舉一反三。觸類引申。惟有學之保母。獲此寶貝最多。故未有子女者。不能為初等小學教員也。有子女。又不如多子女之觸處洞然也。教員有子女矣。多子女矣。而初入試驗場。仍未了了也。故教員有子女而又教初等小學十年以外。有具經驗方法。乃可為初等小學之教師。

雖然。有母資格。非有大學本領。則止可稱為家庭學校。而未可稱為社會學校。德國小學教員皆以資格。即者為之。諒文明諸國教育類如是。不獨德國然也。夫大學本領云者。非必精通種種科學之謂也。我國初等小學而論。通說文。通博物學。通史學。即可矣。綜言之。眼前指點實事實物而已。

以史學論。有趣味古事一千題。乃可供童子所求。不讀全史。烏乎得之。夫古事有不合孩童心理者。故有萬古乃得千古。則此教員直可稱爲講古先生矣。

從弟子紹。可稱初等小學好教員。而惜無大學本領。殊憾事也。上帝賦以聲音笑貌。能令孩子歡天喜地。而其境遇在個人一方面計。則爲地獄。移而用之於初等小學。則爲天堂。何言之。子紹生長頗窮。從事初等小學三十年。丈夫子女子子凡十人。家居鄉僻。背山面田。與農圃狎處。成童以後。學商數年。所入商店爲天津雜貨行。弱冠後折而別業。學生少者二人。多者九十九人。至今三十年矣。三十年故經驗富。子女多故觸耳鼓。觸眼觸。觸。觸。無非兒童心理。居離畝入商店而性好研究動植物。故彼未嘗披一博物書。而其所知多有博物教員未嘗夢見者。講古又其所長。能使童子笑。能使童子下淚。而惜乎少年窮困。奔走衣食。買書無費。讀書無暇。徒呼負負耳。苟有通說文者。通博物學者。通史學者。編定書冊。與之講求。則純乎一初等小學好教員矣。

前數年。鍾友曝定兩等小學教科書。鄙人止能定高等小學。若初等則子紹定之。第一年班。用三字書。(刪末一種)五字書。(蒙學局本)國文教科書卷一。每日認一級字三個。第二年班。國文教

科書卷二卷三。每日認一級字五個。第三年班。國文教科書卷四卷五。每日認一級字六個。大約由  
動字類起。歷史小識一禮拜兩天。每讀四句。認三級字三個。第四年班。國文教科書卷六卷七。歷史  
小識。初等地名韻語。每日認四級字五個。釋詞字三個。是年譯文。其數十年。擬轉試驗。可揭以實行  
如此。

難者曰。如子言。則初等小學何時。乃有結果乎。應之曰。注意於女子師範可矣。慎選教員。以為女子  
師範教師。幼稚園教師。其一。通說文。而於小學教授有經驗者。其二。通博物學。而不僅靠譯本。能為  
切近之研究者。其三。通史學。而講求兒童心理者。其四。畧通字課博物歷史。而有口才。教蒙學。又在  
十年以外者。其五。選以上合格教員。為初等小學教員。而習於女子師範者。旁聽之。及畢業。而師範  
女子。握初等小學全權。小學。其有起色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我國苞桑。其惟美備之女子師  
範學堂。

期若按當時社會。尙少注意女學者。遑論女教員。故先生不辭瘠口。

小學歷史平議 壬子

十七史從何說起。况童稚乎。往者蒙學歷史教科書。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熱心小學。慘淡經營矣。然其文則簡。其事則多。解釋一句。必數句乃了。教者學者均苦之。然則高等小學乃有歷史乎。鄙人不以為然也。請以觀劇喻。齣頭之劇。孩子豈能記憶。成套則亂腦筋矣。持此意以教小學歷史。初等四年。以個人之事授之。七歲入校。有無字之史。鄉土祠廟壁間圖畫是矣。其時由直觀期入記誦期。此為灌輸。一年以後。則歷史小識尙焉。少年史第一次則左傳。又次則史記。又次則前後漢書三國附。此後晉書。南北史。隋唐書五代附。宋元明史。均以小識授之。舉古來個人之事實。日染其腦。淺而譬之。令其觀劇耳。質而言之。與之講古耳。繪以圖畫。趣味盎然。綴以韻語。上口特易。由是而黃斌如君淺史歌。由是而讀史論畧。由是而蕭譯高等小學中國史。往者小學歷史。均一部大事記。不另為補助。則伍員出關。蘇武牧羝。亦必待觀劇乃知此事。而欲鼓舞學子之精神。激發學子之志氣。厥道奚由。故初等小學。以個人之事為歷史。所謂史意也。若高等小學。歷史亦有難焉者。高等小學歷史分三年級。不待三年。而第一年聽受消歸烏有矣。且教科書字數既多。又無文筆。讀之

或可諷之則難。固有高等小學卒業而南北朝以前爲何朝。問十不得五矣。故漢史歌。讀史論畧。絲牽緼貫。首尾相應。先令熟讀。及閱全史或通鑑時。而某朝至某朝。某爲賢。某爲否。大事所繫。早記憶之。乃授以高等小學歷史。水到渠成。殊不苦也。顧歷史講本。層見叠出。而適用者希。大約編輯此書。志在簡括。而一事首尾。頗不了了。往見某局小學歷史教科書。偶檢高宗南渡一段閱之。就中有云。綱相七十日而罷。遂殺陳東歐陽澈。夫陳東歐陽澈因何而殺。必須敘明。而此竟畧之。是疎而非簡也。苗劉之變。與避敵無涉。且彼之作亂。厥有原因。此事宜另爲一段。今乃屬入南渡一段中。與上下文絕不類。是亂而非括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用教科書者宜如何矜慎乎。夫中國史書。浩如烟海。此事大難。而施之于小學。則更難乎其難。然以小誠導之于前。以歌本讀本進之于後。而後從事高等小學歷史。由簡而繁。由畧而詳。循序拾級。其庶幾矣。雖然。猶有說焉。讀史無表。有如亂絲。乘除之際。尤難分晰。試執一高等小學生問之曰。隋以前爲何朝。誤答者十之七八。更問之曰。北朝以前爲何朝。誤答者十之七八。故教授時於黑板表之。且括以簡語。當不屢誤。此張南皮所以津津于讀史論畧而謂爲小學津梁也。教育家其謂之何。

則若按當時之淺史評歷史小識等書。皆經凡百試驗而收效者。其淺史評則若更爲之註。今則無有用之者矣。

老教育家言 學于子

有教育家訓練三百餘學生。內則對付廿餘教員。外則對付數百學生家庭。公餘無事。親自上課。每星期廿四點。從事于此者十年。得不謂之老乎。老固非以年論也。鄙人請問辦學法。答曰。實事求是而已。余十年來能令學校發達者。不尙形式。不尙聲勢。以謀充內力爲主旨。每級有主任教員。而不以章程多登教員姓名爲美觀。請某教員一點或兩點。藉此掛名章程以爲眩衆者。我不爲也。教初級。決聘最有價值之教員。而年齡不足程度不足之小學卒業生。我不聘也。英文爲必須科。五年級七點。六七年級八點。有好漢文教員。而英文又可爲異日轉入英文校之預備。是以來者日衆也。學生有程度畧高者。則以高等科學授之。含有中學意味。而不以中學之虛言號召也。鄙人應之曰。先生所叙辦學法。誠如俄人某十萬盧布之延年方。看似尋常。而試問四處辦學有如此者。可謂之無一焉。先生九折該鄙人于此九頓首。

則若按觀此可悟聘教員待學生之法。而爲教員者。亦可恍然自省。嘗謂先生在港澳設教。不特栽培學生。並于無形中訓練教員。

教育女子論 民國二年癸丑

天閨穹窿。其可問耶。地獄沉沉。其可入耶。具花果之胚。而不澆以水。不能發榮而滋長也。含鸞鳳之姿。而困之於箴。不能翱翔而軒舉也。黯黯蹉跎。沕沕濛濛。其我國女子哉。曹大家曰。教男不教女。殆蔽於彼此之數乎。不圖至今而此夢未醒也。叩其理由。厥有二端。可得言焉。榛莽之世。知有母不知有父。子是聖人。稱爲扶陽抑陰之說。事勢使然矣。浸假而重男輕女。緣之而生。白虎通曰。女生外嚮。詩曰。之子于歸。人人心理。謂女子於家族無所利焉。故訓導之者。惟井臼縫紉。而求學則置之等閒。獨不思利人利己。一以貫耶。人人不教女。而我婦之來。木石鹿豕。屢于人羣中耳。且以撲盒喻。國則輪廓也。家族則格子也。甲格乙格。實井分疆。然綜而言之。則在輪廓之範圍內。以撲盒全體觀。忍令其格子破處乎。其謬一。詩言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言婦主中饋。男子治外。女子治內。治外則經營八表。馳驚四方。若治內則米鹽筐篋。外並無事業。學亦無用。雖極愛之女子。亦若以無用爲有用。

者。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其謬一。生子如狼。猶恐其羸。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女子無才是德之說。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故父母之于女子也。輒曰。略識之無。粗解筆札。如是足矣。於是置而不教。教而不終其事。比比然也。爲父者處家如是。及其出而經營社會也。担任行政也。亦數千年之舊政見也。男有校而女無校。男校多而女校少。熟視無睹。不痛不癢矣。其謬三。夫女學之關係。中智以下能言之矣。民國建設以來。主持教育者。號於朝。呼於市。亦曰女學女學矣。適者鄙人。漫遊廣州市。見男小學星羅棋布。濟濟莘莘。友人告曰。成立三十二所矣。問女學。則除女子師範外。落落晨星焉。怪矣。謂無款可籌耶。何不分三十二所而半之于女學。抑三分之于女學。此大不可解者也。遊美遊日。官費生每年所費幾何。胡不撥此款以辦女小學。抑或半之。此又大不可解者也。往聞某某女志士入京。爭平等教育權。似亦空言無補矣。然準情酌理。亦無怪其憤氣填胸。皆裂髮指也。不能望之于亡清。又不能得之于民國。新官吏。新縉紳。雲霧濛濛。慘無天日。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一勺之水。不能蘇此涸轍。毋亦數千年舊病未去耶。新官紳之爲女子計畫也。亦云周矣。買婢則禁之。善妾則懲之。參政權則與之。獨此平等教育。則違同樵鹿。語曰。水深必回。葉落實本。舍厥本實而徒事枝葉。未見其可



也。見兔顧犬。忘羊補牢。是所望于主持教育者。

期若按男女可以同校。自不必另立女子專校。市校皆然。先生殆未之細察。然其對於男女應同受平等教育之旨。却甚光明。

#### 論女生四特性

民國二年癸丑

德人某。積學士也。平日刻意經營。欲證明婦女腦質之小弱。所剖頭顱。不可勝計。比其沒焉。人亦剖其腦而驗之。其腦質且小於尋常婦女。果爾。世人謂女子腦質弱於男子。一切學問。女遜於男。豈確論哉。鄙人設教澳門。男女同學。十年於茲矣。女生人數。平均占三分之一。而算學文學。時過男生。乃近日悉心研究。以道德論。女子亦有特性焉。今彙知之。女學關係大矣。

一曰動。星期試驗。未鳴鐘上課以前。男生均在堂外遊戲。或聚談。女生則環珮朗誦。若得此剎那頃。以再溫燖之。務期問十答十也者。故優等之積分。女較男為多。

二曰儉。半年內調查學生取書物簿。女生均在十員以內。男生則輒數十員。更可異者。某某女生取四史文選各一。而為數不過七員。男生某某並未取此等書。而為數恆達十員以外。何者。濫取用品。

絕無別擇。故消耗比女生較多耳。

三曰潔。書凡書硯。自斲其面。前人津津言之者。爲男生提其耳矣。女生固無慮此。檢其抽屜。男案則蠟祭狼藉。女案則井井有條。潔何如之。若夫用物服物。更無論焉。

四曰信。一堂之內。財政交涉不多。然學費也。年報費也。男生遲遲不交。一若善忘焉者。女生則如期居多。至若佩根捐款。七日之內。陸續交訖。男生則以爲年杪完納亦未爲晚。日有散學而亦不繳來者。女生之約信。令人起敬矣。

夫今日中國之敗。不敗於財政兵政之缺乏。而敗於人心之卑污苟且。人心何由而正乎。未可一言盡矣。然吾竊思之。凡人先入爲主。人心之腐敗。小學之腐敗致之也。小學之腐敗。女學不興致之也。女子有此四特性。苟主持教育者注重女學。務使將來女學教育之權歸諸女子。其與社會道德之前途關係豈淺鮮哉。世之論者以爲女學大典。則民智大開。猶是皮相女學耳。

明若按此是當日先生教授下之女德。

嘗讀聖經賢傳諸子百家。大抵爲婦女說法者寥寥。除內則外。問及之者。幾於空谷足音焉。百思不得其解也。或曰扶陽抑陰。由來已久。使由不使知。何暇及之。或曰普通道理。普通智識。男如是。女亦如是。不必畛域爲也。而抑知不然。男聖人車載斗量矣。而女聖人無聞。既無女聖人。則爲女子說法者。毋怪其寥寥也。婦女宜法者宜戒者。雖以孔孟言之。未必動中肯綮。故惟婦人教導婦人。而牛渚所然之犀。夏禹所鑄之鼎。毫髮無憾。情形逼真。其絕作也。吾讀曹大家女誡得之矣。或曰。子非莽者。安知女誡之中肯乎。噫。鄙人家居日少。婦女情狀。等諸鬼神。然所見所聞所傳聞。非無一二。且鄙人服膺于女誡者。以曹大家之聰明之學力之家世之閱歷。固女聖人也。觀其言之不足。且重言之者。女子固可視爲夏娃之遺傳性。否則普通之溼伏病。而務有以變化之也。女誡七章。具見范書列女傳中。開卷卽見。鄙人今擇其可爲圭臬者。及不可膠柱者。爲女子一一敬告焉。一章卑弱。近日女子聞之。以爲怪談。然上古知母不知父之世。聖人扶陽抑陰。亦救時法耳。卑弱之誡。根由於此。然求之道德經中。則冥若合符。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此乃下人之至理。安得以爲詭病哉。二章夫婦。其言曰。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方諸二者。其用惟一。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數乎。昧此語意。男女平等教育耳。遠而周孔。近而程張朱陸。何絕不見及。而讓此女聖人言之。我國數千年未開之風氣。曹大家言之特詳。謂非女聖人得乎。近日之教育司教育會員。稍讀女誡第二章。斷不令女學寥落至是也。三章敬慎。其言曰。房室周旋。遂生嫖黷。嫖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此等洞中癡結之語。男聖人能詳細。乃爾乎。四章婦行。五章專心。比而觀之。一則曰擇辭而說。不道惡語。再則曰說所不當道。三則曰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四則曰動靜輕脫。視聽陟輪。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噫。此數語何其于今日婦女怪狀曲曲描出乎。豈數千年來犯此者爲普通病乎。愈信女誡非男聖人所能道。幸有女聖人留此當頭棒也。古時女學缺乏。女子胸無一物。故不擇而說。常道惡語。所在皆是。亦毋怪矣。曹大家冷眼觀之。觸目皆然。故諄諄及之也。至若妖服怪象。十年前未有所聞者。近數年自由二字。掛人齒頰。遂至不可收拾。又何止看視門戶。聚會羣輩已耶。此則曹大家夢想不到者矣。六章曲從。七章和叔妹。均至理名言也。然鄙人竊願進一解焉。其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

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斯言有所未盡矣。仲尼有幾諫之訓。子于父母。婦于舅姑。一而已矣。朱子童蒙須知云。長者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當亦如此。朱子雖爲童蒙言之。然成人知此道者寡矣。改曲從數語。當以朱子之說稍教之也。和叔妹乃老生常談耳。其曰舅姑愛已。由叔妹濟已。叔妹之心。不可失也。誠哉。雖然。愛女不愛婦。婦人常態也。異姓同居。本已納豔。加以女子不學。指瑕摘隙。藉此消暇。新婦開罪。莫知由來。姑嫂之間。離多合少。奈之何哉。閩中新樂府云。百忍堂前善氣祥。百忍堂後戾氣映。又曰。只有冥心不見聞。閨房戾氣成游氛。須知筵席無不散。何苦相聚成冰炭。果爾。分居爲不二法門矣。鄙諺曰。相見好。同住難。兄弟狎見。猶易生嫌。况異姓之姑嫂乎。家姑至尊。猶以隔膜相忤。况姑嫂居平等地位乎。或曰。父子異籍異財。唐憲宗下詔配磔西矣。祖孫別財異居。宋太祖詔以論死矣。宋眞宗時。有誘人子弟析居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矣。分居豈非偷薄之尤。犯天下古今所不韙乎。不知二男以上必分異。商君藉以治秦。千金分給而更食。陸生可稱爲達。姚崇遣令云。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仿陸生之意。預爲分定。以善

其後。此數君者。深于世故者歟。不然。務虛名而受實禍。誠如顏之推所云。婦人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行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婦人如是。姑嫂殆有甚焉。昔人云。門內之治。恩掩義。又云。家庭之間。是非不必太明。畢竟恩掩義。不必太明者。卽百忍之意耳。孰若分居之爲得乎。然鄙人以期以爲不可者。又在第五章。婦無二適一語也。婦人夫死。脫離法律。自由可矣。夫可再娶。婦卽可再嫁。此公理也。夫禮經有同母異父之文。繼父同居者。齊衰。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孟子以爲小過。子思之母。改嫁於衛。薛居正之妻。嫁於張齊賢。一則名賢。一曰名相。未嘗以娶寡婦爲羞也。程明道之媳。改嫁於王氏。范高平之媳。更嫁於王陶。考漢書公主改嫁者。多至二十六人。唐貞觀間。有令寡婦再醮之詔。雖東漢雅重名節。而光武爲寡姊擇婿。可知再嫁亦天理人情之至。無所謂不合禮也。證之外邦。美國有娶寡婦之少年會。以鄙人所見。美國嘉牧師之夫人。乃第三醮。嘉牧師以前。均爲牧師婦也。夫牧師至高尙至清潔。而安取寡婦。誠以合於情理之至也。我國舊俗。扶陽抑陰。乃生此種障礙耳。難者曰。如子言。以不再嫁爲悖理乎。隱之曰。非也。聖人錄柏舟之詩。所以厲天下之不肖。聖人不立守志之禮。所以成天下之

中材。守志如是。守寡何獨不然。實而言之。男子可以再娶。女子無不可以再嫁。否則百千萬億失其所天之寡婦。遂沉寢於暗無天日之地獄中。噫。忍矣。女誠不可膠柱者。此其學學大者也。雖然。讀女聖之書。安可以小疵掩大醇耶。敬告女子。韋絃佩之可矣。

期若按在當日之社會。可謂爲石破天驚之論。故曰。仁者必有勇。無他。亦讀得書多。見得理透耳。

#### 教寫字

傅奕注

往者馮又文宗師牌示有云。學人能寫幾派字。自是常事。此雖當日有爲而言之飾詞。然爲教員者。卽不能寫幾派字。亦宜畧知幾派字。方不示人以弱。去年有一年級生某。字學甚有淵源。雖是初學。但印方格。能作折釵法。在校時每日習字均一百分。乃一羣之冠也。半年。就學於某校。某校一二年級生均用女師教授。女師不知折釵法爲何物。某生半年習字。未有百分者。乃父以中鋒筆爲庭訓者也。恣其白雪陽春。雖非好名。而恐字學日趨爲女人字。故令其轉入他校。

讀史之法。首重宗旨。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無當也。陸桴亭讀史四法。曰政。曰事。曰人。曰文。南海先生加以經義史裁。其法備矣。顧諳初學。烏能語此。昔人史論。有濶題走窄路之法。施之讀史。六轡在手。竊謂言政則有九通。言事則有九紀。事本末。言文則有文選駢體文鈔等書。惟言人則闕如。黃東發讀史日鈔。朱子名臣言行錄。王荳齋讀通鑑論。宋論。實爲言人之圭臬。然初學效之。非胡蘆依樣。卽信口雌黃。初事丹鉛。便學議論。雞蟲得失。斤斤何貴焉。大抵我輩讀書。當求實用。以言史學。政治風俗爲兩大宗。政治之書。浩如烟海。若夫風俗。鱗角鳳毛。嘗謂史之爲體。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廿二史實君史耳。九通可稱國史。民史則苦無以對。我國民史。或求之雜史說部。猶或遇之。日本支那經濟雜志。於我國民事。內外兼搜。而我國史書絕不著錄。豈禮失而求諸野乎。夫王仲任論衡。詳叙當時之迷信。顧之推家訓。間論南北之風氣。東鱗西爪。未嘗所求。今欲定厥指南。以便觀鑒。顧甯人日知錄世風之篇。竟成絕作。康南海東漢風俗之表。可作方鍼。地理志云。聚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隨君上之情欲者謂之俗。蓋風俗有繫於人者。光武教尙名節。遂有讓產辭爵之行。風俗有繫於地。



者新鄭共谷而汲。遂成乘簡贈考之習。知人論世。由流溯源。往行前言。絲牽繩貫。欲考風俗。當不儘求于列傳中矣。諸君既無南海之神眼。然前人讀史。具有簿錄。獨不可舉一反三乎。宗旨既定。請言條理。

一曰擇讀。擇讀分兩方面言之。一擇史而讀。先後及之。史之優劣。具有理由。一資料。二憑藉。三時日。才學識其次焉者也。東漢名節。兩宋道學。自爲風氣。題目大佳。此爲資料。馬班二書。家學溯源。新唐新五代。有舊唐舊五代爲底本。踵事增華。後起者勝。此爲憑藉。史遷作史記。共二十餘年。李延壽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亦十七年。漢書前後經四人手筆。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新五代史。法嚴詞約。上法春秋。史記而外。斷推此種。其私撰年月。雖無可考。然陳師錫謂歐陽公潛心累年而後成。必非率爾操觚矣。元末修宋遼金史。不過二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艸率荒謬。爲史家最劣矣。此爲時日。大約史記三長兼備。故爲最佳。後漢書體大思精。洵乎無愧。加以爾時風俗。空前絕後。讀之可資激發。五代史史法謹嚴。手筆亦高。次于後漢書焉。南北史新唐書均好。餘則以次及之也。二擇篇而讀。帝王本紀。不過某姓之家譜。武臣諸傳。譬如衆犬之鬩場。可緩

置之。除一條外。史記則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此爲孔子學案。老子韓非列傳。游俠刺客日者龜策列傳。此爲周秦諸子學案。後漢書則先讀黨錮傳。次白卓茂傳。讀去魏之釋老。宋之道學。皆一代特色。可先之。讀史以讀志爲最要。然當俟專求掌故時始讀。故從緩焉。卽一例餘。可以隅反矣。

二曰互通。魏文侯首立博士。見于賈山傳。蔡伯嗜生平諛慕。見于郭林宗傳。漢昭以黃金獎廉。乃于龔勝傳引之。太史公尊崇孔子。乃于陳世家吳世家伍子胥傳引證之。諸凡此類。觸處皆然。蓋作史者有互見之條。讀史者卽有互通之妙。四通八達。未可刻舟求劍也。

三曰貫串。近人史學。校勘居十之九。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羣章摘句。未見其通也。陽湖趙氏。實爲史學山斗。以廿二史劄記考之。布衣將相。識時勢之遷流。三朝宦官。衡禍水之殊派。目空千古。溝而通之。今用一條轅法。則此例正可推求焉。若枝枝節節。不已瑣乎。

四曰參考。參考與校勘。似同而實異。校勘在字句。參考在事實。有求之正史中者。有求之正史外者。以唐士風論。污垢甚矣。然考之儒學傳。概乎未見。惟選舉志間存一二。再求於通考選舉門。則牛鬼

蛇神。令人作嘔。通考書多。嚴氏通考詳節。可置一編也。此外如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均屬北大著。實治史學者之指南車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亦萬不可缺者也。

五曰查檢地名。官名。年號。雖極淹博。猶難言之。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紀元篇。李兆洛地理韻編。吳熙載通鑑地理今釋。官撰歷代職官表。有萬斯同史表。汪燦祖史姓韻編。區區數種。最便學者。諸公作室。我輩居之。諸公播種。我輩食之。節勞獲益。胥在是矣。

六曰筆記。古人讀書。必有簿錄。諸君雖未暇爲此。然每有所見。卽弁諸簡端。異日蒐尋。開卷便得。用簡括法。不費時日。亦良得也。日積月累。可以著書。閻氏潛邱劄記。王氏讀書雜誌。前清諸老。無不由此矣。

七曰分類。南北史摺華。人鏡類纂等書。卽分類之榜樣。彼爲文學計。故繁瑣乃爾。治史學不必也。南海後漢風俗略分九門。得之矣。專考風俗。枝葉可省也。

八曰割愛。好奇嗜瑣。學人結習。史遷不免。此外何讓。范氏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臬履。出于風俗。迺左慈羊嘯。傳于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雜言神怪。晉書與南北史爲多。後生小

子。每喜談之。實用何神乎。至如文藻。極豔熏香。過眼都迷。釋手不忍。然溫公通鑑。不及楚辭。蓋既爲善德之資。自異修文之學。凡屬詞章。可闕如焉。右陳各節。大略如斯。因事立規。豈無心得。諸君以古爲鑑。鈎稽規。綜觀得失。自知取材。將來風俗一編。蔚然民史。授之崑山。何多讓焉。勉之而已。

史目

民國三年甲寅

讀史開端。先看史目表。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誌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洵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選僱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而改易也。

本紀 古有樂本紀尙書世紀等。選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漢書改羽本紀爲列傳。蓋謂其失當耳。不

知一事繫於天下則謂之紀。項羽政由己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矣。事惟其實。不惟其名。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生當周末。報王尚在。何得謂失。然考核實事。則平王東遷。已失天下。邊立項羽本紀。可作反比例也。三國志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旣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于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君。而猶附于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金史于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叙其先世。又仿尙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矣。世家。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選用之以紀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傳。譌矣。然自漢書定例。歷代因之。晉書于僭僞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

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夫世家者。子孫世襲之謂也。孔子無公侯之位。而世家之。陳涉稱王六月。子孫不嗣。而世家之。之二者。爲後人矢的。不知孔子在周則爲臣道。在後則爲師道。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矣。孔子陳涉世家。乃史公特識。與項羽立本紀同。蓋惟其實不惟其名。未可望風揮擊也。

表 史記作十表。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旣爲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史不能盡沒。則于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旣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世系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

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夫史之有表。隱寓抑揚。嘗讀史記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十二國諸侯年表。所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表。所以觀一時之得失。秦楚之際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將相年表。所以明職分也。唐書之表。猶有史遷遺意。宰相表則書杜如晦爲侍中。仍監東宮兵馬之事。言宰相不宜下行有司之事。魏徵爲祕書監。反帶參預朝政之銜。言他官不宜上參宰相之權。表宰相世系。則書裴氏之房有五。而宰相十七人。劉氏之房有七。而宰相十二人。蓋言唐之諸臣。能修家法如此。然則觀史之表。當取其抑揚之大義。不當專取其記載之年月也。近人萬斯同取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詳贍極矣。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

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並錄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志。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卽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各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族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著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洵定法也。

列傳 古人之傳。大抵發明義理。記載故事耳。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自歷始。又于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酷吏循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史遷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傳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歎。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于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因劉向列女傳。又增列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



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人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歎。隋書改忠義爲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抵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歎。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歎。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歎。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節死事二歎。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創也。宋史增道學一歎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關黨流賊及土司傳。夫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全盡。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方。爲其標冠。自茲已降。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新道都廢。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而

已。要之列傳。褒貶深意。攸存。史遷與歐陽。修最爲精覈。此事頗繁。容俟詳之。

史記策問 甲寅

歷代史裁。馬歐稱最。歐生古人之後。後來居上。亦固其所。趙陔北云。無所因而特創者。雖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信乎。魏叔子謂史記僅工於文。漢書則密於體。殊非知言。鄧夾濤謂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亦未免過當。要之史有三長。史遷兼之。其梗概可得言焉。東周之末。言論自由。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思想發達。莫盛於斯。當時學派。各擅所長。當於何篇求之。墨學見於自序。然老莊申韓。已列爲傳。而墨子則寥寥數語。絕不發明。其故何在。世家首吳。列傳首伯夷。有深意否。漢書爲刪通立傳。而史記則闕如。開通西域。張騫實首其功。故漢書傳之。史記獨畧。豈偶遺之歟。老莊清淨。申韓刑名。強爲合傳。其故何在。孔子無公侯之位。而獨立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傳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卒。孔子相魯。以其繫天下之輕重也。於某世家某傳見之。可得言歟。陪經籍志。孟子書號爲諸子。得不泯滅。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詞。詞死不得其傳。是尊孟始

自韓文公不知史遷序孟荀列傳。已以孔子孟子並稱。其說於何證之。或云子貢已列弟子列傳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而滑稽傳又列之。此乃文之失檢者。其說然否。周穆王西巡。見西上母。周紀不載。有別見於他處否。此互見之通例。舉一可以三反矣。曹頓遺呂后書。至穆寢。史記不載。班書則觀雜述之。並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豈班書詳贖而史記脫畧歟。游俠列傳。先以原憲季次。二人行徑。與游俠不類。乃強爲列入。其說安否。班書司馬遷傳。謾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此說然否。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而史遷則始自五帝。夫易言伏羲神農。而史遷缺之。得毋與孔子相反。劉知幾謂史遷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季冉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揆愚揚善。厥義亡矣。其說當否。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傳。斬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爲完書。讀是書者。可分別看之。然史記更有爲後人淆亂者。若不別白。反生疑團。當於何傳摘之。史遷爲史。竊比春秋。自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列傳備著當時所有學派。若商學。若墨學。若醫學。若兵學。皆有深意存焉。於某某等傳見之。史遷之識。卓絕等倫。殊非後來史家所及。若其才

學亦有可言。據其自序。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遷承家學。具有淵源。太初歷卽其所造。則達於天文學矣。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惟史遷序之瞭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瞭。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讀項羽本紀。可見一斑。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史遷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所能幾也。則精於地理學矣。顧其爲文。錯綜變化。得於游歷。故有奇氣。於何證之。董狐南史。史官典型。史遷直筆。後人以爲誇書謬矣。王肅謂史記不虛美。不隱惡。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卽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各書傳中可摘出否。史遷下獄。發憤著書。然據事直書。時寓譏諷。得風人之旨趣。殊狂士之謾罵。往往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要其所見。皆當時社病。漢初多襲秦法。而背蔑三代。建元以後。則政綱益弛。其分封胙爵。又不如漢者遠矣。讒憤之意。流露言外。能於表序中求之否。漢興諸臣。不足當史遷一盼。當於諸世家贊得之。能備舉之否。史記多錄舊文。然多有自撰。並皆佳妙。亦修文學者所當留意也。當於何篇得之。課餘偶暇。披雜書此。諸君盍鈎稽以對。

明若按先生當時所教。雖曰家學。而其所發問諸題。每每類此。對於史學尤多特識。鈔而存之。

成一巨冊。當另付印刊。

晉書上 甲寅

典午一代。亂而已矣。外而胡貊之亂。內而八王之亂。其後陳敏杜弢王敦蘇峻王恭殷仲堪繼之。亂於陸不足。且亂於海。孫恩盧循。擾及我粵。而晉亡矣。晉書言亂事十之七。羣犬鬩場。不堪注目。擇要閱之。成事自易。正無須泥一字不放過之說也。史中晉書論者等之自創。或曰純是小說家言。或曰論贊太事塗澤。後生小子耳食此語。束之高閣。是亦媿婿之話柄耳。嗟乎。讀書之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譬諸貽錫。柳下得之以娛親。盜跖得之以行竊。知此可以讀晉書矣。今夫叔術妻嫂。尼父錄其能讓。陽虎竊弓。子輿述其名言。道聽塗說之徒。不喜讀書。枵腹自鳴。輒以清談誤國四字。了有晉一代事實。亦猶之不讀墨子而以無父了之。不考荆公時世而以官禮誤蒼生了之。學者之過乎。抑亦村學究陷人于墮也。晉代風俗。良多樸少。烏頭有毒。而可療人。核其美者。厥有四端。一曰高潔。高潔者不慕富貴之謂也。無用爲用。所以保其用。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晉人尙貞遜。恥貪競。皮衣之贈。爛戶內而不穿。郭文絹物之還。寄遠方而不受。裴謫示以美女刀兵而不動。梅柯乞得殘紵碎絮。

以自娛。東京何幼道國戚也。散帶衡門。而第五之名。何減驃騎。王逸少世家也。去郡誓墓。而止足之分。定之於今。魏舒爲郎。可以褻被而出。安道對使。可以碎琴而入。其高潔有如此者。二曰宏恕。犯而不校。顏子之所從事。以德報怨。老子以之垂訓。卓茂之馬。劉寬之牛。東漢遺風。卓絕千古。乃人刈其稻。孫彝見而避之。人食我牛。郭舒慰而遣之。曳之于地而還坐如故。卷四擲之以標而傷面忍痛。王衍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叔寶無喜懼之容。新升釋人所長。不言其短。先恕人過。并惡自見。故彥輔有無競之號。樂淵其宏恕有如此者。三曰清議。自魏文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以上大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尙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其弊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進彼公評。以助銓叙。陳寔表徒其弟。獲譴於時。王戎鑽李爲利。見鄙于世。陳壽居喪。使婢丸藥。竊竊以爲貶議。韓預娶妻。外家姊喪。朝廷遂加黜廢。溫嶠有大功。而母喪不葬。且下其品。閻又乃名士。而孺問所毀。久不得調。其清議有如此者。四曰豪爽。讓產讓爵。昔爲美談。沿及有晉。此風未沫。徐苗之田宅奴婢。悉與猶子。山濤之俸祿賜秩。散之親故。裴叔則請租錢百萬。宗族被其惠。鄒嘉賓施庫藏數億。同性受其惠。其豪爽有如此者。

四美既具。爰有六蔽。一曰尚談論。清談之習。萌芽於漢末。枝葉於正始。結果於兩晉。手執麈尾。或玉

或木。王浚且以贈仇邦。劉惔竟以爲殉物。王其蔽一也。二曰重姿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非相之

籍。成於荀子。漢代取士。則曰儀狀端正。唐世選人。則曰體貌豐偉。識者議之。乃當時風尚。不曰散朗。

則曰雋秀。王萬之肥。王合襪以脫其肉。安仁之美。潘岳擲果而盈其車。每有唐清神清之譽。杜

或爲人而狗面之評。王置其行檢。重厥儀表。其蔽二也。三曰任事。名教自有樂地。禮法應爲我輩。謝

乃王澄達官。脫衣而上樹。阮籍高士。裸體以對人。其蔽三也。四曰豪華。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而武帝

倡之於上。何曾等和之。于下。覲于王愷。石崇。鬥表珊瑚。帝且助之。此何等事。而君臣狂醉。恬不爲怪。

於是千金射牛。貴族徒誇其炙。人乳蒸狔。天子不終其席。其蔽四也。五曰迷謬。媚神詔鬼。齊民爲之。

乃天師之道。爭奉于官家。鬼兵之借。禍及于軍國。其蔽五也。六曰藝術。漢靈以書法取人。蔡邕抗疏。

乃書立博士。圭臬鍾胡。鍾書勢四篇。衛審文字之源委。一臺二妙。衛畫苑之聲華。區區小

道。肄業及之。本自無害。而必設專官。其蔽六也。竊嘗流覽全帙。溯源溯流。名譽之重。上承乎東京。風

氣之成。根著於文學。其豪者迷謬。蓋及社會。自餘四蔽。未可全非。若其四美。則老莊之學。是亦一服

清涼散也。今日士風。惟利是驚。如坐膠漆盤中。挹彼風流。以清瘴疾。殆治療之一法乎。

晉書下 甲寅

五胡。五桀紂也。義聞胡虜崛起。其君主多好中土文字。若劉元海。若石勒。若苻堅。多能禮賢下士。納諫知人。當時謀臣如龍。猛將如虎。以爲人才固非域地生也。及觀載記。則君若臣非無大有爲者。然始明終耗。貌慈行虐。徒戶動以數千計。殺人動以數萬計。荆棘生於衽席。豺虎恣于大陸。川谷流血。原野厭人肉。沉沉噩夢。誰招新鬼之魂。豎豎劫灰。欲問問天之壁。斯民何辜。慘罹鉅厄。諺曰。寧作太平犬。勿作亂世民。於十六國遇之矣。彼蒼者天。謂之何哉。綜其大畧。厥有三端。

一曰爭奪。黃帝之世。葷粥在北。九黎在南。黃帝與于阪泉。涿鹿之間。南向以爭殖民地。北徼荒寒。殖民非便。其於北狄。遂之使不內向而已。不剿之也。此後北狄之害。遂與黃帝子孫相終始。自漢以來。匈奴降者。徒置封巒。華戎雜處。無事之時。備受我國人魚肉。一旦內亂。乘機而起。勢使然也。且以晉室陵夷。八王構釁。於是五部高嘯。投袂以興。人人有楚子問鼎之心。家家有白水真人之想。加以雄餘偉局。卓爾人傑。宜乎應運雄飛。爾功者定矣。然而梟獍之性未除。豺虎之羣相噬。石勒之於劉元



海。慕容垂。姚長之於苻秦。皆在卵翼之下者也。一旦羽翼已成。爪牙已布。遂乃肆其虺毒。播滅無餘。此猶曰秦失其鹿。未知死於誰手也。若夫父子兄弟之間。肘腋生變。蕭牆啓禍。元海死而和攻。聰。遂斬和矣。石勒一世之雄也。太子弘即位。未及一年。而石虎殺之矣。尤可異者。以石虎之凶殘。而息。遂欲行冒頓之事。遂死而宣殺。韜死而遵殺。世此死而鑿殺。遵。石閔者。石虎之養孫。而中國之種。族也。殺石氏使無噍類矣。由此以推。若苻秦。若李成。其一轍也。

一曰殘殺。五胡殘殺之慘。亘古未聞。石虎之殺。遂也。合一家男女少長。斃之。甚且二十六人同一棺矣。冉閔之滅石氏也。殺二十餘萬人。甚且漢人高鼻多鬚者。無辜而誤戮矣。殺以刀鋸。固殺。殺以工役。亦殺。石虎作宮室。殺四十餘萬人。船夫沒於水者十七萬矣。殺以興作。固殺。殺以遊行。亦殺。慕容熙與苻氏遇遊。士卒從之。死于獸死於寒者五千人矣。不寧惟是。置美淑宮人之頭顱於盤中。以爲博觀。投磨郭子孫八人之支體于矛上。以爲歡笑。諫我者殺。媚我者亦殺。造矢不利者殺。造鐙不堅者亦殺。割比邱尼之肉。合牛羊而共烹。割犯罪人之皮。令歌舞以娛目。築人於土。生葬此城中。焚人以火。揚灰於野外。鬻饑以爲高臺。人肉以爲熟食。封字答慕容超曰。陛下桀紂之主耳。斯語可括五

胡也。五胡國祚。慕容最長。行事亦較勝。觀於家令數千言。典誠十五篇。故能內外嚴明。延綿累葉。君子哉。慕容恪乎。恪之言曰。急攻恐傷士衆。自有事以來。卒不獲寧。亦何宜輕殘人命乎。是真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符弘謂堅曰。司馬氏君臣戮力。長江險阻。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何者。庸主得人輔之。豈可爲治。暴主則未有不速亡者。五胡其龜鑑也。

三曰怪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事五胡最夥。齊語之所不志。尙書大傳之所未詳。女化爲男。男化爲女。豕可生犬。馬可生牛。然猶曰生理之偶然也。請言大人之變。星隕而爲臭肉。旁有哭聲。生產而有蛇虎。走能食人。尤異者。大樹而俄變人體。畫像而忽幻胡形。五將之山。定符堅之死所。一囊之玉。揭劉聰之亡期。其天變耶。其民詭耶。要之妖由人興。苟修德。雖有妖不足弔。苟失德。雖無妖不足賀也。

嗟乎。胡虜幅輿。文武兼才。且以左右得人。華戎雜用。張寶王猛。何減臥龍。而速起速亡。曾不旋踵。亂比八王尤甚。何哉。蓋五帝三王之所留貽。周公孔子之所制作。未嘗浸漬。各率野性。雖其君臣亦尙誦儒者之經。讀中土之史。而風俗未革。風氣未成。矢在弦上。一觸卽發耳。還顧典午。主卽庸懦。加以

短促而禮義之教。正道猶存。觀於愍元卽位。忍待三年。兩兩相形。得失自見。王莽略臨終之言。所見不謬也。秦始皇燔。自促其運。五胡差與髣髴。齊強魯弱。而孔子曰。齊變至魯。魯變至道。然則尙德尙方。相去懸殊。一人一國。其理相通。觀世變者。可以廢然反歎。西晉帝系。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文孝武安恭。五胡有亡於晉末者。有亡於宋初者。其興亡世次。表之如左。

明者按觀此。則外族之侵凌。民族之仇殺。古今一轍。不能自力更生。則隨時隨地皆五胡也。

#### 儒林 甲寅

諸君讀儒林傳畢。竊欲以八面受敵之法。與諸君研究之。一爲經學。一爲學風。兩漢之際。經學學風。渾而爲一。兩漢以後。經學學風。分而爲二。儒林立傳。史遷專以對待外教言之。是時諸子爭教。儒墨稱盛。漢初君臣。崇尚黃老。命名儒林。意至深也。儒者孔教之徽號。而孔子之道。在六經。書詩禮爲孔子劃潤。易言天道。春秋言人道。皆孔子自作。魏文侯以子夏爲師。於是立五經博士。秦始皇因之。至漢武時。董仲舒等請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黜勿進。於是孔教大一統。而文學之士。斌斌矣。經學源流。較於史漢儒林傳中。今文眞而古文僞。證據確鑿。當別詳之。是時經明行脩。通經致用。以三

百篇作諫書。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決獄。讀漢書循吏傳。均以經術潤飾吏治者。非僅尋章摘句已也。東漢風俗蔚然大盛。范書儒林傳云。桓靈之間。君道秕僻。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順逆勢也。儒學之效。昭然可睹。故論者謂孔子之學洵然矣。晉泰康九年以後。行劉歆之學。元延祐二年以後。行朱子之學。古人讀經。玩經文通大義而已。劉歆僞經。專尚訓詁。而經學不亡而亡矣。儒林真相。乃可復覩焉。劉歆古學。傳之者鄭興。賈逵。鄭衆。衛宏之徒。而成之者鄭玄也。鄭玄雜糅古今。潛混耳目。而劉歆謬說。遂固若金湯。魏晉之際。務與鄭爲難者王肅。肅亦古學也。劉歆以國師之力而僞。王肅以國丈之力而僞。莘莘學者。靡然從風。兩晉崇尚老莊。當時研究經學者惟易。王輔嗣等。以老莊入易。一變而爲清虛。此儒學之一厄也。南北朝立。南則王學。北則鄭學。其時三禮盛行。故孝行獨多。且公羊亦爲雅尚。然釋老大盛。學者紛歧。梁武帝雖著書講經。第以示博洽而已。與五經大義。畧無關繫。此儒學之二厄也。古學傳經。至唐孔穎達而止。唐代尙文學。經學絕不發達。太宗自製陸機王羲之傳論。陸不過工文。王不過工書。而至頽宸翰。以此提倡。一代學術。可想而知。雖經科分門試士。然所重者進士科。其以經試

者乃至爲粘括之學。有類塾師挑誦。不幾以儒爲戲乎。宋儒言義理之學。於孔子之道得其一半。且今文詩亡於北宋。自唐初升禮記與易春秋詩書并列爲小戴。而聖人定禮之意。已遽晦不存。王荆公定三經新義。其時禮經既廢。禮記亦微。王荆公諡春秋爲斷爛朝報。朱子謂春秋然有不可解處。易則舍象數而外專言虛理。書則沿用梅氏僞古文。經亦不亡而亡矣。朱子一生精力在四書。五經之功未有焉。元延祐詔行科舉。經義試士。以朱子爲宗。元明兩朝。純是朱學。於孔學無發明也。明史儒林傳。以聖賢裔孫附入。例屬創作。豈如是方爲表揚儒學乎。夫亦可不必矣。若論學風。可分三時期。兩漢學者。法古守禮。是爲經師時代。魏晉南北朝學者。放縱不羈。是爲名士時代。自唐以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黜試之知。是爲舉子時代。東漢之風尙矣。西漢自武帝崇尚儒術。且好文學。於是朱買臣殿助之徒。爭自銜售。紗軍棄繻。相如題柱。當時風氣。奔走宦途。史遷有廢書而嘆之語。班固有利祿使然之嗟。抑非過矣。光武明章。激揚名節。學風爲之一變。曹孟德下詔收納不仁不孝之輩。觀十五年之令。明言廉士不足用。盜嫂受金。亦不爲嫌。而廉恥蕩然矣。兩晉政治。日就秕敝。然儒林人物。猶知以不仕王侯爲高尚。其時學風。未可非也。南北朝守禮學。重門第。翁長清議。雅知自愛。

宋自廬陵高平提倡於先。安定泰山主持於後。周程張同時繼起。理學大明。南宋之學。則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元代許衡姚樞能鼓吹朱學。而士人猶有高曾規矩焉。明代王學大昌。其高才弟子均能泥塗軒冕。鍾塵金玉。讀明史儒林傳。猶想其大解脫也。唐代學風。適與東漢作反比例。元和中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爲時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閩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不撻而醉舞。謂之打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江陵項氏又云。士戴破帽。騎蹇驢。奉弊刺。再拜以謁於典客氏。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不問。再如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贄曰。某人上謁者。風俗之弊。至此極矣。要之歷代士風。愈趨愈下。爲上者既不思所以振作之。而惟因襲舊制。自唐以來。詩賦帖括。經義入股。卽爲士子進身之階。羣一國之心思才力。誘之於無用之地。漢靈帝時。工書爲篆者。召用數十人。蔡邕抗疏諫之。乃北魏儒林以工書獲置要顯者不一而足。且有因此而封王者。唐代承太宗之餘風。羣以此爲好尚。齊桓好紫。而國人皆好紫。感召之理然也。竊嘗統觀風會。審駁源流。東漢風俗。雖爲儒學效果。然老學實爲之中堅。晉代老莊。宋明佛學。實於儒學有莫大之助。

蓋儒主尊君。老佛反是。老則清虛。佛則出世。既不爲君主所忌。而於社會人心盪滌尤多。儒學譬諸參苓。老佛譬諸大黃朴硝。然則欲救現在之人心。變末流之社會。舍基督教誰與歸乎。

玉清按先生爛熟全史。而能融會貫通。鞭辟入裏。其畢生雖致力小學教育。及教高年級生。又能以高深之學術引導之。故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此篇斥劉歆作僞。純係今文家言。惟對於失子。似乎評價畧低。至於辛亥革命以還。民德日壞。權利競爭。廉恥道喪。雖採用世界最新之政體。最良之法制。其不起作用如故也。有志之士。惕然憂之。以爲欲救中國。求之道德。見其不能。求之政治。亦見其不能。乃轉而求之宗教。第佛道已浸衰微。孔教又無組織。乃有趨向基督教之形勢。以爲基督教去舊生新。滌盪舊罪惡。尋求新生命。其於救人心。變社會。庶或有功。故篇末提出基督教者以此。

挂中學招牌

民國三年甲寅

名者實之賓。舍實而取名。自誤之因也。鄙人目擊某某學校。均以中學二字。敗有某校教小學者。俄而元旦高懸中學旂幟。飛懸於屋頂上。識者曰。彼校危矣。兩年即閉歇。其詳不可得聞。又有某小學。

公立者也。當全盛時。住宿生有四十餘人。來學者之濟濟可知。不知因何而日漸萎縮。從前董事。紛紛告退。有某富人接辦。扶危繼絕。千鈞一髮。甚盛事也。方針一錯。自升爲中學。有本來五六年級者。硬升爲中學一年級。學科是中學。教員是中學。獨惜無中學學生。於是有已升入中學而自願退爲小學者。於是有聞中學之名。明知其教員良好。而却步不前者。殘喘苟延。去年遂告結束矣。不謂某校向以收錄初高兩等小學爲宗旨。煌煌勅之章程矣。循是以來。十餘年矣。今忽宣佈開中學。名實固不符。而况男生女生均有懷疑而轉學者。是不啻蹈某某校之覆轍也。友人某。往者教高等小學。忽挂兩等小學招牌。鄙人規之曰。不如渾言之爲愈。否則多開一堂。吃虧不少矣。某友立撤去招牌。稱謝不償。彼某校長能遽翻前議否耶。企予望之。今忽宣佈開設中學。而其教員則皆小學卒業生。自己未嘗入中學。而顧可教中學乎。雖有文字優長之人物。止文學一方面耳。儀器也。算學也。物理也。未嘗問津者。雖起腳雲復生不能發一語。而何取乎高張其名乎。

明若按此可見民國三四年澳門學風之大概

德芸按澳門係屬僑民教育。教育部頗難嚴格取締。况在民國初年。情形更爲凌亂。內地私立



中學極難立案。澳門則當地政府極易許可。辦學者或虛張聲勢。或藉謀私利。及懸挂中學招牌。而設備空虛。自不能免。故先生此文。慨乎言之。

漸悟 廖甲寅

詞章關夫性靈。而不容以人力強。此事爲人人所公認。鄙人九歲學作偶句。已爲塾師獎飾。猶憶有偶句二。一爲「灘急橋聲酸」。一爲「古灶起寒烟」。鄙人亦以爲人之聰明。不下百種。詞章其一也。鄙人於帖括時代下之名家三十二名家亦流覽一過。其餘佳本彙彙數箇。而二十年來不能得一佳構。幾若詞章有神而帖括有鬼矣。十年前。有女生廖某。拙於偶句。三年來絕無效果也。鄙人讀范書虞翻傳至升弩射人法。乃試爲之。暑假時日日講偶句。日日出偶句題。而於動靜字注重之。恰二十日。而廖女生領會矣。去年於每小課必出偶句。出偶句必用動靜字。到年假前一月。而妍者妍。嫵者亦妍矣。今而知不容以人力強者。特教者無法以涵育之。薰陶之耳。佛言頓悟漸悟。悟不必頓也。教者其牢記升弩法乎。

邂逅

語云。物聚于所好。有時適得其反。鄙人十五歲時。塾師唐子升先生。朝講論語。一日忽講出書外。以食烟戒第一口。題諄諄言之。先生固戒第一口者也。鄙人誌之不忘。至今猶是戒第一口。視烟霞客爲怪物。鄙人不料在澳二十年來。同事不滿十人。然吸鴉片者居二。且同時聚於一校。向不知其如此。及知之。又不便以此損其名譽。然二人中有種種窒礙。大則經濟困難。賣鴉片店。至以其姓名揭之門首。聞彼店無賒帳云。甚而有不堪告人之惡行。皆吸鴉片所致。其小者則每晚四更。至早亦三更。乃返校。應門人厭之。彼每晚必往某店吸烟。此公又好消夜。故如此。不期而遇曰邂逅。鄙人厭烟客而烟客來。且同來。鄙人失察多矣。與人以口實。鄙人代彼分謗。回想前塵。自增顏汗。

期若按此篇與先時預備篇。爲校長者不可不讀。

圓方之商兌

論甲寅

凡言圓神。佛言圓覺。圓之爲義大矣哉。顧吾以方與圓比較。則圓之咎多。方之咎少。世人所謂圓通。派滑頭也。單料銅鑄也。皆非美名。而事實上又有種種令人不信不任者。孔孟皆惡鄉愿。謂爲德賊。

有見而云然也。至于方則稱之爲不入世。爲四方鍋。容有忤於人。而無垂於理。憎之妒之者。亦且愛之敬之。故圓不易言。幾如神聖。方即可憎。不失狂狷。鄙人更以眼前物理証之。古之屋梁圓。爲其藏污也。今改爲方。掃除易矣。鄙人有一圓印。以之蓋於文卷。未有一次正者。若方印則無一次不正者。合梁與印以察方圓。鄙人於是舍圓而取方。

願若按先生爲人方正。故云。當合板人簞讀之。

回筆 唐華真

鄙人每恨無同體力。不能爲羊叔子之金環。彭子大之郊特牲。蓋回之爲用妙矣。回聲也。回光也。稍明物理者能言之。而獨於寫字不明回法。三十年前。徐花農學使按臨時。經古場試卷。五光十色。隨人自擇。鄙人用殿試策爲試卷。場前竭力練習。以爲力透紙背矣。邑先達周華石孝廉。世人以殿撰才目之。鄙人於是就正焉。先生曰。君字墨氣未化。試以顯微鏡映之。則有若大戈壁小戈壁然。鄙人爲之爽然。請教化之之法。先生以手作模。有虛回落筆一語。試之果然。夫虛回落筆。其理甚妙。先生悟此。固從千錘百鍊得之。其必授徒習字時漸悟得來。不然。工書者必不需乎此也。何謂虛回落

筆先用手作虛勢。憑空一竄。回歸左方乃落筆。墨無不化矣。蓋運力於回也。鄙人嘗冥思此法。例如擠之於牆。其背未甚痛也。若猝而引前乃擠之。背加倍痛矣。虛回當即此理。鄙人往臨張猛龍碑額。其字方筆也。玩其橫筆收法。數年不悟。偶用回法。得之矣。幼年塾師教訓。止云千金之收筆用回便圓。而方筆未有道及。橫畫之收筆更未有道及。故憤悻至此。某甲門徒。凡寫方格。落筆必圓。偶看之。則用回法。于橫豎筆之起端用回。故如此。及見桂南屏太史榜書亦如是。大約習小篆者必不能不用此法。遂而用之楷書。遂覺其字寶垂露矣。夫回筆乃圓。夫人能言之。而收處回爲普通回法。起處回則少有能言之者。企之收處使之必圓。利用回。夫人能言。橫之收處使之必方。利用回。則少有能言之者。鄙人作野人芹曝之獻。竊願授徒者研究之。或問曰。起端如何可回。答曰。例如一橫一豎。分作十枕。由二三枕點筆。卽縮而上之。縮而左之。如是焉爾。

先時之預備 雜學

仲尼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是故爲久遠之計者。曰伏臘。曰下核。曰種因。以言政治。如英國平稅一事。明計學者持之蓋久。然卒莫能行。後議者以理財啓蒙諸書。頒令鄉塾習之。至道光間。遂阻力

去而其令大行。預備與不預備之判耳。至如宗教。有預備者廣大。無預備者狹隘。豈惟狹隘。正在若存若亡之際矣。蓋此亦關乎忍耐與不忍耐。其勢可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夫預備豈必在大。卽以教授論。雖一文一字亦然。以鄙人見聞。有授五種字課而不識其音者。臨時查字典。則眼花昏眩。不知其字所在。只得語學生曰。此字待查云云。此不預備之累也。然此猶曰光明磊落。待從容暇豫時查出此字音以告學生。學生猶諒我也。更有不豫備者。其授文也。臨時查字典。此字一音數義。倉猝間僅閱其第一義。而所授之文適爲第二義。遂至轉輒而不可通。強不知以爲知。而學生受其謬論。貽誤終身。更有年長者向識此字者。反生疑惑。若曰。豈此字有別解耶。而按之所解之事實。則成爲怪聞。不無有腹誹者矣。此不預備之累也。若課紳書行草最爲通用。我國人不習草書。乃學者通病。不諳固不足怪。然行紳大紳。兩不相蒙。以大紳授徒。實與之開古玩店。而非與之開米店也。然猶曰。我輩好奇。不妨博見而強識之。乃因不預備之故。十個字之中。而有行紳有大紳。竟有一通行之字。而授以楷書。此又不預備之害也。地理歷史更不可不預備者。乃有授學生以地圖。而填一順天縣者。夫往日之順天府。大興宛平。卽其附郭邑。卽如薊之邯鄲。粵之南海番禺。而莫不能謂廣州府。

有廣州縣也。當時學生不譁然者。學生之厚道耳。此不預備之累三也。歷史姓氏。華歆夷歆。理由俱在。教員授歷史時。偶不預備。則向奴種之劉聰劉暉。謂爲中國人。南蠻種之李雄李勢。又謂爲中國人。旁人聽之。毛骨悚然矣。更有琅琊王容會稽王導子江夏王鋒等。謂封爲某王。而姓則可馬也。蕭也。不預備遂至謂姓王矣。安得不令學生狐疑耶。鄙人今以預備自勉。並以敬告同業。凡講授某科。雖平時極熟。亦須預備。何者。現在學生之程度若何。宜淺歎深歎。詳以畧歎。不能謂年年此科。如此講授也。今年之七年級。與去年之七年級迥不相侔。此時有之事也。更有一節願以奉告。豫備固已。而何以書爲豫備。則史學之讀史方輿紀要。地理學之地理學會都氏圖。不可不案置一編也。或問預備何以曰先時。夫臨時查書。倉卒貽誤。如上所述。故標揭曰先時。大約隔宿爲妙矣。不信此說。則貽焉疾焉窮焉而已。

期若按讀此可見當日之師範人才。凡此皆當時實事。非泛言也。而先生之心苦矣。

節欲 津中真

教師上貨之本原。節欲其第一著矣。鴉歎雀歎。大約犯此病者十居其五。世有禮拜六教員局之說。

謂欲貪耳。若夫鴉雀。則不必禮拜六。而亦有不能自己之狀。煙癮者。更無定時也。貨財耗矣。精神耗矣。光陰耗矣。無貨賣之困難。卽基於是矣。昔周子通書云。主靜立人極。其自注曰。無欲故靜。然則周子之斤斤爲學人說法。惟無欲爲上乘法。無欲固難言。而獨不可節乎。課堂之上。神昏氣沮。果何故也。欲不節也。講授批改。動輒得咎。果何故歟。欲不節也。上堂時間以外。鴻飛冥冥。糊猴大哄。果何故歟。欲不節也。更有課時之內。而自由行動者。更不必論矣。無論其他。第爲治生計。種種方面看。亦以節欲爲不二法門耳。

明若按此亦當時教育界怪狀之一。

無貨賣 作學賣

尋常一店子。貨未沽訖。便須上貨。夫人知之矣。惟教師往往昧此。學記有言。惟學學半。又曰。教然後知困。卽示人以上貨之法耳。今之教師。其所謂消遣者。卽上貨時期。而彼偏耗精神於此中。及至應市之時。苟且了事。靠教授法爲生活。不知教授法不盡可靠。容有教授法所未及者。亦有教授法所畧言而仍須自己研究者。有一老塾師云。沖水而不加葉。則茶之味薄矣。此言可爲教師當頭棒也。

脩脯加厚。教師亦與海員同一心理。但有程度畧高之學生。則學科不能擔任。加薪亦成畫餅耳。天下事未有逸獲者也。世有教師未嘗入學堂。而學科均由自修得之。故視田絕無惡歲。而羔雁且絡繹於門矣。愚見以爲教師之上貨。卽於預備時儲蓄之。不必口沫手膩。而貨物自然充足矣。俗語云。無貨賣。正可爲我輩警告也。

朗若按當日海員因要求加薪水而罷工。

#### 讀新唐書法

民國四年乙卯

新唐書事多文簡。遠勝舊書。久爲史學家所公許。然使學者苦於索解。厥謬有一。史漢奧質而其意自暢。新唐書過於塗澤。大有札闊洪庥之病。歐公所譏。不能爲諱。舊書張說傳。其榮多矣。易以芬芳多矣。舊書杜甫傳。一夕卒。易以一昔卒。此換字之謬也。舊書尉遲敬德傳。自是獲免。省爲普原。舊書元稹傳。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紹。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何等明瞭。亦不冗贅。省爲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不著官名。而偏綴里居。未標給券。而徒云乘驛。觀濶甚矣。讀者茫然。此省文之謬也。具此二謬。舉以例餘。今爲諸君略定指鍼。毋爲耳食。讀



新唐書未了者。以舊唐書證之。舊書不啻新書之注矣。其有遺者。新書雖首。而連篇累牘。二百餘卷。何時可了。論夫事蹟。則首尾載之史畧。即其前型。然仍嫌太簡。每傳中。有必須點者。有可點可不點者。有不必點者。今以陸贄傳爲例。奏疏幾及萬言。取資治通鑑以爲比較。提要鉤元。其法斯在。昔康南海謂學者必須案置二通。蓋謂通鑑通考。有通鑑而史可并讀。雖無全史。而專事通鑑。已得綱領。并無糟粕。誠良法也。通鑑目錄。大可檢看。否則編年體例。一人之事。動隔數卷。雖紀事本末已開捷徑。然以陸贄相業。而紀事本末不及之。其餘可知矣。博極羣書。以新唐論。有許多事。故未及搜羅。而通鑑從別書采入者。唐代如是。歷代可知。胡注精覈。解釋明白。評議允當。省讀者思索。釋讀者疑團。絲牽繩貫。鉤稽掘鑿。咸烈王以後。五代以前。舍此不由矣。因論新唐書並及之。諸君可知所從事矣。

閱唐書列女傳

卷之卯

舊唐書列女傳。始偏重貞烈一派。以前未有也。宋初編唐書。仍舊唐之謬。以如許時日。如許精力。乃成斯傑作。而列女傳獨不同頭。一看范書。豈百忙中未及此耶。然吾觀數十年來。修省志邑志。開采

訪屈。大抵於節烈貞潔。收錄爲多。豈女德止如是耶。勸人以死。責人以難。已失中庸大道。抑唐以後文學退化。操筆牘作說部者。多爲憑虛構造。而里閭軼事。摭察者少。若家乘。若碑誌。若賢傳者錄。日見闕乏。果爾。則文學退化。卽史實可以決之。推而言之。史漢於個人列傳。多紀平生事實言語。至在官政績。不過傳中之一部分。而宋史則否。蓋宋史一年成之。則絕少摭訪可知。而當日傳記雖有佳者。然不如漢晉之多。亦可推見矣。

乳母乙類

鄰人雇乳母厚其酬。朝夕食飲精品比主人豐。僕嘆咄久之。主人曰。母以乳飼小孩。欲小孩之壯也。以精饌飼母。卽所以飼孩耳。僕恍然於教師矣。王荆公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曰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主。公其知道乎。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學者教師之乳也。母欲厚其乳。必資精饌。教師欲厚其學。必多讀書。多讀書而所以授徒者。乃爲厚乳也。今之教師。謀事畢卽團聚閒談。其者冶游又麻雀。彼曰此樂。倦針勞之術也。夫冶游又麻雀。獨不勞乎。倦乎。污道德。傷名譽。姑勿論。願自問有乳母之責。而不思所以厚其乳乎。誤已誤人。恐亦無以自解。

期若按此爲不負責之教員言之。蓋亦有所指。蓋當時之爲教員。多屬村夫子之變相。非若今之師範及中學大學出身者也。

玉清按教員職責。乃爲國家育才。今日之中小學教員。能知此旨者寥寥。大抵爲喫飯計耳。而嗜好娛樂之多。又不齊治遊又麻雀者。其志不純。其身不正。何以爲人表率。直殺人子弟耳。此風俗所以日瀆。而人心所以日壞也。

韓幹畫馬之印

學師範者。游學東西洋以求之。否亦搜羅管理法教授法以研究之。有未嘗爲蒙師而爲師範教員者。有曾爲中學大學教員而亦爲師範教員者。他國未必如是。而我國師範學校則多有之。此學務所以未見其進也。僕嘗戲擬一蒙學研究會簡章。其一。有子女者。「婦女界不在此例。」其二。曾爲蒙師十年者。二者具備。乃可入會。此似戲言。非謬說也。國文教科書。僕于戊戌遊日本歸來即實行之初時多未妥者。隨將所擬。問小學之學童。彼答某句難讀。某句難解。正如黃祖腹中語矣。家居聽小孩學語。察小孩性質。因以施之教授管理。異常奏效。卽如小孩學語。止能叫一伯字。教者只以大

伯二字引之。加多必不能。因悟初學作文。必以學生成文之數十字者引之。最易見效。而學者殊不苦也。成人與童子殊不浹洽。若童子與童子相聚。必年相若者爲投合。作文亦然也。倘混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二語。皆不知爲成人言與童子不同也。故研究師範者。仍以學童爲師。是爲神品。昔有人問韓幹馬何所師。對曰。內廐馬皆吾師也。先得我心矣。雖者曰。管理教授法各書豈不可用乎。應之曰。其妙無窮。惟在心得。况時不同。地不同。俗不同。九方皋相馬。賞其神駿而遺其牝牡驪黃。卽此道也。

嶺南學生報序 乙卯

欲新中國。必培養未死之人心。欲培養未死之人心。必由學校。未死之人心者何。少年也。老者壯者。心死十之八九矣。死於利。死於誕。死於狙詐。舊者死。新者尤死。希望惟在少年。夫今之少年。亦與死鄰也。智慧愈增。心死愈速。科學不啻爲其催命符矣。故培養未死之人心。舍新教育之學校莫由。或曰。教會之學校夥矣。人才不出於是也。應之曰。教會學校。皆以重生教人者。然教授也。管理也。不完備。美哉猶有憾。鄙人於嶺南學堂稱觀止矣。道德根幹也。學校枝葉也。根幹枝葉。勃勃有生氣。是

之謂材。嶺南素以管理著者。管理含兩大端。一道德。一學問。往聞考遊學考某某等學堂。嶺南獨優勝。學校之管理勝也。遷就學生。粉飾形式。辦學通病。嶺南無之。故材特多。關於道德者可不贅焉。學生界前數年出現矣。嶺南寓澳時。鄙人似曾著一遷校記。刊入此報中。以誌相思。忽忽幾何年。學生界初起。似動人認看若干分者。後以津貼太多中止。此次再接再厲。是否學生各認一分。與我校年報辦法將毋同。且非月報。亦易爲力也。鄙人聞此。投袂而起。一公一私。此報出爲各校模範。且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心所欲而未得者。令心死者。心未死者。各各領益。此公也。鄙人得以悅性怡魂。得以望表步影。而舊生徒迭入此校者。於泳塢。於沐浴齋。又得以拭目觀厥成。此私也。製造不死之人心者。嶺南學堂也。其驗方新編。則嶺南學生報也。以序文相屬者。陳輯五。作序文者。陳子襄也。作序年月日。則一九一四年十月廿七日也。

嶺南女校招生序

乙卯

中國人之可爲聖人者何等人乎。婦女是已。何以知之。以僕所聞所見所交涉知之。於何知之。於金錢來往知之。夫可爲聖人之婦女。非通文字之女生也。乃目不識丁。呆如木石之婦女。而其夫其父

又學中學西者也。僕所閱歷如此如此者。不可勝數。或問曰。男子獨無之乎。曰。所云如此如此者。婦與夫反。女與父反。至於自作自爲。而有合聖人之道者。又村婦厨婢等輩也。又更僕難終矣。夫以可爲聖人之婦女視男子勝者。豈性質獨異哉。社會優勝之故耳。婦女不與門外人交涉。少受欺詐者之影響。故率其良知如此。世有謂婦女社會爲惡社會者。皆未於根本上默察之耳。根本者何。錢財交涉是矣。夫婦女之質地。甘受和。白受采。可以學道者也。顧今日女學萌芽。以爲讀中國書。作中國文。將來爲賢妻良母。苟如是是亦足乎。足又不然。何則。有一國智識。而無世界智識。不可也。故有入西文學校者。爲顧西文學校而非有基督教理浸潤之。則所云可爲聖人者。質美未學。無以持存。涵養。無以發榮滋長。是亦一缺憾也。兩者賅備。遊學歐美。其完滿乎。顧重洋遠涉。牽於人事。憂憂難之。亦臨淵羨魚耳。學生奉獻女士。遊學美國八年。今發大心願。組織女校。爲我粵完滿女校之先河。以女士天性之懿。家訓之良。加以研究之深。閱歷之久。而成此女學。入新校者受良美之教育。自茲以往。爲一家之賢婦賢母。爲一國之完人。以前種種昨日死。以後種種今日生。我國之家庭之社會。胥于斯卜之。可爲聖人之婦女。其諸有樂于是而務求達至高之希望歟。

俗所謂板。譯言之。卽硜硜。易稱介於石。孔子名之曰鄙。曰小人。余竊願爲鄙。爲孔子所謂可以爲次之小人矣。不板之原因。始於見不到。卽見得到而握又不定。大約風氣上之順情二字敗之矣。以至淺近者言之。假如余欲此時讀某書。辦某事。忽有朋輩引之去觀劇。去遊行。去宴會。余因順情。故隨之去。若曰此無關要害也。板則拂人意。傷感情也。故油油然與之偕也。余以爲欲作孔子所謂可以爲次之小人。而不作孟子不必信不必果之大人。必自此等事始。余閱歷不多。然思不板之累。敗道德。敗名譽。敗經濟。皆不板貽之。有時見不到而不板。有時見到而仍不板。實言之。自責曰胸無定識而已。不板之情狀。或牽於勢。或徇於情。或誤認爲入世。或以爲偶一爲之無大礙。或以爲利害所在。因小失大。種種慫我怵我者。百出其途。而板之一字。遂搖動迷惑。而如禰正平之名刺點。盡俱滅矣。徇情之事。或以眼淚。或以屈膝。或以甘言。或以一死恐嚇。若作板人。則四者皆退處無效。余聞法國執袴子某。前一女優。傾家與之周旋。其後桑間濮上。哀求女優。女優曰。余深感厚意。然君之所求。非我所願。執袴子曰。卿拒余。余欲槍自斃矣。女優曰。欲槍乃君自爲之。于余甚事。執袴子卒飲槍死矣。

廣雅。孝。敬。朱。蓉。生。師。板。人。也。有。生。某。吸。鴉。片。烟。者。斥。之。退。學。生。某。長。跪。哀。求。先。生。亦。與。之。對。跪。卒。不。允。所。請。之。二。事。皆。目。擊。者。所。述。當。不。虛。余。向。讀。論。孟。竊。欲。刪。去。經。經。小。人。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章。以。爲。貽。多。少。人。藉。口。敗。多。少。人。德。性。乃。四。書。中。之。污。點。也。朋。輩。中。板。人。輒。爲。人。謾。謗。誠。亦。有。不。利。于。己。者。然。其。人。皆。君。子。一。路。人。今。世。安。得。大。人。其。人。者。余。欲。尊。此。等。人。爲。大。人。矣。而。孔。子。則。曰。小。人。也。殆。別。有。奧。義。鳩。摩。羅。什。所。謂。學。我。者。病。也。

九歲學生與十二歲學生 李丙說

古者八歲入小學。殆足八歲。即今所謂九歲者。其於生理學。煞有體認矣。我國普通學年。以七歲爲定。而實則六歲或五歲有奇耳。

余於此事時時留意。問諸舍弟子。詔亦不約而同。蓋謂九歲人塾爲合。或此時腦慧萌芽。精神頗強。故一年所得。與七歲人塾。至九歲時之年所得相等。但此事煞有難處。童子在家嬉戲。爲母者不堪其擾。難一欲速。乃普通性。待至九歲。恐負流光。難二。家家七歲童子入塾。而我子尙困於家中耶。難三。故九歲入塾。非其病。卽有家教。乃如是。然則教師對於七八歲學生。財如之何。曰。少其學科。淺其



訓語。緩其訓音而已。

童子作文。以十三歲爲宜。此又經驗而得者。子韶弟亦云然也。先師陶公春海。其世兄十六歲。乃開筆作八股。半年完篇。且佳。蓋聽受領悟有年。一旦動筆。水到渠成矣。但此事以之對于子女。則可。教師以此爲教法。東家未有不言其謬者。然則教員又如之何。惟有多作記敘文。出題慣之又慣爲宜。昔范文正公爲湖州教授。必自作一文。乃出此文之題。如難則改。教員宜師其意。

元日示學兒 丙辰

癡痰未盡去。喜汝爲書癡。書癡過乃父。癡駭駭言之。今日女郎輩。棟棟嫻威儀。言語工酬對。四座爲舒眉。人各有短長。被嘲無可辭。枝葉愛藏蕙。本根尤務滋。女鑑成半冊。文苑乃所遺。斯夕一披覽。惟念茲在茲。大真雖有鑿。卽此權門櫺。讀書貴一得。行路無兩歧。世態多蒼白。凜凜毋推移。智愚非定名。古哲貽我規。努力崇懿德。成器自有時。

講解讀之教授法 民國八年己未

今次研究講書解書及教授法。至令學生用何法讀書。是亦教授法之一種也。講書以簡而明爲合

式乎。固已。然此乃屬解書範圍耳。今專就講書之聲音節拍上研究之。鄙人嘗閱日本人雄辯學一書。猶記憶第四條宜用手勢云云。從前坐講。今則立講。似勝從前矣。立講則手勢可用也。古人亦云。口講手畫。此法由來久矣。何獨演說。顧講書最難是緩。大約急是教師之通病也。試觀令人唱劇。以字字清者爲上乘。字字清者。緩之謂也。爲初等小學固宜緩。卽爲高等小學爲中學大學亦宜緩。此學生所最歡迎者也。或曰。急與緩乃出自天籟。有欲緩而不能者。不知不然。苦練乃可耳。難者曰。緩則時間不足矣。不知不熟者急而非急。熟者緩而不緩。在聽者可以比例得之。且講一句而有某字可稍快。某字可緩之又緩者。大約遇生字則務使有聲尾。如反切音之反爲合。例如一雙蝴蝶趁香風。一雙蝴蝶香風六字。熟字也。趁字則生字矣。講至趁字。則拖長其聲而重言之。彼學童入于耳。印于腦矣。小兒少年學行。毋誘之曰。行行。落地執個橙。六字之音。恰與孩子之步相配。緩何如乎。至如聲之大小。限于天生。然有重要處則大聲出之。以醒腦筋。餘則平平講去可矣。無低聲則不能託起高聲也。爲初等小學講書。雖不必如演說然。卽其意亦良得也。

解書之法。淺而已矣。鄙人嘗于舟次聽講古作生涯者。猶記其講馮驩彈劍。此等史事。本非粗人所

了。然粗人歡迎之者。以其譯爲淺說也。彼云馮驩所帶之劍。劍頭之繩亦未有。只以大紳綁住云云。鄙人聽至此。爲之恍然久之。以今言解古語。夫人知之。但其中有術焉。有時淺解而仍難曉者。則渾解可耳。例如消遣之遣。散也。若云藉此消散。則不知消散何措。若云藉此消散得閒之日。則語近長贅。鄙人偶閱某女師解消遣二字。以過日子解之妙矣。此渾說之法也。又有以旁証爲法者。或引今。或証古均可。例如古人學長生之術。則辟穀。若言其當然。有何趣味。必澈始澈終言之。乃能令聽者解頤。數多土性鹽類。土性鹽類能令人老。能令人短命。何也。以鹽淹魚。則魚肉實矣。此老之証也。土類鹽類日久。則令血管淤塞。死之一原因卽在此。格致類編延年益壽論。可參觀也。番薯之土性鹽類比米較加。故凶年以食番薯果腹。正爲此耳。凡學仙者必靜坐。其法與辟穀相輔。蓋動作則費去身料。故必須食飯。若靜坐則飲水可矣。例如人每日三餐。夜則不食一餐。爲其睡則不去身料。不去身料。則可以不食耳。長生之術。似屬杳冥。然可以鏡而得之。靜坐故可辟穀。辟穀故無土性鹽類淤滯身內。法可推而知也。又如公冶長通鳥語。格致彙編所說明。亦可參觀得之。有人問公冶長何以通鳥語。答曰。凡上等人用字約七千。中等四千。下等四百。如農人車夫等是也。驟用六字便足。

鳥翼多。亦不過數十字。猜則一二字可矣。公冶長之通鳥語。習而知之。無他術也。動物能通人語。則人通物語何難。叫雞朱朱。則雞自來。叫貓貓。則貓自來。卽此理耳。更有引古證古者。例如鷓鴣一物。謂以鷓鴣之筋爲弦。省文爲鷓弦。比之濯錦以魚。頗難解去。不知以魚者。以魚膏也。省膏字取句法。齊整耳。上文云洗金以鑿故也。此又爲高等生解書之法也。由此推之。凡用旁證者不一而足。例如張祐金陵渡詩。潮落夜江斜月裏。裏猶云處也。證以李羣玉題王侍御宅詩。綠陰十里灘聲裏。同一用字法耳。更有以溝通爲解者。素翁見在是也。有以就本句作特別解者。好口輔爲情。探湯爲試。前人已示我良法矣。

讀有分讀合讀。然必先分而後合。齊潛王命吹竽者。一一吹之。理可通也。分讀合讀。不如隨讀。何謂隨讀。教員讀一句。學生合隨之。或令學生好口音者。立於教員案側。向諸生讀之。讀一句而諸生隨之。一則教師節勞。二則學生以爲樂趣也。質而言之。學生回家後。視讀書爲苦。惟在堂上多讀。少有不熟書者。初等小學尤宜在堂上多讀。惟必先生導之。此事先生又不可畏勞耳。

頃聞研究講法。乃聲音上高下疾徐耳。若夫發言須有宗旨。經則致用。史則貫通。文則比例。比例外

因材因時。又其要中之要也。實行致用貫通比例。無論講何學。不能出此範圍。致用者。通今之謂。貫通者。一條鞭之謂。比例者。問一得二之謂。貫通法于文尙少。然秦漢文法如是。唐宋文法如是。亦貫通之例。但不多耳。文之致用。如王陽明答毛憲書。曾文正原才。均非僅以詞筆見長者。直可爲修身語錄也。有德人之文。類此者多也。

朗若按此乃師範之精髓。今之言師範學生。恐未必及之。對于讀之一層。尤未經人道。近年始有研究。朗誦者不可不玩味此文。

作文教授法

民國八年己未

教初學作文最爲困難。然於未作文之前爲之預備。亦自易易。質而言之。預備於國文讀本而已。預備於國文讀本數虛字而已。請與諸君論國文讀本。鄙人流覽小學讀本。不下數十種。最先者爲日本國文讀本。鄙人之創爲讀本。實因見日本讀本而爲之。此時商務書館尙未出見也。我國讀本。非無一二適用者。普通讀本淺而活。無錫三等小學讀本不淺而活。雖非注意初等文法。而亦算爲合式之讀本。此外有四字成句如十七史蒙求者。有全叙實物實事如黃門史遊急就章者。夫人知其

不可用矣。近年以來，各種淘汰淨盡。止有商務中華二局本。揆厥原因，資本不多，因之人才缺乏。如普通無錫均出第三本即停止。鄙人自編初等小學讀本，自謂有效，亦有同志助資付印。然涓滴之水，何濟涸轍。安能辦到教育部審定乎。此亦學子之一大不幸事也。我國文言互歧，故初學作文，比之外國爲難。於是作文所淵源之讀本，不得不斟酌力求合式矣。讀本之合式者：一曰淺不淺之別。有甲乙二本於此。甲本下字曰咬曰賣曰尋曰笱曰煖。乙本下字曰嚼曰覓曰籠曰煥。不合者：二曰順不順之別。甲本曰弟極歡喜。乙本曰弟悅甚。甲本曰以竹擊之。乙本曰擊以竹。讀者何苦何樂，不問可知。不合者：三曰虛字多少之別。最通行之短句，凡乎哉也矣等字多刪去。彼以爲童子不領會語助字耳。然咩啫呢略等。童子無不能言之。夫童子既有咩啫呢略等語，則乎哉也矣等字可用矣。而必使童子讀無語氣之書乎。夫耳之爲啫，矣之爲略，乎哉之爲咩爲呢。諸凡此語，均可以至淺俗之語氣解之。語氣之文字，必捨而不用。是直乘夾板船出洋歷二百有十日，乃到美國也。不合者：三。然則不雅而淺，不練而順，不文章而談話，斯爲合式之讀本矣。基礎卽具於此。關係非淺鮮也。鄙人近閱女師範孟母擇鄰題文，有一篇每段另起者。第一筆收句云：蘇陶爲效。大足以味

天真者也。第二筆起句云。人當童年。此乃動起之法。然無虛字以引之。則遂成兩概而已。又一筆收句云。孟子後成大儒。又有一筆云。可不以孟母爲正鵠。此乃中坊間讀本之毒者。在彼記敘體儘可如此。不苦學之。遂成企不穩之狀矣。鄙人曾著小學釋詞一書。因行譯文之法。頗爲見效。譯文者以雅譯俗之謂也。先擇至通行之反轉直落及收束等詞譯之。亦用由淺而深由少而多兩法。大約能譯「夫」字。便有程度矣。譯文亦頗有條理。如初時譯就算一字爲難。下句明標亦字。或譯都字爲亦。則上句明標雖字。總之一段中必有一二字爲彼所必能譯者。彼方不苦。或初時令其按圖索驥。亦是一法。初時以第一二頁爲範圍更好。否則目爲之倦。在成人尙如是。况孩子乎。譯文之後。繼以填字。亦是由淺而深。由少而多。由半暗半明而全暗。其功課當在譯文後。然不如譯文之多時日也。兩者既熟。則串句宜。串句者。作文之引子也。鄙人尙不用串句一法。有東家以此爲言者。乃試用之。初以爲出一山字。則上山山下等造句耳。鄙人以爲如此尙非撞法。某日出讀書二字。一生云。讀書明理。豈不順乎。然與作文尙相隔也。于是爲之加字。讀書之下。加以自能二字。則串下之法也。再加句。彼云讀書明理。爲之加二句云。若欲明理。則不可不讀書矣。如此爲之。不及一月。各各成一筆。

文章矣。初作文時。題目宜眼前。且須字少。至多兩字可也。不用說記等字。只隨他任意寫來。層次井然。虛字亦一的不差。此時方知讀本多虛字之效也。蓋熟讀虛字多之國文讀本。一得躍而層次井然。然則虛字不特有益於用筆。且有益於命意也。當此之時。以初等文編授之。迎刃而解矣。以學生之文教學生。其理與教孩子學話相同。孩子團聚。好與年相若者親近。其同者一。教孩子以一字後。乃告以二字。如曰伯。而後教以大伯。曰茶。而後教以飲茶。孩子學語。意欲飲茶。而口只曰茶。此其證也。近日有初等論說文範等書。比前時教作文爲易。究不如擇學生文之有層次。而虛字多者以爲讀本。其效可立睹也。故初等文編。不可不加重研究也。

則若按得此可見注重以譯字爲初學作文之下手法

聖士提反義學勸捐啓 己未

西人之行善舉。有如霸者之占土地。其中有競爭之意焉。有求勝之意焉。善用其競爭求勝。故善舉日多。亦日新。聖士提反諸君簡煥章等。發起義學。垂問於僕。並委僕爲視學員。僕竊以爲義學者。救國之命脈也。願近日義學星羅綦布矣。若循例招生。循例延師。有類具數。然昔王荊公延塾師。必求



博學善士。僕竊謂義學雖不必如此。然師其義而行之。當求新法教授之師。何者。義學生肄業期短。故必用簡捷法。而諸董興此義學。又以助國爲揭。則所以灌輸於義學生腦中者。又非第令其畧識字粗通書札而已也。職是之故。延師非厚其薪俸。不能就聘。而所以待學生者。又當與尋常義學稍異。經費其待踴躍矣。第諸董皆學生。皆分利時期。合力爲之。亦寥寥耳。仁人君子乎。在家爲賢父兄。在社會爲善長。其諸樂爲贊助乎。不禁馨香祝之爾。

玉清按先生致力小學教育。更注意義學教育。其義學訓蒙條例一書。作於光緒二十二年。大意謂義學爲貧乏之農工商子女而設。彼輩讀書一二年。便須出外傭工謀食。故必須讀其所用。乃不荒廢時日。其方法一曰認字。即認熟實字一千虛字一千之婦孺須知一書。二曰算學。無論珠算筆算。加減乘除爲基本之學。三曰教信札。即運用婦孺須知之字以寫信。四曰擇讀小學。即擇讀朱子小學之切實有用者教之。使學生能知倫常大體。五曰學分大小。以爲每地不祇設義學一間。即東南西北各設義學一間。以便近地貧兒就學。另於中站設大義學一間。俾有天分而志向高者得升學機會。其餘尙有擇教去留延師字形寫法數章不贅。要之先生

學生爲人羣服務。尤肯爲貧苦人民着想。不愧貌善心善。熱血熱腸。

聯愛女校招生啓 已未

邇來風氣大開。中智以下。均曰興女學。興女學然。竊以爲今日之女學。與往者之女學異。往者權輿俶落。則偏設女小學宜。今則小學星羅密布矣。似宜引而上之。化而裁之。且以女學云者。與國學有絕大之關係者也。男子趨重蟹行文字。本港尤甚。故欲存國學。必賴女子。或曰女子即遠於國學。有何裨益。曰是不然。何者。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女學者。幼學之母也。昔王荆公延家塾師。以博學善士爲準。或難之。公曰。童子先入爲主。非此莫能獲良好結果。同人有見於是。欲爲女子施以頗完備之國學。以女中學爲主。而高等小學附之。中學均含有師範條理。心理論理等學外。注重子說文行艸。至刺繡等美術。則緩置之。書法亦美術之一。較彼等爲有用耳。秦昭王以楚之鐵器利而倡優拙爲權。倡優拙何以可懼乎。謂此卽其遺慮也。竊忖特見。不苟從同。至於經史子理文等學。專精涉獵。循序而進。挈領而行。以閱書爲博取之方。以日記爲速進之術。此則同人區區興學之意。而竊服役子社會云爾。

此次教員聯合會主席單先生以完美之教員爲題。委鄙人演講。鄙人未能爲完美之教員。安敢論完美之教員。然咫尺見。管窺蠡測。姑以鄙意所及。就正於諸君子可乎。夫完美者。形容之詞。猶云佳果爾。果之佳者莫如荔枝。色香味均有。則可謂之完美矣。願果之佳者必由於核之佳。核之佳者必由於胚之佳。黑業之佳固佳。大荔之佳亦佳。今所云完美之教員。不敢妄言黑荔之佳果。止大荔之佳果已不可得。所謂具體而微之教員是也。鄙人竊謂欲得完美之教員者。必先有完美之學生。以已成就之完美學生。栽培將來之完美學生。非研究胚字不可。鄙人於二十四年前。東渡日本。晤老教員橋本海關君。曾以植物中之胚字問之。橋本先生適餉鄙人以大紅柿。隨舉柿核中之綠心。有如蓮子心一般者示鄙人曰。此卽胚也。凡枝葉花果皆寓於此胚中矣。繼而導往幼稚園參觀。彼女師所引導一切德育智育羣育。均于幼稚園教科具體而微。約舉一二。如廿一種恩物。則幾何三角起點於是。此智育也。有客到則行禮。又學答謝之禮。此羣育也。德育則隨時隨事指點之。此又實行以爲榜樣。而非賴有教科書矣。鄙人於學生之小胚。稍有所見。因而研究學生之大胚。有大胚之

學生。然後可以教小胚之學生。仍不外具體而微而已。何謂具體而微。姑置勿論。請言具體而微之原因。蓋有因乃有果也。一曰忍耐。此間女師。不及成童即爲人師。有一女師對鄰人言。謂十四歲已助教矣。記有云。果實未熟。不繫於市。魚不滿尺。不繫於市。安有生穠之好果子。二曰自修。將來之教員可以求學。現在之教員從何求學乎。惟自修可以馴至完美也。例如乳母。主人必供以精饈。而後其乳良。乳良而後有補於嬰兒。又例如飲茶。止開水而不加葉。茶味何有。然此事實難。鄰人授徒二十餘年。所延助教。能自修者止有二人。餘則除所授之書外。不肯流覽。甚至所授之書亦不肯旁參。以爲所授之資料。此中亦有原因焉。一則上課鐘數多。上課畢則疲矣。開時即倦時。惟教員知此况味也。此爲一原因。男教員多中年。加以寒士。稍有所入。亦於服物應酬用去。一年能買十元之費。已落落如晨星。遑論其他乎。此爲二原因。更有耗無謂之費者。又三原因也。女教員將母同。鄰人不得而知矣。三曰買書。(雜誌在內)欲爲具體而微之教員。當有具體而微之書籍。女教員之不肯買書。比男教員尤甚。嘗見有女師範生不肯買二元有奇之書。至考試前乃從友人借看。故考試時答語多錯誤處。蓋未有頭緒之學問。必自有其書以供研究。借閱數日。過眼雲烟。從何取益。設聽講時

有書與聽講時無書。孰得孰失。不言而喻。故節衣縮食亦須買書。而況不至如是者乎。四曰得師。假如  
有教員曰。余肯買書也。但所買何書。所買書何為先後緩急。非得師不可得。師非必日親函丈也。  
有受業之師。有問業之師。周咨博訪。而門徑不誤。此其要中之要也。有時商埠中果無其師。則輻軒  
語。今輻軒語讀書分月課程。中外門徑。亦可採擇。然究嫌其浩蕪。則亦以輻轉求師為妙耳。願師亦  
殊難其人。有博通之師。有熱心之師。有閱歷有得之師。合三者而後可為完美教員之師。合之固佳。  
分之亦可。總之認定此三者以求之則可矣。鄙人更有一說。師之云者。小學生即吾師也。昔韓幹畫  
馬。人問何師。答曰。馬即吾師也。我輩教員亦當作如是觀。竊以為教法隨時而悟。例如讀至某句不  
易熟。則某句宜改。某句解不易明。則解語又宜易。鄙人於時間之長短。曾得之小學生之自陳。益信  
諸凡教法。總以學生為師可耳。此四者完美之理由也。質而言之。有完美之學生。乃有完美之教員。  
願初為教員久為教員者再三思之。管見如此。請教請教。

訓蒙 卷之三

蒙台棧利教法。余不知其詳。要之化學校為家庭而已。無一定之坐位。無一定之時間。務使學子視

己爲慈母。有愛戀而無教畏。如是焉爾。近日歐美教育家多反對之。鄙見以爲教一二年級生。必奉蒙台梭利教法爲金科玉律焉。余已試行之而有效矣。

有人問某教師曰。先生何以不教幼班生乎。某教師答曰。余所講。彼輩不喻也。某教師之意若曰。深人無淺語耳。然與淺人言淺語。獨不可耶。如某教師之說。則不收納幼班可也。而某教師收納幼班生。聞有人云。某教師令女師教幼班生也。夫某教師以深語不合授幼班生。然其一年級生之課本。則爲「小學韻語」。此書從朱子小學點綴而成者。語雖韻而實深。與讀朱子小學無異。據彼一年級生云。純是女師教授。而說得不明不白。果爾。則又以淺人說深語。而一年級生昏悶甚矣。余所聞有如此者。

往者「蒙館」止教初等生。「講解館」則教高等生。自有兩等小學之辦法。而初高並收。爲校長者往往忽畧初等生。更忽畧一二年級生。誠如某教師所云。我所講深。彼輩不曉矣。往者嶺南學校初設在澳門時。校長爲尹士嘉先生。自二年級以下。均教員分任。惟一年級則尹先生自教之。蓋初級爲此後之基礎。而所授之材料。又非嬰孩通者所能擇。王荊公謂博學善士。乃可爲蒙師。尹先生

與之冥合乎。白直甫先生。本港體育學校之領袖教員。彼校異常發達。余近叩其政見。則以初級生必當聘最好教員教之。余聞其語。爲之五體投地。證之于古。則有如王荊公之說。證之于今。則有如白直甫先生之說。證之于外。則有如尹士嘉先生之說。此理乃對付初級生之不二法門矣。

紅皮三字書。凡訓蒙。須講究。余講于斯究於斯者。三十餘年矣。余之嗜好花士卜。聞其鑰。而何易一先生定其鍼。先生云。能爲保姆然後能爲蒙師。余服膺斯言。于是初設書塾。則曰蒙學。繼開書局。亦曰蒙學。此物此志也。余今與諸生講之究之。

孩子未能言語。從何知其意。惟保姆能知之。初級生能言語矣。而何者爲地脚。何者爲磚。初級生實含有此意味。而門外漢必不能察也。惟蒙師能察之。聞之易一先生曰。欲造十丈之樓。則須有一丈之地脚。欲造百丈之樓。須有十丈之地脚。而地脚固無人見之者也。知此乃可與言訓蒙。德人以抽出之意釋教育一語。精矣。初級生雖未識一字。然其言語之有字可寫者。總有千百。故訓蒙以文字固已。而訓蒙時之言語。尤爲地脚。今不暇贅說。但細味王荊公博學善士。乃可爲蒙師一語。則此中宗旨條理畢具矣。王荊公又云。童子先入爲主。此語眞道破祕訣歟。

孔門四科。德行繼以言語。微哉旨乎。夫發揮道德。能醫人靈魂者。必賴言語。以之移于訓蒙。則言語尤重。故小人迎合伎倆。若用之爲訓蒙。則爲良師。初級生爲觀感時期。又曰直觀期。奧記誦時期略近。與思辨時期相距太遠。故爲蒙師以練習言語爲第一級。無論其他。卽緩之一字。百個教師中不得一成。言語亦難矣哉。難而苦練之。未有不能者。

寫字教授法 民國九年庚申

僕與諸君研究寫字教授法。非研究寫字法。但研究寫字教授法。必先研究寫字法。僕向來不注意寫字。故臨摹絕少。因而書法諸書。披覽亦不多。如唐人歐陽詢書法。近人包世臣藝舟雙楫。雖嘗涉獵一過。然鮮有心得也。後因教學生寫字。不得不注意。因教女生寫字。更不得不注意。所注意者在教弊。而非使人效何等碑版也。僕教女生十餘年。自八人至五十餘人。然可謂之無一女人字。向來男子字劣者。人輒笑其爲女人字。試味世俗所言。一若天生女子。另賦以一種劣字之姿質者。蓋女子劣字。有如水上蟹家人人如是口音者。其中有原因焉。可推尋而得之也。或問曰。男子之字劣。何以不一樣乎。答曰。是亦有原因焉。夫男子劣字如女人字者。大抵小心寫字者也。女子腦筋細弱。又



在校寫字以歛手爲姿勢。故力不能放。再重修飾。故字實乾淨。而起轉收不放胆。此女人字之所以自成一家也。加以向來之所謂師母者。向未受良好教育。故謬種流傳。代復一代。男子則潦草寫去。糊塗不計。故字畫粗儻者居多。其軟弱者。大抵年長不解寫字。而又不欲糊塗。故與女人字彷彿也。今與諸君研究寫字法。卽是研究寫字教授法。男女一耳。鄙人求一簡要易記者。以爲教人之口頭禪。然其效頗著。朱九江先生六字訣。筆欲碎。指欲死。斯二語可謂提要鉤元。且形容透澈矣。何謂筆欲碎。大率童子開筆不深。且墨膠其尖。碎何有乎。碎之云者。開盡筆毛。寫字之時。盡力捺抵。從旁觀之。如檸檬花然。撒開如八爪蜘蛛。是也。筆碎是論用力之證佐。而力如何用之乎。指欲死是已。欲死者。揠實枝筆。手指如硬了。硬而至於欲死。則實之形容詞也。鄙人每以此示學者。欲令其有指欲死之感。則以王羲之掣筆法行之。手顛爲準。蓋力從筋出。若手顛之時。則與腦筋有關係焉。學者須知力在手而非在指。乃可與語寫字。如不明如何在手。毋寧告之曰在臂。較爲易明也。尋常謂寫字用腕力。學者多不知何者爲腕。毋寧又告之曰移手。更爲易明也。教學生寫字。有非常之困難。男師教年長之女生。更難之又難。何者。教孩子可以握其手而教之。女生則不便也。故想出一二語令其

了。殊費心思。僕嘗告女生曰。寫字用力之時。令其極受壓力。又受撥力。如受數十斤之重。而移手時如燙衣然。此二語殆無不明瞭矣。四指在外爲上乘法。或不能此。則二三指必伸出。以手節壓筆。而以巨擘作抵拒之態。斯爲得之。孩子寫字。多以一二指夾之。又用手尖。故寫字軟弱。然則注重執筆。是第一義矣。懸手亦是寫字第一義。然孩子不解。則以移手。矜示之可矣。教孩子寫字。例須揅手爲之。但不宜過緊。緊則孩子失其故我。而教師變爲借尸還魂之寫矣。大抵揅手時如醫生按脈。非鬆則小孩不知有我。非緊則小孩不知用力所在。教師可隨機應變耳。本來上等碑刻字。實無分輕重。此中別有原因。蓋用槩刀書石。與用筆書紙。本有分別。至於運腕藏鋒者。亦無輕重之可言。然教人則不可不以輕重爲名詞。夫寫家之字。表面上雖無輕重。然忍力與放力。究有輕重於其間。故爲教學生計。輕重二字。亦不可不以規矩也。孩子學字。向來以小字授之。鄙人竊謂不然。佛家之聲聞乘。能與鬼神語者也。而入手在聽大海潮音始。昔甘蠅射虱。而其始畫一大數十倍之虱以爲射的。此理可會通也。何者。小字之起轉收不甚玲瓏。大則浮凸出來。易於摹倣矣。用字母之前數十字。製爲四字一行之方格。則孩子不苦矣。此亦由淺入深之常談也。教寫字須曉雙鈎法。日本小學教員

無不能之。假如寫人字。捺之起處。由撇之內方挿入。如門箭然。如此方堅實。但非雙鉤。則無從表示。字有圓筆。方圓並用筆。大抵初學欲其字畫堅實。落筆穩定。則先從方筆入爲宜。李若農學臨碑版。嘗以欲橫先直。欲直先橫爲祕訣。此雖未能盡落筆妙法。然初學第一級。則此爲簡捷矣。學生好筆性者。自無一定之落筆法。但規矩則此八字最合。彼已讀書三數年而急救其弊。則此八字更合。初時教之如此落筆。既定後則變化隨之。斷無膠柱鼓瑟也。寫字全憑落筆。此乃老生常談。但其理由何在。試研究之。假如一直一橫。止一筆不可兩筆。一筆者。落筆如定點然。俗所謂一吓手勢。不可有兩吓手勢。落筆既定。而全畫堅實矣。力注於起處。而全畫隨之也。落筆須停頓。愈停久愈好。故貪快永無佳者。教師從旁示之云。停。既停而定。定而後叫佢枝筆起身。非用此俗語。學者不惜也。凡用鈎之企。須著其再出力。例如丨字。到將鈎時須再出力。蓋到此地步。力已散緩。故再出力。再出力者。再揷實枝筆。再壓實塊紙。再從手臂運出力來之謂也。力既再出。則鈎只輕輕用四指或尾指一撥上。便好似鐵咁實矣。此企法之大畧也。欲橫先直。其法與欲直先橫同。不外落筆久停而已。昔之發矢。今之體操。均須蓄力。此亦蓄力之法也。蓄而後發。則力有根。不蓄而發。雖用大力。亦不見其實也。畫

之末處。宜用拖法。拖則墨化。最忌停頓。成爲一肉瘤。盡在此地位。神明者自能到恰可處。惟初學則視爲無可安置。惟謂添出一圓點而已。拖非正法。而教者與人以規矩。不得不然也。欲免拖之痕迹。而其墨化。則有回筆橫過之法在。然孩子亦未便以此教之。惟四五年級學生乃能領會之耳。傍企之畫。又須變化。若以欲橫先直之法施字中短畫。則板滯糊塗。例如直字之中三畫是已。此三畫可。以兩頭尖示之。三畫又須由左企橫到右企。不可變爲長點。移手則無此弊矣。此等短畫。有由右企之內方而出者。雖短而亦實。龍門二十品多有之。唐圭彙碑則純用此法。但不能以爲普通教授耳。轉灣之法。以「（音霧）口（音扁）」式字論之。轉處須另提。乃堅實。如王趙帖則運圓之。是用內力。但初學不能如此。非無能之者。但非普通法也。盡爲筆性低者計。必先方而後圓。如「口」則另提爲宜。另提之法。藕斷絲連。張猛龍碑額。乃不二法門。此時教者必用手勢。兼用雙鉤。乃易明白。但教者雖有此法。而學者不無拘於迹象。此處頗費經營。乃能化去矣。如轉灣另提。必起棱角。但欲免棱角痕迹。則畫之落筆處須尖而快。此爲變化之過渡法也。寫字起勢。須用逆法。與作文同。例如「音主」ノ（音警）式字。須逆起。亦雙鉤乃明。凡長短忌如覆竹形。欲免此弊。須以逆法落筆。例如筆

從左落則順。順則如攀背瓜子。筆之變化者。力必由臂運出。但既運出而忍之。如輕點劫畫是也。字愈小。畫愈幼。愈須用力。鄙人嘗以摺扇一柄。寫道德經三千字。試驗得之。當時真是指欲死矣。忍而放之。則橫直之起處等是也。落筆如何得定。與諸君再研究之。先作虛線之勢。將筆推歸左方。然後定點。如懸崖墜石然。如此則起處斷無兩吓手勢矣。兩吓手勢。則力於起處已散。而全畫不實矣。教者須自己練熟手勢。然後可以教人。然亦非一試即熟也。再者教人寫字。無一定法例。如企尖者教之窟。重金者教之尖。矯枉過正。乃合教授法也。

朗若按先生工於北朝碑刻。後又得康南海廣藝舟雙楫之神秘。復經平生所得之經驗。與中外之觀感。發爲文章。名爲教寫字。而精神則注定國家民族上說法。以視徒以書法相號招相標榜者。有軀壳與靈魂之別。宜合論寫字。再論寫字。教寫字。回筆。童子習字帖說。改良國民習字帖議。草書爲小學要科。整文與斷草等篇讀之。

#### 改良國民習字帖議

民國九年庚申

鄙人於戊戌年八月初十。由上海東渡。十二月十七返國。是役也。爲查考小學計也。到日本後。下榻

於神戶東亞報社。主任者同學韓雲臺君。主編譯者日本橋本海關君。橋本君以詩名於時。上而僧侶。下而娼妓。多從之學詩。小學校之校長教員。多其弟子。爲鄙人向導。查考小學種種。橋本君之賜也。鄙人所查考爲已所可知者。一一研究之。最觸目者爲矮桌椅。曾著小學桌椅說以詳言之矣。次爲國民讀本。譯其首卷第一課。一個八字是也。八卽樹葉。第二課爲八卜。國旗也。日本通國豈無童子可以一日讀數字者乎。何以第一日讀一個字。第二日讀兩個字。而入卜之八。仍是已讀過者。實則讀一卜字耳。觀此而教小學以少爲貴。殊耐人尋味矣。惟少乃熟。惟少乃明。特教師於此事太夢夢耳。國文讀本而外。最滿人意者爲習字帖。習字帖分十六冊。尋常小學八冊。高等小學八冊。鄙人所購本。明治卅一年用本。此後當益精也。鄙人曾著小學習字帖說以表彰之。然語焉而未詳。今檢叢殘。日本國民習字帖猶无恙。爲之狂喜不置。鄙人不諳日本文。於帖中艸書日用書札。全不通曉。餘則楷行書可識也。計其慮周藻密。凡學生將來在社會中應用之普通名詞。普通撰作。於入校時一一教之。今分數方面言之。尋常第一至第六。均用一行一板。尋常第七至高等第八。均用兩行一板。可知習字必由大而小。此中外不易之法也。而頭腦冬烘之教員。尙有以三行一板八字一行之

小楷教初學者。得不廢然思返乎。此則字形大小之一方面也。其帖一開約三四寸之間。所用字簿約寸餘。故摹寫之時。不勞目力。而相距極近。故摹擬甚易也。我國習字簿比之加倍。故童子摹字時。大有左右顧之勞。與兩目之橫度殊不賅合。兩兩比較。而巧拙見矣。此字帖尺寸之一方面也。若夫門類。則一物兩用。可以補讀本之所不及。幾可稱爲日用百科全書。至矣。蔑以加矣。我國習字帖。及外國習字帖。其能寫格言者。已爲上乘。而於學校爲社會預備之旨。渺乎遠矣。今舉日本國民習字帖爲之約列門類。若字母。若數目。若文法。若名人姓名。若省內縣名。町村名。若物名。物名則食物用物。服物。音樂樹木。菽粟等。若日用條字。賣買單據。若市邑名。若場所名。若市場名。若普通名詞。家常名詞。及用物身體等名詞。若短書札。若生死報單等。此尋常小學一至八之大畧也。若高等小學。則全國各省名。(日本未有省名。姑以我國名詞代之。蓋彼之縣尙大於郡。如照原文拈出。恐令閱者疑誤。)次則地理名詞。新式用物名詞。次則紳書。日用書札。相附以賣物單。次則商埠。官名。天文。次則果實。花艸。礦產。魚鳥昆蟲。次則紳書。日用書札。附收單。次則商工農名詞。條約國名。理科名詞。六部名詞。軍營名詞。學校名詞。社會名詞。次則紳書。日用書札。附委任狀。次則道德性情。人事名詞。官

場名詞。身體名詞。疾病名詞。蓋與尋常帖同類而加詳焉。終以紳書。日用書札附揭單。或建築合同等。此高等小學一至八之大畧也。此門類之一方面也。甚精而細者。條約國附於商業名詞之後。工業名詞之前。則絲牽繩貫。殊非苟焉已也。其三年必臨一行一板之大字。可以警告我國教師。鄙人當于異日詳論之也。此習字帖乃購自神戶。故以兵庫爲主。載都市町村特詳。而我國習字帖。式十式行省。均用上海一二間店之習字帖。推之國文亦然。有是理乎。鄙人曾編爲中國地理條約國等習字帖。惜僻居澳門。調查各種名詞。殊不易易。遂抱不純不備之憾。若香港則比澳門易矣。有志救國之士。盍先於此小小冊子加之意乎。當馨香以祝之矣。嗟乎。政界之往日本調查學務者。無論矣。上海某某書店。僑僑大之金錢。萃許多之人物。而習字範本亦頗趨歐蘇而已。於國民何補。於將來應用於社會者何在。於我粵之鄉土又何關。諸如此類。推之外國地理教科書亦然。鄙人當乘稍暇。貢芹曝於社會焉。

#### 再論寫字教授法

庚申

鄙人前論寫字教授法。似頗詳悉。然於本源處未嘗道及。年假後研究之。始知本原所在。行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年之非。鄙人之寫字是矣。本源維何。懸筆而已。四指在外而已。鄙人稔聞之。向以爲高不可拔。實行甚難。以之強稚子尤難。年假後。流覽古碑版。覺字之佳處。含懸筆莫由。而未肯從事也。向者爲之。然手顛搖蕩。臨老學鼓手。知難而退矣。偶聞友人云。外省人書法所以勝于粵人者。懸筆與不懸之分耳。此君乃政客。習見外省人寫字。故云云。此君又曰。先懸腕。後懸肘。鄙人恍然。乃試爲之。果然。雖然。中有一梗焉。向讀廣藝舟雙楫。謂握管宜低。蓋傳力于紙較透。此確論也。惟此事與懸腕大礙。如握管低則無從而懸。故以握管高低先之。腕懸矣。再懸肘。不低握不得也。四指在外。乃天然執筆法。有五歲女生。四指在外。鄙人聽之。繼而默察初學寫字者。無不四指在外。向以爲高而難行。故用舊日外攝內拒之法。轉瞬而彼又不依法。頗苦之。今既有試驗。請自今始。與諸生約。無論男女長幼。寫字時均須四指在外。先懸腕。後懸肘。懸腕時握管高。懸肘時握管低。其扶有如桔槔然。物理如是也。今近日大名鼎鼎之書家。而其字不滿意者。鈎填而已。不懸筆而已。鄙人往聞塾師余先生云。中年學懸筆。以繩繫臂。懸繩於梁。久之解繫。而肘可懸矣。今得先懸腕。後懸肘之法。可無須苦強如彼。日者教兩稚子學懸筆。筆性高者懸時如意。字卽變面目。筆性低者懸肘不得。先學懸腕。

而高擢其管。果勝任矣。二子均樂爲。此殆童子喜變化之一証歟。而向之以爲苦而難行者。今乃知固自易易。惟問教師之教法何如耳。同業諸君盡試爲之。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 庚申

八年教育聯合會議定國文教科書。每卷定數首。以爲該地方教師隨時嵌入。立法至善。不外令學子得切近之智識。而不徒作膚泛之記誦耳。鄙人嘗披閱地理教科書。中多缺點。而以外國地理爲甚。大抵此種地理書。繙譯歐美成文。而於我國則未盡合。坊間外國地理參考書多至八百餘頁。其述美國富豪某某。資本家幾何。富豪家某某捐助費屬於某某方面爲數幾何。其於著書體例合否。姑置勿論。而爲問於我國學者有何關切乎。若舊金山溫哥華等。止云華僑約若干人而已。此外絕不及也。竊嘗論之。歐美無殖民地之可言。而我國則否。我國外國地理教科書。以摹仿日本爲最宜。蓋彼注意殖民。調查不遺餘力。是以小學萬國地理初步。每一國都。一商埠。必詳言與日本有關係者。如領事府在某街必述及。即彼國之領事府設於日本某某處亦述及焉。他如日本某種物產銷行該處。或該處物產某種銷行於日本。必載之。日本人在該處作何事業。必載之。該處之可容國民

移植如何。必載之。鄙人於戊戌年旅滬。見日本人漢文亞東時報載有一條。謂日本人將來須以南  
美爲殖民地。須在萬國地理初步詳悉言之。以引國民移植之興味云云。近年日人移植南美者。已  
絡繹不絕。巴西阿根廷其樂土矣。皆萬國地理初步爲之也。台山陳符祥君。於民國二年受四邑輪  
船公司之聘。往美洲調查一切踏來。即倡言巴西阿根廷爲華人新殖民地。而溫哥華總督墨西哥  
等視如雞肋。等之自創。故於八年派人前往。成效卓著。適阿根廷於九年七月開始派領事來港。將  
來與我國通商。可以預決。此中布置。可以著著進行矣。然所以喚起國人展步者。應於地理教科書  
爲樞紐也。至如南美之外。凡有華僑足跡不其多如南非洲七埠之類。或未有華僑足跡而可以輾  
轉而至者。費若干資本。卽可以調查種種。而不僥藉領事之多少報告。以符祥君用三千餘金而調  
查北中南美例之。約萬餘金便可成事。但膺此任者頗難其人耳。滬上大書店。費借大金錢。萃許多  
人才。倡辦此舉。殊非難事。所費不多。而有裨一國殖民生計。亦何憚不爲乎。卽不然。海內熱心富人  
如四邑輪船公司諸董者。當亦不少。物色二三陳符祥君其人者。瞭裕如也。嘗見是否可行。伏乞公  
斷。另有陳符祥君美僑述略附末。惟垂察焉。

朗若按先生此議對於國家大計。有絕大之關係。而對於某國之南侵。尤洞見在先。

禮弓 庚申

梁溪雜志載東坡教人讀禮記禮弓。山谷謹守其法。傳之後學。蓋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詞不達。語  
雖斐衍。而終不能發明。惟禮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兩句而書一事者。語簡味長。事不  
相涉。而意脈貫串。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所以可法也。今年夏課。檢以授徒。開端講社賁揚解一段。  
因思左氏昭公九年傳。亦載此事。其事同。而杜賁之語則各異。可知記事之文。多由兼筆者附會爲  
之。當時亦真如此云云也。禮弓左氏兩兩比較。正如鄭夾漈評馬之與班。有豬龍之判云。錄兩文於  
此。學者可向此中分別記叙之死活。左氏有可步武者。亦有可芟蕪者。不必盲從也。左傳晉荀盈卒  
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劇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  
是不聽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嬖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說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陳符祥君美備述畧 庚申

符祥君曰。北美五國。一綠地。土人似蒙古種。歸國治理。長年積雪之島也。初時歐人誑言其地多艸木。以綠地名之。欲引歐人來此云。華人踪跡不到矣。一古巴。出產三大宗。蔗糖。菸。咖啡。華人作工於此等園場不少。別有以菜園爲業者。獲利頗豐也。華人雜貨店千餘間。更有小販由大商店販貨物者。以園中用品如脂粉等爲多。穿房入舍。主人不知怪。若土人反不能如此云。蓋華人業此者誠

實可藉故也。此業以南海九江籍人居多數。又有老于此地者數十人。蓋咸豐年間由澳門帆船而來者。總計華人約四五萬人云。古巴土人與華人甚浹洽。不獨不仇視。且優待焉。蓋古巴歸美國保護。無大驕氣習。而華人廉儉耐勞。故雜貨店貨價不昂。土人甚樂與之交易也。三加拿大。今已禁華人抵岸矣。然幸已禁止。否則工金不過每月三四十元。不幾雞肋乎。華人事業鋸木采魚等。不其發達也。四美國。美國華工。人人能言之。然有一事可資者談者。則雜碎店是也。輸入品物。綠豆。馬蹄。竹筴。冬菇。白油。每年獲利數百萬。大資本者每開十五六萬元。少亦四五千元。最消行者九江白油。初時禁止入口。後有化學師驗之。謂有牛肉味。由是而風傳四方矣。美人之食白油者。比華人加多。蓋謂其有益衛生也。華人來此者七八萬人云。五墨西哥。內亂不已。華人損失不少。自此以往。裹足不前矣。中美六國。水路不交通。全靠運賣歐洲貨品。均由陸路云。華人居此者亦數千也。南美洲十二國。最著者五國。殆以華人所到定之焉。一秘魯。現在不準華人到矣。十五歲以下而有父兄在該國者。方準到云。以前到者約二萬。華人牧豬。一利權也。彼俗不食花生油。而全食豬油。雨水不多。豬無瘟疫。然仍不足用。故香港販豬油往彼處者有多家。種植則牛艸粟米爲多。一種特別商務。則小押

也。二智利。智利無一草一木。其地皆產硝。全歐之火藥。全靠智利之硝矣。絕無雨。故一桶水一毫子云。華人來此者。香山鶴山人爲多。有開二等客棧者。入棧一點鐘亦作一夜。故獲利。此等客棧。猶如窩娼。與某國咖啡館無異。然土人礙於體面。不能業此云。今有限制華人消息。聞非智利政府之意。乃華人要求彼國政府限制華人。每一次船去只準二十人左右云。三阿根廷。此國未與中國通商者也。然前月已有領事到港。則通商之期不遠矣。此國富於美國。亦奢于美國。養牛。以萬計。農家之屋。常有一百數十萬之價值。而貨倉則綿延數百里焉。華人來此者。多由秘魯轉入智利而來。華人不過數百。大約在牛場當工者多。而有大商店三。一爲新會人。一爲番禺人。一爲鶴山人。每間每日進數約六千元左右云。其貨品則象牙磁器古玩日本漆器等。聞有于君者。乃南海招雨田先生智利商店之伴。因迂道入阿根廷。乃回國者。見其繁盛。遂設商店於此。初時折閱。殆情形未熟之故。後接辦者卽爲宏利。卽三大店之一也。現甚發達。華人中又有客人。因行船到此而留滯不去者。由港往此國船費三百餘元。五十日有奇。乃抵步。向無亂事。亦世界一樂土也。華人將來絡繹趨此。設四烏拉圭。地方極小。有華人數十。均在牛場做工云。五巴西。南美之最大國也。在熱帶。故歐人不

甚經營。日人來南方者數萬人矣。華人不過數百。多是開餐館者。彼土人因開餐則多費錢財。耗時日。故餐館特盛。其地熱。故華人夏布最消流。有賣壽山石玩器者。浙江人也。阿根廷亦有此物品。價廉而美觀。宜乎暢銷矣。現華人不過三四百。而有數十。乃賣猪仔來者。年已老矣。均以花生糖爲業。間日一二元。禮拜日則三四十元。而彼輩流落不能回國者。蓋食鴉片烟而又好賭也。巴西土人乃葡人。故能葡語者較英語爲合用云。大約中美南美。均以葡語爲第一。英語爲第二。蓋葡語與西班牙語近。若華人能葡文。來此十分便宜云。此陳符祥君口述者也。君又云。華人廉儉耐勞。故爲殖民地歡迎。而雜貨店更非土人所能辦到者。又日本人舍五日可到之檀香山。十六日可到之美國。而偏注意於六十日乃到之阿根廷與巴西。比之我國人猶多十日。蓋由日本來香港然後航去也。此可爲我華人榜樣也。君又曰。華僑多隻身而去者。非洲之黑奴夫婦同去。日人亦多攜眷去。華人智不及也。符祥君云。民國二年。日人之到巴西者千餘人。今則數萬矣。至阿根廷寥寥。今則千餘人矣。鄰人所閱亞東時報所譯之萬國地理初步。若合符節矣。書買乎。爲我國謀殖民地。其改良外國教科書乎。爲之五體投地。爲之九頓首。爲之馨香以祝。爲之禱告以求焉。



期若按先生雖埋頭教育之中。而對於我國殖民。却放出萬丈眼光。實一極有心之人。惜乎其議之不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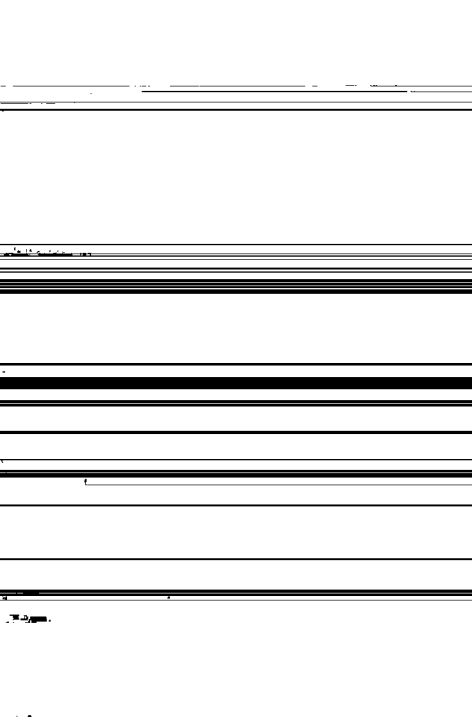
玉清按先生深感國弱民貧。極力提倡國民向外發展。增闢殖民地。此關國計民生。先覺之言。願國民勿視爲河漢。先生又嘗教我輩。須善讀外國地理。須深知其意。其言可味也。

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庚申

今日承羅先生之命。與諸君研究師範學。鄙人竊謂女師範與男師範略有分別。有較男師範爲易者。又一方面較男師範爲難者。易者何。教授法之根本。女子得之最多。是未入校時已有許多試驗矣。何易一先生曰。能爲保姆者然後能爲蒙師。女子不必自己有子女也。但日處家庭。孩子之性情。一一悉之。一旦教初等小學時。卽以所習見習聞者施之。迎刃而解矣。蒙古校利教法。所以後起者勝也。此女師範較易于男師範也。然亦有其難者。則數千年風氣之所困。至今日雖云女學大興。而結果頗難。不能爲諸君諱言矣。重男輕女之風。今日尙未能丕變。男子入校。最少亦十餘年。若女子則鳳毛麟角矣。加以年輕女子。出而就席。欲速見小。誠所不免。姑無論其腦慧不足也。卽使天分過

人。然爲日無多。止能依樣葫蘆。能言鸚鵡。變化則未有也。鄙人門下有女生某。文字極佳。十六七歲而文字斐然可觀。及十九歲主任初等小學。鄙人適過其教室。黑板上有秦聰二字。乃左太沖之誤。方知其入校少而教人早。見聞不多。故有此誤也。又見有名噪一時之女師。文字亦好。但批改學生文字。批語寥寥。學生文之佳處固無詞句以批之。卽其塗改處亦不能批出。只以一二句便批了一篇。此又入校日淺。受教員批改之少。故無所取法也。此女師範較難於男師範也。今與諸君研究利用其易者。而勉爲其難者。何謂利用其易。孩子性情。固諸君所習見習聞。而未必留意。未必據爲教授法之根本。鄙人今以所記憶者。略爲諸君言之。昔韓幹畫馬。大名家也。人問其何師。答曰。內廄馬。卽吾師。然則有志爲女師範者。旣於家庭內留意得之。假如孩子初學語。止教以一字。如云伯。是也。再進一步。則大伯是也。若遽教以某某大伯。則不能矣。本家庭試驗而施之學校。教初等小學必以少爲主矣。由是而在校遇國文教科書。有爲童子所不易上口者。則改之。所不易明白者。則改之。蓋完善初等國文教科書。可謂之絕無也。鄙人嘗於校中試驗如此矣。諸君在家庭中。試將三四五歲孩子所能言之話。一一錄之。當不下數百字。若以其所已曉之話。教以所未曉之字。彼有不怡然而



言往行以著其德。講古事則令童子善德可矣。鄙人嘗著少年趣味史及歷史小識。即本此意爲之。而於修身一節。特注意焉。諸君如博覽後。將廿四史及古來說部諸書。或編爲韻語。或括以題目。有如劇本之齣頭。不過二三四字。便包括許多事。令其易記也。新時用蒙台梭利家庭教育法。一班稚子。圍聚而坐。隨時隨地。爲之講說。童子萬分愛慕矣。鄙人嘗閱湖北師範講義有云。德國小學教員。均有大學本領。閱至此不禁頗爲之汗。竊以此自勉也。鄙人嘗謂教員如乳母。乳母必多食嘉饌。而後其乳良。乳良而後有補於食乳者。教員必每年購書若干。年年如是。何患無良好之乳乎。諸君諸君。鄙人嘗見世間爲女師者。入校時期不滿十年。便抗顏爲人師。更有某書院卒業者。其下鄉教學。也有「夫子喟」「王孫賈」(誤讀古)之笑話。與人以口實。蓋火候未够。知一不知二。不能變化。故有此弊。鄙人頃聞所云。某女生誤太沖爲秦聰者。乃讀書十二年。加以聰明。極得師。極勤力者。尚且如此。則其他可知。諸君勇猛精進。忍耐求學。斯有良好之果。一百人中。得十個好果。將來廣宣教惠。所益無限。是一好傳染也。鄙人當入股時代。入校二十年。教學三年。後復從康南海先生遊。此後一便教一便學。所謂惟教學半。其收效殊不少。然苟無康先生教導。則茫無門徑。雖十分勤勉。

亦無所用之。女子好學。過於男子。惜得師者少。且安於小就。以廣東一省而論。求一良女師不數數。觀。何論香港乎。願諸君勉之。

玉清按教學相長。惟教學半。乃教育名言。先生屢以加茶葉食嘉饌爲喻。勸教師補充材料。其言雖淺。然能力行者。恐爲數無多。玉清嘗謂教育乃神聖事業。倘不理會神聖事業之真義者。不可爲教師。庶免自誤誤人也。

#### 口技可通教授法

民國十年李國

華字報載。法人某。以捕鼠爲業。每隨於渠下。以囁歌誘鼠。鼠結隊而至。以手電燈射之。因以網捕。每年獲萬餘頭。大工廠多雇彼捕鼠云。竊思以口技致鳥獸者。聲學之感人與感物同一理也。宋徽宗時。築萬壽山爲行樂地。又名艮嶽。四方珍禽畢至。然不若馴。後召市人薛翁至。能效百禽之言。一發聲而鳥至。然則法人某以囁歌捕鼠。必能效鼠聲而出之有韻。故鼠喜聽之。昔瓠巴鼓琴。鳥爲之舞。魚爲之躍。亦此理也。因思我輩訓蒙。亦須效孩子之言語而不可深。效孩子之聲音而不可大。務使孩子之與教師相處。如與孩子相處。斯得之矣。易曰。物以類聚。禮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僕謂教師之

聲音。最要練習。昔扁鵲醫人。某方重婦人。則標誌爲婦科。某方重孩子。則標誌爲小兒科。然則我教師遇小孩。應代小孩立言。而惟妙惟肖矣。噫。母親引孩子入睡。必作聲以誘之。不曰吾五。則曰鵝我。聲之爲用神矣哉。

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

民國十年辛酉

茲爲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敬陳管見。專候鈞裁。竊鄙人於戊戌夏秋之交。留滯滬上。聞日本人漢文亞東時報中有一段。謂我（日本人自稱）國殖民。此後當注意南美。須於高小學萬國地理初步詳悉言之。引起學童興味。造成一種輿論云云。八月東渡。購彼萬國地理初步一書。見其於各國商埠。必舉日本人在彼處作何工商業。日本出口貨何者。消行於彼處。彼處有何貨物流入於日本。日本人居某街。領事府在某街。每段均若殖民指南焉。近聞我外國地理教科書。於華僑最多之處。止以一語了之。某書局中外地理大全北美合衆國住民一條。止有中國人九萬一百六十八一語。不覺爲之爽然。方綱縷於改良辦法久矣。忽忽二十年。蟻伏澳門。地僻人陋。無從著議。民國七年來港。晤故人台山陳符祥君。鄙人早聞其徧游美洲調查華僑狀況也。固以此事爲請。符祥君觀縷言

之。若數家珍。其所注重即在南美。現已派人到巴西開設商店。此後陸續從事農工云。鄙人以爲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必不容緩。此事應由教育會主持。由會內設一編輯部。名曰外國地理教科書編輯部。以調查爲入手辦法。其委託之調查員。無論間接直接。必須按日填注。或爲增減。限以時日。報告到部。到部後從事編輯。其條例如何。應盡取現有之外國地理教科書比較增刪。勒爲定本。發與各學校行用。此爲國民生計起見。是否有當。請爲提議表決實行。芻蕘之言。賢哲擇焉。

#### 調查方法

間接調查 應託各國公使領事館。及學生監督。各埠商會中華會館各團體主任。各校教師照列後目錄填入。

直接調查 應由教育會外國地理教科書編輯部派人分往各地。或以一人而專一地。或以數地而屬一人。應臨時酌派。所派之人。必須通曉該地語言而有中學以上程度者。到該地時。必購該地之詳細地圖。或倩人翻譯。南美通行葡文之類。不可不臨時酌行。方見周密。有此一舉。恐委託者不盡得力。即得力亦可互證。故不能省此一節經費也。

屬於地方一方面

調查種類

一 氣候

二 土地（位置之類）

三 水陸（舟車交通之類）

四 物產（出入口之類）

五 居民（屋宇在內）

六 工藝

七 文野之區別（學堂多少之類）八 風俗（奢侈之類如阿根廷奢於美國商爭趨之）

九 商務

十 沿革（興衰之理由）

屬於華僑一方面

一 沿革

二 職業（工價在內）

三 人數（兼載省分如南非洲以廣東南海順德人為多之類）

四 居處地點

五 風氣

六 男女老幼

七 出入口貨



八 主客感情

九 華僑到該地之手續

十 學校報館

玉清按國民不深識本國歷史地理者必不能愛國。教育當局不可不注意及之。日本學校學生無不爛熟中國地理者。反之我國則何如。教會學校地理科。有注重外國地理而忽畧本國地理者。香港澳門之書院。有祇讀外國地理而不讀中國地理者。豈不悲哉。故曰欲國民之愛國。必自認識本國史地始。

讀書致用 辛四

王式以三百篇當諫書。董仲舒以春秋決獄。平常以禹貢行河。古人通經致用。其前型矣。凡讀一書。必求致用。豈惟經學。夫經有可用於昔。而不可用於今者。推言之。讀書者。其通今者。讀之而已。通今云者。或勸或懲。與時爲適。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更有不泥字句。不拘事實。因此悟彼。觸類引伸。如是而已。

先言讀經。周禮政書也。黃崑圃周禮節訓已省其大半。若以通今致用求之。又可省其十之七。致用

云者。非必求之于政治也。地官媒氏有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今之鬼嫁鬼也。鄭注云。遷葬謂生時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注引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孔疏云。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鬼嫁鬼之陋俗。不知仿自何時。然周禮爲六國時書。則相沿已二千餘載。古已禁之。而今不息。讀周禮者。正宜擇此二句以爲今人之炯戒矣。

次言讀子。莊子。哲學書也。外物篇云。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果爾。則小家庭之樂。其理精確不移。而顧亭林日知錄世風門分居一條。羅列古之同居以爲美談。異居以爲惡行者。其言如馬肝烏頭。而近人林畏廬之百忍堂樂府。有特殊之價值矣。

又次言讀史。漢唐事箋。亦政書也。大司農篇云。東漢光武併禁錢筆於大農。其意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子孫開邸鬻爵以私竊。余讀至此。竊有感觸。彼云云者。矯枉過正之害耳。往聞某老成人云。凡子弟到了十一二歲。若入校讀書。每日須給他一二仙士。否則種種惡狀。從此發生。借除偷三者必有一於此云云。余授徒廿餘年以來。細察學子行爲。其惡者概起於好食。有

借者有賒者。有偷至衣服銀兩而不止一次者。此譎者強者之行爲也。其愚弱者。見同學食桃。拾其核吃之。廉恥喪矣。矯枉過正。家與國同其弊也。經筵篇云。武帝招選俊才。置諸侍從。嚴助朱買臣。吾邱司馬之徒。並在左右。而皋朔不根持論。亦廁其中。雖一時儒生講問經學。然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義理溫潤之辭。豈復有勝於詖諧之說。觀其語於倪寬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不好。及聞寬說。又從寬問一篇。信知太羹元酒。不足以適口。今教師如知此意。則授徒時必多方譬喻。以引起兒童興味。兒童好聽說古。間引古事以證明之。亦良得矣。夫枚舉東方朔雖好爲詖諧。終觀彼兩人著作。不過主文諱諫。其所發言論。不肯陳陳相因耳。並非戲謔也。政治之書。而可通於家庭學校。讀史者可概作如是觀也。

讀史以通今致用爲宗旨。則在芟刪之列者如掃落葉。而格言至論。往往於無意中得之。是在讀者好學深思耳。拉雜書此數條。以爲及門勸。

治怒術 辛酉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而治怒術未嘗表示也。僕近年以來。頗研究之。怒分三等。一藏怒。二遷怒。

三善怒。治怒亦分三等。一愛敵如友。二理遣情恕。三禽獸何難。爲普通人說法。則禽獸何難。爲易入而非上等之治怒術也。陸象山謂今人如何便解有志。必先有智識始得。僕謂治怒術亦然。以上治怒術。乃就智識上說。是術之根本。若臨時治怒術。要之如黃梨洲所云。以自用得著者爲最真。西國女子名芙烈者。怒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周而復始。此外如某西教師之笑。某教友之祈禱。某西教師之行出課堂外。而僕則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八字爲最著用。大抵言語之怒。尙易過。文字之怒。則召禍。卽不召禍。而留存字迹。苟非愛敵如友。以善勝惡者。往往十年往事。尙未成塵。置之枕中。以爲鴻寶。故以爲下等時之怒。卽使我占十二分道理。亦宜將書函擱下。一二日後覆看。則覺過火。俗語云。細聲講大事。文字上亦宜然爾。昔晉人王述。性下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足踏之。又不得。瞋甚。撥內口中。齧破而吐之。雞子無知。何辜而仇視乎。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奔性粗。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此卽俗語。暗啖狗狗有味之意。亦卽孟子禽獸何難之說歟。昔人云。學道惟治怒字難。僕幼時聞人說古事。有一老和尚教其徒曰。滅卻無名火。方能成正果。徒曰。師何言。老和尚又曰。滅卻無名

火方能成正果。徒又曰師何言。和尙於是無名火湧起矣。大聲云云。怒其難治哉。中醫謂由於肝。西醫謂由於腦。大抵以腦爲根據。而肝爲觸發。往聞黑類最盛怒。而僕觀察其肝。則十二塊葉。與尋常動物不同。河豚亦然。泡哥魚點著石。乃所以持贈盛怒者。肝火動怒。人物一耳。或問曰。教師管理頑劣學生。亦將以善勝惡乎。愛敵如友乎。理遺情恕乎。禽獸何難乎。應之曰。否。昔者皇仁書院某校長鞭責學生。執鞭時下一滴淚。止有憐憫而無怒也。

玉清按此篇爲先生見道之言。

古人行文義同字變 辛 四

阮文達羣經室文集。進退維谷解曰。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進退維穀。穀善也。以其近在不習以穀之下。據其二穀相並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馬瑞辰云。三百篇中。如此類者甚多。有上用本字。而下用假借字者。如王風君子于役詩。牛羊下括之括。卽曷其有佻之佻。故韓詩於佻訓至。毛詩於括亦訓至。（毛詩訓佻爲會。會卽至也。廣雅會至也。）乃上用本字爲括。下則假借佻字矣。王風兔爰詩。達此百羅。羅卽羅之別體。故說文無羅字。乃上言雉離于

羅。下卽改用羅字矣。小雅正月詩。喪姬威之。故毛傳說文並曰威滅也。乃上言寧或滅之。下卽改用威字矣。大正皇矣。此維與宅。宅度古通用。書五流有宅。史記作度。詩宅是鎮京。禮記引作度。可証詩意蓋言天始。維彼四國是圖。是度。今乃西顧我周。維此是度也。乃上言爰究爰度。下卽借宅作度矣。有下用正字而上改用假借字者。如召南艸蟲詩。嘒嘒艸蟲。卽爾雅草蟲。負蠶也。乃下言趨趨阜蟲。上卽借蟲爲蠶矣。小雅蓼莪詩。毋兮鞠我。鞠卽育字之假借。乃下言長我育我。上卽假言鞠我矣。小雅信南山詩。維萬甸之。據鄭注句祝云。甸之言田。說文田陳也。陳治也。是甸卽田也。乃下言曾孫田之。上卽假言甸之矣。大雅行葦詩。舍矢既鈞。謂鈞齊也。乃下言既均。上言四銀既鈞。卽假用鈞字矣。大雅抑詩。四方其訓之。與四國順之句法一類。釋爲訓教則不詞。據書是順是行。史記作是順。知訓卽順之假借。蓋因下言四國順之上。乃假訓爲順耳。又有一字則用其本字。兩字並用則改用俗字。如大雅抑詩。無言不讎。鄭箋以傳釋之。讎卽曾之本字。漢高領酒讎數倍是也。鄭谷風詩。上旣云反以我爲讎。則下賈用不售。卽改用售字以別之。不得以說文無售字而遂疑爲後人妄改也。僕案古人行文義同字變。不獨避上下重複而爲之。論語富而可求也。下文如不可求。而如一變轉富而可

求其義則爲如。其文則爲而。取變化也。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富云如未之見。乃假而爲如。亦變化也。賈誼疏。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存。故吾得與之俱亡。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偕安。假夫爲彼。變化也。俱偕同訓。必雜用之。亦變化也。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矣。

朗若按先生說文之學最深。此篇應與前後釋詞叙合讀。

聯愛會工讀義學緣起 辛酉

語曰。誠求不遠。又曰。物聚於所好。去年六月某日。油麻地聯愛支會之學校。擬聘併於香港聯愛總會管理。而支會亦歸併之。主席顏君裕君。智育部長周懷璋君。偕鄙人同往調查彼校。遂次。顏君裕君曰。將來聯愛會義學。最好加入工讀。名曰工讀義學。比返港分途時。周懷璋君謂鄙人曰。君可實力調查工藝以成。此創舉。鄙人唯之。鄙人日夜念此至熟。竊以爲調查乃自主。而此事之成否不可必。偶聞會友有以費多爲言者。方蹙然久之。鄧暢池君曰。此事必成。君毋憂。鄙人每念此事。亦以多費。恐中梗爲慮。于是以停辦第二校之說。致一長函于董事局。致會向例。凡屬公益。無停辦者。鄙人函中謂停甲校以辦乙校。停猶不停。蘇佩球牧師慮此說。且曰。此乃改組。並非停辦。遂通過。鄙人於

安。觀存工藝。六月杪。鄙人到省。先到嶺南學校。請教于技師李福暉君。翌日。往東山恤孤院。謁院長廖道傳君。技師鄭仲威君剛出門去。鄭君乃同邑睦州鄉人。向在南洋業織藤者。廖院長曰。此君可。二人薪金昂而不稱職。時時入城去。後聘鄭君。因邀會兄弟。又肯半當義務。工科實利賴之。未幾鄭技師與之接談。言論手采。均爲實君子。鄙人甚欲延之來港。而君子不奪人所好。曾吐仍遊。久之。卒請鄭技師代聘一人。鄭技師允之。蓋聞孤兒院辦理工讀極善。翌日。又勞王亦編君爲嚮導。得晤工醫科長邱紀祥君。導至陳列所。藤器五光十色。目不暇給。因購數種以爲紀念。而工讀教學之根。卽萌於此矣。鄙人往者留意工藝學校辦法。某雜誌述某西人言曰。假如以一百萬金開工廠。必以其半作調查費。初奇其語。繼而思我國辦工藝之多失敗者。往往疏於調查。鄙人此行。無論其爲單簡。爲美備。爲耳聞。爲目擊。一一調查之。而以聘得合式之技師爲第一級目的。冬間。董事局會議工讀義學。通過委鄙人聘請技師。卽如前議。致函東山恤孤院董事鄭杏圃君。轉請技師鄭仲威君代聘之。杏圃君復函。仲威技師願就聘云。爲之狂喜不置。隨即郵寄聘書。以爲從此著手實核地矣。孰知事有出人意料者。鄭杏圃君爲恤孤院主席。仲威技師必得其許可乃能就職。且



介紹爲杏園君。安有反覆者。數日後。突接杏園君函。謂各董事挽仲威技師至堅。今由洪牧師薦一技師高某。亦教友也。在灣仔某店織藤自食云云。卽與探候員盧守剛君訪之。已尤來矣。後忽爾余衆相藤耳。坊藤則姪輩某爲之。兼請姪某。可以完備云云。夫開辦一事。務求節省。成績未知何若。而開端已聘兩技師。得毋非此時辦法耶。遂罷論。後公舉委辦六人。屈樂卿君其一。屈君向來未研究此事者也。忽展轉而得一女會友。其夫向開藤器店者。買賣固熟。製造亦有所見。已到會互商一切。行將立約。是時不滿于此者固非無人。而曠日持久。殊不易易。亦姑許之。然幸未決定。徐君子彬者。委辦之一也。是晚後到。反對此事。翌日往大坑口調查此女友。實不合式云云。後一晚。徐君曰。速往廣州城物色可矣。鄙人卽於是晚繕書數起。一王亦鶴君。一鄭仲威君。一廖道傳君。一李福耀君。一邱紀祥君。自九點至十點而罷。倦矣。盧守剛君翌日攜數封書往廣州。鄭仲威技師既不能來。而邱紀祥君又已離孤兒院而在某銀行受職。僑寄於南武學校云云。紀祥君乃致書于孤兒院工科長梁可莊君。託其薦人。又往嶺南晤李福耀君。福耀君介紹陪技師廖炳寰君。廖君亦嶺南技師也。梁廖二君。不謀而合。均以現在之譚曉三君對。譚曉三君乃工藝局卒業生。後在工藝局助教。再入孤

兒院充技師數年。最近則在港遠東藤器公司受職。守剛君親往。譚技師隨到聯愛會訂約。而工讀義學之開山老祖有屬矣。校址以何爲宜。或曰灣仔。或曰西營盤。灣仔徧覓不得。而西營盤第四街差強人意。又止有一宅子出賃。一間卽得之。乃居停伍于瀚君爲業主。其眷屬尙未離此屋。學生伍樹滋樹堯之讀本。尙疊疊然几案上。因此鄙人知爲伍居停之宅子也。舍此屋不賃。無可賃者。綜計得人得地。如願以償。無非上帝之賜。絕非意料所及者。誠求不遠。物業於所好。信哉。猶有慰者。則李子然君以熟於會事而富漢文教席。兼權庶務。黃仲衡君以老於商務。而頻頻到校部署一切。開幕日陳列品雖落落晨星。而以二三個月之學習。得此成績。到會諸公。莫不嘖嘖稱善焉。更有慰者。聞得有某會幹事倡設織藤夜學。延譚技師主任。絮聒矣。譚技師驗卻之。其視世間于金錢主義以爲舉動者。其賢不肖之相去又何如也。

期若按於此見先生辦事之認真。

藤教鞭 甲四

古者以竹擊馬曰策。以革擊人曰鞭。其用木者曰朴。書舜典。朴作教刑。傳云。朴。槓楚也。後人改用藤。

其理由不可知。殆木剛傷骨肉。藤柔止傷皮歟。向來學塾止用藤爲鐘具。因而指黑板者亦用藤。世人稱教鞭者殆卽此。鄙人就官立女師範教席。見教鞭以木爲之。其形爲尖勁直。比藤爲宜。我校教鞭仿行之舍藤用棍。以爲適用矣。天下事弊每生于意外。自有此尖棍。學童舞之弄之。每折其尖。弊一。某教員年少氣盛。以尖棍擊學生。竟至受傷。今年舊生某來挂號。縷述其狀。毛竹爲之悚然。弊二。今年教鞭棄木復藤。誠此之由。

刺繡 卞四

美國林樂知女俗通考三集第八章埃及國兒女一條云。埃及女人。鮮有能讀能寫者。又曰。教習刺繡之女學堂甚多。蓋重女工而輕女學云。還觀我國。辦女學者以刺繡爲必需科。而學子到門亦問有刺繡一科否。夫我國女學。今乃萌芽。於中西文科學。略窺涯涘。已耗時日不少。而尙斤斤於此粉飾太平無足輕重之刺繡。學子不足怪。怪在辦學者耳。或曰。此女工之一也。何可廢。應之曰。余往者東遊日本。調查兩等小學。其高等男生。每星期習英文兩點。女生則以女工易之。女工者何。裁縫也。白髮老嫗。與一般女小生席地而坐。以紙代布。裁之縫之。刀尺之聲。達於耳際。我國女校長其曾聞

之乎。十年前。外省胡女士游學美國。則綉獲首選。我國報紙竭力表彰之。一若美國女子其智慧均甲華女下者。噫。外國女子習科學種種。自有其大者遠者。切者要者。而我國一般人士猶在夢中。女學所以絕無良果也。某年東方雜誌譯西文某報。據謂女子纖纖玉手。印度第一。中國次之。德國最下。德國閨秀。其手與農婦同。看官試靜思之。我國女子。應與印度女子同譽而喜否。

#### 運動自己

李卓西

今人好言運動。夫官途誠有運動而得者。惟教育則無運動之可言。鼓鐘於宮。聲聞于外。無須運動爲也。運動東家。孰不如運動學生。雖有稔交。然教授不良。未有肯誤其子者。爲時光一去不同也。故不如運動學生。然學生年雖幼稚。而教授良否。彼必知之。故又不如運動自己。鄙人嘗見學生過萬之學校。其教員絕不識東家一人。蓋學生引學生而來。東家又因子弟之所得而傳述耳。然則所謂運動學生並非運動。乃實力名譽爲之引也。教育界奇怪百出。有請瀛人登報出名恭頌而自己出賃者。有沿門求弟子者。有貶價而執帚者。有散學日以關書勸學生簽名者。有託人四出張羅者。擾擾僕僕如此。不如自竭能力而不辭其勞。優待同事而不示以吝。第一年未必發達。第二年必長進。

可操券獲也。心勞日拙。其學究之運動乎。

期若按讀此可見當日學究之情形。此私塾之所以當禁也。

玉清按此乃先生到香港後所見之現狀。故感慨書之。

何以

卷十四

昔人有言。處事須有兩個如之何。處人須有三個必自反。吾謂教師爲學生講說須帶定一個何以。今夫孔門四科。德行繼以言語。蓋開發道義。惟能言語者能感人也。教師口材。曷可少哉。雖然。口材由于天授。豈必人人有口材乎。緩之一字。則可由練習得來。字字清是已。緩而有韻。亦由練習得來。拖聲尾是已。遇幼童未經見之字。必拖聲尾。如一雙蝴蝶趁香風。讀至趁字。必拖聲尾。乃入幼童之耳。乃達幼童之腦。此均可練習得之也。

鄙人今更進一說。夫童子有十八種性情。好知其所不知。爲十八種之一種。童子常有由菜子問到菜根之狀態。彼不問者。乃羞澀恐慌。或則教師多拒之。而不明新賓塞教育學說耳。故教幼童者。宜以家庭視之。任其如何問難。而逐一解釋之。或借以誘導之。此斯氏教育學之原理也。

何以云云。幼童問我之詞。或有時不敢問。則須教師自問自答。挑剔而玲瓏之。口材雖劣。未有不動學童之聽者。

例如論語曰匹夫匹婦。曰匹夫。學童所欲問我者也。夫誰人非匹夫匹婦。誰人非匹夫。何以別言之。則有故矣。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大夫三。士二。庶人無二妻。無二妻所謂匹夫匹婦也。庶民猶云無知小民耳。匹夫猶云一夫。獨夫一夫。用意不同。而語法則一。對於百姓言。謂失道者寡助。故以獨夫稱之。此則一婦。故以匹夫稱之。對於多妻者言也。巾幗鬚眉。近日常談。然何以男子有鬚眉之稱。女子非有眉乎。蓋古者女子畫眉。晨起必剃而畫之。女子有眉而實無眉。故以眉專屬之男子也。媚務二字。書札常用。學童曰事務何以如箭猪乎。亦欲知所不知也。教師須先挑出曰何以如箭。因媚毛極多。事務如媚毛。非如媚。曰媚務者。乃事如媚毛之省文耳。推之鴛鴦。何以並名曰鴛。謂以鴛鴦之筋爲弦。亦省文也。古者洗金以鹽。灌錦以魚。魚鳥能灌錦乎。何以云以魚。則以魚膏灌之也。亦省文耳。推之歷史。晉何以有八王。則以有鑿於魏之孤立也。秦何以廢封建。則以有鑿于周之君弱臣強也。東漢末何以羣雄角立。則以劉焉獻議重州牧之權而州牧各握兵柄也。舉一反

三。更僕難終。教師講說。帶定一個何以學。童其亦樂聽不倦乎。其亦實在受用乎。雖然。周子有云。學者最貴疑。陳白沙曰。疑者覺之機。然則教師自修時。預備時。常惺惺帶定一個何以。

#### 因果

民國十一年壬戌元旦早也書此

佛氏因果。爲修行者言之。實則格物窮理。無不有因果。因果有分析而得之者。余於傳蘭雅格致彙編公冶長通鳥語知之。有組合而得之者。余於達爾文物種由來英國藍菜及紅苜蓿之榮萎知之。今以余所遇求因果。因果之中又有因果焉。質言之。因果有渺不相屬而相屬者。正如英國某數村之繡與莖菜紅苜蓿有關係耳。余鄉外海有雜髮匠某。台山人也。少年延之揸耳。技甚拙。問其平日何業。則業農。以鋤田之手揸耳。宜乎拙矣。逾八年。余由澳門歸。復延之揸耳。則前後兩人。問其人息若何。則年來以吸鴉片人不教出對。余恍然矣。以用煙托之技揸耳。純用內力。不知者以爲工多手熟。實則用托其因也。廣州劉子威君。以鑲牙鳴于時。同業中製金牙者。僉推巨擘。云其少時則以修時辰表擅長。以修表之技爲因。故得修金牙之果也。

余著七級字課。世人駭爲創作。而余之種因則在花士卜。乙未冬。余居萬木軒堂。同學延一美僑陳

津君授英文。余年三十三矣。銳意求學。夢中猶誦字母不已。鄰房友盧湘父爲余言之。余誦字母至熟。雖十一日工夫。今試執一讀英文半年者比賽。其快捷猶不及余。余之苦誦可知矣。胡爲十一日便罷。是時同學有劉孝實者。順德人也。傳述消息。謂有昆仲某某。綠林豪客。不日舉事云云。余輩適逢其兆。一聞消息卽散去。余之英文學卽以十一日爲畢業矣。余讀花士卜未半。讀至鷄貓肥仔等句。恍然曰。吾國初學讀本。其可廢乎。於是先作婦孺須知一本。康南海先生許之。此何易一先生爲余言之也。區區六元卽可刻。乃中西報主人出資付梓。風行於時。繼而作婦孺淺解一本。雜亂無章。以今日之三四五六種字合而爲一。是時止就己所認識者錄之。故五經之字亦入焉。猶憶用物類有類字。見于槍風者也。再後恍然大悟。以爲如此雜亂。於婦孺入塾無多年者無甚裨益。其蔽與澄衷字課等。由是取字典擇己所已識者彙爲記字書。然後分三四五級。三四級之衡量。幾於五雀六燕。數年於茲。三易其稿。猶憶某年訪友人彭宸寰于廣州。經和豐店中。猶攜稿本自隨。而三四級卽于是年定矣。五級純是文學字彙。六級則經史子之罕見者。七級則純是許氏說文之擇出。而卽爲一二三四級求其本義者也。余來港四年。學生不下五百。聽受至五級字課下者止四人。郭卓坤容



啓東李清華鍾承海其人也。尙有續五級未付印。其中許多詞章通用字。而四人已離校習鑿行文矣。在澳時完全聽受七級字者。惟小女翹學及女生洗玉清。玉清從余游八年。得不稱爲老友乎。夫花士卜與七級字課何涉。而推因得果乃如此。其視英國之董萊及紅茵翁與貓之關係密切。作一例看也。

朗若按是時先生已倦於勤。每談因果之理。其所著之崇蘭外課一書兀然。猶憶先生以該書見寄。鄭重言曰。此雖區區若干篇。中有至理存焉云云。未幾先生卽歸道山。

玉清按宋蔡元定。字季通。從朱熹游。慕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求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先生以老友相稱。令人慙慙。

培道聯愛會第十次徵求叙

壬戌

近來會社。風發雲湧。有爲己者。有爲人者。爲己者無論已。爲人之中又分若干種類。人之種類不一。質言之。已成入而待助與未成人而待助。如是而已。合已成人未成人兩種類。又分教苦難增幸福。教苦難者。一時之事。增幸福者。終身之事也。今夫幸福胡可輕言。自謀者憂。憂難之。而况爲人。而况

爲無量之人。不知謀幸福云者。謀自活卽是矣。甲村有一富人焉。其家資以紫標黃榜粥。而除此人之外。則皆鳩形鵠面。朝不保夕。則可名曰不幸不福之村已。乙村人家。中人之產無一。而人人自食其力。漁者漁。樵者樵。耕者耕。如是則名曰幸村福村可矣。虛構一幸福之區。以待衆生。則工廠也。礦場也。織布紡紗局也。諸如此類。爲已成人者謀之。而回顧我國現狀。則何如。夫然。不得不切問近思。而謀及于未成人者矣。未成人之待助者。有上流者焉。青年會所以綿互五洲也。有中下流者焉。工讀義學所以自今嚆矢也。培道聯愛會所以効力於社會者。有目共睹矣。而近年擬設工讀義學。尤與社會潮流相銜接。生活程度相表裏。易曰。窮則變。夫所謂窮者。非其不可行者也。可行之中。而更上一層。則固守爲窮矣。培道聯愛會之設義學也。歷年於茲矣。慶績而進矣。然同人曰。貧家子弟。教之通文字。猶未有自活之把握也。由是而工讀義學兩者相附而行。年僅成童。而可以自活。一旦出而謀生。不仰人鼻息。不寄人籬下。所具之資本。水不能濡。火不能蒸。大之可以拓張爲工場。小之亦可根據爲手術。况由此而一家習之。一鄉習之。吾聞貝底水附近數村。削藤亦一大宗。而况粗幼藤器之輸入內地。運出外洋。求過於供。而長不爲貧子安置於大供給之場耶。工讀義學開設不過年

餘而成效大著若此。若拓而大之。繼而增之。擇地而添學額焉。則本會所以爲社會謀幸福者。其實任之重。規模之濶。當如何而急起直追。如何而協力猛進耶。語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又曰。爲浮屠者先合其尖。是在仁人君子矣。

朗若按先生晚年。極留意極致力於丁誦。合聯愛會丁誦義學緣起。蕭君之便見。

國語 壬戌

我既往者。延直隸胡壽臣先生授國語。忽忽十四年矣。崔元愷游學日本。十三年乃歸。語余曰。日本游學生爲官費問題。公舉愷爲代表。謁見公使。斯時以受教于胡先生之國語。脫穎而出。今而後知國語學之受用云。鍾友榮光主持嶺南教務。以國語爲唯一學科。余表同情。崔伯慤先生。幼年侍養京師。故國語特長。加以教授有法。今肯主任斯席。爲諸生幸。爲學界幸。

玉清按近人盛倡國語統一。惟先生所辦學校設有國語科。遠在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年。卽此可見先生之遠識。

鐵証宜知

年份未詳

代遠年湮。承訛襲謬。雖在碩儒。亦所不免。第証據確然。則不容膠柱。苟教師以波蘭博士自命。而欲置哥白尼於獄。可以不必也。夫哥白尼學說。尙屬大考據。容爲尋常教師所不及。惟若夫一金一石。一文一字。有數可計。有迹可據。雖經千百年之蒙昧。而水落石出。俗語謂有啞佬在側。教師不必曉曉矣。否則誤已彌淺。誤後學實深。昔人云。家具已成。焉能舍而從我。有志之士。斷不承認此說也。試舉三端以爲鐵証。同業諸君。或不以鄙人爲多事乎。

一詩小雅。采薇。乃宣王詩。非文王詩。自毛詩誤以采薇屬文王。千餘年來。學者坐五里霧中。人云亦云。亦何足怪。夫采薇爲宣王詩。証據多多。今不贅說。第以無專鼎銘考之。銘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於周廟。燔於王室。司徒南仲。右無專人。中門之中庭。又曰。無專敢對天子。丕顯敷休。前清羅士琳以曆算考之。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己丑。文王甲戌皆不在既望。鐵証宜知者一。

二籀文。卽古文。段注許氏說文。言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又謂許言六經皆古文。乃兼大篆言之。其言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乃兼古言之。其精思卓識。發前人所未發。惟其引漢書藝文志孟康

注。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而駁之曰。此古文二字。當爲大篆。大篆與倉頡古文或異。見於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又於竹部篆引書也注。因李斯所作曰篆。而謂史籀所作爲大籀。既又謂篆書曰小篆云云。尙斤斤於古與籀之分。並言史籀作大篆。而不知大篆乃述古文。非史籀所創作。此千慮之一失也。蓋宋以來小學家皆以大篆爲史籀作。自爲一體。段氏知籀文與古文或異。而不異者多。其識卓矣。而尙未知許書所載之籀文。所謂與古文或異者。乃就當世僅存之史籀九篇以較壁中僞古文而異耳。非古籀實有異同也。光緒己亥。河南省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發現古龜甲獸骨。其上皆有刻辭。爲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所刻卜辭。實爲殷室王朝之遺物。其字與籀文合。不一而足。而經學家以籀文爲今文。又一筆化爲烟雲矣。鐵證宜知者二。

三國語是史非經。國策更不可強入於經。漢書藝文志有六藝畧。有諸子畧。而無史名。故國語因左傳之故而附於春秋末。國策又因國語之故而附於春秋末。勢使然也。舊唐書經籍志。已有史類。而國語仍附春秋。謬矣。四庫全書提要案語云。漢志雖載春秋。然無春秋外傳之名。故改隸於雜史類云云。試取國語繙閱之。有元年春王正月等春秋經語否。無有也。而何得名之爲經。若夫國

策則與春秋經如風馬牛不相及。又安可附之於經。四庫全書提要改隸雜史。厥義尤矣。鐵證宜知者三。

### 出題目

教師不難於作文。而難於改文。不難於改文。而難於批文。不難於批文。而難於出題目。教師出題目。大約陳陳相因。幾於千喙同聲。學生於是披羅藍本。書有全篇鈔來者。論說然。書札亦然。有某教師倩余代改書札數篇。及後乃知全鈔某本尺牘也。出題目太難。則困人自困。固已。然教師有多置一二綫裝書。則題目漸裁。可以推陳出新。夫推陳者。非必難題之謂。謂事理甚平易。而非向左傳句解古文評註等對生活耳。至于書札。則以眼前事譯以白話。故意牽長之。而令其簡括出之。果爾。安有陳因之書札乎。某視學語余曰。五月間查學各校。書札題十居其九。爲約友人觀競渡。可作一律看矣。尤有進者。出題因作者爲之。又因某生文病在何等。而出題以救其病。或因已往之講文。而出題以令其摹仿。有種種之布置。此事殊不容草草也。

### 教師之形式

教師不重形式。而亦不可忽形式。日本學校管理法有云。舊乘兩教員於室中。一爲王賜之鮮服。一則爲季路之敝袍。執初來幼班生問之。那一位教員好。幼班生指衣服鮮美者爲好。此殆普通兒童之心理矣。教師某儉不中禮。人多非之。頃遇其舊居停。稱說學生多欺侮之。本港金銀世界。兒童心理。與鄉落大不同。毋怪其爾。

朗君按此爲不修邊幅之教員言之。當時蓋有所指。

## 附篇

往教說上

光緒廿一年乙未

小戴記有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或曰。此孔教所由不廣也。嗟乎。孔教之至美至備至大至久。果藉往教以行乎。將無慕於外人傳教而爲是言也。吾聞君子之言曰。中國親親而尙仁。故如魯之秉禮而日弱。秦西尊賢而尙功。故如齊之功利而能強。蒙竊以爲外教如緡。緡者啖豚煦嫗。其靡處如也。故其爲效也速與速滅。孔教如王。王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效漸入而久始大。夫地球上別國之人之入孔教也。非必有所欣羨。舍家具而從我也。其勢使之然也。夫九萬里之氣候。十四萬萬之士俗。道理遙遠。山川阻深。不相聞問。卽聞問矣。而自釋迦牟尼路德穆罕麥德之徒。散諸四域。誘人以口舌。甚且劫人以兵。傳教之心苦。而其爲力也毅。且動人以禍福。下人以平等。志在舉半衆生。日與孔教爲難。謀計譎黠者。並倡爲合併之說。蠢蠢之族。且帖耳聽焉。孔教雖大。烏在其大一統也。雖然。可爲智者言。未可與一孔之士論也。天下之理生於勢。三人居室而道生焉。生于其勢也。据三人以授一



國。按一國以揆萬國。勢出於不得不然而理之自然者因之。所謂不期然而然者。夫孔教主仁。諸教皆從仁出。諸教尊天。與孔教言上帝同。所異者五倫之條理耳。知中國荒古之世。睚睚眦眦。混混沌沌。五倫未有也。五帝三王以後。然後稍明倫焉。猶未備也。孔子出而改制。而後立三年之喪。立親迎。同姓不娶之制。凡類此者。莫可殫舉。五倫爲孔教特旨。蓋孔子差等百王。經緯天地之極致。而亦中國數千年之勢之所出也。今日地球諸國。與中國異。異孔教也。非異中國也。中國荒遠之世。其風俗與今之外國同。中國在溫帶之中。聰明爲地球冠。故變革早。故孔子應運改制。其勢然也。外國聰明不及中國。故變俗遲。而卒範圍於孔教。亦其勢然也。以荒古五帝三王之中國。變而爲孔教之中國。以知今日之地球。亦將必變爲孔教之地球。何以知其然也。海禁既開。外國任子弟之來學。使臣之游歷。讀孔教之書。習聞孔教之俗。有所慕焉。舍而從我也。然此其小焉者也。外國地運漸昌。人心智慧日啓。有翹楚其中者。一旦覺焉有所不安。有所不安。必將變從前之陋而教飭於倫常之事。或仍奉舊教而陰轉之。或另立教而盡易名號。當彼之時。創起由我矣。而孰知潛移於孔教中而不自知也。今夫男女有別之制。土耳其行之。至親不婚之制。權革拿定之。倫敦女子創行三年服制。尤爲非

常舉動。此其漸也。所謂勢生理也。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孔教者元之謂也。以孔教統天。而諸星大一統。以孔教統天。而諸天界大一統。其故可冥推而知也。又有於地球也。黽哉太史公之尊孔子矣。秦本紀曰。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吳太伯世家曰。闕廬十五年。孔子相魯。夫吳秦夷狄也。太史公以孔子紀年。雖夷狄之國。猶特筆焉。辨黑白而定一尊。括中外以崇師道。太史公深見夫孔教大同之故。意在斯乎。曾何病於往教不往教也。

玉清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大意謂滿清中葉以降。漸感西洋人之壓逼。遂引起各種問題。其中較根本者爲宗教問題。以爲西洋人有教。何以中國無之。豈中國爲無教之國乎。康有爲以爲西洋之基督教爲治強之本。恒欲儗孔子於基督。蓋謂孔子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應尊之爲教主也。故自立宗教爲維新運動主要目的之一。先生爲維新運動中人。且爲萬木草堂及門弟子。故其提倡尊孔如此。

#### 往教說下

孔教有往教乎。曰孔子友教四方。其後子夏子貢澹臺滅明子張輩。或爲諸侯師。或率數百弟子講

學鄰國。往教也。及戰國時。墨翟宋鉞禽滑釐尹文子之流。紛紛以爲人爲心。強聒不舍。此異端也。而孟子亦由齊而梁而滕而宋薛。往教也。然則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說。其義偏乎。曰此爲治世言之者也。古者戶口少而材智之民多。且鄰有學。國有學。黨序州序。星羅而棋布之。自天子之元士。諸侯大夫之適子。下至庶民。皆入於學。逮其衰也。仁義充塞。禮樂敗壞。士民咸昧於親義序別之道。夫乾吾父也。坤吾母也。凡天地所生。皆吾兄弟親戚也。坐視晦盲。澗察不一。援手。仁人不忍爲也。往教之事。由是起焉。雖然。言往教于今日。非徒無益。適又害之。孔教之行。萌芽於魏文侯。推行於秦政。大一統于漢武帝。逮至東漢。以經學爲實政。制度風俗。翦若蠶一。彬彬文學以來。而孔教益光明昌洋矣。晉太康九年。立古學博士。自時厥後。多行劉歆偽制。非行孔制。夫孔子以前。舊制舊俗。紛綸外錯。孔子改之。乃克大定。劉歆思篡教統。於是屏竄經文。雜以渣亂不經之制。然而二千年來。墨守之。而終不悟者。劉歆僞於前。鄭康成釋於後。無一人焉。則白剖決之也。叔末士夫。日習僞制。問孔教之事。必曰吾不知也。問孔教之通變。曰吾更不知也。苟驅是人傳教。扶僞經數語。陳僞說百十條。而百二十女之淫賤。百二十望醬之侈汰。與夫刑人之在君側。鬪市漆林之雜說。幾何不以是疑孔子。而貽外

人口實病也。然則傳教奈何。曰孔子以前之舊制。可正嫌疑也。孔子以後之偽制。可去發賊也。魁儒鉅德。起而撥雲霧以見青天。凡定曰孔制者。著爲令。於是傳布外國。爲人耳目。鑿人心思。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嗚呼。姝姝醇醇如也。或曰往教之說。未聞諸古也。曰孔子設三統之義。立制有之。立言亦然。不往教者。筆下之言也。往教者。意中之言也。相反而適相足也。且夫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儒教等差之說也。行親迎禮。以男下女。冠禮父醮子於客位。則又平等之義也。是其例也。或曰往教非所以崇師道也。曰此師道之所以崇也。傳教得百千人。百千人崇師道矣。傳教得億兆京垓。梯壤溝人。億兆京垓。梯壤溝人崇師道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一界之人。且善諸界之人。故曰往教則師道立。不往教則師道晦也。且論之夫。猶斤斤於不聞往教之說。是夏蟲不可語冰。井蛙不可語海也。悲夫。明若按合耶儒二教之真相。基督教之果。及說祈禱等篇觀之。則先生一生進德修業之程序。可見。

德芸按此文作于先生擢舉後二年。入廬門後一年。時在中日和議初成。比戊戌政變尙早三年。比先生信奉基督教尙早十二年。當時先生所見蓋如此。此兩篇均載入麥仲華經世文新

編卷十九

玉清按先生大衆化之思想。與改良社會之苦心。頗見於此。蓋以爲教育目的。在於廣傳聖賢之道。多一人聽受。則多一人獲益。有學識者宜立人達人。不必高自位置也。

春秋大同說 乙 長

春秋何爲而作也。所以治諸夏夷狄也。三世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其終也進夷狄而予以爵。夫齊桓晉文。霸天下。攘夷狄。孔子予之。夫攘之云者。春秋不得已之意也。夫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王者受命改制。自山川至於艸木昆蟲。莫不受治。而况具形體血氣之全。有父子兄弟之屬。劃疆界則離而二之。渾教化則合而一之。如夷狄者哉。咫聞尺見之士。濡染于攘夷狄之說。不曰非我族類。則曰自外生成。曰此春秋大義也。嗟乎。何不達春秋之旨。若是謬且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公羊何注云。錄戎者。往者勿追。來者勿拒。蓋予自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何注云。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蓋言傷王者無外之義也。夫傳聞之世。據亂而作。猶寬治夷狄如是。則文致太平何如哉。且董子之言曰。王者愛及

夷狄。霸者愛及四國。不愛四國。不足以爲王。不愛夷狄。猶不足以爲王。是故天覆無外。地載兼愛。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道同也。且夷狄者。無禮義之稱耳。中國內也。新有戎狄之行。則夷狄之。晉伐鮮虞。莒伐徐是也。夷狄外也。能用中國禮義。或愛中國。則中國之。赤狄甲氏書滅。赤狄潞氏書于。吳楚稱子是也。夷狄可進中國。中國不能外夷狄也。春秋之學。二千年來。不絕如綫矣。雖以閔深博通之魁儒。猶云然不可解。僅據論語管仲之仁。遂謂孔子以攘夷狄爲義。豈孔子愛民之旨哉。昔孔子謂子遊矣。曰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小康之世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優爲之。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大同之世也。惟堯舜能之。夫堯舜生當洪水以後。不過如今土司一頭人耳。九州未有也。四域未通也。無張騫堂邑父以鑿空開道。無傅介子班超趙充國以招徠種族。然春秋傳必詳諄于樂堯舜之道者。官天下與家天下固異也。天下之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同。其愛身者。一室秦越也。是謂大異。其愛人者。萬國一家也。是謂大同。夫孔子之作春秋也。五倫爲經。重民爲緯。以仁起點。而以大同推滿。當時託諸空言耳。然而由後觀之。則揖讓之可以公行。神武之可以不殺。域民之可以不界封疆。師教之可以混一地。皆燭照數計而龜卜矣。易曰。羣龍無首。吉。書曰。王道。

蕩蕩。王道平平。其即春秋大同之微旨乎。宋明山林偏僻之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

明若按先生深明公穀之學。故其說之精到如此。又我國爲素尙和平之民族。泱泱大風。于二千年前已然。

黨論 乙未

嗚呼。漢宋明之亡。亡于黨禍哉。雖然。士氣之衰。人心風俗之淪靡。不繫于黨禍而繫於以黨相戒者也。今夫東漢黨綱。北宋道學偽學。明東林。皆祖宗百年養士所致。雖棟折榱傾。莫可如何。而疾風勁艸。歲寒松柏。一代因以爲不朽。而或以爲國所由亡也。豈不異哉。嗟乎。有黨綱東林而漢明亡。無黨綱東林而漢明亦亡。無黨綱東林而亡。猶不幸中之幸也。而今之君子。動輒以黨爲戒。乃其排斥黨人也。鈎致羅織。罪浮于十常侍。而禍酷于章蔡韓侂胄魏忠賢。何者。小人害一時之君子。人共知之。小人之禁累世之爲君子。人日墮其中而不悟也。詎不悲哉。昔吾嘗讀黨禁矣。朱子以切諫招謗。有言責者也。而或曰講學之故。黨禁皆在廷諸臣。中有武臣數人。朱

子弟子止三人耳。或又曰。講學之故。嗚呼。訓詁詞章之學。風行海內。亦既義理細而心術壞矣。又諱諱以黨爲戒。而務以錯天下之口。愚天下之心。復老氏老死不相往來之俗。襲秦政愚黔首之法。士類雖繁。幾何不苟全之身。而爭爲孤獨其民也。顧亭林之言曰。有亡國。有亡天下。夫小人攻黨。止亡國耳。若後世背道喪心之士。以談論國事爲不祥。以聚徒講學爲厲禁。其誣曠先哲。雖罄南山之竹。不足備條其罪。而所以摧抑名節。禁錮耳目。不率天下於頑鈍。集詭不止。此亡天下之患。非徒亡國已也。夫魯論朋來。皇疏訓朋爲黨。孔子在陳思小子。亦曰吾黨。是朋友師弟。皆以黨爲義也。孔子門人六萬。孟子從者數十乘。舜有羶行。所居成聚成都。文王曰。予有疏附。先後奔走。藥侮。古之人其黨乎。若猶以黨爲戒。則論語可定爲禁書。孔子孟子。大舜文王。可著爲罪魁。侯覽章蔡韓旼。曹魏忠賢。可奉爲聖哲。而李膺范滂。程子。司馬溫公。朱子。顧憲成。高振龍。可以服上刑。

論週變

光緒廿七年辛丑

數月以來。賓友誦門者。輒以光緒帝週變爲談柄。當週變之詔甫下。談者欣欣然喜。及改期之詔旋降。則又色色然驚。若食毛踐土。非週變則身不得安。飯不得吃。死不得其所者。僕方啣舌佔畢。與數



輩孩子口講手畫。無稍暇晷。邇來朝家在何方。家用人。誰何官。行何政。下何諭。幾於一無所知。彼等賓友。乃以此希俾倚賴。憂喜循環之談。來相詰問。強聒于耳。僕幾欲踰垣而避者數數矣。噫。彼輩瓜棧捧日。殊音同嘆。其忠愛之忱。非不溢于眉宇也。然中國數千年以來。一國之民。無論愚智。俱入此窺道園中。馴至今日。而被輩依然夢夢。豈不大可駭乎。夫朝家之推行新政。與國更始。未必非一小補。然必延頸企踵。嗚嗚求助。我之生死苦樂。常懸於一人之手。其途紆。其計拙。其命脉亦可謂險矣。夫人人自有我在。而必以一我之苦樂。衆我之苦樂。羣焉聽命於一人。豈特奴隸性質而已耶。實與行尸走肉無異耳。雖然。此等不知有我之甲。其所由來者遠矣。中國大聖大賢。特標以君統民之宗旨。故相承以來。羣數十百輩。氣節道德之士。轟轟烈烈。統不能跳出此窺道園。在當日之倡爲此旨者。豈不曰以君統民。其勢順。否則亂。其奏效易。否則河清難俟乎。不知言尊君者。譬之剪綵爲花。即使五光十色。點綴生新。然了無生氣。其彫敝之態。卽寓絢爛奪目之中。而何論綵花之條爾殘廢乎。且所謂奏效者。以一成不易言之。而非以一時驟言之也。夫執以君統民之說。無論三代以下。幾盡爲獨夫民賊。卽以湯武而論。固往古來今之所謂聖人者矣。然試問成湯以後。商民之輾轉

于覺道園中者幾何年。武王以後。周民之輾轉于覺道園中者又幾何年。且卽生當湯武之時。其民自與三代下之民迥異。然民氣之能伸與否。民有自愛自理自保之思想否。僕究不得而斷之也。是湯武愛民。而民之歌功頌德於其時者。依然以朝家之舉手力爲一己生死苦樂之券斷。未有以湯武愛民爲湯武分內事。而不必感其恩者。是君如湯武。而其時國民之氣象意態。當與自立之民大異。而况湯武而後。欲得一湯武者絕不可得。惟有君權日萬。窮其所之而已。然則倡以君統民之說者。方針已差之毫釐。而後來理學氣節經濟之士。猶眷眷于此覺道園者。眞所謂謬之千里矣。若人知有我則不然。夫人人果知有我。其始勢甚卑微。其後遂一成不易。譬之一仁一核。始而以土蓋之。以草覆之。歷幾何日。乃有萌芽。歷幾何日。乃有葉有幹有枝有莖。又歷幾何日。乃有花有果。然而根深蒂固。雖有暴風烈日。而根幹依然無恙焉。較之剪綵爲花者。其成就又可以道理計耶。此無他。從上變者權不自我。即使大變。亦不過成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治。從下變者。人人有我。不賴人治之而惟自治。不賴人保之而惟自保。所謂一智不復愚。一強不復弱也。西經之旨曰以天統人。中經之旨曰以君統民。造因既殊。結果自異。談維新變法者。亦可靜參天之消息矣。嗚乎。我貪我毛。我

踐我土。愛惟我愛。助惟我助。彼迴變與不迴變。於我何與哉。於我何與哉。

玉清按向下而不向上。自助而不求人助。做根本工夫而不做枝葉工夫。面向羣衆而不面向君主。此乃先生平素主張。故其自號曰婦孺之僕。顏所居曰造齋齋。勝講學處曰灌根草堂。與一般讀書人之汲汲於荷德承恩者迥異。在五十年前君主專制時代而有此思想。不可謂非先覺矣。

論光緒帝之復權 辛丑

庚子拳黨事起。聯軍入京。帝駕蒙塵。八方震動。及迴變之詔甫下。四海之內。莫不稱慶。以爲中國從此太平。吾民從此有托矣。迴變之後。希望歸政者方如大旱之待時雨。乃曾幾何時。忽忽兩載。而權貴之抗拒歸政者如故也。宦寺之暗撓歸政者如故也。熱血之士。方欲食權貴宦寺之肉。漆權貴宦寺之頭。以爲中國命脈。不絕如綫。絕之者必此權貴宦寺也。何也。光緒帝復權。則中國生。光緒帝不復權。則中國死也。學究某某曰。烏。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中國之生死。繫夫食中國之毛。踐中國之土而已矣。光緒帝之復權不復權無與也。何則。國戶者根幹也。政府者枝葉也。國民而人人能自

治也。則形單影隻之政府。決不能敵百千萬億自立之國民。國民而人人不能自治。而必待治於人。也。則雖有賢政府崛起其間。而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扶之則起。不扶則仆。又安所得日日時時而扶之乎。此固泰西言治之家所屢屢言之。而其效可燭照數計。而毫釐不爽者矣。故今日中國之生死。不繫于光緒帝之復權不復權。而惟決之于國民之能自治焉否耳。今夫談時局者。豈不曰。光緒復權。則戊戌百日新政。日月重光。山河再秀。夫亦大可人意矣。否則長此終古。黯無天日。即使東涂西抹。姑爲粉飾。亦有名無實耳。此所以延頸企踵而惟以光緒復權爲興中國之左券也。嗟乎。光緒帝之復權與不復權。渺不可知。然余以爲復權則益少而損多。不復權則損少而益多。且所謂不復權則損少者。不過自一孔之士言之耳。若以遠見者計之。則不復權無所謂損。而其益將不可勝言也。余今姑以復權之損言之。人情莫患於有所倚。光緒復權。則嗚嗚歸向者。仍不改奴隸性質。而絕無自助思想。其損一。光緒帝雖賢。而不能必賢君之後代有賢君。即使朝廷布置。盡符人望。而境遇情遷。亦成爲一治一亂之世而已。且所謂治者。非眞治也。不過亂機暫息而已。其損二。光緒帝立法于上。而行法者。空文塞責。因循敷衍。稍爲雷厲風行。方且相率以爲阻撓。雖有斧鉞。誅不勝誅矣。其損

三。光緒帝不復權而批政百出。國民猶有公憤。遂以仇滿爲名。若復權。則嗷嗷之氓。驟奚如也。而滿洲之威福。延綏正無已時。而漢族之罹於羅網者。不知何時脫出矣。其損四。且也。光緒帝復權。達其極點。不過成一立憲政府而已。然而立憲亦有殊途焉。立憲由上者。上下雖有一體之形。而精神之隔閡正多矣。日本非立憲國乎。然議院之權不敵內閣。某年因加稅一節。明治皇出而調和之。議院之說不行。其國民所以鬱鬱也。况立憲不由國民公立。則其君若官。雖斤斤守法。然法非公立。民與國之關係。終非十分親切也。英爲立憲國。而法由下立。其結果有與日本迥殊者。日本譏徵之士。方以此爲隱憂矣。光緒復權。則法由上立。不復權則法由下立。雖收效有遲速之分。而剪綵爲花。與根深蒂固者。兩兩比較。其得失烏可以道里計耶。然則光緒帝之復權。斷難得一美善之立憲政體也。其損五。有此五損。而熱血之士。尙鋏鋏然于復權不復權乎。余得而斷之曰。光緒帝復權。中國之不幸。光緒帝不復權。中國之大幸也。且不見乎花旂燈乎。其制愈甚者。其光愈烈。有婆羅門而後有佛。有羅馬教皇而後有路惕。中國人不欲大解脫則已。中國如欲得大解脫。惟有日夜祈禱光緒帝之不復權斯可矣。國民乎。其亦知國爲己之國而非光緒帝之國乎。其亦知求助於人者之無益有損。

惟自助者之有志竟成乎。彼殷殷于光緒帝之復權。皆見小欲速之士。誠所謂蓋不能以測海。管不可以窺天者也。

朗若按先生爲南海弟子。人方猶爲主張保皇。乃其持論如此。且當時清后尙主大權。捕殺革命黨人不遺餘力。而先生乃敢言如此。仁者必有勇。信然。又此可與迴鑿篇合看。

德芸按先生初編三字書時。在戊戌冬間。書中有「願我皇多福壽。願我皇萬萬歲」等語。時值戊戌政變之後。服膺康氏學說。故有此語。未幾即將此段刪去。而坊繙之本。尙有留存。故外間以此疑之。讀此文「漢族之羅于羅網者。不知何時脫出」一語。可以釋然。此篇與論迴鑿一篇。均曾登辛丑香港中國日報中。

以經術潤飾吏事論

宣統元年己酉

漢典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其時山巖屋壁。漸次發現。故秦博士。猶或存者。五經往往頗出焉。武帝用董衛之議。罷黜百家。表彰六藝。爰立博士。增置弟子員。于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其初法制未備。朝廷大事。諸臣得以經義折衷之。公孫宏以儒術飾文法。倪寬以古義決疑獄。董仲舒以春秋作

決事比。其已事也。宣元以來。此風彌扇。劇蹟可拒。則縛衛太子不爲非。僞如可貶。則罪晏元等不爲刻。有家不藏甲之義。則可收董賢之兵。有大喪不伐之舉。則宜弔匈奴之亂。昌邑之廢。據尙書大傳以知之。捐之之戮。引戴記王制以決之。祭祭乎。觥觥乎。經術紛綸。固有如是之深切著明乎。讀者曰。此特以經義斷事耳。於吏治裨益未有也。然予嘗讀班書循吏傳。其筆筆在人耳目者。若文翁屬遂召信臣之流。皆以明經出爲守令。至酷吏列傳。則刀筆之徒。法律之學。無一人從讀書中來者。信乎作民父母之稱。固在此不在彼也。嗟乎。成都興學。諸橫宇之枝歌。渤海明農。鑄頑民之刀劍。隴旁碑碣。卽爲息訟之條。舍外桑榆。大有取材之富。熙熙焉如登春臺。皞皞焉如沐膏澤焉。懿歎休哉。循吏諸君子。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明廷課最。煌煌增秩之書。遺愛在人。飄飄神絃之曲。操何術以致此歟。則經學爲之也。後世談經之士。非考據而瑣。卽鑿空而荒。實行家方目笑之。而豈知西京儒生。通經致用。確有濟民物於雍熙。贊朝廷之德化者。固非特以禹貢行河。以三百篇作諫書。補益一二已也。百世下猶馨香祝之矣。

朗若按先生之神往於經學之治者有如此。所以儆政治之日非。不得作文字看也。當合讀書

致用篇讀之。

德芸按此爲校課題目。先生擬作以示學生者。

說祈禱 壬子

往聞人說祈禱有力。鄙人向不甚信之。惟有隨時默念聖經祈禱文而已。近今再三思之。知祈禱與神交通。確有實跡可尋。並非以爲如是如是似如是也。請與諸君說靈魂。再說靈魂與神通。夫而後祈禱之力可以深信不疑矣。世人稍有智識者。每謂人死之後。其魂永滅。是以楊朱一派。謂堯舜桀紂。同歸于盡。惟有爲所欲爲耳。不知魂固不生不滅者也。試以近事言之。南海陳殿坡先生。死而復生。謂自知魂從腦出。覺甚痛苦。魂出後所經某小店。乃其出嫁婢之夫所開者。見其手抱小孩。適在某時云云。翌日問之。果然。此可爲有魂之證一也。新濟船主某。其亡父之魂。映於相片上。其證二也。莊子謂火滅薪存。格致家謂用一玻璃罩。儘若干煤燒之。若不洩氣。煤盡而薪之重量依然。此等理證。固無論矣。魂從何處來乎。固上帝昇我者也。鄙人今日所說。未知是神意抑人意。但以理勸之。魂之靈猶電也。澳門電燈無數。然均與總機關相屬。但開其消息則自發光。若閉之。則雖蓄電以待。



而無奈隔閡何也。路加十七章二十一節云。上帝國即在爾間。是以魂之靈本來有光。但爲氣稟所拘。（遺傳感受沾染等）嗜慾所蔽。則光變爲暗耳。人果祈禱。則此心惺惺。一觸卽通矣。新約說祈禱甚多。然最明白易解者。莫如馬可十四章三十八節。儼醒也。祈禱也。免入誘惑也。數語。此數語在當日雖只爲門徒一方面言之。然讀馬可十三章三十三節有云。儼醒祈禱。以爾不知其期也。可知祈禱與儼醒。相因而至。儼醒不得不祈禱。祈禱必預儼醒。蓋不如是則誘惑紛來。而信心不堅矣。祈禱分公禱獨禱。有禱之地。有禱之時。有爲己而禱。有爲人而禱。凡我信徒。固皆知之矣。鄙人竊欲將獨禱之方面研究之。公禱固爲信徒所注重。然獨禱尤爲公禱之預備。若無獨禱。則隨聲附和。與我之魂渺不相屬也。故獨禱重焉。獨禱以何地爲宜。當讀馬太第六章六節云。爾禱之時。宜入隱密之室。閉門禱爾隱中之父。爾父鑒于隱。必有以報爾。此節三復隱字。知吾主之注重隱密也。英之文士藍陀賓曰。寂靜之處。爲主殿門內複室。一舉足即可升堂。晤上帝矣。卽佛家入定。儒家習靜之意也。佛家儒家。不知本原。則漫無主腦。故于教己教人之法。漫無把握耳。宋明理學先生。往往入山三年靜坐。或六年靜坐。如金牛洞白蓮洞。皆其靜坐處。陳白沙靜坐陽春臺三年。王陽明臥石棺三年。

(在貴州龍場驛)嘗其事也。程子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周子又謂主靜立人極。其理甚是。惜非陪拜上帝耳。儒家習靜。由視鼻端白數息入手。蓋以此爲此心所著落。若信徒密禱。舉心目以陪上帝。直捷了當。何用視鼻端白及數息乎。近有信徒會集。特擇一日會衆集靜。對上帝恭默思道。又有學校中認真守道之信徒。以每月之首一日終日與主陪對者。可謂良法也。我輩爲會堂事。每月敍集一次。若爲拜上帝事。于月杪一日靜對上帝一日。而月中之罪過可以省察默念。似亦良法也。昔傳教師馬丁。(印度人)當臨終時。自嘆一生辦事時過多。與主交通時過少。然則認真修道者。其密禱之時必比常人加多。或不至如宋明諸儒三年靜坐六年靜坐。然程子之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當不謀而合矣。何謂祈禱之時。大聖但以理日禱三次。大衛或日禱七次。大約每日三次祈禱爲最善之法。我輩事忙。或無暇晷。至少亦須二次。此普通之時間也。然有特別之時。基督選十二使徒。先一夜徹宵祈禱。將受苦也。往客西馬尼園中苦禱。此乃前型矣。故凡人遇喜怒哀傷。誘惑艱難。猝而遇之。固當特別祈禱也。常特禱之外。更宜念念在天父。天父時時在吾心目中。此時不拘何時何地。偶須感謝申求。即可于立刻向天。大約出言之際。尤需此法。人有怨恨憤怒。箭在絃上。卽宜用此

法以拒誘惑。此爲修行悅神之良法也。爲己祈禱。爲人祈禱。皆于隱禱爲善。但有一阻礙。宜力戒之。馬可十一章二十五節云。立而祈禱時。如與人有憾則免之。若祈禱時。反以責人爲事。借此洩怒。則與基督祈禱之旨大悖。故爲人祈禱。不可不慎之也。祈禱必須預備。所謂儆醒也。儆醒祈禱相連。其論見於以弗所六章十八節。又見彼得前書四章七節。又見於馬可十二章三十三節。及十三章三十三節。回教人每日五回祈禱。五回潔身。我信徒可不潔心以爲預備乎。大抵祈禱之前。多作省察工夫。先自己喚醒曰。吾今向人言語。所求何事。所藉何理。有何希望。庶於祈禱之前。不至昧其本意。更有一祈禱之預備。則去惡念是也。惡事固爲斷祈禱之命根。惡念亦爲阻力。所謂惡念。有時甚細微。如不免人負。馬可十一章所云。立而祈禱時。與人有憾則免之。此語教訓信徒至深切而著明矣。祈禱最怕作輟。昔某牧師每於封信口時祈禱。可知真祈禱無往不然。無時不然。蓋祈禱卽與神交通也。以手攢一竹簾。攢至百十次。則簾自能動。發出大聲。力所積如是也。祈禱無或作或輟。自有祈禱之力。卽是故耳。路加十八章第一節云。耶穌言祈禱不怠。是基督訓吾人分宜祈禱矣。鄙人深信祈禱與神交通。卽神與神通之意。苟多用其時與上帝晤對。而後自己全賴上帝。乃能將己

之血肉之智力。換爲上帝之靈力。以賽亞四十四章三十一節云。待王者之智力。必得常新。鄙人諒見弟姊妹亦同此志。此則鄙人所深望者也。

則若按先生案接受耶穌教理。徘徊于其中者二十餘年。體認既真然後毅然受洗。自非盲從者比。迨受洗之後。則一信無不信。實知實行。故言之透亮如此。

德雲按先生于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在香港道濟會堂受洗爲基督徒

釋老 甲寅

釋典之藏。鄙人只涉獵圓覺華嚴二經。九牛一毛。太倉一粟而已。然不得諸耳食。微言精義。往往見寶。柳下飴糖。其在是乎。夫釋教流行中國。最盛莫如南北朝。南朝六十餘萬僧。北朝二百萬僧。亦云夥矣。加以播譯諸經。皆文人墨客而性耽內典者所爲。文字精美。故流風彌扇焉。有宋一代。嘉祐治平以前。濂洛之說未盛。儒者沿唐代餘風。大抵歸心釋教。以范仲淹之賢。而手製疏文。請道古開壇說法。其他可知矣。宋儒理學諸家。日言闢佛。而實入佛之範圍。大程稱佛說煞有精妙處。朱子晚年亦讀佛經。謝上蔡以覺言仁。純是佛學。陸子之學原子上蔡。陸學皆佛學也。凡言心學者。明代王學。

皆佛學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佛與孔適成反比例。孔教之論學。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者也。佛  
教之去倫絕欲。人學之極致者也。其卒成也。孔教多于天。佛教多于人。孔教率其始。佛教卒其終。孔  
教出于順。佛教出于逆。孔教極積累。佛教極頓至。孔教極自然。佛教極光大。无孔教之開物成務于  
始。則佛教無所成名。狗子无佛性。禽獸無智識。無煩惱。佛可不出。人治勝則煩惱多。佛乃名焉。是故  
天有毀也。地有裂也。世有絕也。界有劫也。國有滅也。家有裂也。人有折也。皆不能外佛教也。故佛至  
大也。佛經難得。然學者欲涉藩籬。我國經籍。有可比附得之一。爲易經。何言佛與易近也。以象爲教。  
一近也。地獄天堂。諸佛國土。羅刹夜叉。卽眇鬼一車。見矢張弧之象也。以無爲有。空諸所有。卽屯否  
之象。發剗革之義。陳亢極之悔。終未濟之卦也。華嚴八地。不舍諸有。隨喜順受。卽進退消息。居身涉  
行之義也。其所異者。佛說無王。故歡喜而遊戲。易入人倫。故恐懼以寡過耳。一爲列子。列子者。中國  
之佛也。林類曰。死于此安知不生於彼。卽佛氏輪迴之說。但惡生樂死。在彼教中。僅爲聾聞乘耳。未  
及不生不滅之精妙也。列子引夢幻泡影之說。周穆王篇發之甚透。其說已到瞿曇八地。然列子之  
學。僅至無可奈何舍而棄之之境界。未到天宮皆成佛土。有性無性皆成佛道也。佛者言語道

斷。心行路絕。久之覺光明。山河及大地。全現法王身。此是魂之靈處。仲尼篇使合于心數言。與之相印矣。然龍叔曰。吾癩瘡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云云。仍是可靜而不可動。能言而不能用。禪心已作沾泥絮。婆子固當燒菴也。至于佛愛異類。諸教罕有同者。說符籙引鮑氏子之言。宗旨適合矣。二書比例。或可得佛之髣髴歟。我國佛學雖盛。而學其學者。非蕩則頹。同一胎也。盜跖得之。藉以爲盜。有何碑乎。其下者侈心冥福。香火因緣。遂令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輩。藉以行其蠱惑。則又所謂不敗于仇敵而敗于蛆蟲也。要之世人言佛。徒以空字胎累。不知佛有空門。有有門。十丈之高樓。其地址必與十丈相稱。萬丈之高樓。其地址更與萬丈相稱。不堅其地址。而貿貿然以萬丈高樓自託。此蕩與頹所以不能免也。竊謂佛之有益身心者。因果二字爲最確最精。昔何易一先生以算學證之矣。其詳可另篇錄出也。蓋佛法初興。惟明因果。暨達摩東邁。始啓禪宗。譬以六經之傳。則因果如漢儒之訓詁。雖專門授受。株守師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據。其學核實而難誣。禪宗如宋儒之義理。雖冥思冥會。妙悟多方。而擬議揣摩。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駁。故心印之教。旣行。天下咸避難趨易。辯才無礙。語錄日增。而腹笥三藏。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

因果之理。似虛而實。倘棄數理而據事物。正所謂不見而不信。猶蟬不知雪乎。魏書釋老志。發揮要。今特揭而出之。至佛教之事畧宗旨方法。與夫魏書有未盡者。錄之如左。以令學者稍窺涯涘焉。事畧 佛之事實。經論所述。異同千百。今以慈恩宗之說爲主。而以近得西人之說補之。取慈恩宗者。爲其爲中國最後最精之譯本也。案佛生于印度。劫比羅伐窣堵國。其時印度分數百小國。劫比羅伐窣堵國。中印度小國也。其生卒年月。頗不可詳。或曰去今（此引唐釋玄奘西域記說。今指唐貞觀書。唐貞觀至清朝光緒。計一千三百餘年。）千二百餘年。或言千三百餘年。或言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年未滿千年。晚近西人則謂佛約先耶穌六百年生。案耶穌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止距孔子生凡五百五十一年。然則佛當與孔子并世。而早於耶穌兩皆五六百年。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其信然耶。佛爲劫比羅伐窣堵國主淨飯王之長子。爲刹帝利種。母基摩訶摩耶夫人。以三月八日。或云三月十五日。踰城出家。住森林中。薙除鬚髮。去寶衣瓔珞。著鹿皮衣。祇其親戚五人隨之。依阿羅藍迦藍婆羅門修生。無所有定處。又依鬱頭藍婆羅門修。非想定。苦行六年。乃至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以三月八日。或曰三月十五成等正覺。時年三十五歲矣。於是佛乃周流印度。

諸國。坐道場轉法輪者四十餘年。最後至拘尸耶揭羅國阿特多伐底河畔沙羅樹林中。以三月十五入無餘涅槃。時年八十歲。此佛一生之歷史也。佛入涅槃後。其弟子阿難集素咽纒藏。優波釐集毗奈耶藏。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是爲上座部。皆佛大弟子所集也。其餘凡聖復集五藏。除前三藏外有雜集藏。禁咒藏。是爲大眾部。

宗旨 人生之罪過痛苦。皆出自迷。去迷得悟。則一切罪過痛苦去而遊于極樂界。斯界也。匪惟一人占之。可率衆人達之。自迷至悟。歷界凡十。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修羅。五人間。六天上。七聲聞。八緣覺。九菩薩。十佛。一至六純是迷界。曰六道。聲聞緣覺菩薩三界。有幾分覺悟。至佛而悟造其極。普通之人間亦迷界也。悲喜無端。死生倏忽。棲息于昏沉夢幻之中而已。必得大光明。大自在。透澈字內萬物之實相。身心所觸。無一非真樂。人於無量福無量壽之界。是名曰悟。卽佛界也。地獄至佛十界之別。由因緣之理而活動。地獄餓鬼畜生之界。以惡因緣而現。人間天上之界。以善因緣而現。曰地獄。曰佛。本來虛空無相。從因緣而循環者也。人積惡則入地獄。積善則成佛。人間萬事。皆有因果。今歲之穀。爲去歲之果。來歲之因也。自迷至悟。境界懸絕。然無論何人。一經開悟。得平等入佛



界。所謂一切衆生悉有佛性是也。佛界爲無量樂果。其至也。必有無量善爲之因。則自利利他之願行是已。了一己之悟曰自利。度衆生之悟曰利他。始發宏誓。期在必行者爲願。已而實踐以充此願者爲行。願行相合。始得達涅槃之彼岸。涅槃者。至善之境界也。佛教之主義。在使衆生盡到涅槃之彼岸。到此皆成佛。

方法。波迷之苦海。而達悟之彼岸。未易言也。中有寶筏。則無數善行是已。善行之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布施爲慈善之行。捨財捨力捨言以濟人者皆是也。持戒爲嚴潔之行。戒法有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之別。而十戒爲本。一不殺。二不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綺語。六不惡口。七不兩舌。八不慳貪。九不瞋恚。十不邪視。忍辱以防其退。精進以策其進。禪定一曰三昧。心注一境。不令散亂。萬念俱靜。始能悟澈真理也。知慧有權知實知之別。權知者。洞徹萬般之現象而別其邪正利害也。實知者。參透真理。卽真如之表裏也。無此知慧。則前五行。或誤方向而徒勞也。破迷而悟真如之功。以知力爲主。故六行尤重知慧。以上所述。爲自力門之教義。發心修行。其能者必英邁之士也。佛教廣大。尙有他方教義曰淨土門者。修行簡易。常人所能。口念阿彌陀佛。卽得佛果。如

服良藥而宿癩頓瘳也。

提錯用神

李甲寅

誤會二字。乃近日粉飾名詞。誤會有無心者。有有心者。有心之誤會。往往破綻立見。尋由自取。紀文達與僕人某出關。時天將雨。僕人將己之行李放在車箱下。而主人之行行李放在上。以爲下雨而我之行李溼不到矣。俄而天晴。行至某處。潦水盈途。僕人之行李爲水淹溼。此事見諸槐西雜誌。凡事可作如是觀也。鄙人聞至此。適得二事相類者。名曰提錯用神。卽有心之誤會也。潮連鄉區某。三叔父某某公婿也。戊戌政變。鄙人以挂名保國會黨。八月東渡以暫避其鋒。區某之父。原與三叔父同。一福裕祥雜貨店在廣州藩司前。卽今永漢北路。福裕祥有一股東唐星如之族昆仲唐善卿。開一廣利店。在上海虹口。鄙人與同志組織一時務書局。在雙門底。公舉區某司事。區某託上海人洪春江辦書。而致函唐善卿借款一百元交洪春江。鄙人東渡時。區某以鄙人之歸也爲渺渺無期。故向三叔聲言鄙人借唐善卿一百元。三叔信其婿言。不得鄙人之信據。而遂以壹百元交唐善卿。意謂咬刀過船。利有攸往矣。豈知鄙人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日本郵船到港。事乃敗露。信用大失。是後

不相聞問矣。

德芸按先生文稿。由翹學女士抄錄。每篇均另頁謄寫。惟此下數篇。僅蟬聯而下。不另頁。故注準甲寅三字附于此。

以直報怨以善勝惡之商兌

民國五年丙辰

社會交際之中。傷多少感情。壞多少名譽。昧多少良知。貽多少後悔。皆以直報怨四字致之矣。孔子之答或人也。不曰以怨報怨。而曰以直報怨。豈不曰斟酌盡善。適合中庸之道乎。然循此以往。人心日暗黑。風俗日汙濁。社會無安寧之一日也。何者。報怨者冤鬼也。自以直報怨之說一倡。浸假而非可怨者。視爲怨矣。浸假而非直者。亦謝爲直矣。甚至迹似可怨。而心本爲德者。不以爲德。而反以爲怨矣。竊鉄之疑。吹竽之誤。充其類禍。等于洪水猛獸。卽不然。而倫理滅裂。人道苦惱。亦何樂而爲此乎。僕猶憶十年前。區鳳墀先生爲僕改訂三字書。「衝撞我。記在心。」之記字。易以勿字。當時爲之恍然。僕猶憶前數年爲某人事。廖德山先生曰。以善勝惡。只爲之所禱可矣。當時又爲之恍然。忽忽歲月。近年又爲某人事。區鳳墀先生曰。諸君於愛之一字。缺乏多矣。僕當時汗爲之流。而淚亦幾

幾點滴下矣。一聲霹靂。雲霧大開。至今思之。耿耿於懷焉。夫以善勝惡之理。見於聖經中者不一而足。然此理實爲冤鬼之大敵。不特教外人疑之。卽教中兄弟姊妹。亦多以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乃陳至高之義。而非吾人所可幾及者。而不知不然。僕向疑之。近年涉獵傳記。力求此理與夫實行此事者。企且暮遇之。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基督之爲人作則。固章章矣。而人竊以爲非。凡人可及。僕今得援中國古人之以善勝惡者。以敬告我僑焉。夫卓茂之馬。劉寬之牛。直不疑之金。陳重之袴。淳于恭之果。其類於以德報怨者。更僕難終。而勝惡之效果。有二事可爲揭舉。令人人可以步趨者。請錄之如下。

梁大夫有宋就者。常爲邊縣令。梁與楚鄰界。梁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夜往竊播梁亭之瓜。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往竊播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于是梁亭乃每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

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其以問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闕也。告吏曰。徵播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王陰讓也。乃重以重幣而請交于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陳文矩妻李穆姜有二子。而前妻四子。文矩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字益周。皆倍所生。或謂之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逐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癒。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仁慈。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日隆。我曹過惡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獨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并爲良士。

德芸按先生對於儒家中庸道理及以直報怨之說。多不滿意。此篇尤爲露骨。抨擊不遺餘力。不意十九世紀之老孝廉。有此議論。

戊戌旅滬記 丙辰

二十年來。忽忽已過。風雲變幻。往事成塵。戊戌春試報罷。四月出都。卸裝滬上大同譯書局。隨入梁

卓如君寓廬。一月枝栖。是時卓如君留京。承梁蓮瀾伯優待。至今不忘也。五月後。再遷寓大同譯書局。時與羅伯雅君約。將於八月中旬東遊。行裝告備矣。八月初六。鄭陶齋翁到譯局。據稱盛杏蓀得宮內電。太后垂簾。嚴拿康某云。後一日。即接卓如君電。叔被逮。世尊已出京。設法救護等語。初八。余與韓樹園君。陳侶笙君。同往金利源碼頭。雇一小划子。以待郵船之至。榜人云。今早英法巡捕。及上海道差役。舢舨絡繹至此。咸恭迎大官。余等恍然矣。午後。新濟郵船至。官吏差役聯翩下船。禁岸上人入。約二小時許。彼輩出。消息寂然。余守小划子。樹園侶笙二君下新濟一巡。搭客鳥獸散矣。同寓。即往二擺渡廣永亨行。主人黃翼卿翁。先生故人。其西席則同門楊子勤君也。子勤君告余曰。昨有巡差徘徊門外。一若偵探同門蹤跡者。是晚。又遷泰安客棧。初九早。鄭希願君告余等云。先生由重慶郵船平安到步。英領事保護。已入領事署去。行李一皮囊耳。樹園君曰。不得其帥。將及其卒。遂決議再遷。因先往大同譯書局。晤狄楚青君。以電告先生家屬商之。楚青君曰。昨與麥孺博君熟商。此事宜守秘密。萬勿電。蓋初八晚。孺博君與梁蓮瀾伯已附郵船回粵矣。余謂樹園君曰。電亦何害。姑爲之。電報局云。廣東已封電。乃商諸廣永亨黃翼卿翁。即由法國電局電至廣州。與陸大街公善。

堂。此堂乃余與何易一先生及區謙之翁辦者。電文云。易謙速往芳借雲衢往澳。共十字。是年先生家屬避寓芳村。雲衢則先生闈族試館也。謙之翁于二鼓回堂。適得是電。卽到先生府上。促師母等行。師母游移未決。卽以故。謙之翁哭以勸而不詳之。遂檢點行裝作來澳計。翌日適星期。乃雇一紫洞艇浮江上。行李則寄頓米埠親屬處。十一日乃來澳。住何德田翁家。初九夜瀕行時。適五鼓。先生家屬發從容暇豫。攜楊桃一大筐贈與何家也。十一日早飯後。差役到先生府上。捕閩人阿康去。余與樹園君貸資於黃巽卿翁。亦於是日東渡矣。羅伯稚君以事阻。不果行。

梁卓如君家屬。聞某日遷出。經紀其事者楊子勤君也。遷出時。聞往客棧。各工人分散去。行篋携出者寥寥。尙餘若干。其家人謂子勤君曰。某某號行篋。所值數千金。若爲我取出。餘棄之如遺。是時已有兵勇圍守宅外。子勤君乃約洋人直入取出。不遺一物。所餘家具。由子勤君沽之。餘篋則梁家取回也。余到虹口何擊一君家。擊一君云。卓如師家屬已來此。蓋代謀一枝矣。寓樓爲樓居。樓下某氏。似是新會人。聞其家屬方言。以卓如君家屬詰擊一君。擊一君愀然久之。恐株連。故憂形於色。余與樹園君寓泰安棧。時仍恐搜捕。初九發電後。賃居虹口某熟藥店。主人乃香山古姓。余等寓樓上。樓

一大廳。旁一長房。余二人設榻外。儘多餘地。因于二鼓時告擊一君約。卓如家屬同居。適店主人母從故鄉來。故頗不岑寂。至是彼家屬高枕而臥矣。彼家屬寓擊一君鄰右時。其昆仲戚族偕焉。跬步不敢出閫外。睡席等物缺如。余乃與羅伯雅君代購多少。乃得安之。飯食則向虹口勝記飯店謀之。店主人勝叔。乃余昆仲。此事全仗之矣。飯店例。先交一月會費。乃肯饋送。余告勝叔曰。余友家屬來此。司庫者他往。一二日即回。月費盡稍緩。須勝叔關說。某飯店方肯肯。蓋勝叔雖開設飯店。然規模頗大。瑣瑣饋送不暇及此。故轉覓同業任之也。梁家同居後。只以二日會費給之。無異詞。同居時飯食代託藥店工人往購。十一日午刻。余二人勸裝矣。初十日。工人告余曰。我日中工夫儘多。未暇購菜飯。汝可出外謀之。余此時徬徨無措。蓋余等可出外用膳。而梁家男女不敢露面。奈之何耶。十一午前。余給工人二金。工人固質直者。苦辭曰。余奉侍汝不多時。不敢受。再三強之乃受。此時頗有喜色矣。瀕行告之曰。余二人東渡。於茲戚在此數天。即回廣東去。勞善視之。購飯等事。多煩汝矣。工人唯唯。聞梁家于十三日即付郵。新來澳云。梁遊瀾伯與孺博君則先一日至。

篇中稱君香同門。初六至十一。七日內事如娟毛。演之可成小說一巨帙。今錄其切要者。某事屬某



日容有記不了了。然大畧如此。區謙之翁哭而不言。乃先生到港時爲余稱之。聞先生贈五百金以謝之云。

朗若按讀此足見先生之俠腸義骨。而當日師友之誼又如此。

岡州青年會報序

民國六年丁巳

基督教以窄門稱。自青年會出世。而窄門寓于濶門中焉。夫窄門人苦之。濶門人樂之。願世人樂非所樂。於是有道之士。惟窄門是入。而視彼濶門如阿鼻地獄焉。然而世人往往甘入濶門而不以爲汗者。彼自樂其樂。而不知窄門中之自有真樂也。今爲世人特闢一特別濶門。而窄門之精神即寄於濶門形式之中。其引人入勝。比之終日強聒不舍者。奏效似較大且速焉。今夫上帝生人。莫不有欲。有欲而引之于正。則欲與理近。有欲而納之不以正。則與理背。我國古代投壺之禮。舞勺之文。蹴鞠之戲。皆默察人生而動之。而誘之于正大之途。使爲道德之助。而不必拘拘于道德之形。今青年會之設。與我國古法相近。而加以蓬密者也。我粵自廣州青年會成立。因而推之于各縣。我邑固得風氣畧早者也。黃憲公先生服務于青年會有年。掣其條理。移而行之於我邑。成立未久。即發行

青年會報。蓋會所例在城市。而欲開四鄉之風氣者。厥惟會報。憲公先生其殷殷于是乎。前承先生  
委囑爲是報畧有撰述。爰本管見。貞謀閱報諸君子之前。諸君子其播冀連綿而入是窄門中之濶  
門歟。

耶儒二教之真相

民國七年戊午

我國士夫爲摸稜之說者。每謂耶教言愛人。儒教亦言愛人。理一而已。爲鄙薄之見者。則謂儒教條  
理多。而耶教條理單簡。是真不知本者也。夫其本已誤。則一切差謬隨之。儒教言以直報怨。耶教言  
愛敵如友。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無庸爲儒教諱也。然吾竊以爲儒與耶之結果迥異。則其  
造因有可推尋者焉。質而言之。忍耐與不忍耐而已。再質而言之。靠人與靠自己而已。儒教靠人者  
也。耶教靠自己者也。何謂儒教靠人。孔子之宗旨。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以君統民。孔子之所靠者君  
也。若曰吾教一君則一國治。吾教二君則二國治。推之國國皆然。莽月已可。三年有成。孔子之所以  
滿志而躊躇者也。是故干七十餘君。而無如不用何。靠人之難若是。其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以博食於諸侯。亦依樣畫葫蘆矣。自是以來。賢人君子。皆惟朝廷之是顧。歷代黨人。風發雲湧。

苟率其徒如基督之隨處傳道。有何不可。而必與要人爲難。則目光止知向上耳。以最近而論。近二十年來。賢明如前清德宗。差強人意。而卒之戊戌變政百日。遂生奇禍。則朝廷之不可靠。至斯愈明矣。或問曰。國本在下之理。孔子豈憐憫耶。應之曰。孔子固知之矣。而不肯從此下手。則急於見效。不忍耐之過也。于何見之。兵農禮樂。由求與赤。慨然自負。而孔子獨與會點。點之志固不靠君主而隨在自得也。孔子與之。則亦知君主之不可靠矣。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則治天下如視掌。夫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祖所出者。上帝也。以上帝視人。則天子至庶人皆平等。皆爲其子。亦何當倚靠君主乎。賈而言之。孔子目光向上。有剪綵爲花之狀焉。基督目光向下。有播種之意焉。夫播種者。以泥覆之。汗而不潔。人不厝意。久之而萌芽。久之而枝葉。又久之而花果。所獲者少而又需時日。而豈知根深蒂固。有萬年不朽者哉。以視剪綵爲花者何如耶。趙甌北嘗謂儒教宜於上流人物而不能逮下。故不普及。此雖非探本之論。然亦疑及之矣。然則儒教之不能光大。方針之誤爲之也。又豈庸以虛詞飾耶。

德云按基督教倫理學。勝於儒家處。此篇已透澈詳盡。儒家宗旨。汗漫狹隘。確無庸爲諱。方針

之談。此文一語道破。

送潘拙庵之光華院學醫序

民國七年戊午

佛言圓覺。圓覺者。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之謂也。父師之教人也。曰汝宜執業。執業宜始終如一。毋見異而思遷。汝擇術。汝之發軔。汝之莢裹矣。雖然。不遷云者。就常理言之耳。人之取就。或根於天。或緣於人。孟德斯鳩音樂其天性也。而卒以哲理名。世人之事業。固難以常理限哉。余聞拙庵君固以醫爲志者也。迫于人事。乃僥焉爲師。今又爲人事牽率。卒習醫。漸行屬贈以言。因撮數語爲芹曝。諺曰。醫者父母心。又曰教者父母心。異日君學成後。以醫行教。亦遂余初服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基督教之果 己未

欲天下太平何由乎。由基督教而已矣。欲救中國何由乎。由基督教而已矣。僕於基督教理。已解者信之。未解者信之。一信則無不信。蓋理之奧妙。僕愚魯。故有所未解。若其顯然可據。赫赫在人耳目者。無論教會中人。教會外人。皆信之。特揭出基督二字。則教會外人。固難以置之耳。僕請言基督教之果。諺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夫核之爲瓜爲豆。理於地中。地上人無由知之。假如有好辯者。甲言

此地下之核爲瓜。乙言地下之核爲豆。正如驪山之讓耳。及食果時則不必見瓜核。而知此地下之核爲瓜。不必見豆仁。而知此地下之仁爲豆。基督固嘗以播種爲喻者也。大凡播種者。必以泥覆之。必不露見天日。而其時日又必歷若干時。乃發萌芽焉。由是而葉而枝而花。基督之眼光向下而不向上。而其果愈久愈多。毋乃類是乎。所謂基督教之果何也。衆目共見者也。以僕咫聞尺見。何能周知基督教之果。然以十年來所聞所見。則可爲諸君言之。夫愛人如己。愛敵如友。基督之主旨也。愛敵如友。使善人日多而罪人日少。胥由於是。使天下太平。舍此四字勿能也。教徒體基督主旨而爲帝作了。於是乎形形色色之果。纍纍翼翼焉。大抵學校醫院。由基督教倡者。實數不得而知。然觸目皆是。不能以片詞飾也。基督教之行義。有如政治家之占土地。盲者廢疾也。而心光之學校出焉。瘋者人所畏見者也。而廣州東門外之禮拜堂。專爲瘋人說法焉。推而遠之。粵之八排。與夫各方客人。基督教徒爲之設學焉。更推而遠之。日本之毛人。三得維思之士人。與夫各地生番野蠻未受教化者。傳教師多方爲之開導。設種種手段。以徐引於道。實有犧牲生命而赴之者。前仆後繼。卒達目的。此正基督博愛之主旨。至如紅十字會綠十字會員。愛敵如友之鐵証也。質而言之。基督教有良好

社會即使人品不齊。而是非則無有不明白者。其社會多一基督徒。則其辦事較好一分。亦可以良心而默察之也。更近而考之。無論執何事業。如爲基督徒。則必誠必信者居多。道濟會堂徐樂君。循道會黃齊君。乃執看堂之職者。而其誠信爲士大夫所敬服。此亦基督教之果也。而此外何贅焉。世間有慕於基督教者。可卽果信。因有疑於基督教者。更可卽果求。因也是在心與心合耳。

玉清按：心與心合爲思。

火水油 己未

有童子問鄰人曰。本港處處有電燈。何以三達亞細亞洋行火水油其銷流如是之廣乎。應之曰。噫。汝孩子所見亦小矣。省港澳之中。家有電燈者。不如無電燈者之多也。都會以外。一切村落。無電燈也。凡商務不必其矜且貴者。火柴所值幾何。而獲利絡繹進行者如是。何疑於火水油。夫人之眼光能遠下乃普通。普通乃成勢力。孟子曰。民貴君輕。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其言可味。觀於今日工黨其萌芽矣。雖此等潮流。由外洋輸入。而孟子之真理。今日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有某商人頗有眼光者也。此次罷工。助以巨款。蓋彼之商務。以普及爲勢力。能從普及處著眼。而商務之勢堅固矣。海內救

師從事於蒙學。亦火水油火柴之類。鄙人于二十年前作二四五字書而不嫌其淺俚。即墨守此意。朗若按此可知先生之教育。專從下層辦起。所以其學生之文學。有過於近日之大學畢業者。而仍挂蒙學書塾招牌。

分任專責 己未

不潔之役。工人所不喜任者。但一人任之則無可卸肩。若有二工人於此。則必互相推委。頗勞主人之驅策。惟以剛日柔日分責之二工人。自然守約。主人可安心矣。家政如是。推之一校一店子亦然。

觀感 庚申

昔奧國某大教育家著教育綱要。定兒童三大時期。初生至六歲。爲觀感期。鄙人竊謂兒童觀感。其益甚大。在乎爲父母者。爲師長者。如何令其有所觀感而引之入勝耳。男生龐馨芳。頗聰穎。然好動。入校四年。無甚進步。鄙人盪然傷之。今年例升入七年級。與年長生共處。與高材生共處。從前好動。今忽收斂。不寧惟是。開課作文。文亦大進。蓋從前苟且了事。今年同堂生多攢眉屏息以謀篇運筆。馨芳感而忍耐思索。故頓進。彼固聰穎子也。觀感之證一。女生李異君。去年在三年級。強之作文。不

肯下筆。今年入四年級。與五年級同堂。勝己者何多也。人人下筆。我不便向隅。於是苦心思索。成一記事文。意頗多。筆頗順。斐然可觀矣。觀感之證二。

環境 序庚申

裨謀謀於邑則鄙。謀於野則獲。佛枯坐薊林六載。耶禁食野外四十日。陳白沙靜坐陽春臺三年。可爲心由境造之明證。七年生呂某。靜者也。每日未上課時。諸生嬉戲。彼則踞校外石級上。觀鞋匠補鞋。其好靜有如此者。上課時亦勤篤。而文思殊滯。初開筆時。斐然可觀。不知何以近年以來。竟類流離之子。爲之索然屢矣。以爲有此資質。而結果乃如此。今升入七年級。閱其文如出兩人。鄙人恍然矣。呂生主靜。從前在五六年級。環境喧雜。文思以梗。歸後殆亦未得靜所。七年級學生多年長而能自治。呂生處此環境。有如裨謀。其進也與前篇所謂觀感頓進之七年生同。然則監督作文。注意管理。喧者固得以收斂。靜者更得以覃思。是亦教師之責歟。

慈母 序庚申

往聞皇仁書院有校長某。遇有一生。怙惡不悛。乃鞭之。鞭一下而淚與之隨。此公可謂學生之慈母



矣。戊戌年。鄙人到日本。見有警察手持一書。有一條云。警察須有慈母心。鄙人讀至此語。爲之恍然。蓋行政警察。在在防護。慈母固已。卽司法警察。亦哀矜勿喜。依然慈母之折蘧耳。警察與教師。可作一例觀。

老子是儂非聃 辛酉

老子是儂非聃。其詳見於汪容甫述學。畧謂老子言行。見於曾子問者凡四。蓋謹於禮者。是孔子所從學者也。而老子道德經。乃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周太史儂見秦獻公在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子。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止舉一二。顯然儂儂不相蒙矣。司馬遷未敢決定。殆漢初書冊未盡出見。或未暇蒐討。故付之疑案。竊謂凡學說由簡而繁。由積而消。道德經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等語。純是破壞主義。未有孔子前輩。於諸子學說未甚興盛時代。而先作破壞之說者。有婆羅門乃有佛。有專制而後有華盛頓之民主。有舊教而後有路德之新教。其軌道不能稍越。往者學人謂堯舜爲民主如華盛頓。近日此說破矣。余於老子亦云。蓋必明老子乃戰國時人物。而後讀諸子有把握。不然。耶欺儂欺。辯之何益。汪容甫當日考

據。豈知關係有如此之重要者。

### 襪

襪。膝蓋也。俗謂之波羅蓋。所以保護上股下脛之關節云。鄙人近有受捶骨癖。古人之折枝。日本之按摩。其理正同。捶骨令人安舒固已。而捶波羅蓋尤安舒。殆令血流行而與腦有關係。故如是。鄙人曾穿樹膠底鞋而腦爲之安。殆同此理。

期若按此可見先生之生平事不辭勞。故不知有勞。然捶波羅蓋一事。亦知其積勞成弱。因少壯人之波羅蓋不受捶。捶則足酸跳而反不安。

### 倡優 辛酉

史記范雎傳。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我國今日倡優進化。女優日新月異。耳目爲之一新。號稱文人墨客者。樂爲之編雜誌表歌曲。甚而名門閨秀。爭爲之卜鳳。華族子弟。喜向之委禽。前清時代所謂身家不清白。倡優占一部。而今則優倡合併。託薦

者視爲松柏。亡國之光。何待他端。或云外國雅重名優。姑無論彼優程度與我國伶人不同。然吾觀外國風尚。以好詩好音樂好字馳譽者。必爲衰國。主持風會者。如之何勿思。

計較與不計較 清平四

陳甲初出就人聘席。原訂二十個學生。訂定後。居停忽電告二十人外現加多四人如何。甲商於老成人。老成人曰。爾宜答曰。關書不必寫人數。多錄數人亦不拘也。老成人又告甲曰。爾初出茅廬。固不宜計較多少。况就任在卽。一切服用。例須添置。余當代爾與居停一商。請其於開學日交一個月薪金。果然開學前七日已送一個月薪金來矣。此不計較所致也。

香遠店承印本校年報。爲友人取去六冊。允於遲日補交。鄙人告盧媛曰。此六冊可不必計。此後香遠必有無形之報答。後印詳細章程。別家索取八元伍百張。香遠計三元五角。此又不計較所致也。然則關涉於銀兩交涉。可不計較乎。是又不然。澳門東成印務局。爲我校印民國九年年報。由居間人計每葉七角五仙。承印人欺居間人之少閱歷也。謂此年報約百葉有多。可定爲七十五元云云。居間人方利其一百葉有多。則七十餘元爲便宜。豈知印成之後。年報只得二十八篇。承印人硬以

四十葉左傳小識教授法補足。且謂原訂七十五元一部年報云云。今補四十葉。已爲吃虧。函牘往返。刺刺不休。鄙人一一列明清單。毫不假借。彼乃藉塞。卒照一百葉七十五元之數領款。此又不得不計較者。否則以爲我愚而易欺也。

朗若按是時於一年之終始送教師修金。

#### 特別紙幣 作半圓

滙豐銀行紙幣。是綠黃色。去年收到學費有五元滙豐紙作紅色者。與有利銀行五十元的正同。有人云。滙豐初出之紙幣作此色。家人攜此紙向天吉首飾店購銀器。是時由司庫人交出。購銀器者不知其確爲五元否也。天吉司理人以爲五十元也。將此紙向對面之玉器店換散紙。玉器店司理人亦受而不疑。以四十五元之紙找續。購銀器者以爲必司庫者誤以五十元爲五元矣。及司庫人將進支數通盤計算。確是交出五元而非五十元。家人乃以四十五元送回天吉。夫不義之財。不可昧良心。勿取固已。至紙幣往往中作偽之計。又有時出於自誤。用紙幣者宜加意審核歟。

朗若按先生以此等爲教育。方是真教育家。紛紛言教授法者。糟粕耳。當合慈母篇。及第二著

秦篇。元且雜紀篇。西人視學官篇。倡優篇。捉錯用神篇。讀之。蓋先生於是時無一非道。所謂耳順者歟。其他之類此者尙不一。其所編之崇蘭別課尤然。

聽聲有殊 學中西

常語有云。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大抵虛觀與實觀之判。試卽聽聲例之。試以已說之語與旁人之語記錄之。迨逾數時。易憶旁人之聲而不憶己聲。德人某謂聽聲之殊。惟在傳聲。人聽他人之聲。其傳之於氣。聽己之聲。其聲傳之於實物。卽耳與舌是也。設有人於此。取小木杆一。各啣兩端。以手塞耳。使不受氣傳之聲。一人連說數語。聽者卽覺實物之傳聲異於氣之傳聲也。由此以推。人聽己聲與他人之聽有殊也。然則旁觀之清。當局之迷。殆無我相則易清。有我相則易迷歟。

朗若按此先生從師生之講論中試驗得來。人相我相二語最精。

燕之智 學中西

周流報云。雀鳥知避傳染之病。而燕子爲尤。凡遇一地患黃瘧瘟疫者。其去之若不及也。大學士奧斯定著作內。有人宜避惡黨如燕之避疫之句。近世法國名士拉物斯宜說及染疫氣之地。雀鳥遠

逸。迨疫氣消散。復歸原地。此事曾見於俄法德意等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大疫。近有教士味多爾。致書法國格致院。述己幼時在諾爾滿提省。與伯父同居。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霍亂盛行。伯父告知雀鳥避疫之說。乃出外觀望。不見一燕。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霍亂復起。又不見一燕。及後至西利亞。夏間黃瘧流行。不見燕歸原窩。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尚見燕子多羣。未幾霍亂漸起。各燕窠時遠逸。無一翼存者。由此以推。燕之速去。可知疫氣將至云。說文。燕者請子之候。作巢避戊己。段注云。博物志。陸氏佃。羅氏願。皆曰。燕之來去皆避社。又戊己日不取土。其所以然不得知。大約與氣相感。故如此。昆仲陳伯埴君。名醫也。曾以燕巢土和藥療病。當有物理。當移書問之。

心光 法華經

佛祖有云。衆生發念。我必知之。鄙人頗疑焉。何易一先生曰。此不足疑。向來婦女無知者多。惟孩子之飢餓矢溺。彼必知之。蓋心光所及如此。則所必知者如此。佛祖之心光。百萬倍於常人。故必知云云。無可疑也。

辛酉十二月十日午刻。新世界影畫戲院主人電告余曰。有來問汝校定影畫戲價若干。勿以實告。余語某甲曰。必有後我而定影畫戲者。其人必是某乙。燈後某乙果來問矣。

廿五日。馮持龍君偕其二子來掛號。長國康。次國雅。國康坐余側。國雅坐與余斜對。談次一字鐘之久。國康忽起而立國雅左側。余曰。汝欲糾正國雅坐容乎。果然。蓋是時國雅偃而坐也。二者均爲余之心光所及。故億而中之。

凡事物必有因果。心光所及。卽以因果爲據。常談有理由一語。理由卽因也。諸生未解尋理由。爲試舉其例。如英國之莖菜及紅苜蓿。傳種日稀。幾無噍類。惟某數鄉則蔚然茂焉。推原其故。則因莖菜及苜蓿之繁殖。常藉土蜂。遞其花粉於雌蕊中。而英國多田鼠。田鼠食土蜂。土蜂不生。故莖菜及苜蓿亦不得長。其間某數鄉所以不然者。則以其地多貓。多貓故無田鼠。無田鼠故有土蜂。有土蜂故莖菜及苜蓿乃能傳種不絕。莖菜及苜蓿似與貓風馬牛不相及者。庸詎知其密切關係有如是耶。諸生不明推求之術。可於此等會悟之。

余購一宣爐。值數金。十餘年於茲。作猪肝色。蓋購來時已如是。加以十餘年之閱歷。其色更古。家人以爲舊而汙也。磨洗之。於是廬山真面目全然發現。色如黃紙矣。說苑云。以搏黍與金投兒子。兒子捨金而取搏黍。何者。所見者小。則所取者粗也。宣爐不遇知己固已。家人止知天然物爲可貴。而不知以人事練成者尤可貴。故如此。

二。  
焚香貴耐久未散。工人等破檀香爲幼枝。彼以引火物視之。故如此。轉瞬即盡。彼豈知其一未知其

男校教員室卽招待所。除中設圓案外。旁設摺椅。余以爲不能壯觀瞻也。乃欲以坤甸拱壁椅四張易之。開學後卽移去矣。繼而思及此室夜間下榻涼而靜。前念遂打銷。凡事宜慮周藻密。卽此類。

此念打銷後。爲家人言之。家人問曰。前者非已移拱壁四張往男校乎。實則移去之四張在女校教員室耳。暑假時。余下榻於此。帆布床之高度與之適合。以帆布床拍之。適如得一半邊床。余於是幡然改圖。仍以拱壁四張易教員室摺椅。余又悔第二級之思慮仍未周矣。



午間。佳客迭來。張文興先生率其子圻女華至。文興先生與客同坐。子女偏坐。頗落寞。余謀位置之。而華年長。有拘束態。余引導之上四樓。與家人談話。復引其子對坐。今而後知遇事必須注意矣。樾華上四樓。贈以年報。未幾下樓。與乃父先歸。余復注意。見其手中無物。年報頗厚。又未置之懷袖。詰之曰。年報遺下乎。果然。

案上少年雜誌五卷。忽失其二。還覓不得。半日後忽憶除夕前三日。俊卿借去。昔人謂情生於憶。不憶。故無情。余謂慧生於憶。能憶乃爲慧。

校僮張寶盛。初到者也。一切規矩未諳。客到奉茶。作鞠躬狀。彼以爲禮也。不知奉茶者寫。主人則何以爲禮。嗚其日中賈年客類到。可在堂外靜候。此燈後語也。彼刻即鶴立門外。亦類也。

#### 西人視學官投贈月份牌

西人視學官何爲投贈月份牌。亞細亞火水油月份牌也。余頗詫異之。適白直甫君在座。告余曰。西人之官商齊等也如此。西人經商一切規矩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也如此。

第二著茶 壬戌

廣州通學書局。初時兼賣土布。乃香山翠微鄉出品。司理人以貶價爲宗旨。每束只賺一角子。定爲不二價。十年以來。銷行頗旺。今雙門底書坊兼布者不一而足。水母目蝦。中國商人性質多如是也。近兩年更暢銷。而別局不能不二價者。因銷行不多。則販貨不多。販貨不多。則成本必重。故通學能賺一角子而別局不能。別局未知第二著茶也。

蒙學通學。夾中有一小店面。名曰通學書局。國貨部。鞋帽襪三者爲賣品。此舖精神極佳。其形式亦極佳。故初開國貨部。生意極旺。一年後仿行者多。蓋用木不多。佔地不多。故易舉事。於是通學書局國貨部之權利銳減矣。此乃初時未知第二著茶也。向使有第二著茶。則招批坐收租項亦三倍利矣。今乃欲招租而貨底重了。又不能猝然實行。今而知第二著茶未易看到也。

延年三術 壬戌

俄國某老人。年百餘歲。所有蓄積。盡以捐助慈善。彌留之際。謂其子曰。余無遺產與汝。惟有延年術一紙。有能出十萬盧布者與之。于是其子登之報紙。有一美人購之。以公諸世。復將其方登之報紙。

一涼首。二燂足。三寬胃。（按寬胃卽東坡已飢方食未飽先止八字訣）

焚廢物 準壬戌

人家之堆積廢物。一由於竊。一由於奇。亦不潔之一理由也。自海員罷工以來。牽及苦力。由是柴薪之船滿海。而無人起而挑之。於是柴價漲至一元十八斤矣。人人於無可思量之中。思及廢物。一切竹器木器。久不適用者。今盡破之折之。以供燃料。因之地方亦清潔矣。夫海員與廢物何與。而孰知其曲綫有如是者。

意外 準壬戌

國語教師林瑞卿君。直隸宛平人。其夫人直隸大興縣人。宛平。大興。爲順天負郭邑。蓋我廣州之南海番禺也。余延瑞卿先生任國語教授。因問之曰。令夫人何不以國語授我女生乎。君笑曰。內人一向北京話不備。何者。彼生長江蘇。三歲後隨丈人到廣州。三十餘年于茲。余能聽廣州語。得之內人也。余爲之爽然愕然。轉而念之。君能聽廣州語。因而能教廣州人國語。知己知彼。教自易入。我校學生。間接受益於林夫人矣。繼又思之。天然之物。因人事而變化。凡事可作如是觀。

形生於影 譚壬戌

影生於形。夫人知之。余謂形亦生於影。何者。影無形之形也。蟲也。木蟲也。如彼種種爲化生物。推之一切。初時無不化生。凡化生乃由無而有之謂。夫蟲由炭氣蒸鬱而成。誰人不知。然何以其形無一毫相差。是果造化主安排耶。抑初化生時有此形。因而留此影於空中。有此氣卽有此形耶。佛說。將來人無男女。無由孕而生。是爲蓮胎性。是又由人事變化而然耶。始以化生。終以化生。是無形之形。由製造輾轉而有耶。請還以問之。

朗若按此理精深微妙。先生於甚深之哲理。每於至近至淺悟之。每以不解解之。合意外篇觀之便見。

夢牽 譚壬戌

聲音之道微而顯。可以役鬼神。可以感物類。人自幼至老。均被動於聲。昔人以音樂療病。以言語療病。聲之妙亦神矣哉。余向患骨痛病。自食蛇膽後。病遂免。無須捶骨爲也。偶憶孩提時。余母引余睡。聞吾五之聲。而余入黑甜鄉去矣。余今年六十矣。自九點就寢。至一二點卽醒。自一二點再睡。至五

六點即醒。不能一夢到明也。天亮後。余欲尋夢。乃作遺童念。以試驗聲學。令小工人捶骨。未及一刻而夢續矣。習以爲常。無不如願。或曰慣耳。同事陳翰屏君語余曰。往者下榻於廣州民生報局。夜間聞機聲軋軋。不能成寐。久之無礙。再久之非聞軋軋之聲。反不能成寐。夫聞機器聲亦能成寐。習慣之謂也。至不聞聲不能成寐。則此中有至理存焉。願以告諸研究聲學者。

期若按此理在六十以後之人多能悟之。先生知之而不言。而託諸聲學。無限幽默。

我之問願 學壬戌

晉人曰。情生於憶。不憶故無情。有憶於現生者。有憶於前生者。龔定庵發大心願文所由作也。門人彭馭六。遊學日本。鄙人助之。瀕行諄諄以研究理科爲約。馭六入專科門。舍理科而算學。與初願左矣。工人盧敬。去年時約他學織藤。給半日假。彼亦欣欣然也。今年忽告去。謂入海味工黨云。夫傭工與工藝有間矣。見異思遷如是。與初願又左矣。合觀兩者。彷彿相近。鄙人前生必受人約而中路渝盟。故所遇如是。俗語命帶云云。信然耶。

期若按先生以前生渝盟。戒人之今生失約。視龔定庵尤深切著明。蓋龔憑虛理。意在責人。先

生証實事志在戒人。

勿編寫信 年份未詳

編寫信。乃學人通病。卽新少年亦然。正二月內所見如此。

有某同業。年五十餘。荐之就某校席。彼未嘗以推轂爲言也。其住址余亦不知。不過受某校校長所託。因託友人知其住址者告之。後某校長與之面訂。事諧矣。但事諧如何。不得而知。不過知其住址之。以告余曰。某君已接關書矣。而某君並未一函來。編寫信其一。二月一號。某校長來問某君住址。余說問之。某校長曰。余于正月時郵付關書去。未得收到之函。故來問云云。編寫信其二。有此二編。而余之挂望于諾否。貽誤猶小。某校長不知某君允就否。另聘乎。抑催駕乎。而又不知其受信處。余因爲介紹人。增長一番訪問。若某君未來。余須代彼試驗。貽誤實大也。此一事也。

有同事某君。就余校教席半年。因有教員臨時告退。故延聘止爲短期。並無他故也。余知其託某牧師代謀校址。余因語某牧師曰。同事某君。品學均佳。代謀一席何如。某牧師爲之說合。由廣州某校攜關書來。而同事某君之住址。未嘗告之某牧師。彼只云寄某車站姓某某某得收。又未有轉交等

語。而實則同事某君去臘已接受廣州某公司書記之職云云。同事某君既已受別處之職。宜即致函某牧師。以免某校圖書虛懸座上也。而余又不至四處訪問也。此類寫信之咎也。此又一事也。

期者按讀先生此等文章。勿視為等閑記事而忽之。更勿以為有意諷刺。所謂掏誠相告。不止爲一二人言之。

爲蕭某君作族約文

竊思治家猶如治國。一族卽是一家。老幼少長。同爲血脉相承。遠近親疏。共有宗盟可守。今欲陳吾管見。聊以貢其芻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勿傷和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是爲公。父兄勿尙奢侈。恐後輩之效尤。子弟勿妄自出。戒野蠻之舉動。營生須遠適。慎毋戀此方隅。教育不惜財。卽是遺以產業。男女均入學校。勿甘受半教之譏。兄弟各有家庭。勿株守同財之誼。知效餘一餘三之法。則儲蓄勿忘。有明功貪相準之宜。則技藝必執。知合羣者斷無此疆彼界。會喫虧者便爲孝子賢孫。有無相通。可免爲富不仁之誚。交涉清楚。乃知忠信爲寶之真。天下無不可處之人。總在以善勝惡。一方無不可化之俗。務期自我開先。實在精神。禮義生於富足。守厥本分。淡泊亦有餘甘。少年須有志氣。

首戒早婚。老大亦要開通。最忌迷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安有非理之求。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自無結怨之弊。勤儉忍耐。自是保家良方。忠厚和平。方合處世要道。此乃愚者一得。勿云老生常談。芻蕘之言。惟採擇焉。

明若按先生最工白描整文。此其一爽。以視宋人四六。亦嫌其多濁。

### 中國自稱中

古人游歷未精。輿圖欠究。往往外視他國。以本國爲中。如印度本在南。而自稱中國者。歐之史甘那維族人。卽瑤威瑞奧丹馬人之祖。亦曰予居天下之中。希臘有高山一座。國人敬拜之。謂其國居天下之中。而此山則中之中也。埃及亦誇其國居天下之中。而以第伯思城爲最中。亞西利亞亦尊其國爲中。以巴比倫城爲最中。希伯來亦以耶路撒冷城爲天下之最中處。西人稱中國爲東方。而中國自古自稱爲中。無人教之而自知推尊本國。亦人情也。若華字。則見於左氏。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華同花。亦音化。西人因中國多花。嘗稱中國爲花園。卽華國也。說者謂乃夏字轉音。考禹貢一書。夏時聲教迄于四海。故彼時人自稱中夏。合稱諸夏。猶今之中國人或稱漢人唐人也。中華乃



中夏之轉音。竊疑周秦西漢隋唐皆居陝西。其境有太華少華二山。華人稱爲西嶽。中國人以本國爲中。則以本京爲更中。故今之中國人稱華。沿周秦漢唐之制。以華山相近。合稱中華。猶希臘之故智耳。

#### 活時辰鐘

周流報云。有種毛蟲。細如砂粒。西人名之爲卷蟲。附活海灘上。凡遇潮落。積聚一種成青綠點。漲則復入沙內。故其活動海灘上。與潮水之活動同一時辰。且攜置他處。並不改其常度。西人某。取此蟲於水具內。其原生處潮退。蟲即見于沙上。潮漲即沉。如是者可半月之久。設於法國沿海灘各收卷蟲。聚置巴黎。可依各段卷蟲之活動。知其一小時內何處潮漲。何處潮退。卷蟲于水具內之活動。諒由其記憶原處海浪之衝擊也。南安臘鴨。以何爲據。以尻之墳起爲據。有老饕告鄙人曰。南安臘鴨。尻之墳起。與地氣有關係。設南安臘鴨破卵而出。即移之別縣。其尻仍墳。若別處之鴨移于南安。養之雖久。而尻仍不墳。物物具有本來。一切作卷蟲觀。例如老人即十二分開新。仍含一二分舊質。職是故耳。豈特南安臘鴨哉。豈特活時辰鐘蟲哉。

明若按或者謂此不啻先生之自道。然舊未必盡非。所以凡受業者。對於舊文學多有根柢。所謂六經根柢史波瀾者也。

### 名與字

春秋譏二名。節勞之極則也。古者父前子名。師前弟名。實則弟前師亦自名。孔子曰。丘之禱久。其誣也。近日人漸反樸。學界多以字爲名。商界都以名爲字。均春秋節勞之意。而商界猶近古。不謂浮動少年。身則闌門。反慕表字。於是其父兄之不識者。亦公然以字稱之。彼則自稱字而不稱名。甚且稱人之名。而已則稱字。不獨此也。同輩稱呼。下欺稱弟。彼又省去弟字。邾子執玉高。其容仰。此等少年。直是一塊輕薄質。秋微於此卜之。否亦恐爲邾子之續。

### 地圓

晉書天文志。會稽虞喜。因晝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地俱圓。當相覆。方則俱方。圓則俱圓。渾天儀謂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則地圓之說。中國姬周時已有之。西歷前五十四年。羅馬施德來波遊歷歐亞非三洲。著地理書一部。內已有地圓之說。西曆後七百餘年。名士丕德論地形如卵。此後亦有

他西人言及地保圖形。迨前明嘉靖年間。波蘭國人哥白尼始暢言之。

明若按此則一將功成萬骨枯之理。是以有名之英雄與無名之英雄。其功等。

### 儉

儉爲美德。固已。儉亦自有界說。而非省吝之謂。例如一站路車銀五分。而我欲往之店子。一站路外。尚須行十餘步。如此則車銀須一角。爲其路已在一站外也。恰一站即步行。此之謂儉。否則雖不過多。用五先亦爲奢。

買物必買價廉者。未必爲儉。例如此物貴而可久用。比之彼物平而不可久用。則買貴物爲儉。而買平物反爲奢。

又如皮銀包。在公司取銀五元。而在某貨店則四元。物質手工一耳。必貪大公司之名聲。或利於大公司之合脚步。則奢矣。故買物亦宜審慎調查。否則奢而不自知也。

明若按先生之意。注重在末一段。非指買物言也。

追認

團體辦事。固有追認一法。乃近年舊生之轉入別校者。往往追敘在我校肄業而不叙至近之校。亦奇矣。男生李某。去校三年。其入嶺南則報告在我校來。女生余某。離校一年。其入真光又以自我校來。毋乃令人多費筆墨乎。蓋彼所入之校有函來問可以升班否等語。夫已離校一年。則其行止舉動。烏能知之。爲舊生者可以不必。更有澳門黃某。有二子。請澳門英文學校校長郭杓先生專教英文。而當時鄙人因代舍弟季馴發課卷。到該校每月一次。黃某竟因此牽入。謂其子嘗游于吾門。彼所入之校爲嶺南。嶺南以函來問。鄙人爲之茫然。此又影射牽強。于交際上太不近理矣。

嚴母

顏生于十年上屆來校夜課。不收學費堂費也。下屆來了一三晚便不來。問之。則云入某校習英文。今年其母區氏率他來挂號。問及此事。鄙人以實告。其母當堂飭他認罪。區母可謂有義方矣。當時顏生不來。鄙人未有使人到其家質問。是又鄙人之過也。

釋訓釋詁。見於爾雅。常言古義。例得譯通。學者有志研求。而徒安弁陋。譬諸魁父之山。靡有文材。牛蹄之泮。必無尺鯉矣。是以開通常之智慧。則通俗是宜。立高等之學科。則文言足貴。義主包括。不用費詞。語取形容。有殊換字。今欲窮衆籍之奧妙。彙萬狀之紛拏。則說文之注。雖未深詣。而纂詁之書。例須熟誦矣。夫丘嫂亦可過食。佞鬼或出謗言。傀偏之戲。倡自郭禿。侏儒之歌。斥及臧孫。一命而僂。再命而僂。而廢疾不嫌同形。山巖曰端。水際曰倪。而靜養自然呈露。相見有儻。名號豈等於賓。醜物有儻。使命豈同于价。儻父市儻。乃詬罵之語。而取義何爲。儻俊儻佛。是稱頌之詞。而會意何在。甯卽兜鑿。而甯子本非有教。冢卽墓穴。而冢宰何以稱尊。荆條刑劓。刑名始于何代。嵇唐姜羸。姓氏顯于何朝。充儻二州。治在何省。譽變二后。生于何時。蔡澤之哇。儻若喞喞。莊舄之吟。曷嘗喋喋。登壇演說。則小儒爲之咋舌。大局厝火。則志士爲之拊膺。隳梧楸。仰古人之遺訓。崢嶸岐嶷。美中國之少年。女之好者曰姝。而暖姝豈亦同訓。法之中者曰極。而崖極卽爲大義。概枅以媿人材。枅枅以名史乘。橘踰淮而爲枳。是何植物。槿有華而爲樁。是否水壽。哀樂生于中歲。而排側憤恨愷懌。一室二

心動作因夫所志。而掎掣抉搯括攫捩。百態千形。凡此名稱。具見訓詁。諸君記字。如數家珍。諒無玷璧之瑕。更豈遺珠之憾矣。盍舉以對。

德芸按此下數篇。乃先生對高級學生考試字課經史之題目。令其即席條答者。所問訓詁俱爲該期指定應溫習之書。而先生整齊排比。兼示以作偶句之方法。雖近遊戲文章。亦隱寓無行不與之意。

訓詁問題式

民國元年壬午

漢廷記字。諷籀九千。晉宋以還。斯制蓋黜。文學退化。誠者傷之。今摘遺文。爰求古訓。侏儒短小。何來優戲之娛。佞鬼殘殘。甘作虎行之導。佻佻倪倪。豈膽小其如鼯。呻吟呢喃。豈聲大之如豹。王武子之金埒。試馬鈴和。百里妻之侵履。烹雞酒熟。標揭鑿於道。則勿勿可以識途。施驥括於丁。則曲曲可以就範。爛斑古劍。摩挲秋水之文。嬾嚮遊絲。浹宕春風之影。賈大夫之雉獵。安用鳥回。范少伯之鴟夷。早知鳥喙。此翁覆轍。馬授據鞍之雄。有女婆娑。太姬植蕙之化。嗚良人於野郭。竟乞東播。曠醜女於鄰家。強撫西里。笑公碌碌。隨如水母之蝦。令我娟娟。苛比山君之處。旌旄旃旆。數放號之紛綸。檳棧

檣極。雜木材之垮午。張騫鑿空西域之道以通。王孫媚奧。上天之壽無用。蠻夷猾夏。識神禹之威名。夫人如齊。絕魯莊之遠念。城濮之役。避三舍而何妨。扇舟之遊。從五湖而徑去。凡諸古義。畧舉數端。各懷安世之才。莫效平津之對。

策問費

光緒卅三年丁未

問南北異語。古今異言。爾雅爲韻詁之先河。說文兼形聲而總滙。自時厥後。孳乳萌生。家家握靈蛇之珠。人人抱荆山之玉。沿及國朝。阮公文達網羅箋注。囊括羣言。諸老作室。我儕居之。諸老播種。我儕穫之。欣曷既焉。夫男女有別。棟樑不同。內外攸分。栝榱隨設。輶下之蛇當道。窩中之鯉游魂。辟纒陳仲之妻。踊楮蕭同之姪。耐令供奉。列國因而失俟。饋爵駢羅。生徒於以守禮。至如護草衛人之佩。納葭厨子之房。小邾爲蠶毒之施。宜臼有鶯飛之惑。河樑墜雨。似解依人。白烟嘶風。如催行路。西歧公子。喜萋苻之參差。南國佳人。怨標梅之遲暮。拯諸曾井。呼麥麴以無靈。出彼閨閣。望雲茶而靡羨。采蕪女子。興故國之悲思。荷蓀丈人。廟高賢而小住。堂阜安坐。美哉君子之英。野鷗噴來。大有如賓之敬。若乃神話時代。祭輔行于族師。衛生家言。國腴棄于膳宰。睥目蟠腹。淒涼敗將之歌。螭首蛾眉。

竊窺碩人之貌。楚王淒媚。忘同姓之大嫌。妾媵無夫。啓感生之靈號。踰閭語語。遂與同盟之軍。象魏  
巍赫。聳起宮塗之曠。晉侯鹽醢。紀妖夢于中宵。宮父摎侯。獲長人于在魯。娶矣林雍之足。別駕歸來。  
矧然陽生之頭。巨囊脫出。若乃禕禕之解特別。犀犀之義懸殊。不獲是曰懷夫。狄韞即今通事。噫則  
有人道我。儼則童子難言。魚休則如飲狂泉。倘張則竟成幻字。諸凡稱謂。幾苦紛紜。諸君口沫手膩。  
吮毫伸紙。既勤劬于三復。爰飄誦于剝那。固知素驥而按圖。應亦探驪而得珠矣。盍舉以對。

策問式 丁未

問詩以言志。可理性情。是以尼父無邪之旨。南宮三復之吟。自昔韋弦。不遺風雅尙矣。然而采風問  
俗。社會以爲楊蕩。古事遺文。國史與之表裏。瀏覽所及。端賴折衷。兎豸自有賢人。姓名可按。燕飛豈  
眞送婦。事實踴譟。黍離非大夫之作。茅苴豈宜男之歌。小星何以非宮人。凱風何以爲小過。聯句之  
體。僉云創自夫人。求士之詞。豈宜出自女子。凡諸歧途。尙待校讐。至如衛女得管配自由之正。巷伯  
有嫌疑不審之愆。行路以美堅貞。碩人以警哀惰。風雨有懷君子。城闕以刺狹邪。彤管之書。女史尙  
存古禮。教成之際。婦學猶有遺規。九能播爲德音。三良挹其芳烈。皇皇求利。衛俗所以終衰。泱泱大



風秦女亦知講武。曉懷古昔。興觀寓焉。諸君揚扆。亦既多時。盡條證以對。

左傳問題 民國元年壬子

昔以貌取人。夫之子羽。非相名篇。倡自蘭陵。斷橋削瓜。植髮蒙棋之詭狀。賢聖有真。蝸鼻魍魎。盛鬪攀膝之怪形。卿相可取。鍾離春之白頭深目。顧佐齊王。公孫呂之長面短身。有名天下。周變異狀。汝南自有佳兒。巫女醜姿。諸葛許爲嘉耦。形不勝心。越哉論乎。然而儀狀端正。準補博士弟子之員。懸幹豐偉。首合中書門下之試。驗隴西之家屬。少卿未亡。指黃頭之從理。鄧通餓死。衍姑布唐舉之。以術代有傳人。溯許貢呂公之謗評。亦云奇中。要之形體天賦。何關人爲。識者置之矣。夫形體錯外。盲左兼詳。有文在手。何以名之。有鬚在口。何以異之。鸞日熊狀。何爲忍人。睨目蟠腹。何爲名將。一詛一祝。何與顏色。一婉一狠。何干狀貌。謂寵之矣。執黑且儂。謂髮之矣。執赤而毛。髮之可鑑。生於何代。面上之向。焚於何邦。指勳胡爲染鼎。髮短胡爲尋約。跛足胡爲召兵。長鬣胡爲呼舟。侏儒之誦。何人當之。于思之謠。何人舍之。執手何秋。被髮何因。福在豐下。何人相之。力在駢脅。何人視之。貌既不鷓。叔向何以友之。面有黑氣。司馬何以論之。諸君讀左。何不詳對。駢四儷六。仿作何難。

史記問題 壬子

太史公作史記。嘗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又曰。天下遺文古事。罔不畢集。是以好奇記醜。識者病之矣。然孔門讀詩。多識物名。魯蘇漢書。八面受敵。諸君甫讀史。記其大者。日有講求。若夫瑣事怪談。乘暇蒐羅。亦是讀書之一助也。白魚何以入舟。蒼兕是否獸類。有鳥面者其人爲何。吞燕卵者只一人否。有大骨者何人。稱銅頭者誰氏。斷髮以立極。其說可信否。殺狗以禦災。其法可行否。傷地脉則怨之。見天崩則補之。其說確否。烏喙之主。其性若何。烏喙之子。其才若何。至如大兒尙吝。有何誤事。寡婦懷清。何以表之。白冠何以來弔。赤松何以顯從。武靈何以胡服。吳宮何以女兵。裸體刺船。何故助之。躡足耳語。何以規之。野人食馬。何以報恩。大夫脫驪。如何贖罪。萬石有何家法。兩生如何不行。延陵何爲挂劍。不疑何爲償金。此則德慧之典型。非特見聞之彈洽也已。諸君盍舉以對。體用駢儷。鄙人刮目以俟焉。

讀史問題 民國五年丙辰

問讀史之術。貫通而已。夫記醜而博。聞人在所必誅。玩物喪志。上蔡因而自愧。是以仲瞿簡齋之著

作大雅所譏。西堂北江之樂府。文人餘事。彼於史學。肯綮無關。今欲貫通。一貴探源。一貴旁證。沛公崛起。而屠狗織簿。販粉輓車之輩。來自田間。世祖中興。而明經修行雅歌。投壺之流。登之朝右。兩兩比較。何爲相反。買奴等之牛馬。禁之者何人。引經以代法律。倡之者何故。呂后武后之罪惡。是否從同。王莽光武之信讖。何以一轍。黨錮興獄。豈嚆矢於東京。清談扇風。豈濫觴於典午。三國用人。殊異何在。漢末黨禁。權輿何時。女禍何以在唐特甚。瑞禍是否以明爲最。西漢以久任而多循吏。踵武者何朝。西胡之酋長多好文學。媲美者何族。制祿厚薄。可於某朝互証。文字賈禍。果於某朝最烈。諸君讀史。自春徂夏。心得所在。各舉以對。

陳子襄先生編著書目

婦孺須知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

婦孺淺解二卷 光緒二十二年

婦孺入門書 光緒二十二年

婦孺八勸一卷 光緒二十二年

幼稚八卷 光緒二十三年

婦孺三字書四卷 光緒二十六年

婦孺女兒三字書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

婦孺四字書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

婦孺五字書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

婦孺新讀本八卷 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

教育說畧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

婦孺論說入門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

婦孺學約一卷 光緒二十七年

婦孺論說大觀一卷 光緒二十八年

婦孺論說階梯一卷 光緒二十八年

婦孺中國輿地畧一卷 光緒二十八年

婦孺釋詞粵語解一卷 光緒二十八年

婦孺譯文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

婦孺信札材料 光緒二十九年

婦孺報 光緒三十年

婦孺雜誌 光緒三十年

婦孺閒談 光緒三十一年

婦孺中國史問題 光緒三十一年

幼學文法教科書二卷 光緒三十二年

小學國文教科書十卷 光緒三十二年

小學地名韻語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

小學詞料教科書二卷 光緒三十三年

小學一得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

少年趣味史教授法四卷 光緒三十三年

小學中國歷史歌 光緒三十三年

小學尺牘教本 光緒三十三年

小學釋詞國語解 光緒三十三年

七級字課第一二種 光緒三十四年  
即訂正編修後知

七級字課第三四種 光緒三十四年  
即訂正編修後知

七級字課第五種 宣統元年

七級字課第三四五種教授法一二三卷 宣統元二三年

左傳小識 民國元年

補讀史論畧 民國二年

史記小識 民國三年

前後漢書小識 民國四年

灌根小雜誌 民國五年

晉書小識 民國六年

南北史小識 民國七年

左傳小識教授法 民國七年

新唐書小識 民國八年

崇蘭別課 民國十年

子襄先師歸道山後。其女翹學以手錄遺文凡三十萬言轉付玉清。後十年。梁君鏡堯歸自天津。吳君蓉芝歸自馬來。程君季沅招飲南園。席間共籌印先師遺集。遵崔師伯樾之議。先選印教育言論。約全稿之半。以謂卷數較簡。籌資易而成且速也。方是時翹學卒五年矣。其後以艱於資。未克印者十年。而蘆溝橋事起。越年。廣州陷。玉清隨嶺南大學遷香港。幾經磋商。始得商務印書館接受出版。因以稿付之。以謂期日可成也。無何香港亦陷。北角印場適當兵火。稿幸不燬。由是未克印者又十年。顧茲事未嘗一日忘也。函牘往復。去夏始輟轉由上海商務總館將稿本寓還。而遺議外之文章。已散失於兵燹播遷之餘。無復存矣。暑假赴港。召集同學。即席募得印費之大半。返廣州付印。未足之數。續募足之。竭五月編校之力。乃克成書。距先師之卒三十年矣。所惜翹學前卒。擬曾參與編輯者若陳德去區朗若。與聞籌印之事者若季沅鏡堯蓉芝諸君。皆先後物化。不及同觀也。

一九五二年元旦西樵洗玉清跋於嶺南大學文物館

受業

馮民德 沈秉素 陳元喜 利銘澤 李寶麟 陳卓然 曾璧山 黃鳳翎

陳卉曾 簡敏軒 黃焯庵 區月恒 黃題橋 周佩瓊 林玉蘭 鄒蕙蘭

陳錦滿 蔡憲民 劉啓明 蔡乃誠 郭琳慶 潘偉魂 彭沛然 陳季燭 彭維捷

同校字

# 改良教育前驅者——陳子襄先生

沈玉清

## 引言

自甲午戰後，國勢日危，國難日熾，國民日困，有志之士，以爲非改革無以圖存，非自強不能禦侮，於是行變法維新之運動。先師陳子襄先生爲維新運動之一員，自戊戌政變，際際向上之無效力，探知政府之不足恃，片轉然改圖，棲居澳門，從事教育者三十餘年，以講學著書爲救國之途徑，其思想則著作，存今日或以爲未盡適合，然論事不能僅視時間性，就其所處之時代論之，則不可謂非獨具卓識矣。其所作諸種須知一書，還在光緒乙未（一八九五）爲全國創作教科書之第一人，此書爲行世最早之教科書，其校男女生并收，還在光緒癸卯（一九〇三）爲全國男女同學最早之學校，其實行廢止小學讀經，實行運用白話教本，還在五十五年，比辛亥革命早十三年，比五四運動早二十一年，不可謂非教育界之前驅者矣。以僻處海隅，未爲海內人士所注意，今將述如下：

## 傳畧

先生名樂寰，字子襄，號龍庵，其號龍庵之儀，福所居曰龍麟齋，著述皆號曰龍庵書等，諱謙處曰龍庵，廣東新興會外海人，生於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一八六二）光緒四年戊寅年，十六入泮，癸亥有文名，庚寅廿八歲舉學廣州，設館於六榕寺花塔後之玉石齋及春隱堂，學生六七十人，皆年長，歷科舉者，矣已舉於癸，選五經魁，名列南海，有爲先生前，說其文自謂不及，往謁大服，即執贖萬木草堂兩弟子，其新思想新智識即孕育於此，時澳門底有聖教書樓，爲基督教徒和斗山所主持，專售上海中國教育會及廣東學會所編之新圖書，先生日往觀覽，恍然於西國政教所在，及讀萬木草堂二年，既窮研經，遂讀英文，譯英文要本第一冊至翻譯等字，恍然於大學中應明書性諸奧義之不適宜於廣東，其改良教育之動機即胚胎於此，戊戌公車上書，強學會保國會之成立，先生躬與其事，八月政變，與編文華書局會呈東達，得者教育家極本海關之導，親該地中小學，尤親廣福源輪吉慶興戲館之家官與方法，設國地實地改良小學教育，力行其說，人因呼之爲國者，初設廣東書塾於澳門喇嘛圍，創設家學會，編輯時傳報，刊白話報，撰編知地傳授解疑法傳詞錄，三三四五字書，幼法新法本，幼法詞科七款字書，及讀史小說等書，廣州文君讚其



編者由陶氏致函，例言亦康氏手定云。民國七年遷校香港，從事於發業。以民國十一年壬戌，於香港（一九二二）

先生郵幹魁稱，目短視，而聲望如洪鐘，步履廣，行路不左右顧盼。其授徒不勝勞瘁，聲名於世，而古文經史字畫等要書，必親自講授。大  
小課程必親自批改，惟夜深不睡，其教寫字也，恒每日自習字帖與諸生講書，苦讀之天，衣粉麻衣，運筆之時，右臂發汗，衣袖濡濕而不以為苦。其  
教作文也，倘諸生有未得解者，恒自撰示範文一篇，與諸生讀卷，一同討論，其不憚煩如此。其教初學也，以給筆知教習字，以給筆編四教習字，復  
自撰給筆新法，本以配合此實字虛字，又日教學生填字譯文串句，使應用此實字虛字。故學子自覺日日之進步。其教高年級生也，以博漢之氣節  
與宋元明之理學，與學子相砥礪。故養生一氣之吟，與種一切之說，共濟瀛洲。先生一生未嘗任一官半職，未嘗受政府徵辟，大吏推戴。所著書數十  
種，皆小學教育之書，未嘗以疏淺經義，考訂圖籍，改革政治自任。其所辦學校均為私立，並未設立校董會，亦無委員會教員會之名。學  
科有英文數學理化國語諸科，高級生雖日點帳目，四史通鑑四朝學案等書，而投名仍稱資望。合大則取小，求實而去名。先生之遺教無聞以此，其  
遺說可貴亦在此。雖論恒集諸生為課外討論，以誘發其思想。其海人不倦之精神，使學子翕然悅服。不愧一真正教育家。先生性率直，無城府。無深  
怨。能急人之急，與接者無不感其誠懇，留深刻之印象。逝世將三十年，而徒留稱道者益不少，其感人之深如此。

### 革新思想

先生對於社會之貢獻，不在其文章，而在其革新思想與教育方法。其思想雖受南海康氏影響，而與陶氏不同之處甚多，今再述其思想如下：

#### (一) 政治思想

(1) 反對滿清立憲：漢子西狩，人人皆望兩宮歸變，無歸復權，而先生於光緒廿七年辛丑，論光緒帝復權一文，立說最為堅強。無足並肩。  
復權於國無補，惟國民自治自強乃克有濟。且謂復權於國無益，不過成一立憲政府而已。立憲由於上者，雖有一國之形，而精神之開闢非多矣。故  
光緒帝之復權，中國之不幸，光緒帝之不復權，中國之大幸也云云。先生為南海弟子，人方以為主張保皇，而其持論乃如此。

(2) 反對以君統民：其《君統民論》一文曰：「昔者君者，天之命也。即使五光十色，然了無生氣。其凋敝之極，即高揚頓挫目之中，而  
何論花之殘殘殘乎？夫統以君統民之說，無論三代以下，幾幾為獨夫民賊。即生當明政之時，然其氣能伸與否，自有自愛自強之思想與否。  
僕究不得而隨之也。」當時專制極嚴，殺戮非命，富人不識餘力，並付此種言論，乃出於光緒中葉最尊貴之師範乎？」

## (二) 社會思想

(1) 提倡婦女教育：重男輕女，為封建遺毒。結果遂使社會成偏枯之象。清光緒二十八年以前（一九〇二）之學堂章程，關於女子教育，全未提及。女子在教育上毫無位置。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女子小學始有正式之規定。而男女不得同校。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教育部始頒佈男女同學之認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廣東省立中學開始招收女生，而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亦有試辦男女同學之舉。十一年冬，孫科令頒佈，始承認教育為男女共享之權利。惟先生所辦之學塾，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已兼收女生，使女子受高等教育。其使女子與男子享平等教育權利，早於國家允許者十九年。其於教育女子論一文，言之甚詳。故一生以教育婦女為己任。其序女生文存附遺稿生材，即可明證。女子之可造者，未嘗僅男子一類也云。

(2) 主張小學教育權歸於女子：先生教授女生既久，於女子特性，思慮甚真。其女在四特性一文謂：「今日中國之腐敗，不在財政之缺乏，而在人心之卑污。苟且，女子有勤儉儉約四特性。苟主持教育者注重女學，使將來小學教育之權歸之女子，其與社會道德之前途，關係匪淺。」

(3) 提倡寡婦再嫁：真補本人倫美德。然單實之女子，未始不平。自宋儒提倡節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婦女受其愚者千年。先生不惜買天下之不韙，提倡改革。光緒壬寅（一九〇二）其作文與陋習論，論寡婦再嫁之得失。有全性學生竟佛然釋卷，可見其思想與當日社會相遠。即學生亦不表憤憤也。其書大家七誠書後一文，歷述古代社會並不輕視再嫁，且引數證。繼父同居者，胡原、光武帝為其婦是公主物色後嫁夫。范仲淹庶幾，再嫁者助三十金為明證。此種議論，實之於四十年前，不可謂非思想界之革命家也。

(4) 打破遺毒觀念：遺毒觀念，為造成人民惰懶性之主因。先生論中國人無自立性質一文，實手實之謂。西人於國事及權利，有財者出財，有力者出力。此何意。無子孫之念，積其於胸中。我國民尚不然。讓者積其寸，貧者憐人而已。即其何以如此。則曰吾將以厚貲子孫也。從廣口實而多財，則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是則為子孫計者，使子孫自立之權耳。今之有志維新者，其於為子孫計一念，惟以決破遺毒之方法，然後可以實愛國愛種愛產名。

## (三) 教育思想

(1) 主張學師古人：漢古為我國人通病。先生大不謂然。其序師古人說謂：「彼朝夕呻吟，終身在古人國語內，則欲歡喜而發存一種習

雖能殘朽不壞之藥物而已。世界安得有進步乎？」

(2) 注重通今：知古而不知今，是謂體沉。知今而不知古，是謂空浮。必溝通古今，乃為通人也。先生尤注重於通今，其綜理類知例言曰：「最宜以通今便俗為主體。發考古地理者先通今地理。學古國語言者先通今國語言。行讀自題，登高自卑。地球公理，一定不易。其體齊致用一文曰：『讀齊擇其通今者讀之，必求致用，或動成樂，與時為過。因此等書，編知引伸。』」

(3) 主張改革文言：五四運動，胡適、陳獨秀主張改革文言，而不知先生已於五十年前言之。其報章竟改用淺說一文謂：「學西文字之時，廢許多精神，耗費多歲月，尚未得到恰可地步，與其用心思於無用之記號，孰若用心思於有用之實事實理也。」其綜理類知例言又曰：「編齊以便俗為實用，不然縱極雅馴，不過一古玩耳。使俗則大來店也。」

(4) 主張以教育化俗：離開來學，不問在教。此吾國數千年之主張也。先生大不謂然。謂教育目的，在於廣傳聖賢之道，多一人聞受，則多一人受益。何必高自位置，其大衆化之思想，與改良社會之苦心，殆有不可及者。故辛亥革命，其學生至各鄉宣傳及捐軍餉者成體甚優，其往教下一文謂：「傳教得百千人，百千人崇師道矣，傳教得僅兆京埃稀壤人，則僅兆京埃稀壤人崇師道矣。師道立則轉人參，轉一界之人，且善諸界之人。故曰往教則師道立也。」

(5) 注重小學教育：吾國師範，大批學問家，其資稔愈後者，愈多致力於中壘以上學校，鮮肯降格為童蒙說教者。先生憤然傷之。其任字一文曰：「編齊為教師者，以已所聞所見，已所閱歷，為學生課外教授。或因原本而帶及之，毋曰既為小之又小而無異之。何嘗學生父母，以應付託於我，學生將來一生之福澤，亦以託付於我，我如何而製造之，其責任也匪輕。區區尋章摘句，尚皮毛之學。」（按：任字一文未印。）其訓蒙一文云：「紅皮三字經有凡四條，要講究二語。余講於斯究於斯者三十餘年矣。初設講聽則曰蒙學，繼而書局亦曰蒙學。此物此志也。」

(6) 注重工讀學：先生於光緒二十二年，已撰學讀經例一文，在簡領導其弟子辦個平民職業化平民義學，及簡領勞工夜學。遲後亦然。其綜理類知例言又云：「中國士人，向不講求業下，正該所辦社會不知人仕業者。今日編齊宜為物質極進之國民設法，乃為有補大局。」觀其地進聯會第十次徵求序及聯愛會工讀學，總起二文，知其為社會謀幸福之熱心也。

(7) 注意國民教育：先生深慮國民教育，極力提倡國民向外發展，增廣殖民地，故以為非使人民精神外揚地不可。又深欲通行之外國地理教本，不致中國立場，不切實用。曾作改良外國地理教本，曾提出全國教育會，大憲凡有華僑之地，應詳細調查，以備入外國地理。藉此引起學子將來謀生於此之興味，以為殖民地之先聲。故曰凡所以引起國人進步者，地理教科書為其樞紐，所以先生於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再三致意。

### 教育方法

前門弟子，多應事功，多作政治運動。獨先生專事生心力，致力教育，始終不渝。其方法有極有價值者，今分述如下：

#### (一) 關於教授法

(1) 注重實驗：口有千言，無如一實。是中國學者通病，先生甚不謂然。其實子科字說一文，謂「中國人士，所發言論，多不經實驗。其說一談，一實。所謂第一條第二條云云，實與於紙上花無異也。」故其國教科書，無不經長期試驗，有經再次改良，三次改良而至五次改良者。請求實子擊入心通為止，其論初編小學讀本已詳言之。先生本為教師，故於考據實驗之理，言之親切有味如此。又為其正教育會，故於實驗不憚煩如此。

(2) 廢止讀經：光緒己亥（一八九九）科舉未廢，人人皆趨讀於經史之經籍，而先生所主辦之學學書塾，是年已廢止讀經，而用其自纂之白話教本。以「早起身，下林去」之結語三字書，代替「人之初，性本善」之紅皮三字經。以「同德宣，手詳真」之結語四字書，代替「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之紅皮千字文。以「肥得細時好，瘦瘦去飲茶」之結語五字書，代替「天子重賢豪，文章敬素青」之紅皮五字書。又以「我家有一隻白狗，那家有一隻黑狗，白狗性善，黑狗性惡」之結語兩句，代替大學中庸。是為改良教本與教法之前驅。至其廢止讀經之可證，則洪業宜先解字，及胡家宜用淺說二文詳言之矣。

(3) 廢止體罰：體罰為昔日蒙塾通病，先生大不謂然。其言曰：「吾之國蒙塾者，惟習以句讀抽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德，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德，硬硬繩繩若特因徒，受笞之法，豈非是體罰之弊故也。」見體罰教育說。

#### (二) 關於教科書

(1) 編撰小學國文讀本：先生深憐小學教本之不通宜於實際，於教育會議起一文，痛指其弊。以初編教本，多有編自教育家者，故其撰

從所用，皆自爲編訂。其編訂宗旨，一爲童子立實，二用現代編訂，三宜通融適用，四宜多用虛字，五宜通融適用。觀論初級小學課本三字書序，其論學，蓋作論文教授法附編，可證然矣。

(2) 改良習字帖：舊日童子習字帖，每以字數多少爲先後，或寫一詩，或寫格言數句。先生改仿日本小學之法，習字帖書地均有，每行數行，書工書致，各界與修身各稱頌。最厚如神快制未辨數等字，修身如燕愛信實溫和等字，餘能類推。其字體劃分正書行書草書，其格式則每帖以一開三，中行爲字範，左右空格，由學生自視，用距離近，不勞目力，故事較水易。童子進步極速。蓋其文字足補課本所不及，其所以開國民智，及誘其於有用之途者，可謂無微不至。小學教育一節，可參考焉。

(3) 無關七級字：先生教授小學，除用課本外，特注重解字一科。解字之多少，視其以年齡分，字分七級，亦有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之意。論小學七級字一文，已備論之。七級字類，已印行者僅五級，一二級爲白話字，不煩解釋，三四級爲普通應用字，中學生識四級字已足用。五級純是文學字彙，六級則純史字之聲見者，七級純是說文解字之補出，而即爲一二級字求其本義者也。

#### 結語

「先生教人宗旨，一曰不惰職政府，二曰不惰其職業，三曰提倡教育，四曰提倡女權，五曰提倡以善勝惡。」唯精勵已久，而學人談國事，即風俗，輿論，無不其致，且謂其終身執一業不變節，可爲後進楷模。善乎陳雲先生序漢文曰：「余生平有最願之一語曰：『人之一生，祇可作一件事，不能作兩件事。』」蓋精力有限，無所成，見其遲遲少所成也。師文中能實行此語以終其身者，則有吾師陳子與先生。先生散校後，授以農學，死而不倦，口有遺囑，自有說，視空學，耳有聲，種業學。手有書，書業學。廿五年如一日，自稱其說曰漸進之侯，信乎其學生精力皆與於漸進也。雖然，先生注重農學，以爲此乃教育基本工作，故提倡白話改革文字，亦欲使童子樂入心通，且慎會易進步，勿受其性靈耳。至於高年教生，則不廢文式，蓋謂教國民之愛國，必使其認識民族之文化，欲認識其文化，不可不讀古書。欲讀古書，不能不通文言。此就表面言之。若就實際言之，則外國人之研究中國學術者，無不讀其文書之記載。大抵民族之文化，在代之學術，必經逐漸探討，然後乃能吸收之，批評之，再建之，尤大之。蓋事不可就一偏之見云。余會從事八年，不志較深，謹稱述如右。

此文據自民國三十年六月教育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六期。今再加以附錄於此，以備讀此集者之參考。一九五二年元且 王清徵